
武俠世界
第38年
3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馬行空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青雲不歸路」。曲典勇滿門被「神武門」所滅，幸虧他逃過大難，方得報却滅門之仇……跛子傳藝贈刀，耳提面命他去江湖上揚名立萬，曲典勇果然不負他所冀望，幫助「金沙幫」消滅了「大江堂」，在江東武林稍具名聲而被江東一傑孫奮揚所賞識……馬行空先生所著故事驚心動魄，武林人的居心叵測於此可見一斑。本文可謂寓意深長，警誡世人處身立世應該知恩圖報，切忌野心勃勃。欲知曲典勇想平步青雲的妄想是否如願呢？大結局定讓您意料不到，請莫錯過。

* * *

短篇故事「劍膽琴心」乃古隆中先生所著。方志宇乃冷天佐殺父仇人，却苦心孤詣撫育遺孤……故事峯廻路轉，欲知因由，答案此中尋。

* * *

下期將刊登讀友渴盼的三國天機之五「運轉乾坤」，乃蕭玉寒先生所撰著的另一篇巨型小說，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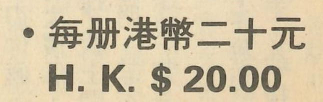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 3 期
(總號191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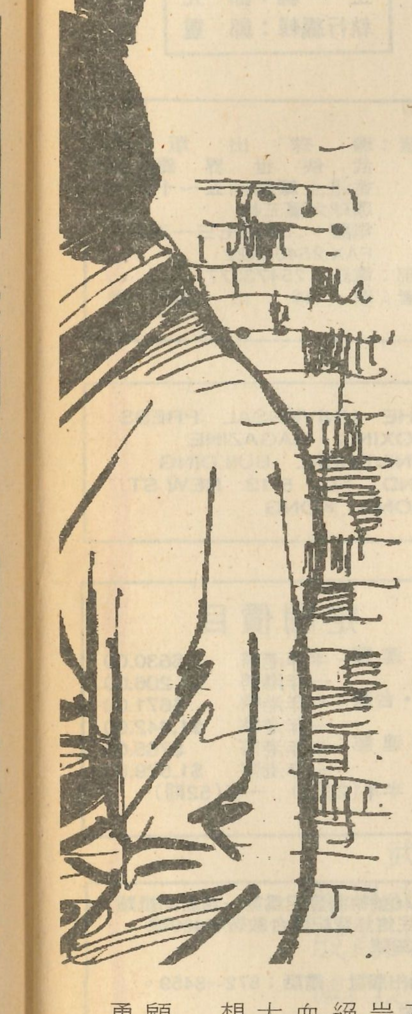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爭雄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青雲不歸路



大難獲救　高人授藝

曲典勇如入無人之境，直殺入神武門。

神武門雖不是甚麼大門大派，門下卻非草包。曲典勇之所以能夠風捲殘雲般殺進去，實因神武門上下五六十人不知何故自昨晚飯後便疴嘔大作，茅厠人滿之患，有些等不及的甚至拉在褲子之上。直鬧了半天，待到大夫趕來診視，吃過藥後，才慢慢止疴，天亮前，滿門上下終於安靜下來，上床睡覺，那知道天亮不久，曲典勇便殺進去，神武門中人因疴嘔大作，雖則不至虛脫，但也弄得個個虛軟乏力，如何是怒虎狂龍般的曲典勇敵手，遇上的非死即傷，根本招架不了。

曲典勇揀上這個時候勇闖神武門，倒眞會揀時候。

祇不知是碰巧還是其他原因。

「顧長武，出來，快出來受死！」曲典勇接連擊倒數名神武門高手，站在內堂前，振聲大喝。

此時，神武門中人已死傷七八個。

「顧長武，再不滾出來受死，曲某一把火燒掉你神武門！」曲典勇又斬殺了兩個虛弱得像醉漢般跌撞衝向他的神武門中人。

「何方鼠輩在這個時候闖入本門？殘殺本門中人？」隨着一聲有氣無力的怒喝，一個年約四十許，長眉虎目，頷下留着尺長疏髯，臉色蒼白的中年人緩緩自內堂後面走出來，身後跟隨一人。

「顧長武！你這惡賊，終於現身了麼？」身上不少地方染上斑斑血漬的曲典勇看到那疏髯的中年人，立時目眥欲裂，咬牙切齒，一副不共戴天的模樣。

疏髯中年人正是神武門之主——顧長武。

跟隨在顧長武身後那人，就是神武門副門主甘戈振。

甘戈振的情形似乎比顧長武還差，看上去有氣有力，全無神氣。

事實上，顧長武與甘戈振確是勉力支撐，自晚飯到吃過藥後，兩人嘔吐大作，拉了不下十次，拉得人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幾乎虛脫，躺上床幾乎無力起身。

有謂，英雄最怕病來磨，任是一等一鐵打的好漢，在上吐下疴之下，如何忍受得了。

「你……原來是你！」顧長武一眼便認出曲典勇，毫無神氣的雙眼透着驚訝震怒：「好……小子……揀這個時候……找上門來……有種啊……有種……」

站在顧長武身後的甘戈振亦認出曲典勇，那刹那神色劇變，身子顫晃欲倒。

曲典勇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切齒道：「顧長武，血債血償，曲某今日要滅你神武門，殺你兩個惡賊，以報曲某滿門慘死之血仇！」手上滿是血漬的利刀直指顧、甘兩人。

顧長武整個人像縮小了一圈，一副病兮兮的模樣，用力吸口氣，勉力振作：「小子……有種的別乘人之危，待顧某與本門上下全部都疴嘔得七葷八素的時候找上門，算那門子英雄好漢？縱使你殺得了顧某，滅了本門，難道不怕被武林恥笑麼？」說話時不住地喘氣。

甘戈振使出吃奶氣力道：「曲典勇，你眞會揀時候登門尋仇啊！莫非本門上下疴嘔大作，乃是你暗中做的手腳？否則，怎會那麼巧，在本門上下病得七葷八素，祇剩一口氣的時候找上門來？」

曲典勇兩眼射出凶厲之光，冷冷道：「不管你兩個惡賊如何說，曲某今日也要手刃你兩個惡賊，以報曲某滿門血仇！」一頓，又道：「曲某已不是半年前那個懵小子，若不趁此大好時機，手刃你倆，曲某豈非天下間一等一的大傻瓜，曲某絕不會待你倆病癒後才找上門討還血債，曲某有自知之明，若不趁這大好時機報仇，曲某這一輩子也別想討還血債了。」

「你……你這小子好卑鄙！」顧長武無力地抬起手，戟指曲典勇。

甘戈振强撐着，雙腿卻不由自主直打顫。「姓曲的小子，枉你是曲直之子，沒的壞了曲直名頭。」

曲典勇驀地放聲大笑：「惡賊，想當日你等殺我闔家上下，何嘗不是使陰謀耍詭計，無所不用其極，如今倒來指責我，哈……曲某爲了報仇，不得不出此下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祇要報得了血海深仇，管它笑罵由人。」

「你……你這小子……喪心病狂……」顧長武自知在此情形下，敵不過曲典勇，亦看出曲典勇絕不會罷休，登時涼了半截，暗暗心驚，本已白中泛黃的臉色變得更加蒼白。

「門主，諒他一個黃毛小子未必有能耐殺得了咱們。別跟他囉嗦了，幹掉他！」甘戈振壯着膽，欲將曲典勇唬退。

事實上，據甘戈振所知，曲典勇雖是千鋒門門主曲直之子，武功卻不過爾爾，換在平時，根本不是他十招之敵，否則，當日神武門攻陷千鋒門後，曲典勇也不會於第七招時，被他重創，然後一掌將之擊飛跌墮落井裏，想不到他竟死不了，撿回一命，如今居然登門尋仇，他很後悔當日沒落井下石，被其乘虛而入。

顧長武與甘戈振乃是同門師兄弟，相處多年，相知甚深，甘戈振

所說之語，他一聽便明其意，當下馬上接口道：「小子，別以爲憑你那點技藝，便能乘咱之危，殺得了咱們，有道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信麼，大可動手一試，管教你後悔莫及，死不瞑目。」

顧長武想拿話唬退曲典勇。

那知道曲典勇居然不吃那一套，獰厲一笑，怒吼道：「曲某不殺你兩個惡賊，誓不爲人！」揮刀殺向顧、甘兩人。

顧、甘兩人幾乎連站也站不穩，那有氣力跟曲典勇動手，眼見曲典勇揮刀殺過來，不禁大驚失色，却不甘心束手待斃，生死存亡之間，不由奮起全身勁力，出手應付。

若在平時，顧長武才不將曲典勇這個黃毛小子放在眼內，三招之內必將他擊殺。

顧、甘兩人使的是劍。

兩人奮起餘勁，揮劍招架。

「鏗鏘」刀劍交擊聲中，顧、甘兩人的長劍皆被震飛，慘呼聲中，兩人再也站不住，摔跌下去。

俗語有云：黃台之瓜，何堪再摘。顧、甘兩人已不堪曲典勇一擊。

曲典勇長刀直逼被擊倒在地無力躍起的顧、甘兩人，切齒道：「血債血償，曲某終報大仇，蒼天有眼，亡魂有靈……」

「小子，你即使殺得了咱們，也出不了本門。」顧長武目露駭恐之色，色厲內荏地顫聲厲叫：「這……算甚麼英雄好漢？」

「曲某祇要報却大仇，不要做甚麼英雄好漢。」曲典勇冷厲地道：「不論你兩個惡賊說甚麼，亦難逃一死。」

「你……一定是你這小子……在飯菜中下毒……要不那有這般巧合……」甘戈振瞪大雙眼，驚怒駭恐地望着曲典勇道：「你……你……好陰毒啊……」

「刷」一下疾响，曲典勇手上利刀揮閃，斬殺了甘戈振。「哈哈……是又如何？可惜想到已太遲了。」說完刀勢倏變，改劈顧長武。

顧長武三魂皆冒，自知不能倖免，拚盡全身氣力，張口斷叫，可惜叫聲未及出口，已被曲典勇一刀疾斬落咽喉上，登時身亡，一條頸脖幾乎被斬斷。

看着顧、甘的屍首，曲典勇顯得很激動，口裏喃喃自語，握刀的手有點顫抖，驀地仰天發出一聲長嘯，然後切下顧、甘兩人的首級提在手中，吐出一句話：「無毒不丈夫，」一把火燒了神武門，從此灰飛烟滅，那還有人知道我爲了報仇而不擇手段。」大踏步往外走，發覺凡未死的神武門中人，均補上一刀。

天色大亮時，神武門已陷於一次火海中，曲典勇提着顧、甘首級，快步離去。

他拿着顧、甘兩人的首級到父母家人的墳前，祭奠亡魂。

＊　＊　＊

「水波柔，水波柔，好消息啊！」周廷明呼叫着連奔帶跑衝入大門，往後進跑去。

「廷明，大呼小叫些甚麼？」一個妙齡少女從後進一個廂房內走出來，一雙靈動的明眸看着奔進來的周廷明。

周廷明年約二十出頭，一表人材。

水波柔是個明麗可人的少女。

「甚麼好消息，還不快說？」水波柔含笑走下廊階，迎向周廷明。

周廷明收住脚步，興奮地對水波柔道：「我剛聽到一個消息，神武門被一把火燒掉，滿門上下無一倖免，燒焦的屍體中，有兩具無頭焦屍，極可能是門主顧長武和副門主甘戈振，妳說，是不是好消息？」

「若是當眞，那太好了。」水波柔一雙明眸閃射出興奮的光芒：「從哪裏聽來的？」

周廷明認眞地道：「每一個人都這麼說，該不會假，妳不相信？」

水波柔靈動的雙眼一轉：「耳聽爲虛，眼見爲實，何不到神武門走一遭？」

周廷明道：「我正有此意，特來找妳一道去。」

「還不走？」水波柔瞟一眼周廷明，移步往外走。

周廷明急忙轉身追上水波柔，急急趕往神武門。

神武門在鎮北外頭不遠的地方，那裏除了神武門那座大宅院外，沒有別的人家。

神武門已燒成一片廢墟，滿眼盡是焦黑的敗瓦頹垣，仍有不少人在觀看議論。

看着擺放在廢墟前空地上一排排的焦屍，水波柔感到一陣噁心，忙別轉頭，不敢再看。

「水波柔，看，果然有兩具沒頭焦屍。」周廷明雖然有點心驚，仍硬着頭皮瞧着，免得被人笑他膽小，並沒發覺水波柔別轉頭不敢看。

水波柔不敢轉回頭瞧看，含糊地道：「我……早已看到，燒成那個樣子，多難看啊，別再看了，走吧。」轉身便走。

周廷明別轉頭看到水波柔已往外走，忙追上她：「水波柔，如今妳相信了吧！」

水波柔舒口氣：「天有眼，一

把火燒了神武門，廷明，那一定是天火，否則，怎會無緣無故而燒，神武門一個也跑不掉？」

一頓，又道：「神武門雖被燒毀，可是，典勇一家却不能復活。」臉上露出悵然失落神色。

周廷明眉飛色舞地道：「總算替典勇一家慘死之亡魂討回公道，神武門得到報應。水波柔，妳不開心麼？」

水波柔强笑道：「看到神武門得到報應，大快人心，我怎會不開心。可是……令我想起典勇……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不知他是生是死……」

「典勇一定還在世！」周廷明忽發驚人之語，目中異光閃射：「妳看不到大半屍首有傷痕麼？加上那兩具無頭焦屍，燒毀神武門的大火是人放的，那些屍體身上的傷痕及失掉的兩顆首級，是被人斬下來的，一定是典勇所爲，除了他，還有甚麼人跟神武門有深仇大恨，要滅掉神武門，一個也不放過？還有那兩具無頭焦屍，爲何祇有那兩具焦屍沒了首級？若確是顧長武和甘戈振之屍體，水波柔，該猜到了吧？」

水波柔疑惑地輕咬嘴唇，眨動着長而黑的睫毛，遲疑道：「廷明，我怎會猜不到。若論何人與神武門有深仇大恨，相信除了典勇，再想不出那一個了。我也希望是典勇所爲，那他必定還活着。可是，我又不大相信，憑典勇之身手，怎可能獨力殲殺神武門上下所有人，不要說神武門之正副門主，即使神武門中之任何高手，典勇也應付不了。廷明，你的身手比典勇還略勝半籌，你說，憑你，殺得了神武門正副門主麼？」

周廷明抓抓頭，搖頭道：「以我那點微末之技，怎會是顧長武或是甘戈振之敵手，我還有自知之明。」

「你既不是神武門正副門主其中之一的敵手，更遑論典勇了。」

「水波柔，俗語云：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周廷明堅持己見，「說不定典勇死裏逃生後，另有奇遇，今非昔比……」

水波柔微吁口氣，悵然道：「廷明，那不過……一廂情願吧了……」

周廷明嘆口氣道：「我一直不相信典勇死了，我一直對自己說，他還活着……我一直有那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廷明，典勇若仍在生，而神武門遭殲殺燒毀一事乃他所爲，他怎會不來找我和你，別忘了我們三人是青梅竹馬之交……」

「或許他有難言之隱，因此沒找我們。他遲早定會來找我們的。」周廷明一心一意認定是典勇仍在生。

水波柔眼珠靈動地溜了一轉，突然道：「廷明，要知道典勇是否在生，神武門之事是否他所爲，很易便能確定！」眼眸內閃爍着慧光！

周廷明好奇地看着水波柔，等她說下去。

這一看，他沒來由地怦然心跳，只覺得這多年來，才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眞容貌——一種動人的美，那是他以前從未察覺的。

水波柔却沒有發覺周廷明神態目光有異，抿抿嘴，說道：「咱倆到典勇父母墳前一看，便知道了！大仇得報，他怎會不到父母墳前拜祭一番？」向周廷明俏皮地眨眨眼。

周廷明兩眼發直，呆了。

水波柔仍未察覺周廷明神態有異，看到他不言不語，直楞楞看着自己，跺了跺脚，嬌嗔道：「廷明，怎麼哪？想甚麼想得那樣入神？」由於自小便兩小無猜，青梅竹馬，因而沒有男女之嫌，亦沒有兒女之情，在她心裏，只有友情，像兄弟姐妹那樣。

周廷明如夢初醒，登時臉上發熱，慌忙別轉目光，心虛地道：「沒……甚麼啊，我在想……典勇……以前咱們在一起時，多快樂啊……」

水波柔聽着，不禁黯然神傷：「自從他不在，總像少了甚麼似的……無論多快樂，總是感覺跟以前不一樣……」

「我也是。」周廷明道：「自從他不在我從未眞正開懷過……若……恐怕這輩子也會耿耿於懷。」

「快到典勇父母墳前去看看，不就能確定典勇是否活着，神武門之事是否他所爲？」一手拉着周廷明，加快脚步往紅土坡走去。

典勇父母及一門上下數十口皆埋葬在紅土坡上。

兩人一氣奔到紅土坡，懷着忐忑緊張的心情登上紅土坡，四道目光立刻往左面一棵老松樹下望，兩人拉着的手不由自主用力互握。

「看！」水波柔伸手一指，拉着周廷明往那棵老松樹跑去，臉上露出驚喜之色。

周廷明定眼望去，驚喜無限地脫口道：「墳前擺着三牲祭品！」跑得比水波柔還快——變了他拉着水波柔往前面跑去。

「首級！墳前擺着兩顆首級！」水波柔驚呼。

「典勇，一定是典勇來拜祭他父母家人。」周廷明跑得更快。「是顧長武和甘戈振的首級！」

兩人跑到老松樹下那堆墳前，站在最前亦是最大的那個墳前，定眼看着擺放在墳前地上的兩顆首級，神情好不激動，驀地手拉手歡跳起來，口裏發出歡呼聲：「太好了！典勇沒有死！來拜祭的人定是他！」

那座大墳乃是典勇父母合葬之墓。

墳前地上擺放着的兩顆首級，正是神武門門主顧長武和副門主甘戈振的首級。

「皇天有眼，典勇果然沒有死。」水波柔笑中有淚。

「我一直說典勇還活着，如今果然是，太好了，咱倆又可和他在一起了！」周廷明喜不自勝，咧嘴直笑。

水波柔忽然收起笑容，失望地道：「他雖仍活着，爲何一直不找咱倆？」

「這個，我也在想，始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周廷明苦笑着抓抓頭。「或許他有甚麼……」

水波柔一拉周廷明，「快趕回去，說不定典勇已回到鎮上找咱們了，見到他，問個清楚明白。」話未說完，已急急往下跑。

周廷明冷不防下，幾乎被水波柔拉跌，忙道：「別跑得這樣急，小心啊。」

水波柔沒有理會周廷明的話，拉着他一個勁往下急跑。

——她恨不得一下子飛回鎮上，見到曲典勇。

* * *

水波柔果然見到活生生的曲典勇。

曲典勇比半年前變了很多，彷彿一下子長大了，老成中帶點滄桑。

水周兩人都有同感。

曲典勇果然到鎮上找水、周兩人，却不是在當天——神武門被燒毀的那天，而是在翌日午前。

曲典勇先到周家找周廷明，那麼巧，水波柔先一步去找周廷明，要他一起到鎮上找尋打聽曲典勇是否在鎮上，兩人正要出門，曲典勇便出現在周家門前。

三人在周家大門前乍遇的刹那，都呆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神情異常激動，互相呆怔了好一會，周、曲兩人於驚喜萬分地歡叫一聲互相撲向對方，緊緊摟抱在一起。

水波柔本欲撲向曲典勇，驀地省起自己是個大姑娘，雖說與曲典勇從小兩小無猜，青梅竹馬，畢竟已長大了，若跟曲典勇摟摟抱抱，不合禮教，因此她忙刹住撲勢，張口歡叫一聲：「典勇，終於見到你……你還活着！」竟然笑中有淚。

「典勇！我一直不相信你已死！我知道你一定活着。哈哈……你果然活生生出現了，太好了，太教人高興了！」周廷明笑着跳着，搥了曲典勇兩拳：「我不是在做夢，眼前確是實實在在的曲典勇！」

曲典勇也顯得興奮歡欣，搥了周廷明一拳，笑嚷道：「廷明！能夠再見到你和阿柔，那種心情……無法描述……咦，阿柔，妳怎麼哭了？」急忙放開周廷明，驚訝地走向水波柔。

水波柔忙抹去淚水，靦覥地含笑道：「我……不是哭，是太開心了……」

「典勇，阿柔流的是開心淚，不是傷心淚。」周廷明笑說着向水波柔扮個鬼臉。

曲典勇抓着水波柔雙手，笑說道：「傻丫頭，不不不！半年不見，原來長大了。怎麼還像以前那樣，動不動便流淚，不怕羞麼？」上下打量着水波柔。

水波柔給曲典勇瞧得沒來由地心跳起來，產生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異樣感覺。以前，她也曾與曲典勇拉手親熱，從未心跳或有異樣的感覺，昨天與周廷明手拉手也沒那種感覺，如今却……咦，怎麼臉也發熱了？她輕輕咬着嘴唇，避開曲典勇的目光，遮羞地道：「人家開心便會流淚的啊，就如你和廷明開心與奮得互相摟抱着像個小孩子般歡跳那樣。」一頓，輕舒口氣，明眸輕轉，無邪地看着曲典勇。「爲何一直不回來找我和廷明，報仇這麼大件事也不找我和廷明幫手？」

周廷明聽水波柔那樣說，馬上接口道：「是啊！害我和阿柔朝夕思念，胡思亂想，做夢也想着你——不知是生是死。你眞不夠朋友！」

曲典勇忙道：「阿柔、廷明，我一直沒找你倆，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啊！那晚我僥倖死裏逃生，身受重傷，夤夜逃亡，不辨東南西北，也不知身在何處，終於不支暈倒，幸得人相救，養傷月餘，撿回一命。傷癒後，我很想回來找你倆，怕神武門中人發覺，連累你倆，故此一直忍耐，埋首練武功，望能報仇雪恨。我一直對自己說，那一天能報了仇，便是再見你倆之時，幸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如願得償。」想起滿門被滅，不禁悲從中來。

看到曲典勇滿臉悲色，周、水兩人亦傷感難過起來，「典勇，我錯怪你了。」水波柔向曲典勇致歉。

曲典勇强顏笑道：「阿柔，難怪妳的，換了是我，也會那樣想。還有，我之所以不找你倆幫忙對付

神武門，實因不想扯你倆捲入我與神武門之間的恩怨仇殺之中，萬一你倆有甚麼損傷，怎對得起你倆？老實說，我這一次回來對付神武門，討還血債，並沒有必勝之把握，萬一眞的失手而又找你倆幫忙，豈不是害了你倆？因此，我才獨自一人直闖神武門，是好是歹，也是我一個人的事。」

「典勇，你忘了咱們曾起誓：生死與共的麼？」周廷明激動地道：「若非我一直認爲你還活着，盼你回來找我和阿柔，我早已拚着一死，闖上神武門拚命去了。」

水波柔接口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爲了替你討還血債，死何足惜！」

曲典勇聽兩人那樣說，顯得很激動，分別緊握着兩人之手。「我有你倆如此肝膽相照的朋友，死亦無憾矣。」看一眼挺起胸脯，一副慷慨激昂的水波柔，禁不住失笑道：「阿柔，忘了已是大姑娘麼？口口聲聲自稱大丈夫，不怕被人笑掉大牙麼？」

周廷明聽着，不禁莞爾。

水波柔給曲典勇一笑，才省覺自己是女兒家，說的却是男兒漢的豪言壯語，不禁害臊，紅着臉，腰肢一擰，跺腳嬌嗔道：「你……還有你（指廷明），笑人家啊！我以前都是這樣的，又不見你兩人笑！」

曲典勇笑道：「以前，我一直不將妳當女兒家看待，視妳如兄弟。這次再見妳，不知怎的，發覺妳跟以前不同了，在我眼裏，妳是個姑娘家，一個美麗動人的姑娘。」

水波柔被曲典勇最後那句「美麗動人的姑娘」之話弄得害羞起來，本已褪紅的嬌靨重又染上紅霞，羞垂着頭，纖腰輕擰，輕嗔道：「我不依，你又笑人家了。」

曲典勇還是第一次見識到水波柔那嫵媚之女兒神態，只覺動人極了，一時間目爲之一呆，神爲之迷。

周廷明戇笑着眨動雙眼，說道：「典勇，怎麼我沒有你說的那種……感覺？在我眼裏，阿柔雖然越發漂亮可愛，但與以前沒兩樣啊。」

曲典勇從失神中回過神來，忙以說話掩飾剛才的失態。「廷明，你與阿柔常在一起，時時看到她，在你眼裏當然看不出她跟以前有何不同。我却離開了半年才再與她相見，當然看出她跟以前有所不同了。就是你，也比半年前長高了，穩重了。」

周廷明睜大雙眼，仔細打量曲典勇，點頭道：「嗯，你也跟以前有點不同，不但長高了，也結實了，還黑了一點，咦，額上多了兩道細細的皺紋。」

舒口氣，曲典勇感慨地道：「經歷了那一次慘變劫難，我感到比以前長大了，少了以前那份天眞與無知。這半年來，從沒一天開懷過，直到與你倆相見，才開心歡欣。」

「典勇，那半年的日子一定很難過了？」水波柔抬頭看着曲典勇，臉上流露出關切之色。

曲典勇點點頭，忽地展顏一笑。「別說不開心的事了，能再見你兩人，該歡喜才是。走，咱們去喝兩杯，慶祝慶祝。」

周廷明沒口贊成。「只顧說話，忘了請你到屋裏去坐！該死，該罰我做東請你吃一頓。」

說走就走，三人馬上往鎮上那條最熱鬧的大街走去。

* * *

歡飲了數杯後，水波柔終於忍不住道：「典勇，這半年你在甚麼地方？」

曲典勇放下酒杯，呼口氣，含笑道：「我一直居於離此約十里外的一個山谷中，那位救起我的恩公說，他在谷外救起我，背我回他的居處。之後，我留在那裏療傷，傷癒後，由於無家可歸，便留下來，恩公還教我武功，同情我的不幸，若不是遇到那位恩公，我不但活不了，亦報不了大仇，他可說是我的再生恩人。」

「典勇，咱們情逾手足，你的恩人便是我和阿柔的恩人，甚麼時候帶我和阿柔去拜謝那位恩人？」周廷明認眞地看着曲典勇。

水波柔不待曲典勇答話，接口道：「廷明說得對，我和廷明該去拜謝你那位大恩人。」

曲典勇爲難地道：「那位恩公隱居於那處山谷中，不想人打擾他，我出谷回來報仇時，他曾一再叮囑我，不可帶外人回谷，更不可說出山谷之所在。廷明、阿柔，我很感激你兩人的好意……」

「典勇，別說了，我明白你爲難之處，那位恩公對你的大恩，我會記在心裏。」水波柔體諒地道。

「無緣得睹那位隱世高人之風範，可惜啊！」周廷明好不失望。眨眨眼，好奇地道：「典勇，你能夠手刃神武門正副門主，武功一定今非昔比，可是那位隱世高人傳授你武功？那位高人之身手一定很了得了？」

水波柔笑着啐道：「還用說啊！你旣口口聲聲說那位恩人是高人，身手自然了得啊，要不怎算高人？」

周廷明憨戇地抓抓耳朶。「是啊！我說的都是廢話。」

曲典勇肅然道：「那位恩公確實身手厲害，若非得他傳授武功，

我那裏有能耐報却大仇，手刃元兇！」

周廷明興緻勃勃地道：「典勇，甚麼時候讓我見識見識你的武功，讓我開開眼界？」

水波柔拍掌笑道：「還有我呀，別忘了我。」

曲典勇自豪地道：「我絕不會敝帚自珍，一定讓你倆開開眼界。」一頓，看着周廷明道：「廷明，俗語云：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你的身手必定大有所進吧？」

水波柔搶着答道：「他發誓為了報仇，每天皆苦練武功。如今我已不是他敵手。訂一日你倆比試比試，看看誰的身手高。」

周廷明馬上道：「好啊！一來可領教典勇的身手，二來可以開眼界，一舉兩得。」

曲典勇笑而不語，祇是點點頭。

水波柔忽然道：「典勇，你已無家可歸，有何打算？」

周廷明熱情地道：「不管典勇有何打算，他既然回來了，當然住在我家。典勇，我的家便是你的家！」

曲典勇道：「暫時沒甚麼打算，明天我便要趕回山谷拜謝那位恩公。今晚當然到廷明家住宿一宵。」

水波柔着急地道：「回山谷後，不回來了麼？」

曲典勇搖頭道：「怎麼會呢，大仇已報，即使我願意留在那裏，那位恩公也不答允。他常對我說，男兒當志在四方，建功立業，光宗耀祖。我拜謝恩公後，不論有何打算，亦會先回來見你倆。」

「典勇，不論你有何打算，我都跟你一起，生死與共。」周廷明情眞意誠。

「還有我！」水波柔道。「別忘了當年咱們在土地廟內起的誓——今生今世不分離。」

曲典勇為難地道：「阿柔，當年的誓言我一直記着……可是，唉，我不知怎樣說才是。那時候咱們年紀還小……如今不一樣了，咱們都長大成人，阿柔，你是個姑娘家，我和廷明與妳在一起，始終有點不便……再說，妳也要……嫁人的啊！怎可能永遠在一起？兒時的戲言……不能永遠當眞。」

周廷明肅容道：「典勇，我當眞的！絕非戲言，至死不忘。」

水波柔情急地道：「我也是，不管別人怎麼說，我不理會！咱們自小便在一起玩耍長大。你倆都知道我是女孩子，為何那時一點顧忌也沒有，你倆也沒將我跟你倆分別開來啊！如今却這樣說。」兩眼發紅，欲哭強忍。

周廷明看到水波柔委屈欲哭的樣子，慌忙道：「阿柔，別傷心，我不會理會別人怎樣說，祇要妳願意，我願意遵守誓諾。」頓一下，倏地想起曲典勇那句話，失聲道：「對啊！阿柔，妳遲早會嫁作人婦的，那時，縱使妳守諾，恐怕妳丈夫亦不答應。」

水波柔白了周、曲兩人一眼，鼓着腮幫道：「誰說我要嫁人？我偏不嫁！」

曲典勇含笑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古有明訓，恐怕由不得妳。」

水波柔橫了曲典勇一眼，帶氣道：「我寧死不嫁！看誰奈得了我何！」一頓，氣鼓鼓地接道：「你倆是不是討厭我？不想我跟你倆一道？硬是要我嫁人？太過份了。」負氣地別轉頭。

看到水波柔生氣，周廷明着了慌，忙道：「阿柔，我和曲典勇怎會討厭妳呢？實話實說，妳能夠跟我和典勇在一起，乃我心所願也。祇要妳願意，咱們三人永不分開。」

曲典勇接口道：「阿柔，我怎會不想咱們永不分離，一輩子也像小時候那樣一起歡聚多好啊。可是，那不過是咱們少不更事時一廂情願的天眞想法。世間那有盡如人意之事……」

水波柔抿抿嘴，打斷曲典勇的話。「我不管！我不會嫁人！」

周廷明嘆口氣，連連擺手道：「別再說這件教人掃興的事了。難得再見典勇，高興還來不及，豈能不盡歡暢飲！」說着舉杯向曲、水兩人一請：「乾杯。」

曲、水兩人立即拿起酒杯，與周廷明碰杯，然後各自一飲而盡。

水波柔這個姑娘居然酒量不淺，先後喝了五六杯酒，並無絲毫酒意。

原來她自小便跟周、曲兩人玩在一起，像個男孩頭，野得可以，十二三歲便跟周、曲兩人一道偷偷喝酒，喝了這些年，自然練成不淺的酒量，與周、曲兩人不遑多讓。

「典勇，還記得那一年咱們三人到河裏捉螃蟹，阿柔不小心讓螃蟹咬着手指不放，痛得她哇哇哭叫，你情急之下，一口將蟹螯咬下來，弄得一嘴是泥，阿柔看着不由破涕為笑，我看到你那個滿嘴泥污的樣子，亦忍俊不禁，結果，你追着往我臉上塗泥巴，到後來，咱們三人都變了泥娃娃，每次想起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

「你還笑啊！」水波柔指着周廷明直笑。「我還記得你那張臉被典勇塗成大花臉，欲哭又笑的樣子，笑得我肚皮痛，幾乎喘不過氣來。」

「廷明，你還記得你逃跑時，

跌倒在泥灘上，爬起又跌倒，弄得像條泥鰍一樣……」笑得他無法說下去。

三人回想那令人忍俊不禁的情景，不禁地嘻哈大笑。

童年往事——那些有趣的回憶，確實令人回味。

＊　＊　＊

兩日後，曲典勇返回他所說的那個山谷中。

那個山谷位於一座名叫九連山的透迤羣山中。

山谷深處有三間相連的草屋，曲典勇才來到當中那間草屋前，屋內即時傳出一把聲音：「典勇，你回來了，進來啊。」

對於屋內突如其來傳出的話聲，曲典勇一點也不驚訝，應了一聲，走入屋內。

一個長髮披肩，臉容可怖——臉上橫七豎八滿是疤痕，鬍鬚虬結，跛着步從裏間走出來，曲典勇一眼看到，忙恭敬地垂手站住。「恩公。」

那跛子走路一拐一拐的，每走一步，便怪異地身子往左傾，在一張木頭造的櫈子上坐下來，挺起上身，看了曲典勇一眼——雙眼精光閃閃，口裏道：「你回來了，報却大仇了吧？」

曲典勇臉現感激之色。「曲典勇得恩公指點教導，終於得報大仇。恩公之恩德，典勇沒齒難忘。」

跛子臉上那密佈的疤痕幾乎毀了他原貌，看着教人心悸，很難從他的容貌看出他的年歲。祇有那蓬亂的長髮摻雜絡絡花白，顯示出他的年歲已不輕。「嗯，很好，沒讓我失望，儒子可教！」

曲典勇道：「全拜恩公所賜。」

「大仇已報，今後有何打算了？」跛子兩道銳利的目光射在曲典勇臉上。

曲典勇答道：「典勇回來，正要聆聽恩公訓示。」

跛子臉上密佈的疤痕剎那間恍似蟲般蠕動一下。「男子漢大丈夫生於世上，當建功立業，光宗耀祖，才不枉此生！豈可碌碌無聞而終。你以為然否？」

曲典勇道：「恩公所言極是，典勇一直記着恩公之教誨。」

「難得有此大志，不枉我一番心機。」跛子目中透着嘉許之意。「記着，若想建功立業，出人頭地，行事決不可墨守成規，當行便行，隨機應變，非常事當使非常手段，切忌婦人之仁，否則，壯志未酬身先死，抱恨終生。」

曲典勇道：「恩公金石之言，典勇一一銘記在心。」

跛子眼中的笑意更濃。「別站着，坐下來，老遠趕來，一定累了，歇一會，吃過飯後再細談。」

吃過飯後，曲典勇將碗筷收拾洗淨（自得跛子相救後，在谷中那些日子，凡大小事務，皆由他一手操勞），馬上對跛子道：「恩公，典勇請教該如何着手在江湖上闖一番事業？」

在山谷中這段日子，與跛子朝夕相處，耳濡目染之下，加上跛子又對他有恩，典勇對跛子可謂言聽計從，再加上得跛子指點後，大仇得報，更視之為聖人。

跛子喝口茶，慢條斯理地道：「欲在江湖闖一番事業，必先綜觀江湖大局，明瞭形勢，避强擊弱，方能事半功倍。否則，若是亂闖瞎碰，不焦頭爛額才怪，甚至出師未捷身先死。這個道理，你定必明白。」

曲典勇連連點頭。「恩公言之有理，典勇受教。」

跛子似乎對江湖大勢了如指掌，侃侃道來。「如今江湖大勢有如四分之局，北有神鷹向天嗥雄峙，南有千劍一鋒柳獨舞，東有江東一杰孫奮揚，西有亢龍嚴烈。此四人皆是江湖上屹立一方之人物，任何無名之輩若要在江湖上闖出名頭，成名立萬，必須向此四人下手，擊破其一，再及其餘，嘿嘿嘿……那時候何愁功業不成！」

曲典勇聽着，熱血沸騰，但又心有所憂。「恩公，那四個人物都是鼎鼎大名，雄峙一方的人物，憑典勇微末之技，何異蚍蜉撼大樹……」

「唏！千萬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跛子擺手打斷曲典勇之話。「有志者事竟成！那一個成名人物生下來便有所成？當今威鎮一方之南劍北鷹，東杰西龍，當初還不是寂寂無名，經過多年奮戰，不餒不驕，才有如今之成就！像你未幹先怯，如何成大事，眞教我失望！」

曲典勇被跛子一番話數落得低下頭來，惶愧地道：「恩公責罵得是，典勇太沒出息了，典勇知錯，還望恩公原宥，典勇定當自强不息，不負恩公所望。」

「嗯。」跛子語氣和緩下來。「幹大事者，必要心意堅定，無畏無懼。典勇，祇要依照我的話去做，包你能在江湖上闖出一番事業。」

曲典勇起身，向跛子恭恭敬敬地躬身抱拳道：「請恩公指教，典勇恭聆教益。」

跛子仰起頭，意興勃發地呼口氣，侃侃道：「如今江湖四雄中，北鷹最强，次之南劍，再之西龍，最弱者乃東杰。換言之，東杰最易應付。江湖爭雄，必先擇弱而噬，循序漸進，以竟全功。典勇，你第一步可先從東杰着手，扳倒東杰

後，便可取而代之。明白嗎？」

曲典勇恭敬地道：「典勇雖愚鈍，恩公之言如此易懂，典勇若不明白，何異白癡！」

「好。」跛子眼裏笑意重現。「明天我再爲你安排如何着手，你便可依計進行。」

「謝恩公成全！」曲典勇抱拳致謝。

「祇要你有所成，我便心滿意足。」跛子似乎很高興（從他那密佈疤痕的臉上，很難看出他的表情變化——喜怒哀樂）。

「典勇一切皆恩公所賜，恩公有如典勇再生父母，典勇它日若有所成，定必湧泉以報。」曲典勇跪拜下去。

跛子慌忙扶起曲典勇。「施恩莫望報，他日你有成，便算報答了我。」不等曲典勇說話，馬上又道：「明天我傳授你一套掌法，練成後一定可應付强敵。」

「謝恩公授藝。」曲典勇恭恭敬敬向跛子拜謝。

他雖則與跛子相處半載，却不知跛子姓甚名誰。他曾詢問跛子姓名，跛子答他，自隱居於此谷後，已無名無姓，大可喚他作谷中人，他當然不敢以此稱呼，唯有稱之爲恩公。

據他半載所觀察，跛子的一身武功修爲非一般江湖高手可比，在他眼中，以高不可測四字來形容也不爲過。

對於跛子因何隱居谷中，他大感好奇，却不敢詢問因由，因他看出跛子不欲說。他若冒昧動問，萬一碰個軟釘子，豈不自討沒趣？

第二天起，跛子一連三天傳授他一套靈禽掌法，整套掌法祇有七七四十九式，如鷹擊、如鷲衝、如鵠落、如鶴翔，以輕靈多變，飄逸迅捷爲主，三日習成後，復以七日苦練嫻熟，幸虧曲典勇是一塊習武的材料，並沒有令跛子失望。

事實上，在曲典勇苦練七日後，跛子對曲典勇連聲稱讚——先後不過十日便學有所成。

第十一日，他贈曲典勇一把刀。

一把看上去毫不起眼，與普通精鋼刀沒甚麼兩樣的鋼刀。「別小看這把刀，刀鋒異常鋒利，雖說不上是神兵寶刃，亦算得上是一把難得的好刀，你可作爲隨身兵器，一個會武的人沒一把好的兵器，始終有點吃虧。而一把好的兵器，可令使用之人如虎添翼。」

曲典勇雙手接過那把刀，拜謝道：「典勇恭受恩公賜刀！」

「記着我的話，隨機應變，非常事當使非常手段，善用你身旁每一個人，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切不可有婦人之仁。還有，千萬記着，必須先從易處着手，對付東杰孫奮揚，必先對付龍雲虎。」

曲典勇道：「恩公請放心，典勇已將恩公每一句話銘記心中。」

「好，你去吧。」跛子揮手。

「典勇拜別恩公。」曲典勇向跛子深深一拜，然後轉身往谷口走去。

才走了幾步，便被跛子叫住：「等一等！」

曲典勇聞聲停住脚步，轉身訝異地道：「恩公還有何吩咐？」

跛子走前兩步，兩道目光定定地射在曲典勇臉上：「典勇，我知你心裏一直很奇怪，我怎會全心全意助你在江湖上闖一番事業，我到底有何居心，是不是？」

事實上，曲典勇確是心有所疑，但又不敢說出來，對一個曾有大恩於己的人未免太不尊敬了，故此，他不知怎樣回答跛子的話，吶吶說不出話來。

跛子似乎看出曲典勇的爲難，跟着說道：「我知道你不好說出口。你有此想法，乃人之常情，我不會怪你，爲免你胡思亂想，我這就解開你心裏疑困。老實對你說，我之亟欲助你能在江湖上闖出一番事業，實乃出於我心裏仍存的那點虛榮心。

想當年，我在江湖上闖蕩之時，何等雄心壯志，意氣風發，立志要在江湖上創一番事業，成爲萬人矚目的人物。

可惜……慘遭毀容殘腿，令我如墜深淵，從此意氣消沉，沒面目再在江湖上出現，隱居於此谷之中，以度殘生。遇上你，勾起了我往昔之雄心壯志，你就像我當年的影子，我已死的心又活了，我冀望你完成我昔年未遂之壯志，祇要你有所成，我便與有榮焉，感同身受，祇此而已，別無他意。如今你該釋疑了吧？」

一番話說來，跛子眼中神色變化不定，說到昔年雄心壯志，眼中神彩閃現，說到毀容殘腿，眼中黯然無光。

曲典勇聽得心裏一陣激動：「恩公，典勇絕不有負所望。」

「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跛子揮手示意曲典勇離去。

曲典勇再拜而後出谷。

* * *

「典勇，怎麼一去便十多天，害我日盼夜盼你回來，還以爲你不再回來了。」水波柔劈面便埋怨曲典勇，但却難掩臉上欣喜之色。

周廷明緊緊拉住曲典勇雙手：「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你從不騙我和阿柔。咱們三人又能在一起了，太好了。」

水波柔擔心地道：「典勇，你不走了？從此留在這裏跟我和廷明

在一起。」

曲典勇含笑道：「我很想留下來，跟你倆在一起。可是，我不想一輩子在這種小地方窩下去。」

「你要走？」水波柔既着急又失望。

曲典勇點點頭：「我要到江湖上去闖一闖，見識一下外地的風光，創一番事業，總算不枉此生。」

「好主意！」周廷明好不興奮：「我早已想到外面去闖蕩，見識見識，免得變成井底之蛙，典勇，我願跟你一道闖蕩。」

水波柔先是呆了一下，隨即急急道：「我也去，咱們一道到江湖去見識一番，你倆不能撇下我，別忘了咱們當年誓諾。」

「阿柔，當眞願意跟我和典勇一道闖蕩江湖？」周廷明喜形於色。

水波柔認眞地點點頭。

曲典勇却臉有難色：「阿柔，不是鬧着玩的，即使妳決意跟咱倆闖蕩江湖，恐怕妳爹娘……」

水波柔想也不想便道：「若爹娘不讓我跟你倆一道，我不可以偷偷跟你倆一道走麼？」

曲典勇道：「這不大好吧？萬一妳有甚麼……我和廷明擔當不起，如何向妳爹娘交代？」

水波柔鼓起腮道：「典勇，你怎麼變得如此畏首畏尾的，可是不願意我跟你倆一道？」

曲典勇忙道：「不，不，咱們三人能夠一起闖蕩江湖，求之不得，我怎會嫌棄？」

「既然你這樣說，別再顧慮那麼多。」水波柔截斷曲典勇的話：「咱們一言爲定，至於我爹娘麼，你倆不用理會。」

周廷明雀躍地道：「典勇，咱們甚麼時候動身？」

曲典勇道：「咱們總不能像瞎子走路般亂闖，該籌謀籌謀。這樣吧，三日後，咱們起程動身。」

周、水兩人都無異議。

事實上，水、周兩人都視曲典勇爲老大。

他們認爲曲典勇經歷慘變，又在外面待了半載，見識比他倆要多，自然唯他馬首是瞻。

三日後，三人離開了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展開了他們闖蕩江湖的歷程。

* * *

永陵是個大地方，由於地處長江邊，有一條驛道向鎮外通向江邊碼頭，因此，鎮上頗爲繁盛。

這一日，曲、周、水三人來到永陵。

一路上，三人看到大道上車馬商旅川流不息，爲之大開眼界，水波柔禁不住讚嘆：「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熱鬧的情景，瞧那些馬車，車裏人一定非富則貴，要是能夠坐上那輛馬車，多好啊！」

周廷明笑道：「阿柔，女孩子眼裏就祇有美麗的東西，妳看不到路上那些肩挑背負，還有推拉大車的人麼？多辛苦啊！看着叫人心裏難受。眞不明白，同是人，爲何有人榮華富貴，有人貧苦辛勞，太不公平。」

曲典勇世故地道：「廷明，別怨天尤人。自古以來，人便有貴賤之分，世間不平事多的是，不要大驚小怪，日後，看到的更多。」

周廷明握拳道：「我就是看不過眼，就像那輛華麗氣派的馬車，好不趾高氣揚，趕車的兇神惡煞，揮鞭吆喝負重的途人讓路，慢一點的便挨鞭子，典勇，要不是你拉着我，我不動手教訓那個趕車的惡漢才怪。」一臉忿憤之色。

曲典勇忙道：「廷明，恩公常對我說，江湖險惡，切不可意氣用事，否則隨時會惹上殺身之禍。我剛才不是說過嗎？世間不平之事多的是，咱們管得了那樣多麼，若動不動便看不過眼，打抱不平，恐怕咱們寸步難行。」

「廷明，典勇所言有理。」水波柔贊同曲典勇說的話：「我娘常說，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若不看開一點，祇會令自己活得不開心。」

周廷明覺得曲、水兩人的話似是而非，一時間想不出話來辯駁，又不想爲一點小事與兩人爭拗，唯有閉上嘴巴。

走入鎮上，但見大街上車水馬龍，行人摩肩接踵，兩旁盡是大大小小的店舖，各種貨品琳瑯滿目，教人目不暇給，很多東西都是三人從沒見過的，看得水波柔又讚嘆不已，「這裏比咱們家鄉小鎮熱鬧繁盛多了，教我如在夢中，之前，我從不知道世上有這種繁盛的地方，這裏與家鄉小鎮眞有天淵之別，令人無法想像得到呀。」

「阿柔，聽恩公說，這種地方算不了甚麼，與洛陽、長安、揚州等地方相比，如小巫之比大巫，那些地方才是繁華薈萃的地方，那些聳樓巍閣，連雲宅第，包你嘆爲觀止。」

水波柔充滿好奇地道：「你那位恩公到過那些地方？」

曲典勇點點頭：「不但那些地方到過，還遊歷過天下間那些名山大川。聽恩公娓娓道來，教我心响往之，恨不得遍遊那些地方。」

周廷明响往地道：「典勇，聽你那樣說，不禁令我心响往之，令我感到以前有如井底之蛙，不知天下之大。但願我有幸能遍遊那些地

方，便不枉此生。」

「在我有生之年，我要遍遊名山大川，古都大城。」水波柔雀躍地道：「典勇、廷明，你倆一定要陪我完成心願。」

周廷明馬上道：「求之不得。」

曲典勇道：「這非難事，如今咱們既已踏上闖蕩江湖之路，正好因利乘便。」

水波柔高興得拍手跳脚，活像個大女孩。

曲典勇看在眼內，不禁想起一件童年往事，沒來由地心跳加速。

他想起了當年還是七八歲時，那一次玩搶新娘，結果他比周廷明搶先一步搶到「新娘」水波柔，她歡喜得抱着他親了親，跟着拍手歡跳。

如今水波柔已長大，婷婷玉立，明麗可人，要是她能夠做自己的新娘，那多好啊，他心裏忽然這樣想。

「我肚子餓哪，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好嗎？」水波柔忽然摸着肚子。

周廷明不由抬頭往天上望一眼：「是吃晌的時候了，怪不得妳嚷肚子餓，我也感到有點餓。」

曲典勇笑道：「剛才走入鎮口時，我正想找家食肆吃點東西，順便歇歇脚，你倆却你一言我一語說起來，害我也跟着說不停，因而忘了。既然肚餓，還站着幹嗎，還不快走去找家食肆坐下來。」

三人原來就站在鎮口左邊街道旁。

周、水兩人笑着向曲典勇扮個鬼臉，拔脚往鎮內跑去，曲典勇看着兩人蹦跳的跑姿，活像個大孩子，不由得莞爾搖頭。

走入一家頗大的食肆內，曲、周、水三人看到店堂內喧嘈熱鬧，幾乎坐無虛席的情形，禁不住咋舌。

「嘩，這麼多客人啊！」水波柔大驚小怪地叫起來：「咱們鎮上最好生意的那家食肆，人客也不及這裏的一半，做老闆的一定賺大錢了。」

「太喧嘈了。」周廷明皺起眉頭，吵得我耳朵嗡嗡響：「典勇，找一家清靜點的吧。」

曲典勇打量一眼店堂，發覺沒一副空座頭，但不少座頭有一兩個座位，三人分開來坐倒可以，要同坐一副座頭不可能，於是點頭道：「我正有這個意思。」

三人離開那家食肆，在大街上找了一會，終於找到一家小食肆，頗清靜，但地方小多了。

三人要了酒食，吃喝起來。

別看水波柔是個姑娘家，由於自小便與曲、周兩人一道玩耍長大，練成不俗的酒量。周、曲兩人喝酒，她也照喝。

喝着酒，水波柔又有話說了：「典勇、廷明，這酒比咱們鎮上酒館的酒還差勁，還以爲外面的東西甚麼也比咱們鎮上的東西好，原來咱們鎮上也有東西比外地好的。」

「那當然了。」周廷明笑道：「親不親故鄉親。在我眼中，故鄉的一草一木都比外面的美，感到份外親切可愛，就拿妳來說吧，我一路上所見的姑娘，都不及妳美麗可愛。」

「嘿嘿嘿，這個姑娘確實美貌可愛。」驀地一把難聽的聲音自隣桌響起：「正合大爺脾胃啊！」

周、曲、水三人循聲扭頭望去，祇見隣桌坐着兩個大漢，其一搖搖晃晃地站起身，色迷迷地看着水波柔，一步步向她走去。

「美人兒，來啊，陪大爺喝酒，大爺不會虧待妳。」那大漢脚步不穩地走向水波柔，口裏胡言亂語。

長了這麼大，水波柔還是頭一遭被人調戲，不禁又羞又氣又怒，沉着臉厲聲罵道：「那來的野漢子口裏瘋言瘋語的，該死！睜大狗眼看清楚，本姑娘可不是好惹的。」

周廷明拍桌而起：「喂！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公然撒野，出言無狀，該死！」

那醉漢却對水、周兩人的怒罵充耳不聞，口裏發出連串淫笑：「美人兒，嘖嘖……怎麼臉兒紅了，哈哈……莫非妳……」

一直沒作聲的曲典勇驀地身形一動，閃身探臂出拳，「砰」一聲，一拳擊在那醉漢左脅上。那醉漢大叫一聲，仰身翻跌，撞在一張桌上，硬是將那張桌子壓塌。

水、周兩人都料不到曲典勇悶聲不響便向醉漢出手，先是怔了一下，跟着拍掌叫好。

一直坐着不動，對同伴的舉動似乎無動於衷，只顧喝酒的另一漢子突然發難，吼叫聲中，雙手抓着桌脚舉起砸向曲典勇三人。

難得的是，他在舉桌砸出時，仍舊坐着，顯出其臂力過人。

水波柔驚呼聲中，已被周廷明伸手急扯，退避開去，曲典勇的反應也不慢，身形疾矮，斜竄開去。

「劈啪嘩啦聲」中，兩張桌子砸在一起，頓時碎塌，碗筷汁液四濺。

幸好店堂內的食客疏落，並無殃及無辜。

老闆與伙計目睹，暗暗叫苦，但又不敢上前勸阻，唯有在心裏一個勁禱告：衝突就此停止，生事者速離店內，免得損失慘重。

「你奶奶的，膽敢暗算本大爺！」那個翻跌落地的大漢哇哇大

叫着跳起身，怒不可遏地撲向曲典勇，掄起瓦砵大的拳頭往曲典勇身上招呼。

曲典勇才直起身，一眼瞥到那大漢的拳已到，疾忙往橫偏閃，拳脚齊施，攻向那大漢左側腰脅部位。

同時間中那個砸出桌子的大漢亦虎撲向周、水兩人。

周廷明閃身上前護住水波柔，迎向那大漢，與之交上手。

那大漢果然臂力驚人，拳掌兼施，虎虎生風，猛攻周廷明。

周廷明自知本身之功力，無法與那大漢硬碰，唯有避重就輕，三招不到，落在下風。

水波柔看在眼內，好不着急擔心，咬咬牙，突地欺身斜上，攻向大漢的側背。

此時，周、水兩人已看到，與他倆交手的大漢左耳後長了一顆鴿蛋大小的肉瘤，而且眉毛也比與曲典勇動手的那個大漢要粗。

兩個大漢的樣貌有六七分相似，極可能是兄弟。

事後，周、水、曲三人從老闆口中，得知兩個大漢確是兄弟，一名牛逵、一名牛剛，左耳後長了一顆肉瘤的是大哥牛逵，兄弟兩人皆是鎮上有名頭的人物——一伙無賴光棍的頭兒。

與周、水兩人交手的當然是老大牛逵。

牛逵吼叫一聲，一個怪蟒翻身，避過水波柔那一擊，左手順勢往外一掃，居然攻向女兒家的緊要部位——胸脯，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心，未免有點那個。

水波柔頓時羞怒得漲紅了一張嬌靨，咬牙怒叱一聲，閃避開去，含怒出脚踢向牛逵腿側。

周廷明眼見牛逵對水波柔下流無禮，怒火中燒，叱喝一聲，一招「雙龍出海」，疾攻牛逵頭面。

牛逵悶叫一聲，晃身暴退。

論身手，周廷明勝過牛逵，論勁力，周廷明却遜牛逵，方才周廷明怯於牛逵的勁力，失了先機，無法全力施展身手，因而受制於對方，落在下風，如今壓力已消，加上惱怒牛逵對水波柔下流無禮，含怒出手之下，勢道比剛才强猛多了，於牛逵避過他一招「雙龍出海」後，毫不放鬆，緊接連施兩招「流星趕月」、「風狂雨驟」，進擊牛逵。

水波柔亦出手狠攻牛逵。

牛逵身手並不怎樣，仗着的一身蠻勁臂力。若論眞功夫。他根本不是周廷明的敵手，何況加上一個水波柔。又在氣勢挫頓之下，登時顯得手忙脚亂，連連後退勉强應付了周廷明一招「流星趕月」及水波柔一招「蟬過別枝」，却應付不了周廷明緊接的一招「風狂雨驟」，「砰砰」兩聲，肩脅部位連中兩拳，怪叫一聲，接連往後蹌跌數步，粗壯高大的身軀搖晃欲倒。

「呔！」水波柔嬌叱一聲，飛起一脚，踢在牛逵腰眼上。牛逵終於翻倒歪跌下去，發出蓬然巨響。

緊接着，與曲典勇惡鬥的牛剛亦斜跌出去，一連撞倒兩張桌子，仍然穩不住身形，跌倒下去。

牛剛中了曲典勇一招連環拳，若非他身軀粗壯高大，不被擊飛才怪。

牛逵還想跳起身拚命，被搶上去的周廷明一脚重重踩在肚子上，登時痛得鳴哇大叫，身子弓彈起來，幾乎將肚裏的酒食噴出來。

曲典勇亦得勢不饒人，搶到牛剛身前，一脚踏在其腦袋上，狠聲道：「下流胚！該死！快爬起來向咱……（他一時間不知如何稱呼水波柔）妹子叩頭謝罪，否則割掉你舌頭！」「鏗」一聲，抽出腰間鋼刀（跛子贈給他的那把刀）擱在牛剛的頸側之上。

牛剛嚇得臉色煞白，酒意全消，慌不迭道：「饒命，俺願向那位……姑娘賠罪認錯。」

水波柔氣狠狠地走到牛剛跟前。「不是姑娘，是你姑奶奶！」

曲典勇移開踏在牛剛腦袋上的左脚，牛剛馬上爬起來像狗熊一樣，爬到水波柔脚跟前，連叩三個響頭，口裏道：「俺該死！俺出言無狀……對姑奶奶無禮，還望姑奶奶大人大量，饒恕則箇。」

水波柔冷笑一聲，板着臉道：「自掌兩個嘴巴，本姑娘饒了你。」

牛剛猶豫了一下，隨即左右開弓，自掌兩個嘴巴。

曲典勇不爲已甚，收回鋼刀，叱道：「還不滾！」

牛剛馬上爬起身，奪門而去。

牛逵肚子上挨了周廷明一脚，疼痛難能當，雖則周廷明喝叫他快滾，他却哼哼唧唧地，艱難地爬起身，弓着腰，捂着肚子慢慢往店外走。

——疼痛之下，令到他無法走得快。

「痛快……」周廷明看着蹣跚行出店外的牛逵，興奮得用力拍一下手掌。

長了這麼大，周廷明還是第一次眞正動手拚鬥，而且將對手擊敗，當然大爲興奮。

水波柔敬佩地看着曲典勇，「典勇，士別三日，果然令人刮目相看。身手好厲害啊！比半年前厲害多了，怪不得你能手刃神武門正副門主，我自愧不如你了。」

曲典勇聽着，心裏一陣舒服。口裏却道：「阿柔，妳太誇獎我

了。」

「三位……小店弄成這個樣子……求三位可憐……賠償則箇……」店老闆忽然間出現在曲典勇身旁，哭喪着臉向曲、水兩人打躬作揖。

水波柔眼見店內損毁頗重，心裏大是不忍，說道：「放心吧，貴店損毁之物，咱們一概賠償。」從懷中拿出一錠約十两重的銀錠，遞給店老闆。「夠嗎？」

店老闆喜出望外，急急伸手接過，連聲道：「夠了，夠了。謝謝姑娘，謝謝。」

曲典勇後悔沒要牛逵兄弟賠償店家，口裏隨便道：「那兩個傢伙是甚麼人？」

店老闆答道：「鎮上人，一伙光棍混混頭兒……」將牛逵兄弟的姓名說出來。

「早知那兩個傢伙是那種討厭之人，眞後悔沒重重教訓他兩人一頓！」周廷明心有不甘。

水波柔不想生事，忙道：「算了吧，我爹常說，得饒人處且饒人。」

曲典勇舒口氣道：「教訓了那兩個傢伙，心裏好不痛快。」

水波柔却鼓鼓腮幫道：「沒的被那兩個傢伙擾了食興，眞沒趣！找個地方再吃。」

店老闆不等曲、周兩人答話，搶着道：「三位客倌若不嫌棄小店簡陋，老漢馬上吩咐伙計打掃地方，重擺枱櫈，招呼三位好好吃喝一頓。請三位千萬賞面。」

曲、周、水三人互看一眼，再看看店老闆——兀自巴巴地看着他們，都感盛情難却，水波柔第一個不好意思推却店老闆的好意。「既如此，咱們打擾了。」

店老闆大喜，忙招呼三人到另一面一副座頭上坐下來，親自爲三人抹淨桌面，擺放杯筷，送上兩壺酒。那邊廂，兩個伙計已在清理破毁的枱櫈及一地的破碗碎杯。

由於店老闆刻意款待曲、周、水三人，着廚下燒了幾個精美菜餚給三人享用，這一頓三人不但吃得稱心滿意，而且暢快無比。

有感店家一番盛情招待，三人離去時，給店老闆三两銀子作酒菜錢。那知店老闆堅執不收，言道水波柔所給的十两銀子足夠賠償及那一頓酒菜之資。三人拗不過那老闆，一再向店老闆揖謝而去。

走在街上，周廷明問道：「咱們繼續趕路，還是在此逗留？」

水波柔道：「咱們又不是趕着去甚麼地方，辦甚麼事，何需急急趕路，在此遊逛一兩日再趕程到別的地方也不遲啊！」

曲典勇早已打算在鎮上逗留數日，聞言正合心意，馬上附和水波柔之言。「阿柔所言正合我意，廷明，你不喜歡在此逗留？」

周廷明猛搖頭。「怎會呢？我也想在此遊玩數日。」

「如今酒足飯飽，咱們到鎮上各處逛逛。」水波柔提議。

曲、周兩人皆無異議，三人沿着大街往鎮裏頭走去。

原來鎮上頗有可堪遊玩的去處，其一位於鎮西的狀元廟，另一位於鎮北頭的天后神宮，還有鎮東頭外的翠雲坡、鎮南沿的凌霄樓。

三人先逛天后神宮。

天后神宮氣象雄宏，佔地數畝，除了三進神殿外，兩邊還有偏殿庭院，第三進大殿後更有一個偌大的花園。園中翠竹綠樹紅花，荷池水亭小橋，假山幽徑。上香參神後，順道到後園一遊，大多善於信都如此。

三人先後在三進神殿上上香參神後，隨着善信走入後院，水波柔從未見識過如此廣大、可堪遊玩的林園，禁不住讚嘆連聲：「典勇、廷明，如此優美的花園，教人恍如置身仙景，我一直以爲我家的後花園是世上最大的，如今才知道，我多孤陋寡聞，如井蛙不知天地之大！」

「好美啊。」周廷明忍不住讚嘆。「大開眼界，看得我心曠神怡。」

曲典勇只是笑，沒有說話。

遊罷天后神宮，日已西墜，夕陽斜照下，三進神殿沐在恍如金光的夕陽中，益顯其莊嚴神聖。

水波柔望着，禁不住合掌膜拜，一臉虔誠。

離開天后神宮，曲典勇對周、水兩人道：「已是黃昏時分，趕不及到別的地方遊玩了，先去找家客棧落脚，然後吃晚飯，你倆意下如何？」

「典勇，怕找不到客棧嗎？趁天還未黑，何不到凌霄樓去走走，之後再在附近找家食肆吃晚飯也不晚啊！」水波柔說着意猶未盡，忽地抬頭伸手往南面指去：「瞧，那該是凌霄樓了，果然樓如其名，幾乎高與天齊。」

曲、周兩人抬頭往水波柔所指望去，只見南面金璨璨的斜陽下，高聳着四座聳樓，似欲插入雲天。

「登臨遠眺，一樂也。」周廷明衝口而出。「夕陽璨璨，天地渺渺，遠近盡收眼底，怎不教人意興遄飛，胸懷開朗乎。」

水波柔聽得忍俊不禁，噗嗤失笑出聲。「廷明，怎麼忽然間變了腐儒，大抛書包，那本書上看來的？」

周廷明被水波柔笑得臉上「烘」地一陣發熱，忙道：「阿柔，我是有感而發。妳和典勇都知我最討厭

讀書……」

曲典勇含笑道：「既要到凌霄樓，還不快走？」大步前行。

周、水兩人忙快步急行，追上曲典勇。

三人趕到凌霄樓，才知道凌霄樓高九層，每層高約二丈，地下至三樓開設爲一家酒樓，以凌霄樓爲名，四樓以上供遊人登臨。雖則夕陽已快沉下西邊山頭，三人仍決定登臨眺望，然後才下去「凌霄樓」晚膳。

登上頂樓，三人憑欄眺望，遠近山川盡收眼底，夕陽殘照下，另有一番動人的景象，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風吹過，亦教三人有高處不勝寒之感。

水波柔便禁不住打個寒顫。

周廷明察覺，忙道：「阿柔，風大啊，小心着涼，下去吧。」

水波柔搖搖頭，曲典勇已脫下身上外衣，披在水波柔身上。

水波柔禁不住心頭一熱，感動地看了曲典勇一眼：「下去吧，改日再來登臨眺覽。」跟着轉身往樓口走去。

周、曲兩人料不到水波柔眨眼間便改變主意，怔了一下，交換一瞥疑惑的目光，跟着水波柔下樓。

三人下得樓來，就在凌霄樓二樓晚膳。雖則天還未黑，却已食客如雲，幸好仍能找到一副座頭，三人要了酒食，品嚐之下，比日間那家小店的酒菜美味多了。

吃罷晚飯，三人離開凌霄樓，但見街上燈光處處，行人疏落，與日間又是另一番景象。

「該找家客棧投宿了。」周廷明開口道：「阿柔，不累嗎？」

水波柔輕舒口氣，「走了半天路，又逛了半天，不累才怪。」

曲典勇接口道：「那到大街上找家客棧吧。」

當上幫主　施行蠶食

三人於是往鎮上最熱鬧那條大街走去。剛轉入那條大街，一伙人迎面而來，當眞是寃家路窄，那伙人當中，兩人赫然是牛家兄弟——牛逵與牛剛。

曲、周、水三人一眼看到牛家兄弟，乃手下敗將，當然無懼於兩人，照直迎着那伙人走去。

牛家兄弟亦看到曲、周、水三人，本與同行之人大聲嚷嚷說着話的，登時住口，變得神色兇狠，瞪視着三人，一副不懷好意的神色。

兩下裏很快便迎上，牛家兄弟脚步一停，擋着曲、周、水三人去路，隨行的七八個漢子在牛家兄弟揮手示意下，一下子散開來，將曲、周、水三人圍堵起來。

「嘿嘿嘿，不是寃家不聚頭！想不到啊，居然在此碰上，嘿嘿嘿……天意，眞乃天意。」牛逵獰笑着踏前一步，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

牛剛邪笑着向水波柔噴口氣。「美嬌娘，咱們又碰面了，多有緣啊！俺怎能放過天賜良緣，說不得拚死也要一親香澤！」

牛家兄弟那些伙伴爆發起一陣哄笑。

水波柔氣怒得明眸噴火，銀牙緊咬，恨不得割下牛剛舌頭。後悔日間饒過這兩個可惡的傢伙。

周廷明怒罵道：「可惡！不知死活的傢伙，不知悔改，居然怙惡不悛，看來若不好好教訓你等一頓，不會罷休！」

曲典勇冷冷道：「該死的傢伙！以爲憑仗人多，便有恃無恐？哼哼，若不知進退，管教你後悔莫及！」

牛家兄弟確是仗着人多勢衆，誓要一雪前耻，聞言哈哈狂笑。「好小子，大爺兄弟天不怕地不怕，管你是天皇老子，也要將你兩個小子打敗！要那個美嬌娘跟咱們快活！」

與牛家兄弟同行的傢伙發出連聲吆喝助威。

水波柔氣怒得身子微顫，說不出話來。

周廷明再也按捺不住，怒喝一聲，撲向牛逵。

牛逵自知不是周廷明之敵，今番膽敢跟周、曲、水三人硬拚，仗的是人多，當然不會跟周廷明單打獨鬥，口裏喝一聲：「弟兄們，上！」他却往後退縮。

吆喝聲中，有四個人撲向周廷明。

曲典勇就在刹那間陡地驚呼一聲：「官兵來了！」喝聲中，疾撲向牛剛。

牛剛跟那些傢伙都不是東西，乍聞曲典勇驚喝「官兵來了」，登時心頭一驚，不由自主扭頭回望，那想到曲典勇乃是聲東擊西，後面那有官兵的影子，驚覺上當時，已遲了。

曲典勇乘牛剛那伙人心驚分神回望的刹那，疾撲到牛剛身前，揮手抓向牛剛右肩井穴。

他這一招乃是擒賊先擒王，祇要制住牛剛，其他的傢伙便不敢莽動。

牛剛驚叫一聲，急切間仰身便倒，欲避過曲典勇那一抓。

他知道若落在曲典勇手上，大大不妙，因此顧不了難看，寧願在弟兄面前出醜——跌倒下去。

曲典勇一手抓空，即時踹出一脚，這一次牛剛避無可避，腰腿相連的地方挨了一脚，痛叫一聲，重重地仰天摔跌下去。

曲典勇欲乘勢「追擊」，制住牛剛，却被兩把挾着勁風往他身上招呼的兵器所阻，不得不出手應付。

往他身上招呼的是一把鐵尺和一條鐵鏈。

急切間，曲典勇身形矮斜一步，險險避過猛擊落他身上的鐵尺和鐵鏈。同時間施出一招地堂腿，怪叫聲中鐵鏈擊空的漢子慘叫一聲，摔跌下去。

「颼」一聲，一道棍影砸向曲典勇身上，曲典勇暗吃一驚，急忙出刀招架，刀棍相交，「噗」一聲響，棍子猝然斷爲兩截。曲典勇料不到刀鋒如此鋒利，大感意外之下，微怔了一下，左腿側便挨了一下——被鐵尺掃中，痛得悶叫一聲，身形斜搶躍出兩步，却恰好避過一拳。

那一拳乃是被弟兄拉扯起來的牛剛所發，口裏發出一聲兇惡的吼叫：「弟兄們，宰了這兩個小子，留下那姑娘陪俺們快活！」

那七八個漢子呼應一聲，頗具聲勢。

驀地，曲典勇聽到水波柔發出一聲驚叫，跟着是周廷明的痛叫聲，心裏又驚又急，忙閃眼瞥望，祇見水波柔被三個漢子圍攻，左支右絀，險象環生。周廷明與牛逵及三個漢子惡鬥，陷於險境中，情形危急。若不能扳轉劣勢，遲早栽在牛剛兄弟這伙人手上，當下把心一橫，當機立斷，振聲呼喝：「廷明、阿柔，下殺手，否則倒下的是咱們！」呼喝聲中，手上鋼刀施展出一招快刀斬亂痲，刷刷刷一連十三刀，狂斬向牛剛及與之聯手攻擊他的兩個漢子。

那一招快刀斬亂痲乃是他的恩公——跛子，在山谷中教授他的一套刀法中的一招。曲典勇頭一遭與人動手施展出來，果然勢道淩厲驚人，但見刀光閃閃，恍如閃電驚虹。

牛剛與兩個漢子心中大駭，勉强應付了數刀，便各自慘叫着翻跌開去，身上皆見了血，那還是牛剛與那兩個弟兄知道厲害——無法完全接下曲典勇十三刀，顧不了變做狗熊，各自翻開閃避，狼狽不堪才能全身退避出去，但都掛了彩。

曲典勇若要殺牛剛三人並不難，但他擔心周、水兩人的安危，特別的是水波柔，因而捨下牛剛三人，反身躍向水波柔那裏，助她一臂。

水波柔就在那霎間發出一聲驚恐尖叫。曲典勇聞聲心頭驚震，縱撲之勢更急，人未到，手上的刀已到——脫手飛擲出去。

如電般的刀光在夜空中刷一聲，刀光自一個一手扣住水波柔左臂肘的漢子臂上飛斬過去，登時臂分兩截，血光暴射。那個漢子斷臂的刹那，由於刀勢迅疾的關係，刹那間毫無感覺，待到斷口血濺，才痛嚎狂呼着跌倒下去。

水波柔看着，駭然睜大雙眼，呆住。待到扣在她臂肘上的斷手鬆脫掉落，才驚叫一聲縱退開去。

另外兩個漢子嚇得膽寒心顫，不自禁往後退縮。

曲典勇眼見「一擊中的」，豪氣大增，撲到那兩個退縮開去的漢子身前，拳脚齊施，蓬蓬兩聲，那兩個漢子大叫聲中，飛跌出去。

兩個漢子分別中了典勇一拳一脚。

與牛逵及三個漢子惡鬥的周廷明却吃了虧，被牛逵一棍砸在背側上，痛得斜跌一步，叫出聲來，幸好他反應夠快，順着斜跌出去之勢，忍痛往前竄出去，險險避過一根揮擊向他身上的鐵鏈。

周廷明竄出數尺外，足尖才着地，驀地驚覺身後銳風襲來，急不迭身形往前一撲，左掌往地上一撐，整個人以足尖爲軸，自右至左貼地旋轉，手中劍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弧光。

「呃」一聲，追向周廷明的那個漢子蹦跳起來，右脚靴底連脚板皮肉給旋划的長劍削落。

那還是那漢子見機快，驟見周廷明迴擊，慌忙縱跳起來，否則，削掉的不是他的靴底連帶一塊皮肉，而是一隻腳。

就這刹那之間，牛逵已和撲過來救援周廷明的曲典勇交上手。不，該說牛逵與其餘兩個漢子一起夾攻曲典勇。

水波柔則撲向周廷明——助他一臂。

曲典勇以一敵三，驍勇異常，口裏發出連聲叱喝，刀光揮閃中，以一招「神龍擺尾」逼退兩個漢子，接刀勢一變，斜揮而起，恰好截住牛逵劈砸下來的短棍上，刷一聲，短棍應聲斷掉一截。牛逵失聲驚呼，嚇得往後退縮。

曲典勇是於撲向牛逵時，順道撿回擲出的鋼刀。

「混賬王八蛋！饒你不得！」曲典勇殺得性起——實想殺人立威，吆喝聲中，人刀如虹，斬向牛逵。

牛逵已膽寒，見識過曲典勇手上鋼刀之鋒利。不敢以短棍招架，唯有撤腿走避，口裏急呼：「弟兄們，風緊，撤手！」撤腿狂奔。

牛剛與另外三個漢子分頭逃跑。

「那裏跑！」曲典勇吼喝一聲，鋼刀脫手飛射牛逵。

牛逵乍聽身後異聲激響，扭頭瞥望一眼，一道刀光如虹飛般激射而來，嚇得他三魂皆冒，駭叫一聲，慌不迭改變方向，往左斜撲落地上，隨即往外翻滾，好不狼狽。

「錚」一下擊響，鋼刀射落牛逵剛才所在的地方，擊濺起四射的火花。

曲典勇料不到牛逵能夠躲避過他飛擲出去的鋼刀，待到他掠落地上，一手撿起鋼刀，牛逵已從地上竄起來，沒命逃奔，要追，恐怕追不上，祇好作罷。

周廷明與水波柔也沒有追殺分頭奪路而逃的七八個漢子，轉眼間，牛剛與那些漢子跑得沒了影踪。

水波柔阻止周廷明追殺牛剛等人，乃因周廷明受了傷，不想因追殺牛剛那伙人而加重他的傷勢，急不迭搶前去扶住他。

剛才還喊殺聲震動夜空，如今，彷彿沒有發生過那回事，牛氏兄弟那伙人跑得一個不剩，長夜大街上祇有他們三人。

曲典勇心有不甘，用力在地上頓頓脚，咬牙道：「兔崽子，跑得比兔子還快！再讓我碰上，絕不讓爾等這伙東西跑了。」

「典勇，快來看看廷明的傷勢。」水波柔着急地向曲典勇呼叫。

曲典勇忙搶到周、水兩人身前。「廷明，傷在那裏？」

周廷明輕描淡寫地道：「左側背上，不用替我擔心，砸了一下而已。」那知道話剛說完，便痛得忍不住哼了一聲。

曲典勇馬上道：「快去找家客棧落脚，然後替你察看傷勢如何。」扶着周廷明前走。

隨便找了家客棧，要了兩個房間，曲典勇馬上替周廷明察看左側背上的傷勢。水波柔站在一旁，以便幫忙。

從周廷明身上那道紫黑青腫的傷痕看來，傷得頗重，曲典勇從身上拿出兩個小瓷瓶，先從一個瓷瓶中倒出兩顆藥丸，要周廷明服下，繼之從另一個瓷瓶內倒出一些藥末，着水波柔拿水調成糊狀，用來塗在周廷明傷處。

水波柔馬上動手拿水將藥末調成糊狀，拿給曲典勇塗在周廷明傷處上。

終於料理好周廷明側背上的棍傷。

坐下來喝口茶，曲典勇心有不憤地道：「那伙混蛋惡棍眞可惡，傷了廷明，這筆賬非算不可！」

水波柔却擔心地道：「典勇，出門在外，小惹痲煩爲是。那伙惡棍雖則傷了廷明，咱們也傷了他們數人，算起來，咱們佔了便宜，算了吧。」

曲典勇却搖頭道：「不！咱們才剛在江湖上闖蕩，便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如何能繼續在江湖行走？咱們要是對那些光棍混混也畏懼，懲戒不了他們，咱們還有何面目在江湖上露面？挾着尾巴返回家鄉窩着算了。」語聲微厲。

水波柔聽着，心裏不是味道，一張臉幾乎掛不住，綳着臉，緊抿着嘴，別轉身，以背向曲典勇。

周廷明斜靠在床上，看出水波柔生氣，忙說道：「典勇，阿柔那樣說，是爲咱們着想，也是一番好意，你怎能對她……說那……些話？」

曲典勇說出那番話後，才發覺語氣重了，亦察覺到水波柔着惱，慌忙向水波柔賠不是。「阿柔，我剛才……氣怒之下，口不擇言，我不該……求妳原諒則箇。我誠心向妳賠個不是。」走到水波柔跟前，抱拳深深一揖。

水波柔聽曲典勇向她認錯，一顆心頓時軟了，眼見曲典勇誠惶誠恐地向她謝罪，再也裝不下去，跺跺脚，「噗嗤」一聲笑起來，嗔道：「死皮賴臉，討厭。」

曲典勇童心未泯，有意捉弄水波柔：「妳既然討厭我，我不好意思在妳眼前出現。妳好好照顧廷明，我走了。」强忍笑意，往房外走去。

水波柔起初不相信曲典勇是認眞的，帶笑道：「你走吧，我不要見到你！」

曲典勇頭也不回，一逕走出房外，水波柔看着，相信曲典勇不是鬧着玩，心裏大急，忍不住追出去，口裏叫喚：「典勇，你這個傻瓜，我跟你說笑，妳却當眞，……」

那知道才追出房門外，曲典勇突然從左邊牆下閃出來，作出撲噬之勢，嚇得水波柔張口發出一聲驚叫，他樂得哈哈放聲大笑：「阿柔，我也是跟你鬧着玩，居然看不出來，跟小時候一樣蠢啊。」

水波柔生氣地搥了曲典勇一拳：「你又欺負我，妳可惡啊！」擰轉身氣呼呼地返回房內。

曲典勇看到水波柔眞的生氣了，頓時着了慌，忙追入房內，陪着笑道：「阿柔，求求妳別生我的氣，我知錯了，擔保以後不再捉弄欺負妳，我向天發誓！」隨即作出向天起誓的樣子。

水波柔仍然氣鼓鼓的，別轉臉不理睬曲典勇。

曲典勇發急了，正要起誓，靠在床上的周廷明驀地放聲笑起來。「典勇，你又像小時候那樣，被阿柔騙倒了。」

水波柔就在周廷明咧嘴直笑時，突然爆發出一陣銀鈴般的歡笑聲，拍掌道：「看你下一次還敢不敢作弄我？」

曲典勇至此才悟到自己反遭水波柔捉弄，好不尷尬，苦笑着「遷

怒」於周廷明：「廷明，你既看出阿柔作弄我，爲何不說穿她的詭計，你不夠朋友！」

周廷明祇是笑。

水波柔笑得花枝亂顫。

曲典勇陡地放聲笑起來。

那一刻，三人都有時光倒流的感覺——齊齊回到天眞無邪的童年。

* * *

曲典勇終於找到牛家兄弟那伙混混。

他是在路經鎮西頭（該說是找到鎮西頭）一座大宅子時，看到牛家兄弟那伙人。

眼前的情形，不用說，牛家兄弟一伙光棍潑皮正在那戶人家宅內撒野生事。

曲典勇一心想揚名立萬，碰上這個好機會，他當然不會錯過，何況，他正要找牛家兄弟那伙人算賬，這一次豈不是天從人願？

往大門上的牌匾望去，其上寫着金沙幫三個大字。

原來此處乃是金沙幫總堂所在。

曲典勇心下大喜，抽出佩刀，衝入金沙幫內，口裏大喝：「牛逵、牛剛，納命來！」揮舞鋼刀，一連斬倒三個光棍潑皮，直撲牛剛。

牛剛正在堂前階下與一個身穿金綫細邊灰衣人在廝殺。

牛逵則在堂上與一個年約三十許，絡腮短鬚，身穿褚紅金綫衣衫的壯實漢子在拚命。跟牛逵聯手的人是一個四十上下，身形高瘦的黃臉漢子。

其餘的——雙方之人則在混戰。

看情形，牛氏兄弟那方面的人佔了上風。

因牛氏兄弟那面的人較多，其中有數名之身手不俗。

牛剛正跟金綫細邊灰衣漢子廝殺得難分難解，漸佔上風，冷不防殺出一個曲典勇。他吃過曲典勇的虧，知道不是對手，雖則有點心驚，但却有恃無恐，急喝一聲：「弟兄們，堵截住那小子，不要被他跑了！」手上鐵尺出招更急，逼得那個細金邊灰衣漢子連退兩步，幾乎招架不住。

數個光棍潑皮立刻撲向曲典勇，將他截下。

曲典勇既有所謀，出手絕不會含糊，痛下殺手，不過五六招，便將兩個光棍潑皮斬殺，一個重傷，其餘兩個嚇得驚恐退避，曲典勇乘勢衝撲向牛剛。

牛剛剛好一鐵尺砸在那個灰衣漢子的左胸上，跟着鐵尺一揮，自那漢子的喉間掃過，那漢子悶叫一聲，栽倒下去。

牛剛正自喜叫一聲，眼角人影一晃，一道刀風颯然襲來，嚇得他心頭跳一下，急忙偏閃開去，手上鐵尺戳向撲過來的人影之要害部位。

撲向牛剛的人不就是曲典勇。

曲典勇大喝一聲：「牛剛，還不棄械受死？」手中刀急迴，剛好擋下牛剛戳來的鐵尺，鏗一聲激響，曲典勇刀勢急展，刷刷刷……一連向牛剛斬出九刀。

曲典勇施展的那一招刀法名喚「驕陽暴雨」，刀勢異常凌厲嚇人，傳自山谷中那個跛子。

牛剛幾曾見識過如此厲害的刀法，嚇得怪叫一聲，手忙脚亂招架，鏗……一連七下刀尺交擊聲如雨打芭蕉般連串响起，第八刀已無法招架，挨了曲典勇一刀，慘叫聲中，血光暴現，跌倒地上。

曲典勇劈倒牛剛，立刻往階上撲去。

他看到堂上那個綉金綫褚紅衣絡腮鬍漢子情勢危殆，隨時會被牛逵和高瘦黃臉漢子擊倒。

曲典勇撲掠之勢雖快，仍來不及救援絡腮鬍漢子。先挨了牛逵一棍，繼之被那高瘦漢子一掌擊在胸腹部位，狂叫一聲，飛跌開去。

曲典勇忍不住吼叫一聲，人刀合一，撲向牛逵和高瘦黃臉漢子。那一刀有如虹飛電閃，好不駭人。

牛逵與高瘦黃臉漢子乍睹之下，霍然變色，慌忙合力應付曲典勇之飛斬。

就在雙方「接觸」的刹那，人刀如虹的曲典勇倏地刀勢疾變，牛逵與高瘦黃臉漢子驟見眼前刀光幻閃，有如火樹銀花，璀璨弦目，兩人根本不知如何應付，身上便各自着了一刀，慘叫倒跌出去。

那刹那，堂上階下打鬥廝殺的人都住手停鬥，驚駭地看着已然收刀着地的曲典勇。

他們都被曲典勇剛才那一刀奇幻凌厲的一招震懾住。

曲典勇剛才施展的那一招，名爲「火樹銀花」。

「你……小子……何許人？報上名來，膽敢與咱們爲敵……」高瘦黃臉漢子傷得較牛逵輕——左脅部位挨了一刀，掙扎着撐起身，狠厲地瞪視着曲典勇。

曲典勇挺挺胸，昂然道：「路見不平，自當拔刀相助！管你是天皇老子還是閻羅老五，何況，我正要找姓牛的兩個混蛋算賬。」

牛逵傷得頗重，右腿近股處被斬了一刀，血流如注，無法站起來，幸得他手下兩個弟兄撲過去搶救。此時他對曲典勇切齒痛恨，哼哼唧唧着切齒嘶叫：「田爺，這小子就是俺所說的兩男一女其中一個

個，三番四次跟咱們作對，可惡該死啊！」

這時，幾個灰衣人亦搶到那個被牛逵和高瘦黃臉漢子擊倒的絡腮鬍漢子身前，將他救起。而牛逵那面亦有五六人撲到高瘦黃臉漢子身前，堵着曲典勇。

曲典勇一眼便看出那五六個漢子並非牛逵手下之光棍潑皮，身手應該不俗，但他夷然不懼，睥睨着那幾個漢子：「聽着，我姓曲，名典勇。」

「曲典勇？」高瘦黃臉漢子眼中透出疑惑：「山不轉路轉，咱們走！」一手捂住刀傷處，當先往外走。

牛逵料不到高瘦黃臉漢子甘願栽跟斗，居然就此罷手，愕了愕，急急叫道：「四爺……」

高瘦黃臉漢子掉頭道：「牛逵，我說出口的話從不收回，你要拚命，請便！」頭也不回，在十數名漢子的簇擁下，一逕走出宅子——金沙幫。

牛逵吸口氣，狠狠瞪了曲典勇一眼：「小子，咱們走着瞧！」招呼手下弟兄離開。

「牛逵，你走不了！」曲典勇冷厲地斷喝一聲，橫身阻住牛逵去路。

牛逵大吃一驚，後悔不知好歹，不識進退，口裏却不示弱，色厲內荏地道：「小子，你待怎的？大不了跟你拚命。」

他那些沒有死傷的弟兄，光棍潑皮都驚懼地不敢作聲。

「你憑甚麼跟我拚命？」曲典勇神色冷峻。「像你這種爲惡鄉里的無賴之徒，留在世上有何用？」挺刀踏前一步，向扶着牛逵的兩個潑皮喝道：「滾開！可是願陪他死？」

兩個潑皮禁不住打個寒顫，互相看一眼，隨即拋下牛逵竄下堂。

其餘的潑皮光棍撒腿便跑，誰也不想賠上一命。

牛逵氣得炸肺，怒喝：「站住！」可是，沒一個聽他的，眨眼間，跑了個清光。

曲典勇看着怒發如狂，但又無可奈何的牛逵，冷笑道：「牛逵，認命吧！看清楚了？那些傢伙就是你的弟兄……」

「好小子，咱跟你拚了！」牛逵自忖曲典勇不會放過他，把心一橫，狂吼一聲，揮棍擊向曲典勇。

曲典勇一聲：「成全你！」偏身閃出一步，鋼刀斜揮劈向牛逵。

牛逵一棍砸空，無法穩住身形，撲跌下去，同時發出一聲慘厲的呼號。待到他撲跌落地上，半邊身子已被斜劈開來，登時了賬。

* * *

金沙幫是一個小幫會。

幫中上下加起來，不到七十人。

被牛剛鐵尺砸倒身亡的漢子，乃是金沙幫副幫主沙通。

那個傷在牛逵和高瘦黃臉漢子聯手合擊之下的絡腮鬍漢子·原來就是金沙幫一幫之主金光采。

原來金沙幫之名，乃取正副兩位幫主之姓而成。

金沙幫死傷了十七人。

要不是得曲典勇出手相救，金沙幫已死傷狼藉，土崩瓦解。

對於曲典勇這位解救了金沙幫免遭覆亡的恩人，金沙幫上下對他感恩戴德。

尤其是幫主金光采，對曲典勇更是感激有加。

若非曲典勇，他已喪生在牛逵和姓田的高瘦黃臉漢子手上。

曲典勇頭一遭受人感恩戴德，感到很受用，暗自心喜，但臉上沒有流露出來。

金光采的傷勢已爲手下料理妥當，極力挽留曲典勇多待一會，好讓他招呼曲典勇喝杯酒，聊表心意。

實則，他對曲典勇有所求。

盛情難却，曲典勇唯有從命。

三杯酒下肚，曲典勇忍不住開口問：「金幫主，請問牛逵那伙人因何找上貴幫動手廝殺？」

金光采道：「看上去是爲了一件小事，敝幫沙副幫主多管閒事，碰上牛逵那伙人欺負一個戇直漢子，出手教訓了那伙人一頓。那想到他們懷恨在心，請了大江堂的人來砸敝幫。那個姓田的高瘦黃臉漢子就是大江堂的副堂主田裕士。而大江堂早已視敝幫爲眼中釘，牛逵那伙人找上他們，正中下懷，幸得曲少俠拔刀相助，要不，敝幫已毁了。」

曲典勇好奇地道：「大江堂因何視貴幫爲眼中釘？」

金光采吐口氣，忿憤道：「大江堂早有擴張勢力，雄霸一方之野心。起先好言招納，要敝幫歸納大江堂下，金某與沙副幫主一口拒絕，俗語有云：寧爲鷄口，莫爲牛後。大江堂是志在必得，苦於沒藉口對付敝幫，如今找到藉口，求之不得。敝幫這一次雖得少俠之助逃過一厄，但大江堂必定不肯罷休。看來，敝幫始終難逃覆滅之厄。」語畢，神色沉重，連聲嗟嘆。

曲典勇慨然道：「金幫主，難道沒自救之道？」

「唉！」金光采嘆口氣：「試問以敝幫之力，如何與人多勢衆之大江堂抗衡？若不甘爲人下，唯有玉碎，又或是解散敝幫，避走他方。可是，金某却不甘心。」

曲典勇一時間不知說些甚麼，唯有拿起杯子喝口酒。

金光采忽然離座起立，向曲典

勇抱拳道：「曲少俠，金某有個不情之請，懇請曲少俠俯允！」

曲典勇慌忙起身還禮：「金幫主有話請說，毋須多禮。在下力能所及，義不容辭。」

金光采登時臉泛喜色，先請曲典勇重新落座，才坐下去，誠心誠意地道：「自與田裕士及牛氏弟兄等人一戰之後，金某再三思量，若不歸順大江堂，欲保存敝幫，唯一之計是退位讓賢，請能者坐鎮敝幫，方可與大江堂抗衡。而曲少俠正是最佳人選，萬望曲少俠俯允金某之請，屈就敝幫幫主之位，金某願居副位。」兩眼巴巴地看着曲典勇。

曲典勇聽着，欣喜若狂，想不到輕易便垂手可得一幫之主的幫主之位，對自己日後之創業可爲臂助。暗喜之餘，却不敢表露出來，還裝摸作樣地連連搖手道：「在下何德何能，一介江湖後進，怎能擔此重擔，金幫主，在下非不敢也，實不能也。」

金光采突然離座跪拜下去：「金某懇請曲少俠莫負金某一番眞心誠意，勉爲其難，拯敝幫之將傾。金某實不甘心亦不憤爲大江堂所吞併摧毀，才冒昧有此不情之請。以曲少俠之才智身手，定可與大江堂抗爭到底，並發揚光大敝幫之勢，揚名立萬！」

曲典勇慌忙離座欲扶起金光采，那知金光采却堅執不起。「曲少俠若不答允，金某長跪不起。」

曲典勇不知如何是好。「金幫主，萬事皆可從長計議……」

「曲少俠若不俯允，金某即使負上强人所難之名，亦不起來。」金光采堅持。

曲典勇早已恨不得一口答應。至此，他裝出勉爲其難的樣子，說道：「難得金幫主一片眞心誠意……在下暫且答應助貴幫一臂之力，待功成定當身退。金幫主快請起來。」伸手去扶金光采。

金光采却大禮拜下去：「屬下拜見曲幫主。」

曲典勇急忙拉起金光采。「萬萬使不得。在下豈能……鵲巢鳩佔。」

「幫主，古云：尊卑有別，長幼有序。你既答允出任幫主一職，屬下自當行下屬之禮，已明確幫規，方可號令幫中弟兄。」金光采正色道：「幫主，禮不可廢也！」

曲典勇裝出爲難的樣子。「金幫主，委屈你……」

金光采忙糾正曲典勇：「幫主請改口稱呼屬下姓名，切不可再稱呼屬下爲幫主，免得令幫內上下混淆疑惑。」

一頓，接道：「屬下這就出去向幫中弟兄宣告，幫主已接掌幫主之位。至於接位大典，另擇吉日擧行。」

曲典勇滿心歡喜，口裏却道：「金……副幫主，在下貿然……僭越……坐上幫主之位，恐怕幫中有……有人不服。」

「這個請幫主大可放心。」金光采道：「午前一戰，本幫上下全都見識到幫主之高明身手，莫不嘆爲觀止，稱道不已，再加上屬下向幫中上下公開宣稱願退位讓賢，相信沒人不心悅誠服，深慶得人。」

聽了金光采那番話後，曲典勇再無話說，但忽然想起一事，猶豫了一下，試探道：「金副幫主，在下本與兩位知心好友結伴同行，在下不想撇下兩個好友……」

金光采不等曲典勇說下去，便猜到他的意思，馬上道：「幫主，若能得兩位貴友相助，乃美事也，不知兩位貴友可願加入本幫？」

曲典勇登時放下心來，急不迭道：「他兩人與在下生死與共，必定樂意與在下共進退。祇是，未知會否引起幫中人之疑忌？」

金光采一口回道：「幫主毋須顧忌，難得貴友加入本幫，本幫得已壯大力量，歡迎還來不及，怎會說三道四？」

至此，曲典勇完全放下心，心裏喜不自勝……想不到如此輕易便得到踏足江湖之「基石」。

事不宜遲，他決定馬上返客棧告知周、水兩人他的「奇遇」。於是，便向金光采告辭，離開金沙幫，急急返回客棧。

金光采不顧傷痛，執意親送曲典勇出大門。

＊　＊　＊

呆在客棧房間內，焦急不安的水波柔一眼看到曲典勇走入房間，登時臉露喜色，鬆口大氣，急迎上去。「典勇，終於回來了。」眼中流露關切之情，盡在不言中。

躺在床上的周廷明道：「阿柔，我一再對妳說，不用擔心典勇，妳硬是不放心，瞧，他不是安然無損回來了麼？」

曲典勇笑着看看周、水兩人，最後目光落回水波柔臉上。「阿柔，害妳擔心焦慮，我該死。」按奈不住心裏的興奮，忍不住咧嘴直笑。

水波柔乜了曲典勇一眼，看他笑得那樣開心，不由嗔道：「哼，還這麼開心啊！討厭。」擰轉身。

周廷明道：「典勇，還不向阿柔賠個不是？」

曲典勇抓抓耳朵，遲疑了一下，興奮地道：「阿柔、廷明，我這麼開心，實因有一個好消息相告啊。」一頓，對水波柔道：「阿柔，是我不好，害妳……」

水波柔陡地轉過身。「甚麼好

韋庭章話未說完，一個漢子稟告：「堂主，不好了……」

消息，還不快說？」臉上掛着笑容。

曲典勇微嘆一口氣。「阿柔、廷明，今早我外出去找牛家兄弟那伙潑皮算賬，路經鎭西頭，於金沙幫內，發現牛家兄弟正與大江堂的人跟金沙幫的人厮殺，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衝入金沙幫內加入厮殺，結果牛剛那壞東西斃在我刀下，牛逵和大江堂副堂主亦敗在我刀下，知難而退……金沙幫有感於我拯救了該幫覆滅之厄。幫主金光采自知難與大江堂抗衡，又不甘心被吞併，於是堅邀我出掌該幫幫主之位，我一再婉拒，無奈金光采執意要我答允，若我不允，便長跪不起，在此情形下，實難推却，唯有應允……」接着便將在金沙幫內發生的事情說出來，至於心裏的眞正想法——那點私心，他當然瞞着不說。

周廷明是個沒有機心，入世不深的年輕人，並沒想及其它，高興地道：「典勇，太好了！天助我等也！想不到咱們才踏足江湖，便垂手可得一份立足江湖的基業，憑此基業，咱們可在江湖上大幹一番。」

水波柔却不大相信：「眞的？世間那有如此便宜之事？」

曲典勇喜孜孜地道：「千眞萬確！當然沒有那樣便宜之事。金光采之所以肯退位讓賢，實因他自忖憑他之能及幫中數十幫衆，實無法與大江堂這個人多勢衆之幫派對抗，他欲借我……你倆之力，加强金沙幫之實力，望能與大江堂一爭長短，說穿了，乃是互相利用。廷明所言甚是，咱們若要在江湖上揚名立萬，建立事業，必須先找一塊踏脚石。否則，瞎衝亂撞，單憑咱們三人之力，不焦頭爛額才怪。因此，我才答應金沙幫出任其幫主。」

水波柔毫無江湖經驗，自然沒甚主見，加上周、曲兩人之言，聽落頗有道理，因而她認同兩人說的話，但却有一點不放心：「典勇，金沙幫那位金幫主及其屬下人等，可是心甘情願？」

曲典勇用力點點頭。「若非心甘情願，我不會答應他們！」一頓，接又道：「姓金的聽說你倆會跟我一道加入金沙幫，他無任歡迎。並說，能得你倆加入，無異令到金沙幫實力大增，正是求之不得。你倆不會怪我越俎代庖吧？」

周廷明馬上道：「怎會呢。咱們可是共生死，齊進退的啊！」

水波柔接口道：「你既加入金沙幫，我和廷明怎會撇下你？」

「好！」曲典勇好不歡喜。「咱們攜手一道在江湖上建一番事業。」拉着水波柔走到床前，擊掌

道：「咱們像小時那樣，擊掌為誓。」

周、水兩人擊掌，與曲典勇互擊，然後三隻手掌緊握在一起。

＊　＊　＊

五日之後，乃是黃道吉日。

金沙幫就在那一日舉行幫主接任大典。

曲典勇就在那日出任金沙幫幫主一職。

金光采退居副幫主之職外，周廷明與水波柔亦分別出任副幫主一職，幫中上下齊聲向幫主及三位副幫主歡呼。

儀式過後，少不了設宴歡飲。

一正三副共坐一席。

酒過三巡，金光采首先向曲典勇敬酒。「曲幫主，屬下敬你一杯，祝願本幫在幫主率領之下，發揚光大，屹立不倒。」

曲典勇舉杯，招呼周、水兩人一起乾杯，然後一飲而盡。

接下來，四人互相敬酒，好不痛快。

曲典勇想到自己居然成為一幫之主，好不意氣風發。

水波柔看在眼內，總不住開口道：「我爹常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又說：未雨綢繆，怎比臨渴掘井好，明白我的意思嗎？」

金光采連連點頭。「水副幫主所言，與金某之見不謀而合。數天之前，咱們雖擊退大江堂之侵襲。可是，大江堂必不罷休，說不定已在暗中籌謀對付本幫之策，隨時對付本幫，因此，本幫若不及早籌思對策，早作防備，恐為大江堂所乘。」

曲典勇放下酒杯，掃了周、水、金三人一眼，成竹在胸地道：「此事，數天前我已籌思對策。恩公常對我說，以弱對强，必須隨機應變，不能束手待斃，應制敵先機方可尅敵制勝。」一頓，接道：「唯今之計，切不可與大江堂硬碰，應採取出奇制勝之道。知已知彼，才能制敵先機，百戰百勝。」

「高見。」金光采擊掌讚道。「原來幫主已胸有成竹，怪不得如此從容，本幫得幫主統領，深慶得人。」

水波柔嘆道：「你既已早有對策，為何不早早說出來，害我擔心！」

周廷明詫道：「典勇……不我該稱你幫主才對。你那位恩公不但救了你，還授你武功，還教你對敵制勝之法。我真羨慕你遇此高人！」

曲典勇看到金光采神色有異，猜到他因何如此，忙對他道：「金副幫主，關於周副幫主口中所說的那個恩公，他日有空，我會說個明白。」

金光采忙道：「幫主不必如此，屬下不敢對幫主……妄加揣測。」

周廷明馬上轉回正題。「典勇……唉，我就是改不了口，該死（拍拍自己後腦）！幫主有何打算？」

「我打算馬上派人嚴密監視大江堂之動靜，同時派人查探其虛實，然後……」將他的對策一五一十說出來。「以本幫之實力，絕無可能抵擋得了大江堂泰山壓頂之强攻，因此，我打算來個化明為暗，未知金副幫主意下如何？」

金光采連連點頭。「幫主奇謀妙計，正合屬下之意，屬下並無異議。」

曲典勇轉眼瞧着周、水兩人。「你倆可有更好的主意？」

周、水兩人搖頭。

「既無異議，依計而行。」曲典勇意氣昂揚。

金光采道：「屬下馬上去調派人手。」離座向曲、周、水三人抱拳拱揖，快步走出大廳。

水波柔待金光采走出大廳，馬上笑對曲典勇道：「典勇，才坐上幫主之位，仿似換了個人，好不英明神武，不同凡響，滿腹謀略，智計百出……」

曲典勇被水波柔說得臉紅耳赤，急道：「阿柔，別笑我，我被逼上虎背，不得不在其位，謀其事，竭盡所能，望能闖出名堂。」

周廷明道：「阿柔，該改口稱幫主才對，切不可在幫眾之前直呼幫主之名，免得令幫主身份有損，令到幫眾對幫主不尊。」

水波柔吐吐舌頭，扮個鬼臉。「幫主，屬下知錯，屬下不敢沒大沒小，妄呼幫主之名。」裝出惶誠恐惶的樣子。

周廷明看在眼內，忍不住笑起來。

曲典勇却板起臉。「阿柔，家有家法，幫有幫規，如今咱們在幫中身份有別，自當謹守身份，不可做出沒大沒小之事，免得遭幫眾竊笑私議。那會弄至號令不靈，那時候，即使大江堂不來對付咱們，本幫也會自行瓦解。我知妳和廷明一時間不易改口。其實，我也不想你倆開口閉口稱呼我幫主，無奈迫於情勢，祇好入鄉隨俗，這樣吧，在幫眾之前，咱們以在幫中之職位互稱，私底下，咱們像以前那樣互相以名字相稱。好嗎？」

周廷明首先說好。

水波柔却鼓起腮幫道：「早知要守這種禮數，我才不加入！」

曲典勇道：「阿柔，別孩子氣，為了咱們前途，忍耐一下。」

水波柔忽地露出一笑，「瞧你緊張兮兮的樣子，我怎敢不從？」

看到水波柔重現笑臉，曲典勇登時如釋重負。

那剎那，他忽然在心裏暗自問：怎麼如此緊張水波柔，到底所為何來？

一時間，他找不到答案。

日後，他終於恍然大悟。

＊　＊　＊

不出曲典勇所料，就在他登上金沙幫幫主之位的第二天，大江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襲。

而且是以石擊卵之勢。

大江堂堂主親自掛帥，統率兩大分舵主、八個香主、十二好手、堂下百多人，於黎明時分突襲金沙幫。

大江堂堂主姓韋，大名庭章，外號下山虎。方圓百里之江湖好漢，鮮有不聽聞其大名。

韋庭章使的兵器乃是一柄重三十斤的虎頭刀。

一聲令下，大江堂百十之衆殺入金沙幫內。

可是，他們馬上發覺撲個空，中了金沙幫空城計。

韋庭章立刻下令速速退出金沙幫，以免遭到伏擊。匆忙之下，甚至來不及下令燒掉金沙幫總舵所在。

直到撤出鎮外里許，沿途皆沒有遭到伏擊，韋庭章才鬆口氣，下令返回大江堂。

大江堂總堂位於鎮外約兩里處。

虛驚一場，韋庭章恨得牙癢癢的，但又無可奈何。

返回大江堂的路上，韋庭章仍不敢掉以輕心，一路上小心提防，待返至可遙望到總堂所在，才大放寬心。

此時，天已完全放亮，一輪紅日自東邊山頭昇起。

驀地，「嗤嗤嗤……」一陣密如驟雨的掠空聲乍然响起，自兩旁十數丈外的地方激射出一片箭雨，韋庭章及其手下一行冷不防之下，倉促應付，不免手忙脚亂，待到那陣箭雨過後，整隊人亂了套，少說也死傷了十數人，慘嚎痛叫之聲動人心魄。

韋庭章驚怒之下，忙呼喝手下往兩旁射出箭矢之處撲殺過去。

大江堂一衆發出一陣喊殺聲，往路兩旁外衝殺出去。

兩撥箭雨又激射向大江堂聲勢洶洶衝撲出去的大江堂衆。

待到大江堂衆人應付過去，又死傷了數人，一口氣還未喘過，第三陣箭雨又到。而發箭之處隨即百十數人往後竄奔。

韋庭章瞧着，親自帶一部份人手往那面撲殺。

驀地，總堂所在地响起一聲巨响，跟着烟塵衝天，韋庭章登時心頭一震，回首張望，眼見衝天的烟塵幾乎遮蔽了總堂，恐怕總堂有失，忙振聲呼喝：「快撤！速回總堂救援。」當先返身往總堂那面掠去。

兩個分舵主及四個香主亦急不迭喝令手下衆人趕返總堂救援。

「轟轟轟」在通往大江堂所在那條路上，接連爆發起數下巨响，烟塵飛揚迷漫中，不少大江堂衆翻跌撲倒，個個都倉皇走避。

待到塵烟散去，衆人驚魂才定，發覺沒一人炸死或炸傷。換言之，那幾下巨大的爆炸乃是「雷聲大雨點小」，毫無殺傷力。

至於總堂那面——實在是後面那一响爆炸，亦沒有造成總堂那一處有所損毀。

不過，那幾下爆炸却達到驚嚇的效果。

不少大江堂中人都被炸射四濺的泥土弄得灰頭土面，好不狼狽。

韋庭章眼見手下如此狼狽，氣怒得青筋暴現，咬牙切齒。「必定是金沙幫那幫王八幹的！氣煞我也！不滅金沙幫，誓不罷休！」跟着召來兩個分舵主及四個香主，着他們火速分派人手追尋金沙幫中人之下落，見一個殺一個，絕不留活口。

兩個分舵主及四個香主馬上帶領所屬，分頭搜尋金沙幫中人之下落。

韋庭章與十二好手及死傷者返回堂中。

原來大江堂下分四個分舵主，每個分舵主下轄兩個香主，合共有八個香主，每個香主轄下四十堂衆。韋庭章這一次親率一半人馬撲襲金沙幫，留下副堂主田裕士及一半人手留守總堂。韋庭章他以為，以一半人馬足以對付金沙幫有餘，那知道並未與金沙幫中人照面，更違論動手斷殺，便已損兵折將，焦頭爛額，實非始料所及。

返回堂中，甫坐下，韋庭章便對田裕士道：「裕士，本座低估了金沙幫那伙人的能耐，特別是將你擊退的那個後生小子，以至吃了大虧！」

田裕士被總堂後面那一聲巨响嚇得心神俱震，以為金沙幫中人來襲，急領一撥人手撲出去應變，那知撲個空——鬼影也不見一個，却不敢大意，恐防有詐，喝令手下四出搜查，前面又傳來數聲巨响，嚇得心驚不已，忙又趕回前面察看，弄到他疲於奔命，雖則只是虛驚一場，却恨得牙癢癢的——他亦認定是金沙幫中人所為。

「堂主，必是金沙幫中人所為！」田裕士道：「依屬下之見，金沙幫無人有此能耐，極可能是那黃毛小子出的鬼主意。若非那小子從

中作梗，金沙幫早已爲本堂所滅！」

「可惡，可恨！」韋庭章一拳搥在桌面上，震得放在桌面的杯壺跳起來。「我要活剝那小子的皮，方消心中之恨！」

一頓，磨着牙道：「即使金沙幫那幫王八蛋縮在地下，我也要將他們一個個揪出來，殺他娘個痛快！」

＊ ＊ ＊

曲典勇與周、水、金三人於大江堂一衆人等倉皇退出金沙幫後，未幾便在總舵現身。

「哈哈哈……幫主這一着疑兵之計，果然嚇退大江堂洶洶來犯之敵。」金光采對曲典勇大爲嘆服。「屬下佩服。」

跟隨三人返回總舵所在大宅的幫衆，不到十人。

水波柔含笑看着曲典勇：「幫主奇謀妙計，果然英雄出少年。」

曲典勇聽出水波柔語含作弄之意，忙道：「阿柔，別笑我了，大敵當前，必須全力以赴，上下一心。」

周廷明道：「好了，言歸正傳。幫主，接下來計將安出？」

曲典勇想也不想便道：「打鐵趁熱，一鼓作氣，絕不能讓大江堂有喘息的機會，否則，必遭吞噬之厄。」

水波柔心急地截口道：「幫主怎麼近來喜歡出口成章，快說該怎樣做吧！」

曲典勇沒有着惱，笑着瞪了水波柔一眼，說下去。「若我猜測不錯，大江堂於連番受挫後，堂主韋庭章必定暴跳如雷，對本幫恨之入骨，極可能派出人手四出搜尋本幫中人之下落，若然，無異與本幫一個殲敵之大好機會。」

話聲未落，一個幫衆急奔進來，向四人抱拳恭身道：「稟幫主及三位副幫主，大江堂的兩個分舵主及四個香主帶領所屬，分成六撥，四出搜尋本幫弟兄下落，屬下探悉，急急趕回稟報。」

金光采目光閃亮，興奮地道：「幫主神機妙算，大江堂果然不出幫主所料。」

水波柔向曲典勇投以讚佩一瞥。

周廷明着急地道：「幫主，大江堂既不出幫主所料，接下來咱們該怎辦？」

曲典勇有點飄飄然，但却沒有忘形，先對那個幫衆道：「速傳我令，繼續隱匿不動，切不可妄動。」

那個幫衆應一聲，轉身急奔而去。

曲典勇掃了周、水、金三人一眼，含笑道：「大江堂勢力雄厚，數倍於本幫，因此，本幫不宜與之硬拚。如今大江堂兵分六路，正好給咱們各個擊破之良機。」

「幫主之意，可是集本幫之衆，蓄銳擊其之一？」金光采並不是個莽夫，馬上猜到曲典勇之意。

曲典勇點點頭。「正是。」

「幫主，咱們蓄銳擊其一，豈不驚動其餘？」周廷明說出心裏憂慮。「他們驚覺之後，咱們再要各個擊破，恐怕難以如願，亦達不到重創大江堂之目的。」

曲典勇滿有自信地道：「廷明，毋需擔憂，咱們可誘而殲之，伏而擊之，雖則不能全殲大江堂六路人馬，亦可重挫之，令其元氣大損，銳氣盡失，那時候便不足爲懼。」

「幫主所言妙絕，咱們馬上依計而行。」金光采已急不及待。

「好，咱們分成兩撥。廷明、阿柔，可帶一小撥人伏擊大江堂其中一路人馬，然後引其……記着切不可與之硬碰纏鬥。我與金副幫主領大部份弟兄誘殲其一。」曲典勇調兵遣將，頗有大將之風了。

在帶領十個幫衆找尋伏擊目標的路上，周廷明忍不住對水波柔道：「阿柔，可有發覺典勇跟以前不大一樣，有如脫胎換骨，不但有主意，而且滿胸謀略。若不是他的樣貌絲毫沒變，幾疑他是另一個人。」

水波柔點頭道：「我亦有同感……或許，救了他一命的那個恩人是個文武雙全的高人，那段日子不但授他武功，還教他兵法謀略，故此，典勇才變得智勇雙全……還有，我聽爹說，一個人若是遭逢巨變，亦會一夜間長大，變得很懂事，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樣。」

「或許妳說得對。」周廷明釋然一笑。

水波柔看一眼周廷明，「廷明，你不喜歡……典勇比你……强？」

周廷明急忙搖搖頭。「怎會呢，高興還來不及啊。」

水波柔眼眸輕轉，臉上現出愛慕之色，呢喃般道：「我喜歡現在的典勇，像個長大成人的男子……」

周廷明眼看耳聽，沒來由地生出一絲妒意，恨不得水波柔也那樣對他說。

幸好那絲妒意一閃便消失。

＊ ＊ ＊

崔開陽乃是大江堂四大分舵主之一的金星舵主，帶領所屬四十八人不知不覺間搜尋到鎭北頭外，終於被其發現四個金沙幫中人。

那個金沙幫衆肩擔手挽着大包小包像是酒食之物，一路上瞻前顧後，匆匆往通向鷄爪山的小路走

去。

崔開陽心裏暗喜，忙下令手下不可暴露形跡，暗中跟着那四個金沙幫衆。並派出一人趕返大江堂回報。

鷄爪山距鎭北頭約七八里遠。

四個金沙幫衆果然趕往鷄爪山。

老遠的，崔開陽遙望到四個金沙幫衆走入一條狹道之中，過了那條狹道，便是鷄爪山。

那條狹道不太長，前後不到三十丈，兩旁的岩壁亦不高，約十數丈高矮，岩上寸草不生，一眼便可看清楚岩壁上是否有埋伏。

崔開陽察看清楚上面沒埋伏，狹道內亦無異樣，才下令進入狹道。

走在前頭的崔開陽安然走出狹道那頭，登時鬆口氣，不由自主扭頭往狹道內回望，只見走在最後的手下亦已走入狹道之內，豈料就在這刹那，驟變突生。

狹道進口那一頭驀地人影閃出，分據左右兩旁，弓弦聲响，一陣箭矢如雨激射入狹道之內，緊接着岩壁亂石如驟雨滾下，跟着狹道出口這頭亦喊殺聲大作，十數丈外二三十個金沙幫幫中人殺奔而來，領頭之人赫然是曲典勇。

可憐狹道內「首當其衝」之大江堂中人非死亦傷，慘叫連聲，狠奔死突，被砸下的亂石斷爲數截，首尾不能相顧。

崔開陽與十數個手下被殺奔前來的金沙幫中人截在狹道口前，進退不得，唯有拚死血戰。

血戰之下，崔開陽及其手下幾乎全軍盡墨。

崔開陽戰死於曲典勇刀下，所屬死傷六七，餘者皆降。

這一戰，金沙幫大獲全勝。

＊ ＊ ＊

周廷明與水波柔所帶的那一撥人，在鎭西頭三眼橋頭成功伏擊藍旗香主侯俊及其所屬，短兵相接之下，伏殺七八人後，立刻退到河邊，乘坐接應之快船往河口那面逸去，令到岸上的侯俊及其所屬欲追無從。望着從河上如飛而去的周、水所率之金沙幫衆，徒呼奈何。

韋庭章於接報後火急命水、土兩個舵主率領近百所屬趕往鷄爪山接應崔開陽，馳至鷄爪山前那條狹道，看到狹道內外滿是倒伏之死傷者，却不見一個金沙幫中人，已知遲來一步，唯有將崔開陽等死傷者抬回總堂。

坐鎭總堂的韋庭章第一個接到的壞消息是藍旗香主侯俊回報之壞消息——遭到金沙幫之伏擊死傷了近十人，還未細詢經過，又接，水、土兩位舵主派人飛報之壞消息——金星舵主崔開陽跟所屬全軍盡墨——非死即傷，傷者也已投降，無一回還。

韋庭章連接兩個壞消息，異常驚怒，拍桌而起，瞪目怒吼：「氣煞我也！金光采臭老子，我要啖汝之肉，喝汝之血，誓滅汝金沙幫！」

副堂主田裕士忙道：「堂主請息怒，切莫亂了陣脚，再予金沙幫以可乘之機，當務之急，該盡速召回所有人手，再圖後計。」

韋庭章聞言如當頭淋了一盆冷水，登時冷靜下來，連連點頭。「裕士所言極是。」一頓，對一個侍立在堂外之衞士道：「速去傳本座之命，着木、水、土舵主及四香主速速撤回本堂。」

那個衞士答應一聲，馬上往外走。

田裕士對藍旗香主侯俊道：「藍旗香主，金沙幫何人率衆伏擊你等？」

侯俊回道：「一男一女，年紀很輕，面生得很，屬下不知那雙男女是何許人！」

韋庭章臉露狐疑之色。「裕士，金沙幫除了金光采及已死的副幫主沙通，還有兩個香主及數名好手外，並無能人。那雙男女是從那裏鑽出來的？莫非那個年輕小子便是你所說的黃毛小子？」

田裕士不敢肯定地道：「不無可能。那小子的身手異常厲害。」一頓，轉問侯俊：「那小子可是使刀？」

侯俊搖搖頭。「回副堂主，他是使劍的。」

田裕士馬上對韋庭章道：「如此說來，另有其人。極可能是和使刀的小子一伙的。」

韋庭章摸着頷下短髯，「金沙幫怎會沒來由地冒出三個身手不俗的小子和丫頭？必須盡快摸清楚其底細。」

田裕士道：「堂主，本堂連番受挫，死傷頗衆，金光采那莽夫絕不可能有此能耐，必是那三個小子丫頭出的點子。」

韋庭章恨得牙癢癢的。「本座倒要瞧瞧那三個小子丫頭有多大的能耐，膽敢助金沙幫與本堂爲敵！」

話音未完，祇見一個身上染血、模樣狼狽的漢子奔到堂前，單膝跪地，抱拳驚惶地道：「稟堂主、副堂主，赤旗香主所屬於鎭西南外四里處之矮松崗遭遇金沙幫伏擊，拚死斷殺之下，加上金沙幫設下陷阱，以致旗下所屬皆傷亡，屬下奉赤旗香主之命拚死突圍而出，趕返本堂報訊。」

「金沙幫豎子，我與你誓不兩立！」韋庭章驚怒交加，暴跳如雷，一手掀翻桌子。

田裕士也按捺不住，神色兇厲。「不殺盡金沙幫那些狗崽子，誓不罷休！」

「狗娘養的！金沙幫那伙狗崽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本座要燒掉他娘的狗巢！即使將地下翻轉，亦要揪出那些龜孫子！」韋庭章握拳揮臂狂吼。

正在這時，黃旗香主黃秀光所屬返回，幸好並無遭到金沙幫之伏擊，總算令韋、田兩人稍安。

接下來，木、土、水三個分舵主及青旗香主，綠旗香主先後陸續趕返，亦無損折。

點算之下，大江堂於一日之內，折損了金星分舵主及所屬四十多人，藍旗香主所屬近十人，以及赤旗香主所屬約四十人，連同早先折損三十數人，總共折損了不下百人，不可謂不慘重。

經過一番商議，韋庭章決定來個將計就計，對付金沙幫。同時派出木、土兩個分舵主，帶領轄下四旗人手趕去金沙幫總舵，一把火將金沙幫總舵所在——那座大宅子——燒成廢墟。

金沙幫除了分派於鎮上打探大江堂動靜的探子外，全部匿藏在鎮外三里遠的老龍崗後之江邊船上。

原來老龍崗後便是大江，而人在船上，進可攻，退可遁，正合金沙幫如今所處之情勢。

這個主意是金光采出的。

探子回報：大江堂派人一把火燒了總舵所在。金光采好不痛恨，說到底，金沙幫乃他與已死的副幫主沙通一手所創，總舵所在更是一手所建，可說是根本重地，如今被大江堂一把火燒掉，怎不叫他心痛憤恨。「狗娘養的，你毀我總舵所在，咱誓必要大江堂加倍以還。」

頓一下，擔憂地對曲典勇道：「幫主，總舵所在，可說是本幫根本，如今被大江堂所毀，本幫豈不成了無根之萍？有如遊魂那樣？對本幫人心之穩定大大不利！」

曲典勇哈哈笑起來。「金副幫主之言不錯。可是，正如俗語有云：『舊的不去，那來新的？』眼下，以本幫之力，祇能以游擊之策對付大江堂。本幫上下深明此理。因此，我相信總舵之毀一事，不會令本幫上下心不穩，反之，有利本幫上下一心，同仇敵愾，誓與大江堂抗爭到底，因而士氣高昂。」

「幫主所言甚是！」周廷明握拳道：「他燒咱總舵，咱們可奪他總堂所在，以作本幫總舵！」

曲典勇擊掌道：「廷明所言，正是我意。本幫遲早取代大江堂，大江堂總堂所在，正好作爲本幫設立總舵之處。」

「對！」金光采倏然喜道：「幫主胸襟，屬下不及萬一，慚愧！」

曲典勇拍拍金光采肩頭。「金副幫主，祇要本幫上下一心，無畏無懼，必能在江湖上闖出一番大事業！」

金光采目射異彩。「屬下定當竭誠追隨幫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水波柔拍掌笑道：「若有那一天，我這個女兒家也可像你們男子漢那樣，光宗耀祖，吐氣揚眉。」

曲、周、金三人看着雀躍興奮的水波柔，齊齊放聲笑起來。

笑過後，曲典勇正容道：「咱們雖連番挫敗大江堂，但切不可讓勝利衝昏了頭腦存有輕敵之心。若我所料不錯，大江堂必不甘心，反撲之心更切，在此期間，咱們切不可輕敵大意。隨時提防大江堂反噬。」

金、周、水三人連連點頭。

* * *

這日，探子回報：大江堂似乎無視日前之連番損兵折將，依舊派出數隊人馬四出搜尋金沙幫中人之下落。

聞訊後，周廷明躍躍欲動。「幫主，大可來個故技重施，痛下殺手。」

金光采却道：「慢着，韋庭章可不是一個大笨蛋，焉會再予本幫以可乘之機。事有蹊蹺，咱們切莫魯莽行事。」

曲典勇連連點頭。「金副幫主所慮有理，我所疑與金副幫主相同。不過，我贊同重施故技對付大江堂。但必須如此如此……方保不失，尅敵制勝。」

待曲典勇說完，水波柔第一個拍掌叫好：「妙啊，典勇，你眞棒！」眸中閃漾着愛慕之光——不自覺流露出來。

「幫主此計萬無一失，咱們馬上依計而行。」金光采馬上贊成。

曲典勇看着金光采。「金副幫主，誘敵之計非你不可，可願擔此重任？」

金光采昂然道：「義不容辭。」

曲典勇道：「廷明可與金副幫主同行。」

周廷明答應一聲，隨即與金光采一同往外走。

水波柔着急地道：「典勇，我呢？」

曲典勇笑道：「別急，少不了妳。」

水波柔白了曲典勇一眼，似嗔似笑地道：「典勇，你像變了一個人。」

曲典勇佻皮地道：「變了甚麼人？是好是壞？」

水波柔微帶羞意道：「變得好精明，幾乎與以前的你彷若兩個人，英勇神武。」

曲典勇直視着水波柔，「妳還未答我啊。」

水波柔也了曲典勇一眼，目光相觸的刹那，沒來由地芳心劇跳起來，慌忙移開目光。「當然是變好啊！成了吧。」

曲典勇衝口而出：「妳喜歡麼？」

水波柔沒來由地臉上發熱，心如鹿撞，「嗯」了一聲，兩眼望着他，毫不避忌，舉動像個野丫頭般大異其趣。

曲典勇看着，心頭湧起一股異樣的衝動，幾乎忍不住欲上前去握水波柔雙手，突然間一個幫衆快步走進來，抱拳躬身道：「稟幫主，金副幫主與周副幫主已率三十六人出發，餘者亦已齊集，等候幫主帶領。」

曲典勇心頭那陣湧起的心猿意馬登時消散去，急急收斂心神，對那幫衆道：「知道了，本座這就與水副幫主到岸上去。」

那個幫衆答應一聲，轉身步出船艙上岸。

曲典勇待那幫衆走出艙外，不自禁地神態有點不自然地對水波柔道：「阿柔，走吧。」忍不住看了水波柔一眼，走出船艙。

水波柔微垂着頭，不敢抬眼看曲典勇，口裏低應一聲，待曲典勇走出艙外，才抬起頭急急跟着往艙外走，嬌靨上赫然泛起紅暈。

看着跳上岸的曲典勇，水波柔不由抬手摸摸仍然發熱的臉頰，心裏暗湧出一句話：「剛才怎麼了？怎會那樣的啊，莫非……」她不敢想下去，呼口氣，跳上岸。

* * *

矮松崗下，金光采與周廷明以擂木滾石將率領屬下追踪而至的紫旗香主林大棟一衆退路堵死，分兩路——崗上及前面衝殺出來，兩下裏登時廝殺起來。

大江堂紫旗香主所帶四十餘衆原比金、水兩人所率之衆要多，由於遭砸死砸傷十數人，加上人心慌亂，再被周、金兩人率衆衝殺之下，頓時陷於劣勢。但却拚死斷殺，並不潰逃。

兩撥人正自殺得「沙塵滾滾」之際，來路處一撥人馬飛快掩至，或攀過擂木，或繞過亂石，殺奔而至。

看清楚，掩殺至的那撥人馬赫然是大江堂中人。領頭的則是木星分舵主與土星分舵主兩人，所屬人數不下八十之衆。

木星分舵主姓葉，名銘深。土星分舵主則姓石，名雄鈞。

金、周兩人驟見大江堂救兵殺至，大驚失色，欲追却不能——被士氣大振的紫旗香主所屬死命纏住，瞬即被掩殺而至的大江堂兩個分舵主所率之屬衆圍堵起來，登時

陷於劣勢。

「金光采！你這個王八龜孫子，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吧？」土星分舵主石雄鈞振聲大喝，一臉得意之色。

「金光采，這趟看你還有何能耐脫得了身，納命來吧！」發出呼喝的是木星分舵主葉銘深。

兩人分別撲向金光采和周廷明。

「呔！黃毛小子報上名來！本舵主刀下不殺無名小輩！」殺奔周廷明的石雄鈞大聲呼喝。

周廷明與三個大江堂衆厮殺，聞聲毫無懼色回應：「我乃金沙幫副幫主，姓周、大名廷明，來者何人，報上名來。」

「黃毛小子聽着，吾乃大江堂土星分舵主石雄鈞。」石雄鈞報上姓名，隨即喝退與周廷明厮殺之堂衆——他要親自對付周廷明。

就這刹那之間，金沙幫已死傷數人，而金光采亦被葉銘深與林大棟聯手攻擊，情形極之危殆。

「轟」然一聲巨響驀地自崗上響起，震得厮殺的雙方不由自主停下來，而金沙幫中人於乍然驚停的刹那，全都猝然往下臥倒。

金光采與周廷明亦不例外。

「殺呀！」隨着崗上喊殺聲震天動地響起，一陣箭雨激射下去。痛叫慘呼聲中，震呆住的大江堂一衆登時有數人中箭倒下，全都急不迭手忙脚亂撥擋射來箭矢，那知道伏下去的金沙幫衆隨即竄起來，攻擊忙於「應付箭矢」的大江堂一衆。

刹那間，慘呼痛叫聲此起彼落，大江堂一衆陣脚大亂，加上隨着箭雨之後，自崗上又殺下一撥金沙幫中人，聲勢懾人，令到大江堂一衆膽落魂飛。

聯手攻擊金光采的葉、林兩人稍一驚呆，便被撲下去的金光采竄開去，欲截已不及，眼見手下陣脚大亂，死傷不少，情勢不妙，不知金沙幫有多少伏兵，正是前車可鑑，若不趕快撤走，恐怕會重蹈覆轍。葉銘深正欲高呼急撤，崗上響起一陣笑聲。「大江堂中人聽着，爾等以爲計施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便能一舉殲殺本幫？哈……爾等萬萬料不到本幫洞悉奸計，來個撤網捕雀，爾等已陷於本幫撤下之網羅中，識時務者速速棄械投降，否則祇有死路一條。」

* * *

發出喝聲的不就是金沙幫幫主曲典勇。

餘聲還在空中迴蕩，崗下對開那喊殺聲又起，又一撥金沙幫衆撲殺前去，領頭的正是金沙幫副幫主水波柔。

細算起來，大江堂一衆人數除死傷之外，仍有八十餘衆，比起幾乎傾巢而出的金沙幫仍多——金沙幫總共不過七十餘衆，但金沙幫氣勢奪人，銳不可擋，氣勢如虹，加上上中下三面夾攻，而大江堂則已陣脚大亂，人心惶恐，無心戀戰，潰不成軍，此消彼長之下，以至不堪一擊。一戰之下，結果石雄鈞被曲典勇所殺，林大棟棄械投降，葉銘深被擒，除了十數人得以逃脫外，餘皆舉手歸降。

金沙幫又大獲全勝。

而葉銘深經金、曲兩人連番勸降之下，並許以出任新設之分舵主一職後，終於歸降。

至於早已願歸降之林大棟及五十餘衆，金沙幫亦禮待之，免得他們再生異心。

經此一役，金沙幫聲勢大盛，實力大增。

韋庭章從逃回總堂的倖存者口中得知又中了金沙幫之「奸」計，亦幾乎全軍盡墨，頓時呆住，渾身抖顫，半天說不出話來。

他是驚急氣怒攻心。

本以爲「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那知道如意算盤打不响，反被金沙幫所算，這個跟斗栽得很重，難怪韋庭章呆了。

田裕士亦手足無措。

算一算，大江堂四大分舵主已二死一降，八個香主亦折損了三個，所屬折損更多，合計約百四五十之數，可謂損失慘重。

此消彼長，大江堂雖則實力仍勝金沙幫，但在連戰皆北，人心惶恐，鬥志大失，銳氣大挫之下，不但佔不到優勢，反之，岌岌可危。

「決一死戰，本座要與金沙幫決一死戰。」韋庭章終於沉不住氣，跳起身，振臂狂呼。

「堂主，本堂……人心不穩，士氣消沉，實不宜莽動，還望堂主三思！」

韋庭章喘了幾口粗氣，慢慢冷靜下來：「嗯，本座剛才不過一洩心中怒氣。你所言甚是，這個時候，咱們必須沉住氣。金沙幫龜縮起來，咱們則按兵不動，看誰沉不住氣。本座不相信本堂之衆，鬥不過區區金沙幫。」

田裕士連連點頭：「堂主這一招高明啊！看金沙幫其奈本堂何。」

「蔡分舵主，即傳本堂之命，任何人等不可踏出本堂一步，堅壁固壘，日夜嚴加防守。派出探子查探金沙幫動靜，不得有誤。」韋庭章向四大分舵主僅存之水星分舵主蔡日青吩咐。

蔡日青答應一聲，即去傳令。

一連兩日，相安無事，金沙幫中人彷彿從地上消失了，毫無動靜。

消除異己　壯大聲勢

大江堂連日來皆刁斗森嚴，以防金沙幫來犯。堂中不論何人，若無堂主之命，皆不得擅離總堂半步。

兩日來皆安然無事，大江堂上下皆鬆口氣，却不敢有絲毫鬆懈。

田裕士對韋庭章道：「堂主這一着按兵不動，果然妙，令到金沙幫有如老鼠拉龜，無從下手，看他們有何能耐動得了本堂分毫。」

韋庭章却毫無半點喜色，反之，心生疑慮：「裕士，連日來金沙幫全無動靜，本座總覺心有所疑，那伙龜孫子不知又在耍甚麼陰謀詭計，他們斷不會就此罷休的。」

田裕士却不以爲然：「堂主過慮了（他本想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本堂雖則實力大減，而金沙幫銳氣正盛。可是，憑他們區區之衆，本堂祇要不大意出錯，絕對奈何不了本堂。」

「話雖如此，本座仍隱隱感到，金沙幫正在出點子對付本堂。」韋庭章仍皺着眉頭：「本堂總不能按兵不動，懼怕一個小小的金沙幫，惹人嘲笑。」

田裕士却有他的看法：「堂主，此時此刻，萬萬不可輕舉妄動。依屬下看來，金沙幫使的是針鋒相對之策——以靜制靜，比拚耐性。咱們若按捺不住，必爲金沙幫所乘，這一仗誰沉得住氣，誰便手握勝券。」

韋庭章想想，覺得田裕士所言有理，點頭道：「嗯，本堂跟金沙幫耗下去，看誰先按捺不住。」

當天晚上，金沙幫便按捺不住。

三更鼓響，大江堂外響起一聲轟隆巨響，跟着喊殺聲震天，焰火流光嗤嗤作響划空曳射，大半投射入大江堂內，其餘落於牆外。

大江堂登時鑼聲大作，人聲嘈吵，吆喝聲聲，人影竄動，本來沉寂如死，刹那間騷動起來。

韋庭章與田裕士匆忙自寢室衝出來，眼見手下東奔西跑，場面混亂，忙振聲大喝：「別驚慌忙亂，各歸所屬，各司所責。」

經這一喝，混亂場面果然受控，各旗香主統領所屬，各幹各的。

僅存的水星分舵主蔡日青則隨侍在韋、田兩人左右，隨時聽候遣派。

經過一番擾攘，大江堂中人查實射入堂中各處的並不是火箭，而是焰火烟花，各處均無起火，而喊殺聲很快便沉寂下來，在哨樓上張望的堂衆毫無所見，看不到一個金沙幫中人。換言之，金沙幫乃是虛張聲勢。

結果，大江堂上下虛驚一場。

韋庭章聽聞手下回報後，鬆口氣，但却恨得牙癢癢的。「裕士，金沙幫那伙龜孫子搞甚麼鬼？好不可恨！」

蔡日青冒失地道：「堂主，金沙幫中人在外面虛張聲勢，驚擾本堂，可要屬下帶所屬摸出去將他們揪出來？」

田裕士忙道：「不可！此乃金沙幫誘敵之計，若本堂沉不住氣派人出來，便中其詭計。金沙幫這種雕蟲小技，瞞不過本副座。」

韋庭章深以爲然：「日青，稍安勿躁。傳我令，職責在身者加倍提防，餘者返回寢室，不用理會金沙幫之騷擾，看金沙幫那伙龜孫子還有何花樣。」

蔡日青馬上去傳令。

韋、田兩人各自返回睡覺。

到處燈光火亮的大江堂漸漸復歸沉寂。

負責巡哨之四小隊抖擻精神，在堂內各處巡察。

夜沉沉，萬籟俱寂。

大江堂內，大部份人進入夢鄉。

大約半個更次左右，驀地轟轟轟三下巨響震破寧靜的夜空，跟着是一陣驚天動地的密鑼緊鼓，混着陣陣喊殺聲，沉寂的大江堂又被驚動了，站哨巡察的堂衆大爲緊張，如臨大敵加以戒備，睡去不久的大部份堂衆從睡夢中醒過來，紛紛起床撲出去應變。

韋、田兩人亦驚醒過來，披衣出房看個究竟。

這一次，大江堂中不像上次般混亂，亦不像上次般驚慌。

看到堂中各堂衆井然有序，韋庭章很滿意。

密鑼緊鼓幾乎持續了約一盞茶時分，才歇停下來。

大江堂中人「嚴陣以待」。

又是祇聞樓梯响，不見人下來。

不用說，金沙幫又在故技重施——虛張聲勢。

田裕士冷冷笑道：「堂主，金沙幫中人看來技祇此矣，玩不出甚麼花樣。」

韋庭章打個呵欠：「裕士，金沙幫此計甚毒。咱們雖不爲所動，但却被連番驚擾，難以安寧。此乃擾兵之計，一夕數驚之下，本堂上下安得不神思困頓，提不起勁，難以支持……」

田裕士聽得悚然心驚：「堂主，那如何是好？」

韋庭章又打個呵欠，想了一會，咬着牙道：「如今之計，來個充耳不聞，傳令休歇者一律以棉團

或布塊等物塞入耳，如此，便不會再受驚擾，得已安睡，金沙幫便無所施其技。」

「堂主此着大妙。」田裕士豎起大拇指：「任金沙幫出盡吃奶之力，弄得震天價响，亦徒勞無功。」

一直隨侍左右的蔡日青馬上去傳令。

金沙幫第三次擂鼓敲鑼吶喊，重施虛張聲勢之技，大江堂中人却不驚，全無反應。

那當然是因爲休歇之堂衆遵照韋庭章之命，全部以棉、布等物塞上雙耳睡覺，因而「充耳不聞」，得以安然酣睡。

這邊廂，擂鼓吶喊之金沙幫中人眼見大江堂中人「不爲所動」，大感奇怪。遙望着大江堂總堂內之動靜的周廷明不解地對曲典勇道：「典勇，怎麼這次大江堂內全無動靜，莫非韋庭章已識破咱們所使之疲兵之計？」

曲典勇沉吟道：「極有可能，韋庭章不是傻瓜，不會想不到。他既不爲所動，咱們可施下一計，管教他們又再驚惶失措。」

這擾敵疲兵之計，乃是曲典勇想出來對付「按兵不動」的大江堂的，令其一夜不得好睡，驚擾不安，精神不振，然後乘虛擊之。若大江堂中人按捺不住，出擊金沙幫，曲典勇亦有殲敵之策。一句話，無論大江堂中人動與不動，皆不好受。

兩人這次祇帶三十多人匿在大江堂二三十丈外一片疏樹林中，另由金光采與葉銘深帶三十人伏於林中接應，而水波柔與林大棟則留在江邊船上。

周廷明道：「我馬上去叫他們準備放牛。」

曲典勇點點頭，林前出現十數頭牛，兩輛馬車。

每頭牛的尾巴上都綁着一團浸了茶油的油布，兩輛馬車上則裝滿草人，周廷明一聲令下，趕牛的幫衆馬上燃着牛尾巴上的油布團，周廷明則親自在兩匹拉車健馬屁股上各扎一劍，刹那之間，十數頭牛及兩馬驚痛之下，加上幫衆吆喝吶喊，發狂般衝向大江堂。

站在哨樓上嚴密注視外面動靜的大江堂，衆乍聞悶雷般的奔馳聲震破夜之沉寂，跟着隱隱看到狂奔衝來的團團黑影，以及馬車上的幢幢人影，登時大驚失色，以爲金沙幫中人發動攻擊，慌不迭猛敲銅鑼及撞鐘，在總堂內各處巡哨之堂衆驟聞驚號，馬上發出呼喊，同時登上四面圍牆佈防。

守在各個寢居之所外面的堂衆驚慌匆忙奔入寢間，喚醒睡夢中的韋庭章、田裕士等人及大部份堂衆。

霎時間，大江堂像一大鍋燒沸了的開水，喧騰騷動起來。

韋庭章及田裕士拔掉塞在耳中的棉花，登時聽到緊急報警之聲，慌不迭抓起兵器衝出房外，劈面便遇到當值的黑旗香主洪孟德，忙喝問發生何事。

洪孟德張惶回道：「稟堂主，金沙幫向本堂發動攻擊，其勢兇猛！」

此時，韋、田兩人已聽到奔雷般的奔馳聲迅速傳來，脚下的地面似在震動，兩人大驚失色，韋庭章急喝道：「速傳本堂之命，全力拒敵，放箭拒敵，萬萬不可讓金沙幫那些龜孫子接近本堂。」

洪孟德一聲「得令」，急傳堂主號令。

韋、田兩人亦急急往前院左面那座哨樓奔去。

守在大門左右兩面的堂衆早已不等號令，拚命放箭射向狂衝而來的黑影——奔牛。

那些尾巴着火、負痛狂奔的火牛，由於無人管束，並不是直往前衝，而是左衝右突，橫掃直撞，大多都往左右狂奔亂竄，祇有三四頭牛與兩輛馬車直往大江堂大門前面衝去，被牆頭內如雨驟發的箭矢射倒，車翻「人」跌，幾隻火牛亦中箭摔倒。

夜色黑沉中，大江堂中人由於倉促間不及燃點火把燈籠高照，因而看不眞切外面的情形，眼見來勢洶洶，管他三七二十一——除了金沙幫中人來攻還有誰來犯，急不迭放箭拒敵，待到燈籠火把高照，外面一片光亮，才看淸楚射到的不是人，而是馬車牛隻，至此，方知又上了金沙幫之大當。

韋、田兩人登上哨樓，居高臨下往外張望，燈籠火把高照下，外面數丈遠近淸晰可見，牆外不到一丈遠近倒翻了兩輛馬車及三數頭尾巴仍在冒烟的「火牛」，從翻倒的馬車上摔跌落地上的，全是稻草人，不要說是人，鬼影也不見，倒有兩三頭狂牛似在附近左衝右突，此情此景，只要不是傻子，也看出是怎麼回事。

韋庭章氣炸了肺，一拳擊在樓壁上，怒罵道：「金沙幫豎子欺人太甚，膽敢視本堂如三歲小孩，一再作弄，是可忍，孰不可忍，非跟他見個眞章不可。」

田裕士亦按捺不住，咬牙道：「堂主，咱們兵分三路，直撲金沙幫那伙藏匿埋伏之處，左右兩路越牆而出，抄掩過去，殺他個落花流水，教他們知道本堂之厲害！」

韋庭章略一沉吟，點頭道：「好，就依你之計行事。」

接着轉對站在身旁的黑旗香主

洪孟德道：「速命滅火熄燈，着蔡分舵主召集人手待命。」

洪孟德應一聲，火速傳令。

估計蔡日青與黃旗香主所帶的兩撥人手越牆而出後，快要掩抄到金沙幫中人所匿的那片小樹林附近，韋庭章一聲令下，鑼鼓齊鳴中，黑旗香主洪孟德與黃旗香主黃秀光帶領屬下吶喊連聲，從打開的大門衝出去，舉着火把，直撲金沙幫中人匿躲之處。

匿伏在小樹林內的金沙幫全無動靜，似乎無懼於大江堂之出擊。

舉着十數火把的黑，黃兩旗香主直撲到林前，馬上發出訊號——往天上射出一枚熖火，然後發一聲喊，往林中撲去。

左右掩抄的兩路人馬如斯响應，喊殺聲大作，自樹林左右殺入林中。

結果，徒勞無功——撲了個空。

金沙幫中人已溜了。

就在大江堂三路人馬殺入林中的同時，大江堂後面一聲巨响爆發，跟着是一陣喊殺聲，守在後院牆上的大江堂衆大驚示警，留守總堂之韋庭章慌不迭喝令應敵，同時往後面奔去看個究竟，並發放訊號，召撲殺向小樹林的人馬速回救援。

守在後牆上的大江堂衆確實隱隱張望到於巨响爆發後，不少人影衝殺前來，可是，待到韋庭章急掠至後牆上，却一條人影也瞧不到，放眼望去，牆外只有看不見的無邊黑暗。

雖則毫無所見，韋庭章相信向他告急的堂衆所言屬實，因他知道，那又是金沙幫使的疑兵擾敵之計。

正自氣怒塡胸之際，只見守在前面牆上的香主鄧先急匆匆奔來。「稟堂主，撲殺入林中的人馬遭到伏擊……」

韋庭章一聽，頓覺眼前一黑，幾乎昏倒，忙吸口氣，氣急敗壞地道：「快召集總堂人手，速速前往救援！」

鄧先答應一聲，往前面奔去。

田裕士亦沉不住氣。「堂主，屬下已忍無可忍，誓要跟金沙幫拚個眞章，這樣下去，咱們遲早會弄得支持不下去，潰不成軍……」

韋庭章早已沉不住氣，再聽田裕士那樣說，有如火上加油，磨着牙道：「管他娘的金沙幫那些龜孫躲到那裏，本座也要將他們揪出來，幹掉他們！」一頓，朝田裕士揮手道：「走！傾盡本堂之力，誓要揪出金沙幫那伙龜孫！」大步往前走。

田裕士急急跟隨。

大江堂派出去撲擊匿在小樹林中的金沙幫中人之人馬，於撲個空後，驟聞總堂後面巨响震天，鑼鼓大作，喊殺連天，頓知不妙——知道又上了金沙幫中人的大當，慌忙趕返總堂救援，此地距總堂不遠，不消片刻便能奔回總堂，豈料才奔離小樹林十數丈左右，左右兩邊猝然射來一陣箭雨，冷不防之下，登時亂了手脚，倉皇應付，好不狼狽，待到定下神來，發覺十數人中箭死傷，兩個香主欲反擊，却被蔡日青阻止：「速回總堂救援乃當務之急，若總堂有失，本堂上下如何是好？」

事實上，即使黃、洪兩人帶領所屬反擊，亦會撲個空，因施襲發射了那陣箭矢後無動靜，原來金沙幫中人採的是一擊即退之策，絕不與大江堂中人正面交鋒。

金沙幫採的是消耗戰。

蔡日青率黑、黃兩旗所屬十萬火急趕回總堂，方知虛驚一場，又是金沙幫所施之疑兵擾敵之計。

蔡日青眼見總堂上下人等齊集於前院「整裝待發」，忙向韋庭章詢問：「堂主，屬下請問因何齊集本堂所有人手……」

韋庭章雙眼赤紅，怒沖沖道：「本座要與金沙幫中人決一死戰！本座已忍受不了，與其坐待金沙幫那些龜孫一再施以擾敵疲兵法，令到本堂上下一夕數驚，睡不安枕，倒不如找那些龜孫拚個生死，本座決不做窩囊廢！」

蔡日青早有一拚之心，馬上道：「堂主，屬下早有此心。堂堂大江堂，豈容金沙幫那撮王八崽子欺到頭上，不滅金沙幫，誓不罷休！」

韋庭章道：「本堂這番乃傾力孤注一擲，不滅金沙幫誓不還！爲免遭到金沙幫那些龜孫之游擊，本堂所有人等集而爲一，教金沙幫那些龜孫再無可乘之機，不管金沙幫那些龜孫匿藏在那裏，誓要將之揪出來，殲而滅之！」

一頓，對田裕士道：「裕士，領青、黃兩旗所屬，蔡分舵主領黑、橙兩旗所屬殿後，本座居中統領藍、赤兩旗，綠旗香主率所屬留守總堂，照料傷殘，固守本堂。

各人答應一聲，隨即各就各位依令而行。

* * *

曙光初露，天開始亮了。

韋、田、蔡率領堂中「主力」，離開總堂找尋金沙幫中人去決一死戰，已有半個更次了。

留守總堂的綠旗香主徐亮不敢鬆懈大意，嚴令屬下加强戒備，以防金沙幫中人來襲。

可憐那些堂衆一夜數驚，睡不安枕，莫不心神疲睏，無奈職責在身，不敢稍歇，唯有强提精神，到

處巡視。

天亮了。

徐亮稍鬆一口氣——金沙幫中人該不會在光天白日下來犯，豈料他猜錯了，金沙幫就在那時向大江堂發動攻擊。

金沙幫這一次發動攻擊事前毫無先兆，先是一陣火箭四面八方射入總堂內，跟着是喊殺聲大作，數十名金沙幫中人分從左右衝撲向大江堂，剎時間殺聲震天。

大江堂中人於火箭射入堂中各處的剎那，馬上敲響銅鑼示警，慌亂撲救，打瞌睡的亦驚醒過來，眼見排空射入無數火箭，大驚失色，卻不知如何是好，因外面喊殺聲大作，而這一次金沙幫可不是虛張聲勢，確實來眞的，左右「夾攻」之下，怎不叫大江堂中人手足無措。

徐亮亦張惶失措，不知該救火還是拒敵。因他旗下所屬只有四十人，人手本就不多，若不分而應變，勢難兼顧，恐怕救不了火亦拒不了敵，若只拒敵不救火，即使擊退來犯之金沙幫中人，卻因沒人救火，總堂難免毀於大火。是以，他無法拿定主意。

「香主，總堂內到處着火燒起來，外面金沙幫中人來勢洶洶猛撲本堂，請問香主如何是好？」說話的是副香主。

徐亮急得猛頓脚。「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你說怎辦？」

副香主童坤急急道：「香主，眼下咱們只有四十人，勢難兼顧，唯今之計，一是全力救火，但卻無人拒敵，勢必被金沙幫攻破本堂，若全力拒敵，則無人救火，本堂必毀於大火中……」

徐亮氣急敗壞地道：「別盡說廢話，直接說吧！」

童坤吸口氣，「唯今之計，放棄總堂突圍而去，方能減少死傷，又可帶走傷者，乃眼下唯一之上策。」

徐亮抬眼四下張望一遍，只見到處火光閃閃，雖則有人撲救，卻如杯水車薪，枉自徒勞，咬咬牙，當機立斷道：「事不宜遲，馬上召集所有人手，從後門撤走！」

童坤答應一聲，馬上去將所有人召集起來。

徐亮剛舒一口氣，一個所屬手下匆匆奔來，「香主，金沙幫之人已逼近本堂牆下不到三丈之處，將本堂圍起來。投降金沙幫的葉分舵主指名要香主答話，請香主定奪！」

徐亮吸口氣，疾聲道：「金沙幫有多少人？」

那個屬下道：「數十之衆，氣勢旺盛。」

徐亮暗想一下，揮揮手道：「本香主去見見葉分舵主，看他有何話說？」話落，急急往前院走去。

登上大門左面牆頭上，徐亮禁不住倒吸一口氣，只見外面的三丈遠地站滿了金沙幫中人，少說也有五十之衆，當中站着三人，其一竟然是木星分舵主葉銘深。餘下兩人並不認識。

跟葉銘深站在一起的兩人原來是曲典勇與周廷明。

葉銘深看到徐亮出現在牆頭上，馬上開口高聲道：「徐香主，請聽葉某一言，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識時務者爲俊杰，如今大江堂氣數已盡，連戰皆北，士氣銳挫，人心搖動，已無再戰之力，反觀本幫氣勢大盛，如日中天，士氣如虹，戰無不勝，必將取代大江堂成爲一方之霸，你乃識時務，知進退之人，當知所抉擇，若你願歸順投效本幫，葉某擔保本幫絕不會虧待你！就如葉某，投效本幫後，蒙幫主不棄，委以分舵主一職。」

曲典勇待葉銘深話落，馬上接口道：「徐香主，曲典勇乃本幫幫主，若你願投效本幫，本幫主擔保你在本幫之職乃爲香主，待滅了大江堂。再行論功行賞。你是聰明人，當知所抉擇！」

徐亮心裏七上八下，一時間難作抉擇，轉對站在身旁之副香主童坤道：「童坤，你說如何是好？」

童坤已生異心，但又不敢明言，因不知徐亮心意如何，故而只含糊其詞道：「屬下……但憑香主取決，屬下……絕無異議！」

徐亮見此咬咬牙，下了決定。高聲向外道：「葉分舵主，在下爲了屬下之生死着想，決定投效貴幫！」

金沙幫中人聽聞，登時發出一陣呼歡聲。

周廷明咧嘴直笑，對曲典勇道：「典勇，你眞厲害！不戰便取得大江堂根據重地，了不起，哈哈……我猜韋庭章得悉其總堂落在咱們手上之消息後，不活生生氣死才怪！」

曲典勇拍拍周廷明肩頭。「廷明，別太高興，更不要得意忘形，需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韋庭章手下仍有百十人，要殲滅他可不是一件易事。一個不留神，咱們說不定會反勝爲敗。」

周廷明却依舊笑道：「典勇，憑你之足智多謀，我不相信韋庭章鬥得過你。」

曲典勇笑笑，沒再說話，跟着葉銘深往大江堂走去，邊走邊對葉銘深道：「葉分舵主，請速傳話與徐香主，盡快將火撲滅，切不可讓大江堂毀於一旦，本幫主還有妙用。」

葉銘深立刻向牆頭上的徐亮發

話。

徐亮已命人打開大門迎接金沙幫一衆。聽聞葉銘深之喊話，立刻喝令屬下全力撲滅火勢。

曲典勇命令金沙幫一衆火速進入大江堂，幫忙撲火。

金沙幫一衆與大江堂「降兵」合力撲救之下，終於將大江堂內各處火勢撲滅。

大江堂有不少地方被火燒毀。

稍作安頓，曲典勇着新降之徐亮派出一個信得過之手下趕去飛報韋庭章說總堂危急，火速回救。並教了那個漢子一番話。那漢子諾諾連聲，離開大江堂，去找韋庭章那撥人。

* * *

韋庭章聽罷徐亮派去報訊的漢子所言，大驚失色，二話不說，傳令手下火速趕返總堂馳援。「總堂乃本堂根本重地，萬不能失！即速馳返總堂！」

田裕士等人聽聞金沙幫乘虛攻擊總堂，莫不驚恨交加，深恐總堂有失，韋庭章一聲令下，立刻呼喝手下「疲兵」加快脚步趕快返回大江堂。

說韋、田、蔡等人所率之一部堂衆是「疲兵」毫不爲過。須知大江堂上下被金沙幫中人一夜數擾，心驚神搖，睡不能眠，弄得心神疲睏，無精打彩，還要隨即離開總堂四出找尋金沙幫人決一死戰，拖着疲睏的身子奔走了約一個時辰，一個個莫不疲累睏乏，那知一口氣也沒得喘，又要趕回總堂，誰還提得起勁？

遠望總堂內外一片平靜，門前那支約三丈高下的旗竿上，大江堂那面旗幟兀自在迎風飄揚，心急如焚的韋、田、蔡等人稍爲鬆口氣——眼前情形似乎總堂平安無事。再奔去，清楚地看到大門左邊牆頭上，綠旗香主徐亮站着，所屬堂衆散站在兩邊牆頭上，執刀豎槍，嚴陣以待，韋、田、蔡等人登時大放寬心，鬆口氣。

「堂主，一定是金沙幫那些龜孫打探到咱們大隊殺奔回總堂，聞風竄遁。」田裕士臉上展露出笑容：「尚幸咱們馳援及時，總堂幸得不失，謝天謝地。」

眼見總堂無恙，韋庭章確是如釋重負。「嘿嘿嘿，金沙幫那些龜孫想吞掉總堂，那有這般容易。憑他們的能耐，吞得下麼？」

「堂主、副堂主，你們趕回來就好了，若是稍遲一步，屬下恐怕守不住總堂了。」徐亮在牆頭上高與地呼叫。「金沙幫那些王八嚇得倉皇急遁，好不狼狽。」

韋庭章仰頭向牆頭上的徐亮揮手道：「徐香主，幹得好！本座記你一功。」

此時，韋庭章一衆已快到總堂前。

總堂兩扇大門就在那時打開來，站在邊迎候的是綠旗副香主童坤。「屬下童坤迎接堂主、副堂主及蔡分舵主回總堂。」童坤抱拳轉身，口裏高聲呼喝。

走在前頭的韋庭章向童坤招手示意免禮，含笑大步踏入大門。

跟隨在後的田裕士及蔡日青雙雙跨步踏入大門內。

大門內，站着數名堂衆迎候，看到韋庭章走進來，一齊躬身抱拳：「屬下等見過堂主、副堂主、蔡……」

韋庭章呼口氣，擺手作勢道：「都辛苦了，毋需多禮。」

事實上，他也感到辛苦睏倦，一步踏入大門內，頓有一種「回家了」的輕快感覺。

豈料就在那剎那，外面陡地的響起喊殺之聲，而跟隨韋、田、蔡三人走入總堂大門內的堂衆不過數人，還未進入總堂的大部份堂衆於吃驚失措的剎那，兩扇大門轟聲關上，飛快地下了栓，快進入大門內的韋庭章等人及大門外的大部份堂衆仍未回過神來。

喊殺聲中，總堂外自左右兩側殺出人來，不用說，乃是金沙幫中人。

率領兩撥人馬的分別是周廷明和林大棟——歸降金沙幫之大江堂香主。

周、林兩人所領之兩撥人並沒有攻擊大江堂門外之堂衆，只是將之圍堵起來，看模樣，似乎不打算跟大江堂中人動手斷殺。

只聽周廷明朗聲道：「大江堂一衆人等聽着，貴堂主與副堂主等人已入本幫所設陷阱中，勢必爲本幫所擒殺！貴堂根本重地亦落本幫手中，爾等已羣龍無首，犯不着爲烟消雲散之大江堂拚死賣命。若願投效本幫，本幫定當優遇有加，給與獎賞，望爾等速作抉擇，勿自尋死路。」

大江堂一衆聞言後頓時騷動竊議起來。

林大棟接着開口勸降：「施香主（青旗香主），黃香主（黃旗香主），良臣擇主而事。大江堂氣勢已盡，眼下情勢兩位當心知肚明。兩位乃識時務之俊杰，當知所進退，本幫主禮賢下士，知人善用，求材若渴。兩位何不棄暗投明與林某共效本幫，共創大業？」

被「拒」於大江堂外的一衆大江堂衆中，以殿後的青旗香主施長安及黃旗香主黃秀光身份最高。

施、黃兩人聽罷周、林兩人的勸降之言，再審時度勢，心知大江堂大勢已去，金沙幫如日中天，若頑抗無異自尋死路，即使能突圍逃

脫，何異喪家之犬，權衡利害失後，兩人互相覷看一眼，同時點點頭，表示對方贊同之意，當下由施長安作覆：「施某與黃香主願率所屬投降貴幫。」

金沙幫中人聽聞施、黃兩人願降，登時發出一陣歡呼聲。

至於被困在總堂內的韋庭章、田裕士、蔡日青三人及黑旗香主洪孟德、赤、藍、橙旗香主等十數人，正自與曲典勇、金光采、葉銘深兩倍於己之衆作困獸之鬥，不消片刻，便死的死，傷的傷，降的降，只剩下韋、四、蔡三人兀自拚死斷殺，但已岌岌可危，田裕士微一分神，立時被金光采活劈於刀下！

蔡日青知大勢已去，遲早難逃一死，却不願死在葉銘深這個叛徒手上，又不甘願歸降，於是選擇死在自己手上，自刎身亡。

剩下韋庭章仍咬牙苦鬥。

——他恨不得一刀活劈了曲典勇。

若不是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子——曲典勇，大江堂不會一敗塗地，被金沙幫吞掉，怎不教他恨之入骨。

今已窮途末路，唯有拚死一戰——縱然死也拖曲典勇一同上路。

驀地，韋庭章想起，仍未知道曲典勇是何許人物，於是嘶喝道：「龜孫子！報上名來，本堂主刀下不殺無名小子！」

韋庭章使的是一柄三尖兩刃刀。

曲典勇冷冷一笑。「聽着，本幫主姓曲，名典勇，哈哈哈……本幫主若是無名之輩，如今你敗在本幫主手下，算甚麼東西？」

一旁的金光采接口道：「韋庭章，想不到有此下場吧？堂堂大江堂，雄霸一方，何等神氣威風，如今却土崩瓦解，剩下孤家寡人，可憐復可悲啊！」

韋庭章聽着，陡地胸中氣血怒湧，嘶吼聲中，噴出一口血！身手一慢，便爲曲典勇所乘，一刀切入——在他左腰腹上。

韋庭章大吼一聲，根本無視切入腰腹那一刀，擰身揮刀劈斬向曲典勇。

——死也要與曲典勇同歸於盡。

曲典勇叱喝一聲，身形倏矮的刹那，握刀的手往前一送，長刀直入韋庭章體內，刀尖自背面穿透而出，接一掌劈在其左腹上，一刀劈斬個空的韋庭章登時厲吼一聲，口噴鮮血，飛跌出去。

曲典勇握着自韋庭章體內抽出的利刀，兀自矮身蹲着不動。

韋庭章摔跌出丈外，蓬然跌落地上，抽搐了兩下，一命嗚呼。

十數個站在一旁的金沙幫人發出一陣喝采歡呼聲。

在場觀看的大江堂「降兵」目睹韋、田、蔡三人先後慘死，莫不暗自慶幸選擇「棄暗投明」，保住一命。

周廷明與林大棟一前一後「護送」大江堂「降兵」走入總堂，以施、黃兩人爲首的「降兵」看到韋、田、蔡三人的屍首，無不神色微變，吸口寒氣，慶幸沒有頑抗到底，否則，勢必與韋、田、蔡三人同一下場。

周廷明向曲典勇抱拳道：「幫主，屬下幸不辱命，說服大江堂餘衆投效本幫。恭喜本幫兵不血刃便滅掉大江堂，本幫從此取而代之。」

金光采跟着抱拳道：「本幫得幫主統率，妙計連施，令到本幫以弱勝强，取代大江堂，聲威大振，實賴幫主英明領導，屬下衷心稱頌。」

一衆金沙幫中人與所有「降兵」登時爆發出一陣陣歡呼聲。

曲典勇待衆人歡呼過後，高擧雙手，歡聲道：「本幫這次得以擊敗大江堂，實賴上下一心，無懼强敵，以竟全功。本幫主在此宣告：本幫上下以及投效本幫之大江堂一衆，皆有犒賞！並設慶功宴同賀。」

利時間，歡呼聲震天。

＊　＊　＊

金沙幫改名金元幫。

那是幫主曲典勇的主張。

由於大江堂不少處房屋被燒毀，需大加修建。因此，曲典勇決定大事修建，待修建好後，擇吉搬進去，並擧行擴幫慶典。

日夜趕工之下，終於將大江堂總堂重建一新，吉日那天，焚香禮拜過後，由幫主親手揭下大門上那塊牌匾上的簪花紅布。

那塊牌匾上書「金元幫」三個金漆大字。

鞭炮聲中，以金光采爲首的三個副幫主聯同兩個堂主、四個香主，恭請幫主曲典勇登上設於正堂內之幫主交椅，接受屬下人等揖拜。

曲典勇坐上那張虎頭大交椅，接受幫中上下揖拜祝賀後，朗聲宣告金光采、周廷明、水波柔爲副幫主。葉銘深及原來金沙幫香主之職的袁振平爲左右堂主之職。林大棟、施長安、黃秀光，以及原任金沙幫副香主之何超爲四位香主。徐亮、童坤爲副香主，餘者皆有犒賞。

堂上堂下頓時發出一陣陣歡呼聲。

壯大之後的金元幫合計約有三

百之數。

這日，賀客盈門，熱鬧非常。

賀客之中，不但有地方上的江湖人物，亦有商賈之流。金元幫大排筵席款待賓客。

自始，金元幫之大名傳遍遠近，而幫主曲典勇之威名亦傳了開去，成爲地方上威名赫赫之人物。

開懷暢飲，酒酣耳熱之際，金光采帶着幾分酒意道：「幫主鴻圖偉略，屬下冒昧請問，幫主今後有何宏圖大計？」

曲典勇衝口而出道：「本幫主志不在此……」陡地有所驚覺，急忙噎住下面的話。「這個……本幫主無暇思量，容後與你等從長計議。」

金光采看了曲典勇一眼，似笑非笑地道：「如此興高采烈的日子，該暢飲盡歡，莫誤正事，屬下失言，該罰喝三大杯！」

「該罰，該罰。」曲典勇帶醉道。

金光采連喝三大杯。

曲典勇擧杯道：「來，咱們同敬金副幫主一杯。」

同坐一席的周廷明，水波柔及葉銘深，袁振平跟着起哄，拿起酒往金光采面前遞去。

金光采連飲三杯，已有七八分酒意，本不想再喝，却無法推却，唯有拿起酒杯，與衆人一飮而盡。

結果，金光采喝得酩酩大醉，胡言亂語，說甚麼心有不甘……由人扶他回房。

對金光采之酒後胡言，誰也沒放在心上，但曲典勇却將其中一句記着。散席後，曲典勇拉周廷明到他房中，神色凝重地道：「廷明，可有聽清楚金副幫主酒醉胡言之其中一句話？」

周廷明搖頭：「我沒留意去聽金副幫主那些醉話。」

曲典勇道：「我聽清楚了，他說甚麼心有不甘。」

周廷明看着曲典勇，不解地道：「那又如何？」

曲典勇深沉地道：「雖不知他爲何不甘心，但必有所指。說不定他眼見本幫實力迅速壯大，取代了大江堂成爲地方上第一大幫派，但却拱手將幫主之位讓與我，因而後悔……」

周廷明聽着，酒醒了三分。「典勇，酒後胡言，不足相信，何況那只是你憑空猜想……我看金副幫主不是那種人。事實上他很清楚，本幫若無咱們三人加入，得你出謀劃策，如何能打敗大江堂，取而代之？恐怕金沙幫早已被滅了。他有甚麼不甘心的？典勇，不要胡思亂想了。我要回房歇息了。」說完，腳步有點不穩地走出房外，返回自己房間。

曲典勇一屁股坐在一張椅子上，以手支頤，另一手緊緊拳握，口裏喃喃道：「人道酒後吐眞言。廷明却說不可信，糊塗……他一定醉了，恩公說防人之心不可無，否則吃虧的是自己……我家只剩我一個……絕不能絕後。他本是幫主，如今屈居我之下，心有不甘乃人之常情……他退位讓賢，乃逼於情勢……心生後悔，乃人之常情……」忽然間身子一傾，倒伏在桌上，沉沉睡去。

＊　＊　＊

水波柔正在一棵花樹下出神地看着一雙彩蝶繞花戲逐飛舞，心裏不期然地想起一個人來。

——若能與他如蝶舞雙飛，那多好啊。

心裏一陣甜絲絲的，臉上浮現起陶醉笑意，紅泛雙頰。

——不知他……喜歡我否……

他又知否我對他……

心中思慮，臉上笑意漸斂，黛眉輕蹙。

驀地想起那天與曲典勇在船艙內的情形，臉上笑意重現，芳心急跳如鹿撞。

「阿柔，原來妳在這裏，害我到處找妳。」突如其來的話聲嚇了水波柔一跳，掩胸回首瞧看，只見曲典勇含笑站在她身後左側。她沒來由地臉上發熱，一顆心劇跳，急忙回首羞臊得垂下頭。「找我……幹麼？」語聲微顫。

曲典勇看到水波柔神態擧止有異，奇道：「阿柔，妳怎麼哪？」

水波柔抬起頭，微微吸口氣，却仍背向曲典勇：「沒……甚麼。我到園中走走，找我甚麼事啊？」

感覺嬌靨上的熱力漸退，才敢慢慢轉過身，抬起眼簾飛快地瞟了曲典勇一眼。

曲典勇並無發覺水波柔柔臉上殘留的紅暈，喜孜孜地道：「阿柔，我剛買了一盒京師榮寶軒造的脂粉，聽那個老闆說，榮寶軒是京師最有名氣，所造的脂粉首飾最好的一家店鋪。喏，送給妳。」從袖中拿出一個巴掌般大的錦盒，遞到水波柔眼前。

水波柔掀唇一笑，伸出春葱般的玉手，接過錦盒，心裏又甜又暖。

「喜歡嗎？」曲典勇神色緊張地看着水波柔。

水波柔抬起頭，看了曲典勇一眼，馬上移開目光，點頭道：「喜歡！」

「打開來看看。」曲典勇笑得好開心。

水波柔却不打開錦盒，抿嘴笑道：「你怎知道……我喜歡塗脂抹粉？」

曲典勇定定瞧着水波柔，露齒

笑道：「天下間有那一個姑娘家不喜歡裝扮嬌容？有一次，我曾在妳閨房窗外看到妳對鏡梳妝……」

「你……壞！偷看人家……我不依！」水波柔又羞又喜，一擰腰肢，側轉身，裝出嗔惱的樣子。

曲典勇不知水波柔是眞嗔還是假惱，慌忙道：「阿柔……我不是存心……那一次是廷明要我爬牆進妳家找妳，跟我們一起到鎮外碧玉潭玩耍，不經意看到……」

水波柔忍不住了，噗嗤一聲笑出來。「你既不是存心，又何必氣急敗壞地辯白啊……」

曲典勇聽聞水波柔發笑，頓時才發覺水波柔是在作弄他，鬆口氣，裝作生氣道：「可惡，作弄我！」轉身便走。

水波柔正要轉過身，一眼看到曲典勇轉身便走，急道：「典勇，我跟你開玩笑……不要生氣啊。」情不自禁急伸手去拉曲典勇。

曲典勇恰在那時轉回身，瞥到水波柔伸手來拉他，乘勢伸手握住她手，笑得好不開心。「我那有生氣啊。看妳急成那個樣子，哈哈……」

水波柔被曲典勇握着手，祇覺從他手上傳來一陣令人心神搖蕩的異樣感覺，兩頰「哄」地烘熱起來，連耳根也發熱，羞臊難當，心如鹿撞，嘆道：「我不依！作弄我！」

曲典勇咧嘴直笑：「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陡地目光發直，呆看着頭微垂，羞不可仰，連那細膩動人的頸脖亦泛紅的水波柔，像個傻子一樣。「阿柔……妳……怎麼哪？」

水波柔那敢抬起頭，聲如蚊吶般道：「你……啊，大傻瓜！」

水波柔一句「大傻瓜」，令到曲典勇如夢初醒，登時欣喜若狂，握着水波柔玉手的手用力一拉，左手抄抱，便將水波柔摟入懷中。

水波柔並無沒扎，柔順如羔羊，投入曲典勇懷中，口裏却吐出一句話：「你壞……啊。」

曲典勇似乎聽不到水波柔那句話，緊緊摟着水波柔，神態迷醉，口裏喃喃道：「阿柔，我不知……多喜歡妳。我知妳很喜歡我……太好了，終於知道……你我……埋在心底的……那份……心意。」

水波柔閉上眼，臉上泛現陶醉的笑容，「溶化」在曲典勇那溫暖壯實的懷抱中。

數丈外的一棵樹下，站着一個滿臉失落的人——周廷明，看着曲、水兩人摟着沉醉於柔情蜜意中，沒來由地，心裏一陣難受。

剎那間，他發覺自己原來亦喜歡水波柔。

那種喜歡乃是是屬於男女之間情愛的那一種。並不是朋友那一種。

那一刻，他恍然覺悟，自己一直喜歡水波柔，但却被純眞的友情所蔽，壓在心底裏一直沒浮現起來，直到這一刻——目睹曲、水兩人癡愛地摟在一起，才引發起藏在心底那股愛意。

眼見所愛的水波柔愛的是曲典勇，雖則心裏難受，但却並無妒意。他們三人青梅竹馬長大，情逾兄弟姐妹，如今水波柔與曲典勇相愛，應該的，亦是天經地義的。三個人，兩男一女，水波柔愛的不是他，便是曲典勇，絕不可能同時愛上他和曲典勇。既然是水波柔的選擇，他無話可說，亦不會因愛生恨。

他相信曲典勇也會像他一樣，若水波柔喜歡的人是他，曲典勇亦不會對他生出妒恨之心。

周廷明黯然而退。

* * *

金元幫從大江堂手上接管了所有的碼頭、車馬站與及貨棧等生意後，在曲典勇的銳意經營下，蒸蒸日上，進賬日多。而金元幫亦因此聲勢大振，遠近歸附之下，勢力大張，聲勢更盛。

金元幫上下皆對曲典勇這個幫主心悅誠服。

曲典勇並沒有因此而得意忘形，時刻記着「恩公」對他的諄諄教誨，冀望更上一層樓，在江湖上佔一席位。

因此，當周廷明問他今後有何打算，他想也不想便道：「廷明，在此立足，祇是第一步，接着我會進行第二步，如何進行第二步，我會慢慢對你說。」一頓，看着周廷明。「你可安於現狀？」

周廷明挺挺胸。「典勇，從小到大，咱們是秤不離砣，你幹甚麼，幾會沒我一份？」

「好！」曲典勇笑着拍拍周廷明肩膀。「不愧是好兄弟！」

周廷明略一猶豫，鼓起勇氣道：「典勇，你與阿柔的事……」

「甚麼事？」曲典勇反應好快，疾聲截斷周廷明的話。

周廷明囁嚅道：「你倆……不是互相……喜歡……嗎！那日在後園……我看到……」

曲典勇怪叫起來：「你……好傢伙啊！不聲不響偷看……立心不良……」

周廷明慌忙道：「不，我不是存心……偷看。那天我欲找你到外面去走走，找到後園，看到你……」

曲典勇尷尬笑道：「好了，不要再說下去了，給你看到，我不認也不行，要瞞你也瞞不了。」跟着正色道：「廷明，你不會……不高興吧？」直視着周廷明。

周廷明忙道：「高興還來不及啊。雖則……有點意外，却是一件好事。你倆能夠……相好，阿柔不用說……一輩子不嫁人，咱們三人仍能在一起。」

曲典勇感動地道：「廷明，好兄弟，咱們永遠都是好兄弟！」

周廷明聽得大爲感動，一時間不知說甚麼好，祇好緊緊握住曲典勇一手，連連搖動，咧嘴直笑——打從心裏笑出來。

曲典勇忽然正經八百地道：「廷明，說心裏話，我跟阿柔……你當眞不介意，不會不高興？」

周廷明先是呆了一下，隨即收斂笑容。「聽眞話還是假話？」

曲典勇道：「眞話！」

周廷明猶豫了一下，說道：「說不介意是騙人的。咱倆跟阿柔自小青梅竹馬，情逾兄妹，乍然知悉你跟她……驚愕之餘，說眞的，心裏有點難過……但却替你倆高興。其實，我早已想到，若阿柔在你和我之中選擇一個，她一定會選擇你。從小到大，你甚麼也比我強，你又曉得哄她開心，阿柔喜歡你是天經地義的。」

曲典勇擺手道：「廷明，不要說了。你千萬不要妄自菲薄，你並不比我差，古語云，天生我材必有用，男兒當自强，將來你一定能找到一個好姑娘，說不定比阿柔還好。」用力拍拍周廷明肩頭。

周廷明臉上展露出一抹開懷的笑容。

* * *

曲典勇對金光采疑心日重。

這日，他於中院看到金光采與一個心腹手下站在樹下竊竊低語，看到他出現，馬上住口，神態有點不自然，先後走出來，向他抱拳一禮。「幫主。」

曲典勇應一聲，隨口問道：「金副幫主，可曾見周副幫主？」

金光采答道：「沒有，幫主找周副幫主有事？」

曲典勇含笑道：「找他一道到江邊碼頭去走走，聽說碼頭上忙碌異常，我想去看看。」

金光采先對那個親信手下道：「李標，站着幹嗎？還不快去辦事！」

李標答應一聲，急急往前走。

金光采待李標走後，才對曲典勇道：「幫主，屬下亦聽聞最近從揚州來了數艘大貨船，令到碼頭好不忙碌，各艘大船爲了爭着盡快裝卸貨物，發生爭執，幸好掌管碼頭的葉堂主及時排解，才沒有鬧出事來。屬下要不是趕着去找曾一剪催促趕製冬衣……」

曲典勇抬手作個手勢——阻止金光采說下去。「金副幫主既有急事要辦，祇管去辦。」

金光采抱拳拱手。「屬下失陪。」快步往前走。

曲典勇掉頭望着金光采遠去的背影，唇邊泛起一絲冷冷笑意。

「典勇，聽金副幫主說，你要找廷明，是嗎？」隨着突然傳來的話聲，水波柔輕盈地迎面走來，嬌靨含笑。

曲典勇看到水波柔，登時笑容滿臉，急急迎上去。「阿柔，妳不是在房中學做女紅嗎？怎麼又跑出來了？」

水波柔撒嬌地道：「悶死人了。拿針比拿刀還重，不學了！」

曲典勇笑着道：「沒人逼妳學啊！是妳要學，不學便算了，我從沒想過要妳親手裁製衣裳給我穿。」

水波柔眼波斜橫，鼓起腮道：「你這樣說，我偏要學，親手裁縫衣裳給你穿！」

「好了，別賭氣了。」曲典勇拉着水波柔一手。「到外面走走，解解悶。」

水波柔嫣然一笑，「還不走！」拉着曲典勇往外走。

走出大門外，水波柔忽然道：「典勇，怎麼老是不見廷明？他很忙嗎？以前每天都見到他的啊。」

曲典勇眼珠一轉，帶笑道：「告訴妳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廷明已知道我和妳……的事。」

水波柔怔了一下，跟着瞪了曲典勇一眼，嘆道：「你告知廷明？」

曲典勇忙不迭搖頭：「別冤枉好人，我跟妳那天在後園……他碰巧看到了。」

水波柔羞道：「都給他看到，羞死人了！我不依！」

曲典勇嘆口氣道：「我怎樣？難爲情死了！你不依，我也不依！」

水波柔又瞪了曲典勇一眼。「都是你，不看清楚有沒有人。」稍頓，接有點擔心地道：「廷明對我倆……的事，可有不高興？我不想因我倆的事，對咱們三人的友情造成傷害。典勇，你明白嗎？」

曲典勇笑着拍拍水波柔手臂。「這妳大可放心。我曾要他據實說，對我倆……的事是否介意。他說絕不會介意，但感到有點意外及難受，却替我倆高興。還說，妳喜歡我是天經地義的事，妳不用一輩子也不嫁人，咱們三人仍能在一起，最好不過。」

水波柔吁口氣：「廷明那樣說，我就放心了。典勇，我不想因我倆傷害了他。我不想失去他這個好兄弟。」

驀地，水波柔失聲道：「是了，他一定因我倆之事，一時間不知如何面對我，心生避忌，故此避

不見我們。」

曲典勇略一沉吟，點頭道：「或許是吧。走，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拉着水波柔往馬頭走去。

兩人來了碼頭前，曲典勇倏地神色微變，一把將水波柔拉到一旁，探首往碼頭張望。

碼頭上，一堆貨物，祇見蔡銘深用手推推李標，李標口裏說了一句話，便快步離去。

曲典勇看在眼內，心裏疑雲大起，李標不是去辦事嗎？怎麼到碼頭來見葉銘深？莫非……

「典勇，怎麼躲在一旁不到碼頭上去？」水波柔大感奇怪。

曲典勇恐怕被走出碼頭的李標看到，急急拉着水波柔轉到一輛裝了貨的板車後：「待會再跟你說。」

看着李標自眼前走過，用力咬着牙，幾乎忍不住現身上前截住李標。

待李標走後，曲典勇才拉着滿臉詫異的水波柔走向碼頭，水波柔幾次欲說話，却都被他以手勢阻止。

碼頭上車來人往，好不熱鬧，曲、水兩人才踏上碼頭，便有不少金元幫衆上前向兩人抱拳行禮。

碼頭上的幫衆，都是左堂主葉銘深所屬。

有幫衆馬上跑到碼頭裏面向葉銘深告知正副堂主「駕到」。

葉銘深聽聞曲、水兩人「駕到」，急忙迎上前，向兩人抱拳行禮，「屬下見過幫主、水副幫主！」

曲典勇含笑道：「葉堂主，碼頭上好繁忙啊！」

葉銘深答：「托幫主洪福，簡直忙得不可開交，幫主與副幫主都看到了。」

略頓，接奇道：「幫主與水副幫主聯袂而來，有何事幹嗎？」

水波柔搶着道：「我跟幫主出外走走，順道來看看。」

曲典勇不等水波柔把話說完，馬上道：「聽金副幫主說，近來碼頭上貨船雲集，趕着裝卸貨物，異常繁忙。周副幫主不在總舵內，可能到碼頭上幫忙照料，故此順道來看看周副幫主可有在此。」

葉銘深道：「回幫主，周副幫主並無到碼頭來。」

「金副幫主沒派人來幫忙麼？」曲典勇不經意地問。

葉銘深略一猶豫，回道：「沒有。」

「葉堂主不要太操勞，可要本座派人來分擔嗎？」

葉銘深馬上道：「不敢勞動周副幫主，屬下還應付得來。」

「嗯。你既這樣說，本座也不勉强。不躭誤你了，本座與水副幫主回總舵看看周副幫主是否已回去了。」曲典勇說完招呼水波柔離開碼頭，並阻止葉銘深送他倆出碼頭。

離開碼頭，水波柔再也憋不住，開口道：「典勇，為何不讓我說話？神神秘秘的，快說啊！」

曲典勇先往附近掃視一遍，才壓着聲道：「我剛才在碼頭前拉你到一旁時，看到金副幫主的親信李標與葉堂主在一起，說了一句話便匆匆離去。但葉堂主並無跟我說，令我思疑其中有甚麼蹊蹺。還有，我差點忘了說，在總舵內，金副幫主正跟李標在竊竊低語，看到我出現便立刻住口不說，兩人的神態都有點不自然，心虛那種模樣。金副幫主在我面前着李標快去辦事，却在碼頭上出現，怎不令人生疑？」

水波柔抿嘴笑道：「典勇，別疑神疑鬼，或許金副幫主要李標去辦的事，就是到碼頭來找葉副幫主，沒甚麼大不了啊！」

曲典勇凝重地道：「那葉堂主為何不對我說，李標到碼頭找他有何事幹？分明存心隱瞞。」

水波柔瞧一眼曲典勇，詫異道：「你怎麼哪？緊張兮兮的。你以前不是這樣的啊，我發覺自你當上本幫幫主，滅掉大江堂後，變了很多，變得疑心日重，不再像以前那樣無憂無慮，我眞擔心有一日你也會思疑我對你不忠。」

曲典勇看到水波柔臉有不悅之色，忙道：「阿柔，我即使疑盡天下人，也不會對妳有所思疑，這個世上，我最信賴的人祇有你，還有廷明。」看到水波柔神色稍舒，鬆口氣，接道：「恩公常對我說，江湖險惡，人心難測，若無防人之心，到頭來吃虧的是自己，甚至性命不保。我死何足惜，祇恐因我而累及妳和廷明受害。」

水波柔全無江湖經驗，聽曲典勇那樣說，不無道理，自不免大為着急，又沒主意，祇好問曲典勇：「然則……如何是好？」

曲典勇咬着牙，握起拳頭晃動一下：「俗語云：人無傷虎意，虎有噬人心。為今之計，務需小心提防，留意他們的舉動，若查明屬實，則需先下手為强，制敵先機。否則，待到咱們受制於人手，那時候後悔莫及，死不瞑目。因此，必需防患於未然。」

水波柔心裏仍是有點不相信：「金副幫主和葉堂主平日盡忠職守，並無任何異動。」

曲典勇截道：「阿柔，人心難測啊，若被人看出他們有異心，那便不是陰謀，而是明目張膽了。」一頓，又道：「事不宜遲，咱們盡快回去找廷明商討對策。」

水波柔點點頭，兩人馬上回總舵。

周廷明聽罷曲典勇一番話，不

可置信地道：「典勇，單憑你先後在總舵及碼頭上目睹之事，怎能認定金副幫主和葉堂主暗中勾結，心懷不軌？怎麼看，我也看不出金副幫主是那種人。」

「廷明，你太過實心眼了。人不可貌相啊！」曲典勇面露不豫之色：「說到底，本幫乃他一手所創，豈會甘心拱手讓人。我知道你要說甚麼，他當日讓位於我，乃逼於情勢，像他那種人豈會甘心長久屈居人下？否則，他早已投效於大江堂爭一日之長短，換了我是他，眼見本幫如今聲勢如虹，取代大江堂雄踞一方，也不甘心啊！」

一頓，又道：「像葉堂主這種人，貪生怕死，背主求榮，實乃反覆小人。他今日能夠背棄大江堂投效本幫，難保日後不會背叛本幫，投效別人，這種人最不可信。」

水波柔點頭道：「廷明，咱們三人年紀輕輕，又是外地來的人，名不見經傳，却輕易便坐上本幫頭三把交椅，難免有人暗地裏不服，不忿屈居咱們三個黃毛小子丫頭之下，因而心懷不軌也不奇怪。你一向心軟腸直，老實忠厚，難怪你不大相信。」

在返回總舵路上，曲典勇向水波柔說了一大番自以為是的話，令到水波柔不知不覺完全相信他所說之事千眞萬確。

祇因她太喜歡曲典勇，心裏祇有他。他說的話自然聽得進耳。

世間男女若被情所迷，其言行每有不可理喻者，不足為奇。

周廷明聽水波柔那樣說，不由他不相信，於是對曲典勇道：「典勇，想必你心裏早有對策了。」

曲典勇點頭：「在查証屬實，下手對付金、葉兩人之前，必須加倍小心，以防他們突然發難，同時要攏絡與金、葉兩人並無瓜葛之人，以免被金、葉兩人收買。倘若咱們弄至衆叛勢孤，便無法立足於本幫。因此，咱們必須在每一件事上，皆要先一步。」

「嗯。」周廷明心裏根本沒主意，曲典勇怎麼說，他都會贊同。

經過一番密查，確實幫中上下除金、葉兩人涉嫌外，餘皆不涉其中，曲典勇放心之餘，大加攏絡，決定着手對付金、葉兩人。

他要先發制人，不想終日暗加提防，那樣滋味並不好受。

江湖險惡　人心難測

這日，終於給他找到機會。

金光采之親信手下李標來到碼頭外右邊數十丈遠近的一座貨棧，四顧無人，才閃身進內。

看守貨棧的兩個漢子都是金元幫中人，因那些貨棧乃金元幫所有。

兩個看守貨棧的幫衆一隨李標進內，另一在外看着。

曲典勇與周廷明帶同數名心腹手下偷偷掩到後面，然後出其不意上前，制住那個在外看着的幫衆。

曲典勇着數名心腹在外守着，然後與周廷明憤然摸入棧內。

貨棧內堆放了不少貨物，曲、周兩人找了一會，才在裏面一角一堆貨物旁，發現李標與那個幫衆正在閣上兩口大木箱，然後拿幾袋貨物壓在上面。

呼口氣，拍拍手，李標招呼那個幫衆往外走，邊行邊含笑道：「這一批貨副幫主一定滿意。」驀地腳步一窒，滿臉驚懼之色，看着出現在他眼前的曲、周兩人，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走在李標身後的那個幫衆冷不防李標窒步停下來，幾乎撞上李標，剎時間臉色驟變，瞥到李標身前赫然站着幫主曲典勇和副幫主周廷明，一驚非同小可。

「李標，幹的好事啊！」曲典勇語冷如冰。

李標臉色連變，口吃地道：「幫主……副幫主……屬下……沒幹甚麼……到此檢點……貨……物，並……無其……它。」

曲典勇厲聲道：「本座都看到了，還不從實招來？」兩眼瞧向被幾袋貨物堆掩着的地方。

那個幫衆嚇得垂手低頭，不敢說話。

李標知道瞞不過，實說道：「屬下該死……屬下……奉金副幫主之命……查看兩箱日前才運到，自川中唐門訂造的暗器……」

「甚麼暗器？」曲典勇喝問。

「黃蜂筒。」李標答。

「黃蜂筒？」曲典勇從未聽聞黃蜂筒之名，不知是何物，不由轉眼往周廷明瞧去。

周廷明亦不知何物，向曲典勇搖搖頭。

「誰人所訂？」曲典勇喝問。

「這……」李標欲言又止。

「快說！」曲典勇上前一步，目露凶光。

李標渾身一震，囁嚅道：「這些……乃金副幫主所訂。」

「金副幫主幹嗎訂造？」

「這個……屬下不清楚。」

「打開來看看。」曲典勇喝叫。

李標不敢不從，與那個幫衆回身走到那堆貨物前，將壓在木箱上的幾包貨物搬開，露出兩口約三尺長，兩尺闊的木箱，動手將之打開。

「慢着！」曲典勇喝止李標和那個幫衆：「退開！」

李標與那個幫衆馬上退到牆邊站着。

曲典勇忽然省起，「恩公」曾對他敘及江湖武林各門各派，川中唐門乃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世家，以打造各種奇巧暗器及使毒著稱，莫非李標所說的黃蜂筒，乃是暗器名稱？萬一李標打開箱蓋，冷不防拿出黃蜂筒向他和周廷明發射，那豈不危哉，因而喝退李標兩人。

「廷明，看着他倆！」曲典勇吩咐周廷明，然後走上前去，親自打開其中一個木箱蓋。

箱蓋揭開，呈現在曲典勇眼前的，是兩排四支約一寸粗細，七寸長，精鋼打造，烏光發亮的精巧圓筒。一頭略粗，狀似蓮蓬，密佈細孔，另一頭管身上嵌有一狀似機括掣鈕之物，細看一遍後，他終於看出，黃蜂筒確是一管以機簧發射之暗器物事，發射的是鋼針之類的暗器。

「典勇，看出是何物嗎？」周廷明按捺不住心裏好奇，忍不住問。

曲典勇拿起一管，轉身往周廷明遞去，拇指那麼巧按在管身那個括鈕上。

「幫主！」李標一眼瞥到曲典勇拿着黃蜂筒，拇指按在括鈕上，伸前指向他們，登時大驚失色，猛撲前去：「快拿……」下面的話未出口，已被霍然色變，厲叱一聲的曲典勇以手上的黃蜂筒疾戳向他腹部。

祇聽嗤嗤嗤嗤，一陣激响聲發自黃蜂筒，一蓬牛毛細針自筒上那「蓮蓬頭」激射出來，悉數射入李標腹內。

那剎那李標慘叫一聲，神色驚怖痛苦，身子搖晃，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指着曲典勇，口裏吐出變了聲的話語：「你……你……」就這剎那之間，臉上黑氣泛現，從張開的嘴巴可看到舌頭發硬變大，兩眼翻起，咕咚一聲，跌倒下去，一命嗚呼。

曲典勇驚駭地呆看着倒在地上斷了氣的李標。

周廷明與那個幫衆亦駭然呆住。

本來，曲典勇驟見李標向他疾撲，以爲李標乘他不備，猝然出手擊殺他，出於本能反應，含怒以手中黃蜂筒擊向李標小腹，那知道手上一用力，按在括鈕上的拇指便按動，登時發射出一蓬牛毛細針，可說是「意外之失」，怪不得他呆住。

那剎那，他恍然頓悟，李標並不是向他出手襲擊，是要撥開指向周廷明和他及那個幫衆的黃蜂筒，他却誤會了。

大概李標知道黃蜂筒之歹毒厲害，恐曲典勇無意中按動括鈕，如此近的距離下，他們三人肯定無一倖免，所以才會做出那種舉動。

至此，他見識到黃蜂筒之厲害。

唐門暗器，果然歹毒無比。

曲典勇終於回過神來，心念電轉之下，決定將錯就錯，對周廷明道：「廷明，你也看到，李標分明心虛，欲出手殺我，顯見有不可告人之陰謀，該死有餘！」

周廷明吐口氣，猶有餘悸道：「好厲害歹毒的暗器，好可怕！」一頓，醒悟地道：「典勇，如今怎辦？」

這剎那，曲典勇已立定主意——一不做二不休，當下說道：「剛才李標所言及舉動你皆耳聞目睹，其實不言已喻。我本想點他丹田要穴制住他，那知道誤觸括鈕，發出毒針殺了他，天意如此，他實在該死。廷明，馬上出去着馬剛、陳力進來，將兩口箱子抬回總舵。」

周廷明這時亦認定所見是實，認爲曲典勇殺死李標並無不是，因此並無異議，答應一聲，往外走。

那個幫衆陡地跪倒下去，抖索着對滿臉殺氣的曲典勇道：「幫主饒命，屬下毫不知情。那兩個箱子乃……李標要屬下……代爲收藏在此。」

曲典勇瞥到周廷明已轉沒在另一堆貨物後，立刻進前一步，壓着聲，兇狠地道：「叛賊，事到如今，還不肯說實話？」

那幫衆連連叩頭：「屬下怎敢欺騙幫主，屬下絕無背叛幫主之意。李標乃金副幫主之心腹，屬下不敢不聽他的吩咐。」

「哼嘿！然則本座之言，你也不敢不聽吧？」曲典勇拿手上那管黃蜂針筒抵在那幫衆額頭上。

那幫衆嚇得臉色煞白，動也不敢動，生恐動一下令到曲典勇又誤觸括鈕，慘死在黃蜂針下——李標的死相好不恐怖可怕，吃吃道：「屬下怎敢不聽幫主之言！」

曲典勇狠聲道：「若要本座饒你一命，必須聽從本座之言。」

「幫主開恩，屬下無有不從。」那幫衆迭聲答應。

「好。」曲典勇掀唇一笑。「起來。祇要你聽從本座所言，本座不但饒你一命，還有獎賞！」

那幫衆又向曲典勇叩了個頭，才站起來。

「聽着，本座要你怎樣說，你便怎樣說！」曲典勇瞥到周廷明與兩個心腹手下走進來，馬上住口。

那幫衆連連點頭。

＊　＊　＊

金光采走入內堂，向坐在椅上的曲典勇抱拳一拱。「屬下見過幫主，請問幫主找屬下何事？」

曲典勇站起身，似笑非笑地道：「金副幫主，本座偶得一物，本座前所未見，特請金副幫主見識見

識。」

金光采大感興趣。「難得幫主有此雅興，屬下得與幫主同賞，深感榮幸。」

曲典勇掉頭叫喚一聲：「周副幫主，抬進來。」

周廷明應聲從後堂走出來，背後跟着四個分抬兩口木箱子的幫衆，在周廷明示意下，將兩口木箱子放在一張八仙桌上。

金光采看到那兩口木箱子，登時神色微變，瞬即回復過來。

「周副幫主，請將箱子蓋打開。」曲典勇向周廷明打個手勢。

周廷明將兩個箱子蓋打開。

曲典勇並沒有馬上招呼金光采走前去瞧看箱子內的物件，逕自走到八仙桌前，但手從箱內拿起一根烏光發亮，打造精巧，約七寸長的精鋼管子，舉起來向金光采晃了晃。「金副幫主見多識廣，一定認識這東西是何物吧？」

金光采看着曲典勇手上的「鐵管子」，臉上連變，與進來時從容神態大不相同。「這個好像是川中唐門所造之黃蜂筒。」

曲典勇將金光采那不大自然的神態看在眼內，聞言哈哈連笑數聲。「金副幫主果然見多識廣，一眼便認出乃唐門所造之歹毒暗器——黃蜂筒！」一頓，凝目看着金光采，沉聲道：「金副幫主可知此物何來？」

金光采目光閃爍，猛吸口氣，硬着頭皮道：「請問幫主可是得自碼頭右面江邊那列貨棧——最外那座棧房之內？」

曲典勇瞳孔暴縮，語聲沉緩地道：「不錯！金副幫主何以得知？可知本座得自誰人之手？」

周廷明一直在旁看着，沒有作聲，但却一直留意金光采的舉動。從金光采的臉色神態，周廷明看出金光采心虛。

金光采略爲提高語聲咬咬牙，道：「回幫主，黃蜂筒乃屬下於三月前，偷偷派人到川中唐門訂造，不知幫主如何得悉？」

「本座查出來的！」曲典勇臉上佈滿冷厲之色。「若非本座時刻提防，暗中查察，嘿嘿嘿，豈不被蒙在鼓裏？更不知甚麼時候將會突如其來被這歹毒無比的黃蜂針釘上一口！」

一頓，聲色俱厲地道：「說！因何兩箱黃蜂筒已運抵，你却秘而不告，可是持之有所圖謀？」

金光采登時臉色大變，慌不迭道：「幫主千萬別誤會，屬下絕無異心！之所以不將黃蜂筒一事告知幫主，全因屬下一時糊塗，以爲黃蜂筒乃以前訂造之物，不屬……如今……本幫所有，而黃蜂筒乃是屬下……用來以備不時之需，對付大江堂的秘密武器，如今大江堂已滅，用不着了，屬下愛其打造精巧，欲收爲珍藏……」

「狡辯！」曲典勇斷喝一聲——不管金光采如何解說他也不相信。「分明眼見陰謀敗露，砌詞狡辯！本座可不是黃毛小兒，聽信你的狡辯！你暗中訂造收藏黃蜂筒，分明包藏禍心。因你不甘心將幫主之位拱手讓與本座，常思奪回，於是暗中購買黃蜂筒，你要對付的不是大江堂，實乃本座！」

金光采聽曲典勇那樣說，又驚又氣又急，以至一時說不出話來，急得臉紫頸粗，總算說出話來：「幫主，因何不信屬下之言，一口咬定屬下……別有居心。」

「嘿嘿嘿，因本座有人力證你圖謀不軌，欲殺害本座，取回幫主之位！」

不等金光采有所說話，掉頭喝一聲：「帶丁松！」

丁松便是那個在貨棧內與李標一道的幫衆。

兩個壯健的漢子應聲自裏面將丁松「押」出來。

「丁松，將你對本座供認之言，大聲說一遍給金副幫主聽。」

曲典勇嚴厲地看着丁松。

丁松畏縮地看了金光采一眼，隨即大聲道：「金副幫主，別怪屬下出賣你，屬下不想死，唯有從實招認……」

「丁松……」金光采怒不可遏。

「丁松，說！」曲典勇喝斷金光采的說話。

丁松乾咽一口，大聲道：「李標親口對屬下說，那兩箱共八支黃蜂筒，乃是金副幫主私訂，用作暗殺幫主及周副幫主、水副幫主之用……」

「丁松，你喪心病狂，昧着良心含血噴人，誣蔑本座！該死該殺！」金光采驚急怒憤交加，作勢撲向丁松。

曲典勇以手持之黃蜂筒對着金光采。「金副幫主欲殺人滅口？妄想！」

金光采馬上剎住勢子，一張因氣怒驚憤變了顏色，五官亦變了形，全身抖顫，怒叫道：「幫主千萬別聽信丁松之言，屬下若有異心，當初怎會一再力邀幫主加入本幫，甘願拱手退位讓賢？」

曲典勇冷冷笑道：「當初你是逼於情勢，爲保存本幫，才讓位於本座，實則欲仗本座之力，與大江堂抗爭，如今眼見目的已達，豈不心動而生謀奪之心！嘿嘿！若單憑丁松之言，本座不會採信，可是，李標之言行加以佐證之下，鐵證如山，不由本座不信！」

金光采忽然冷靜下。「聽幫主之言，已認定我有圖謀不軌之心，

即使我如何辯白，亦不採信？」

曲典勇冷然道：「事實如此，不由本座不信！」

金光采陡地發出連聲慘笑。「好！好一個狡兔死，走狗烹！我好後悔！後悔沒看穿你這披着人皮的惡狠！引狼入室，我該死！」

「你心懷不軌，意圖謀害本座，確實該死！」曲典勇大喝。

「雖則我咎由自取！但我絕不甘心！橫豎是死，金某跟你這狠心狗肺豎子拚命！」金光采厲吼聲中，拔刀撲向曲典勇。

曲典勇長笑一聲：「你欲以黃蜂筒對付本座，本座如今還以其身，教你嚐嚐黃蜂針的厲害！」拇指疾按括鈕，指着金光采的黃蜂筒口，嗤嗤嗤……暴射出一大蓬牛毛細針。

那一大蓬作扇面狀暴射而出的牛毛細針少說也有數十之數。

金光采知道黃蜂針的厲害，不要說是人，即使是一頭大公牛，祇要中上一針，亦抵受不了，片刻即毒發倒斃，當下嘶吼一聲，急舞刀封擋。

可惜百密一疏，未能完全封擋下那勢道疾勁，密如雨絲的牛毛細針激射，終於被兩根「漏網之魚」射得僵住，神色恐駭。

曲典勇看在眼內，冷笑一聲：「金光采，如今嚐到黃蜂針的滋味啦！」

就這刹那之間，金光采臉上升起一層黑氣。

「我好悔恨引狼入室！含寃負屈死在你這個豎子手上！」金光采目眥欲裂，狂吼如雷。「金某今日慘死，他日諸位亦相同！」陡地七孔噴出紫黑之血，咕咚一聲，倒地身亡——死不瞑目。

內堂上的周廷明與及曲典勇之心腹，還有丁松，目睹金光采死狀之慘厲，莫不駭然動容。

金光采最後那句話仍在周廷明耳邊迴響，久久不散。

看到衆人皆駭然呆住，曲典勇眼珠一轉，乾咳一聲，高聲道：「哼嘿！姓金的死在黃蜂針下，乃自作自受，是報應！他若不是欲以黃蜂針謀害本座，怎會死在黃蜂針下！可恨他至死不認，還用心惡毒說出那番話，欲挑撥離間。廷明，千萬別聽信姓金的所言，爲其所惑，還有你等(兩道嚴厲目光逐一在四個心腹手下及丁松臉上掃過)，金副幫主乃自取死路！與人無尤！」

一頓，又道：「廷明，你也看到，我本不想殺他，本欲逐他出本幫便算，那知道他不思己過，反怪我誣蔑他，要跟我拚命。逼於無奈，祇好殺他。」

周廷明沉吟道：「典勇，爲何不聽他的辯解？」

曲典勇雙手一攤，聳肩道：「人證物證俱在，教我如何相信他的話。廷明，那不過是他的狡辯之詞。你不是相信他的話吧？」

周廷明搖搖頭。

曲典勇掀唇一笑。「咱們是好兄弟，生死與共，我知道無論怎樣，你亦會跟我站在一道。」

周廷明遲疑道：「金副幫主已除，你還有何打算？」

「當然是一舉除去心腹大患！」

曲典勇捏着拳頭晃動一下。「姓葉的與金光采暗中勾結，下一步對付的便是葉銘深。」

「典勇，有憑證？」周廷明看着曲典勇。

曲典勇點點頭，伸手一指丁松。「他已將葉、金兩人勾結之事一五一十供出來。兩日前，他看到葉銘深親自隨同兩個心腹隨從送這兩口箱子到那座貨棧內，憑這一點，足以顯示他倆之間大有關連。」

周廷明不再說話。

曲典勇看着周廷明。「廷明，可是……」

周廷明又搖搖頭，「事已此至，我怎會不聽你的。」

「好！」曲典勇目光閃閃。「咱們馬上着手佈署一下，待葉銘深回來，出其不意將他制住。」

周廷明忽然問：「怎麼不見阿柔？」

曲典勇露齒笑道：「我不想她目睹金光采遭黃蜂針釘中，毒發身亡的可怖死相，免她受驚，特意打發她外出買些東西，大概快回來了！」

話聲剛落，一個守在堂外的心腹手下急匆匆奔入堂內，張惶地向曲典勇抱拳道：「稟幫主，葉左堂主與其所屬二十餘衆挾着水副幫主氣勢洶洶直闖進來，幫中各人投鼠忌器，不敢出手阻攔，恐怕傷了水副幫主。」

「劉振，你說甚麼？再說一遍！」曲典勇臉色驟變，有如被人兜心猛擊了一下，整個人爲之大震一下。

周廷明比曲典勇還要震驚，腦袋嗡一聲響，霎時間那腦中一片空白，因而全無反應。

＊　＊　＊

「不用再說了」人隨聲現，葉銘深一手扣着水波柔肩頭現身內堂前，身後跟着二十餘衆所屬手下。

「典勇、廷明！」水波柔張口向曲、周兩人呼叫一聲，神色略爲張惶。

曲典勇吸口氣，對水波柔道：「阿柔，不用驚怕，我不會讓他傷害妳。」

「嘿嘿……」葉銘深發出一串冷

笑：「小子，葉某早已感覺到你對葉某起疑，欲除掉葉某。嘿……正是人無害虎意，虎有傷人心，是你逼葉某反噬，葉某本無謀反之意，爲了求生，葉某唯有先下手，以免落得跟金副幫主同一下場。」

一頓，又道：「你這小子疑忌之心太重了，終有一日，你會嚐到苦果！不，如今便嚐到了。」

「葉堂主，快放了水副幫主。」周廷明慌急大叫：「甚麼事都可以商量。」

葉銘深冷冷笑道：「放了水副幫主？那不是要葉某自砍腦袋？葉某怎會幹此蠢事？周副幫主，葉某勸你及早離開這心性疑忌狠毒的小子，否則，終有一日你會後悔莫及！」

曲典勇凝聲道：「姓葉的，你想怎樣？」

葉銘深道：「葉某不是嗜殺之人，金元幫本不是你所手創，祇要你自斷雙手手筋，葉某馬上放掉水副幫主，送你三人出鎮，決不加害。葉某知道水副幫主乃是你之心上人，你不會爲了一己之大欲而罔顧水副幫主之生死吧？」

「典勇，答應他！」周廷明情急地向曲典勇呼喊：「金元幫本就不是咱們所創，棄之不足惜啊。」

曲典勇冷笑一聲：「廷明，你太天眞無知了，我若自斷手筋，姓葉的沒了顧忌，他會放咱們生離此地嗎？他不會，他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久，怎會不知斬草除根，免留禍患這句話，蠢到會放咱們走，與其是死，何不與他拚一拚。」

水波柔張口急叫：「典勇、廷明，不用理會我。」

葉銘深倏地出手指了水波柔啞穴，跟着冷笑道：「小子果然是個心性狠毒之人，爲了一己之私慾，居然不理會心上人的生死。周副幫主，你如今看清楚他的心性爲人了吧？一定感到心寒了。是嗎？」

周廷明木無表情，看不出他心裏有何感受。

曲典勇冷冷道：「姓葉的，別妄想離間本座與周副幫主，枉費心機而已。本座與周副幫主情逾兄弟，又豈是你三言兩語所能離間？」

葉銘深狠聲道：「姓曲的，到底答不答應？」

曲典勇却不答：「葉堂主，祇要你放了水副幫主，本座答應既往不咎，當作沒發生過這回事，願留願走，悉隨尊便。」

水波柔說不出話，祇好乾着急，從她臉上的神情可看出來。

「看來，你這小子爲了一己之利，不管你心上人的生死了？」葉銘深目露兇光。「好，葉某先在她臉上劃兩刀！」伸手從身旁一個手下的手上奪過鋼刀。

「慢着！」周廷明大喝一聲：「葉堂主，我願換掉水副幫主，代她受死。」

那刹那，水波柔顯得異常激動，可惜她說不出話來。

曲典勇却臉無表情，但却咬咬牙道：「好！本座答應你！」

葉銘深獰笑道：「動手吧！」

曲典勇拔刀在手，咬着牙道：「姓葉的，你會後悔莫及。」

葉銘深哈哈笑道：「葉某不論幹甚麼，從不後悔！」

豈料話聲未落，站在葉銘深另一旁，水波柔身後的一個漢子驀地揮刀迅斬落葉銘深扣着水波柔肩頭那條手臂上，刷一聲，刀閃血現，葉銘深那條手臂被齊肘斬斷。

在場衆人做夢也料不到葉銘深的，一個心腹親信，居然會突然向葉銘深下手，驚睹之下，還未有所反應的刹那，那個出手襲擊葉銘深的漢子飛快地一掌將水波柔推開去，同時間他亦斜竄開去。

這一下突變可謂變生肘腋。

反應最快的是周廷明，第一個衝前去，一把扶住即將跌倒下去的水波柔，接一把將她帶到身後，護住她。

直到這刹那，葉銘深那隻斷手仍然扣在水波柔肩頭上，水波柔一眼瞥到，幾曾目睹如此詭異可怖之「怪狀」，驚嚇得昏迷過去。

葉銘深是第二個反應最快的人，隨着斷臂傷口湧噴出來的鮮血身子猛地蹦跳起來，口裏發出一聲動人心魄的慘嚎聲。

他的手下都被那突變弄得震驚呆住。

「殺！」曲典勇暴喝一聲，揮刀撲向葉銘深。

「殺呀！」堵在堂外的右堂所屬及曲典勇的親信手下吶喊聲中，向跟隨葉銘深的二十餘衆撲殺。

刹那之間，內堂上刀光血影，展開一場廝殺。

結果，跟隨葉銘深的二十餘衆無一倖免，命喪當場。

祇有葉銘深仍未倒下，渾身是血，以刀撐地，搖搖欲倒。

曲典勇亦沒有再向他出手：「姓葉的，後悔了吧？」

葉銘深喘了兩口氣，抬起頭，語聲嘶啞地道：「後悔？至死不悔……恨……我好恨！恨……那狗賊種出賣我……」粗重地喘息了幾口氣，神態慘厲地轉望着那個心腹手下，磨着牙道：「池牛，我待你不薄……因何……背叛出賣我？」口裏溢出一口血來。

池牛畏縮地不敢看一眼葉銘深：「葉堂主……屬下不想死……屬下曾聽你說……甚麼……賢臣擇主而事……屬下因而……棄暗投

明……」

「住口！」葉銘深嘶吼一聲，抬刀撲向池牛。

池牛嚇得怪叫一聲，掉頭便竄。

曲典勇並無出手狙殺葉銘深。他看出葉銘深已是強弩之末。

果然，葉銘深才撲出去的身形陡地「咕咚」一聲，有如大樹折倒般，趴跌落地上，氣絕身亡。

堂內外那些幫眾暴發出一陣喝采聲。

右堂主袁振平就在歡呼聲中匆匆步入內堂，抱拳向曲典勇道：「稟幫主，屬下已肅清右堂葉堂主之餘孽，特來稟報。」

「幹得好！」曲典勇含笑對右堂主袁振平抬手作了個免禮的手勢：「袁堂主，辛苦你了。」

袁振平忙道：「肅奸除叛，人人有責，屬下該盡本份。」

「嗯。」曲典勇回刀入鞘：「袁堂主，本座記你一功。」跟着轉對驚魂稍定的池牛道：「池牛反戈一擊有功，本座擢升你為左堂香主之職，何香主擢升為左堂副堂主之職，林香主擢升為右堂副堂主之職。餘皆有賞，至於左堂堂主一職，由周副幫主暫攝。」

待曲典勇方說完，袁振平與幾個香主立刻着所屬手下清理內堂上的屍首血漬。

呼一口大氣，曲典勇這才去瞧看水波柔：「阿柔，受驚了，可有被姓葉的所傷？」

水波柔別轉頭，帶氣道：「你心裏還有我嗎？」

曲典勇立賠不是：「是我不好，沒即時看顧妳，別生氣好嗎？我不想的啊！辦正事要緊呀，要不是看到妳沒事，我定會……」

「好了，我不聽你說！」水波柔口裏那樣說，心已軟了，轉回頭，含嗔啐了曲典勇一口：「都給你說了。」

曲典勇苦着臉道：「阿柔，我說的都是心裏話啊！」

周廷明插口道：「典勇，池牛甚麼時候給你說服，成了你放在葉銘深身邊的一枚棋子？」

曲典勇乘機轉過話題，得意地露齒一笑：「既已對姓葉的起疑，為了以防萬一，乃知彼知己，當然要從他身邊的人下手。我選上了池牛，對他動以利害，他便願意棄暗投明，為我所用。幸好池牛為我所用，否則，我恐怕要自斷手筋，為了救阿柔脫險，可笑姓葉的懵然不知他的心腹之一背叛了他，否則，咱們三人難逃毒手，姓葉的絕不會放過咱們。」

水波柔含嗔道：「自讚自誇，臭美！」

曲典勇看到水波柔笑了，登時鬆口氣：「如今叛賊已除了，咱們可以安枕無憂了。」

周廷明看看曲、水兩人一眼，有感而發道：「江湖果然兇險，教人魄動心驚，這樣下去，我不知道是否抵受得了。」一頓，接道：「我出去走走。」快步走出內堂。

水波柔看着，欲言又止。從周廷明在她被葉銘深脅持時的舉動和說話，她看出周廷明心裏對她似有一份愛意。

可惜，她喜歡的是曲典勇，要不，她一定會因此而喜歡他。

不過，她心裏很感激周廷明對她的那份眞摯情意。

＊　＊　＊

「阿柔，我先向妳說清楚，我並不是出於嫉妒，對妳說典勇的不是，我祇想妳知道，他在金副幫主那件事上，做得太過份了。」周廷明顯得頗為不安。

水波柔含笑道：「廷明，別急，有甚麼話祇管說，你是個怎樣的人，難道我不清楚嗎？」

周廷明用力吸口氣，咬咬牙道：「不管妳怎樣想，聽不聽得入耳，我也要說，阿柔，我昨日曾找丁松嚴加盤問，結果，他終於向我說出實情，他指証金副幫主的那番話，原來是典勇要他說的，根本沒有其事，他對金副幫主之事一無所知。曲典勇脅迫他，若不照他所說的去做，便要殺了他，反之，重賞他五百兩銀子，丁松在別無選擇之下，唯有就範。換言之，金副幫主所言極可能是實。」

水波柔嫣然一笑：「廷明，我還以為是甚麼，即使如丁松所言，沒甚麼大不了啊！丁松對金副幫主之事毫不知情，並不等於金副幫主並無謀反之心，謀害咱們三人之意，金副幫主私藏黃蜂筒這種歹毒無比的暗器，分明不安好心，有所圖謀，典勇那樣做，乃是為了咱們着想，不得不出此策，找藉口先發制人，以免有一日為金副幫主所害。非常事使用非常手段，雖則過份，但却情有可原。」一頓，看到周廷明面露不以為然之色，忙又道：「廷明，我知道你為我好，也知道你對典勇的所為不大苟同，但典勇有他的苦衷，你看在我份上，不要……執着……好嗎？咱們三人是好兄弟好兄妹。你不會因典勇的過份而生他氣，不肯原諒他吧？」

周廷明看到水波柔情切殷殷地看着自己，早已心軟了，嘆口氣道：「就算好兄弟做錯了，我能不原諒他嗎？但願他以後做事不再過份。」

水波柔露齒一笑：「我會跟他說，若他以後做事不守分寸，太過份，我不會理他。」

周廷明呼口氣：「阿柔，我說

得出便不怕妳對典勇說，但我不想妳跟他說，妳答應我不跟他說好嗎？但是，我絕不會勉強妳。」

水波柔道：「我答應你。」

周廷明道一聲：「謝謝。」往外走。

水波柔忽然叫住他，奇怪地道：「廷明，以前你從不對我說謝謝兩個字的，因何……」

周廷明臉上神色變幻了一瞬：「因咱們都長大了。」掉頭直走出去。

水波柔出神地看着周廷明往外走的身形，嘴裏喃喃道：「長大了？對，咱們都長大了，可是，沒甚麼不同啊！」

＊　＊　＊

金元幫自經歷了金、葉之變後，一直無風無浪，轉眼已是仲秋季節。

金風送爽，荷花飄香。

如此天時，正是登高野遊的好日子。

這天，水波柔興緻勃勃地去找曲典勇，打算跟他去鎮外萬花林遊玩，又或是泛舟江上，學漁翁撒網垂釣。可是，當她一步踏入內堂，還未開口說話，便被曲典勇先一步開口道：「阿柔，妳來得正好，我正想着人去喚妳來。」

周廷明亦在內堂上坐着。

水波柔奇道：「喚我來作樂？不是……」

曲典勇打斷她的話。「阿柔，剛接東杰着人送來的武林帖，八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中秋過後第六日，東杰在蘇州城外聚英樓上，擺下武林宴，廣邀江東武林道一聚，並設下擂台，本幫亦被邀請出席。這是個見識江東各路武林人物的大好機會，更可以見識到江東武林第一人的東杰，機會難逢，我決定去蘇州赴武林宴。」

水波柔馬上拍掌歡跳，「典勇，我要去！」

曲典勇笑道：「妳急甚麼，少得了妳一份麼？」

水波柔樂得拍掌歡跳。「廷明呢？他去麼？」

曲典勇道：「當然是咱們三個一道去啊，怎能撇下他？」

「太好了。」水波柔好不開心。「聽說蘇州是大地方，比這裏大多了。我早已想去走走，見識見識，終於得償所願。」

周廷明開口道：「典勇，咱們三個都去蘇州，你放心得下麼？」

曲典勇拍拍周廷明肩頭。「放心吧，我已有安排，咱們三人走後，幫中絕不會出事。」

「你既有安排，我怎會不放心。」周廷明站起來。「典勇，甚麼時候動身？」

水波柔搶着道：「越快越好！最好明日起程。」

「不成。」曲典勇正色道。「至少也要數日來安排幫中事務。這樣吧，五日後，咱們起程。我打算帶林、池兩個香主同往，隨行者約十二人。」

水波柔笑道：「你怎麼說就怎麼辦。」

周廷明沒有說話。

自發生「金、葉之變」後，周廷明有點變了，對曲典勇顯得有點敬而遠之，不大喜歡說話。

曲典勇似乎沒留意到周廷明跟以前有點不一樣。

巴望日子快點過去的水波柔，這天終於巴望到動身起程去蘇州的日子。

三人第一次來到鎮上時，徒步而行，如今離鎮往蘇州，三人皆以馬代步，正是今時勝於往日。

曲典勇除了帶同施、池兩人隨行外，還挑了十個幫中精壯幫眾同往，一來可供沿途差遣，二來可壯「行色」。至於他那十六個心腹親信，皆留在金元幫內，監視幫中所有人等的舉動。

施、池兩人及十名幫眾皆有坐騎。為的是不至拖慢行程。

曲、周、水三騎在前，林、池等十二騎隨後，一路急馳，倒也頗有威勢。

中秋前兩日，曲典勇一行十五人來到蘇州。

一路上，他們遇到不少武林人物，皆與他們同一路向，不用說，皆是前往蘇州。

他們從南門進入蘇州，曲、周、水三人看到高大宏偉的城樓，都讚嘆不已。

三人第一次到蘇州這個種大城。

水波柔與高采烈地道：「典勇，廷明，聽說蘇州名勝頗多，我要你倆陪我到處遊玩觀賞，特別是城外的寒山寺，古人有詩詠之：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聽着也教人神往。」

周廷明道：「當然要到寒山寺去走走，領略一下詩中意境。」

曲典勇笑道：「別心急，先找了住處安頓下來，還怕沒時間去遊玩嗎？」

進入城內，但見樓房櫛次鱗比，街道寬敞，店舖林立，車馬行人川流，好一番繁榮氣象。三人看得目不暇給。

大街上，到處可見武林人物。不用說，那些武林人物先他們一步來到，當然是來參與武林盛會。

曲典勇一行接連找了五六家客棧，皆客滿，最後找到一家較小的客棧，才安頓下來。

梳洗過後，水波柔便嚷着要出外走走，曲典勇也想走走，邀周廷

明同往，周廷明却推說有點累，要歇歇，沒與兩人一起外出。

其實，周廷明並不累，他那樣說，是不欲插在曲、水兩人之間，碍着兩人攜手同遊。

他不是個不識趣的人。

待曲、水兩人外出後，周廷明才與林大棟、池牛一起到外面去走走。

三人走在大街上，沿街觀賞，但見行人大多衣着光鮮，店鋪內的貨物琳瑯滿目，不時有華麗的車馬馳過，不愧為江南名城。

三人一直逛至黃昏時分，林大棟恐怕曲典勇與水波柔返回客棧後有事差遣，欲返回客棧，周廷明却道：「既已出來，毋需急着回去，即使幫主已返客棧，有事差遣，也可找留在客棧內的屬下，若幫主怪罪，有我承擔，難得如此好興緻，咱們乘興找個地方痛快地喝一頓，然後觀賞萬家燈火下的景象，盡興而歸。」

林大棟聽周廷明那樣說，不再說話，既然有副幫主出頭擔當，他當然樂得逛個痛快。

池牛身份最低，不便說甚麼，周廷明那樣說，他樂得聽從。

走着，林大棟忽然道：「周副幫主打算到那裏喝酒？」

周廷明豪氣地道：「找家又大又好的酒家好好吃喝一頓，好麼？」

林大棟道：「周副幫主怎麼說，屬下自當遵從。」

周廷明笑笑道：「咱們出來遊玩，不用太拘禮，你若有好地方可去，大可說出來。」

林大棟咧嘴一笑。「屬下跟周副幫主一樣，亦是初來甫到，一無所知。」

「既如此，咱們邊走邊看邊找。」周廷明揮揮手。

結果，三人找到一家醉香居，幸好去得早，找到座頭，可是，剛坐下一會，便有人滿之患。

周廷明放眼打量店堂一遍，發覺新入座的食客大半是武林人物，怪不得比剛坐下時喧嘈熱鬧很多。

伙計送上酒菜，周廷明與林、池兩人吃喝起來，喝得興起，亦像不少武林人物那樣，在周廷明的提議下，吆喝着猜起拳來。

周廷明有意要林、池兩人猜拳，推說自己不擅猜拳。林、池兩人借着幾分酒意，樂得放肆；起勁地猜拳鬥酒，結果，兩人皆醉倒。

周廷明有意要兩人喝醉。

付賬後，周廷明一手一個，挾着林、池兩人走出醉香居，幸好兩人並不是爛醉如泥，要不，恐怕要將兩人扛回去。

走到一條後巷前，周廷明回看一眼，附近人影全無，立刻扶着林、池兩人走入後巷內。在一堵屋牆下將兩人放倒，然後將池牛拖離數尺，讓他倚在牆上，輕輕拍打池牛臉頰，壓着聲道：「池香主，醒醒！我有話跟你說。」

池牛眼皮張動一下，嘴裏咕嚕着。「酒……林堂主……你又……輸了……我喝，我喝……嘻嘻，我沒醉……」

周廷明用力摑打池牛一下。「聽着，你為何背叛葉堂主？聽到沒有？葉堂主當眞有謀反之意？說啊！」

他要池牛喝醉，就是想從池牛的口裏問出葉銘深謀奪幫主之位的眞相。

他聽人說，喝醉了的人會酒後吐眞言。

「葉……堂　主，不　是……飲……痛快啊……」池牛滿口醉話，急得周廷明幾乎忍不住摑他幾個大巴掌，要摑醒他。

費了一番工夫，仍然不能令到池牛酒後吐眞言，周廷明祇好頹然作罷，扶起兩人，返回客棧，撞開客棧大門，與林、池兩人跌入店堂內，他自己亦裝成爛醉如泥，與林、池兩人躺在地上。

他裝醉，是不想曲典勇有所思疑。

結果，三人由客棧中的伙計抬回客房放在床上。

曲、水兩人早已返回客棧，聽伙計來說周、林、池三人醉得不省人事，忙到周廷明房中瞧看，水波柔看到周廷明醉臥床上，搖頭笑道：「典勇，看廷明醉成那個樣子，一定是跟林香主和池香主鬥酒。」

曲典勇皺起眉頭。「廷明甚少喝醉的啊。」

水波柔瞟了曲典勇一眼。「來到蘇州城這種大地方，開心之餘，自不免會開懷大飲，不醉倒才怪！你啊，嘻嘻，我忘了你是例外的一個，跟你喝了不過兩壺酒，一點也不暢快。」

曲典勇道：「城內各路武林人物雲集，稍一不愼，便會惹上麻煩，我不敢開懷暢飲，因恐怕醉酒失性，開罪了武林同道，脫不了身。咱們雖是一幫之主，在那種小地方稱雄稱霸，但來到這裏，在別的武林同道眼裏，可是微不足道，不值一哂，我是擔心妳……才不敢喝醉。」

水波柔聽着，好不感動，柔情地看着曲典勇，「典勇你對我太好了，我剛才錯怪了你，不會惱我吧！」身子不由自主靠向曲典勇身上。

曲典勇很自然地伸臂摟住水波柔。「妳明白便好了，怎會惱妳啊。」

水波柔如小鳥依人，偎靠在曲典勇身上，一臉陶醉。

曲典勇摟着水波柔，輕撫着她的鬢髮臉面，口裏低聲道：「阿柔，時候不早了，妳也累了，我送妳回房安歇。」

水波柔微微閉着眼，溫馴地點點頭。

曲典勇摟着水波柔離開房間，順帶將房門關上。

他倆都不知道周廷明詐醉。

周廷明雙眼閉着，耳聽曲、水兩人情話綿綿，忍不住雙眼微微張開一綫，偸看兩人柔情蜜意地摟在一起，就在眼前，心裏湧起百般滋味。

待到曲、水兩人走出房外，他才敢張開眼，長長吁口氣，挺身坐起來，滿臉痛苦之色。

眼看着自己喜歡的人在自己眼前跟別人親熱，心裏那種滋味實在不好受。

＊　＊　＊

月夜泛舟於寒山寺外江上，靜聽寺中鐘聲迴響，自有一番難以言喻的意境與感受。

連日來，曲、水、周三人暢遊城內外各處名勝，好不歡快。

中秋那天，三人頭一遭見識到千姿百態、形式奇特的花燈，還觀賞到流彩飛艷的烟花焰火，那種熱鬧情景，又豈是家鄉那種小地方可比！

走在人潮如湧，磨肩接踵的大街上，看着紅男綠女，手提各式燈籠的孩童在攜手夜遊，笑逐嬉玩，三人同受感染，與衆同樂。

開心歡樂的日子特別易過，中秋過後，眨眼便臨近東杰所設之武林盛宴。

這兩天，曲典勇不時與周廷明及林大棟外出，與各色武林人物打交道，可恨由於他倆名不見經傳，曲典勇雖有心結交，但却遭到不少白眼慢待，他却毫不為意（表面上），周廷明却感到滿不是滋味。

曲典勇心裏何嘗好受，但却激發起他爭强好勝之心，暗自在心裏發誓：說甚麼也要出人頭地，教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對他另眼相看。

武林盛宴那天終於到了。

大清早，曲典勇便起床，眼見周、水兩人還未起床，急忙分別到兩人的房間去敲門喚醒兩人起床。

梳洗完畢，穿着整齊，三人精神抖擻地帶着林大棟及五個幫衆趕去城北外三里處的聚英樓。

來到城門口前，祇見絡繹不絕出城而去的，幾乎全是武林人物，水波柔吐舌道：「咦！我還以為咱們早，原來這麼多人比咱們更早。」

曲典勇道：「一年一度武林盛會如此難得，誰願後人？遲了去，恐怕沒位子坐。」

出了城門口外，一路上，盡是武林人物，越近聚英樓，人數越多。

路上的武林人物有些三五成羣，有些兩個一伙，亦有獨自一人的，更有派場十足，騎馬坐車，隨從過十，旗幟鮮明的，曲典勇看着，後悔沒將留在客棧上的池牛及五個幫衆也帶來，被那些派場十足的武林門派或幫會蓋過。

周、水兩人自出娘胎，從未參與如此鼎盛熱鬧場面，見識到如此衆多之武林同道，不禁嘆為觀止。

聚英樓座落於一處名勝——桃花溪前。樓高三層，雕樑畫棟琉璃瓦，大紅柱子，頗為壯觀。

桃花溪乃是一條丈許寬的小溪，溪前是綠草如茵的草地，間種花樹，溪上有小橋三兩條，沿溪兩旁盡是桃樹，據說春暖花開時節，桃紅雲白夾岸，落葉繽紛，一溪盡是桃花瓣，那時最多遊人到來遊覽遣興。

桃花溪亦因此而得名。

由於四時皆有遊人，做生意的頭腦靈活，除了聚英樓外，附近還有十數家客店酒家。

聚英樓佔地頗廣，樓後還有兩個大院落，左面院落分成四個小院，自成一格，每個小院不但有客房，還有客廳，甚至設有灶房，那是給付得起錢的人租住。右面院落全是客房，共有三十個房間，租錢當然比那四個自成一格的院便宜多了。

據說，東杰孫奮揚就住聚英樓內。

東杰不愧是江東武林第一人，他的居處亦高人一等，原來他並不是居於樓後的兩個大院落中，乃是居於聚英樓最高處——第三層樓上。

曲典勇一行來到聚英樓前，但見人山人海，堵在樓前，令到曲典勇一行無法再進一步。

打聽之下，原來堵在樓前的武林人物，都在等着持帖魚貫進樓，由於來瞧熱鬧——沒請帖的——比持帖赴宴的人還多，因此，令到樓前堵塞，請帖在手的人幾乎要經過一番「掙扎」才能擠到門前。

想到自己手上有請帖，曲典勇頓感與有榮焉，好不光彩。比起那些擠在樓前不得其門而入的武林人高了一截。

好不容易擠到門前，只見八個一色天青色勁裝漢子左右雁翅排開，皆腰間佩劍，與當中而站的一個錦袍人迎候來賓進樓，每個進樓之人皆要出示東杰發出之武林帖，否則不得進內，而持帖之人若屬一門、一派、一幫、一會者，最多只准帶兩人進樓，餘者只能在樓外等候。

曲典勇幸得人提點，才不至失禮，在未擠前去，先打發林大棟帶五個幫衆到附近客店或酒家坐着等候，亦可在附近走動。

進入聚英樓後，他從同桌之人口裏得知，門前那八個天青色勁裝漢子乃是東杰手下八劍士，那個迎賓的錦袍人則是東杰的總管，名叫孫敬之。

持帖之人皆要將手上的武林帖讓孫敬之查看無訛後，方能進內。

曲典勇同周、水兩人進入樓內，馬上有人帶他們對號（帖上的號數）入座，三人被安排坐在樓下店堂左邊靠裏一角的大圓桌前，座位對着的桌上，放着一個牌子，上書金元幫三個字。其它座位對着的桌上，都放着一個牌子，上書幫派之名或人名，數一下，有五個牌子。

換言之，與曲典勇三人同座的，共有五個幫派或武林人物。

看清楚牌子上的門派名稱，計有虎爪門、流星堂、風火會，以及一名袁罡，另一名梁其昌的武林人物。

稍後，曲典勇三人才知道，樓下大堂列席的各式武林幫派人物，都是沒甚麼名頭的，能夠登上二樓宴席的武林人物，全是有頭有面，在江東武林道大有身份的。

當曲典勇知道這種「上下有別」的安排後，心裏很不是滋味，那份榮譽頓消失得無影無踪，甚至感到是一種恥辱。

因此，他產生出一股強烈的意欲——非要爬上去——像東杰那樣高高在上——不可。

武林盛宴果然不同凡响，酒菜豐盛，飲宴之武林人，若有興緻的，可從正午開席吃喝到晚上散席，吃飽喝醉，亦可出外走走，或到設於聚英樓側的比武擂台與武林同道一較高下。

開席後酒過三巡，一直沒有露面的東杰孫奮揚終於出現——從樓上下來敬酒，陪同他的都是在江東武林極有名望的武林名宿或一派之尊，計有八人之多。

孫奮揚大約四十五六歲年紀，身形頎長，淡黃臉面，蠶眉鳳眼，頷下留着半尺長短的短髯，自有一種懾人的風度，不愧是江東武林第一人。

孫奮揚甫自樓上走下來，大堂上坐得滿滿的武林人物登時哄動起來，紛紛站起身，抱拳向孫奮揚及陪同他的八個武林名宿致意。孫奮揚手持酒杯，顧盼自如，抬手連連作答。

大多數的武林人物皆顯得很興奮。曲典勇揚看着，臉上毫無表情，暗自在心裏對自己說：終有一日，我會取而代之，像他那樣高高在上，受武林同道尊崇擁戴，我一定會！暗暗用力揑緊拳頭。

周廷明與水波柔都露出欣羡之色。「典勇，東杰果然名不虛傳，你看他多風光，很有氣派啊，確實不同凡响。」周廷明忍不住悄聲在曲典勇耳邊低說。

曲典勇「嗯」了一聲，沒說甚麼。

「各位武林同道請坐下。」孫奮揚向在場的武林人物高聲說。「難得各位武林同道賞面，共襄盛會，孫某人不勝感激……孫某人敬各位武林同道一杯，聊表孫某人對各位同道之謝意。」

一衆武林人物——少說也有百數人——登時「轟」然擧杯起立，齊齊向孫奮揚及八個名宿遞起酒杯致意，「乾杯！」齊齊一飲而盡，隨即爆發起一陣歡呼聲。

接下來衆人齊敬孫奮揚一杯，跟着又再互敬，場面好不熱鬧。孫奮揚再敬衆人一杯，便返回樓上。

曲典勇一直隨着衆人敬酒乾杯，並不怎樣興奮雀躍。

由於與同席之人互不相識，曲典勇只與他們打個招呼，互報姓名，客套兩句，之後便沒打交道，而同席之人亦對三人頗爲冷淡，似有瞧不起之意。

越喝越覺沒意思，勉强坐了一個時辰左右，曲典勇與周、水兩人離席外出，到比武擂台那邊去看看。

對於曲典勇中途離席，同席之人皆不以爲意，周、水兩人却大感奇怪，走出聚英樓外，水波柔不住問：「典勇，怎麼你好像不大開心？」

曲典勇吁口氣：「妳看不到虎爪門，流星堂，袁罡那些人對咱們愛理不理麼？再坐下去有甚麼意思？倒不如出來走走。我看不慣那些人的嘴臉。」

自打敗了大江堂之後，曲典勇好不意氣風發，備受幫中上下人等稱頌欽敬，令他感到好不光彩，如今却遭到虎爪門那些人的冷眼，似乎不將自己看在眼內，怎不教他感到不是滋味，心裏大不舒服，經此遭遇，令他醒覺到，之前他不過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吧了。如今躋身於一衆武林同道之間，才知道在別人的眼裏，他這個一幫之主算不了甚麼，甚至微不足道！

這更激發起他的野心。

＊　＊　＊

聚英樓側那座比武台前，人山人海，放眼望去，淸一色都是武林人物，少說也有二三百人。

二三百武林人中，大部份都是來湊熱鬧的，其中有不少人抱着一顯身手，冀望一登龍門，聲價百倍之心願而來。

也難怪那些武林人物抱此冀望，乃因歷年來在比武擂台上嶄露頭角之人，皆受到東杰孫奮揚的賞識，納歸旗下，而奪魁者更有犒賞，並得重用。

比武擂台立下兩例：一，比武之人只能點到即止，絕不可弄出人命，若不愼傷之，不算觸犯規例；其二，凡成名立萬之武林人物，皆不可上台比武，只限後起之輩參與。

爲免有人犯例或生事，東杰特請其把弟龍雲虎坐鎮擂台，並派出二十四個武士在場維持秩序。

台上已有兩人在比武。

曲典勇與周、水兩人好不容易擠入人羣中，眼見不能再進，只好站着，抬頭往台上望去。

坐在台上左邊一把交椅上的龍雲虎恰在那時站起來，擧手高呼：「停手！此場甘興勝！」

其實不用龍雲虎呼叫，台上比鬥的兩人勝負已分——打敗的一個已倒地滾開去。

得勝者甘興擧起雙手，作出得勝狀。台下爆發起一陣喝彩聲。

待喝彩聲漸歇，台上的甘興環顧台下衆人一眼，宏聲道：「那位武林朋友上台賜教？」

周廷明低聲對曲典勇道：「典勇，你以爲台上那人如何？」

曲典勇兩眼望着台上的甘興，口裏道：「未睹他與人拚鬥前，如何說。」

水波柔接口道：「看來那人已連敗數人，要不，他開口挑戰後，怎麼台下沒人即時應戰？」

話口未落，台下左邊人叢中，响起一把聲音：「潘某不自量力，上台會你！」一個人自人叢中縱身掠起，落在台上。

站在台口右面一個中年漢子即時開口道：「來者請報上名。」

上台應戰那人馬上轉身面向台下，抱拳道：「在下潘斗。」接着向台下環揖，跟着轉身面對甘興：「甘朋友請指教！」

甘興抱拳還禮：「不敢，潘朋友請。」

坐在交椅上的龍雲虎發話道：「潘閣下可知比武規例？」

「龍大俠，在下知道。」潘斗向龍雲抱拳一禮。

「嗯。」龍雲虎點點頭。「比武開始。」

甘、潘兩人同時道一聲「請」，隨即擺開架勢。

台下嗡嗡的議論聲——竊議誰勝誰敗——一下子沉寂下來，幾百對眼睛緊盯着台上的甘、潘兩人。

周廷明悄聲在曲典勇耳邊道：「你看誰勝？」

曲典勇略一沉吟。「我猜甘興勝。」

就這刹那之間，台上的甘、潘兩人已動上手——以拳掌比拚。

台下數百人皆屛息觀戰，只聞台上比拚的兩人，口裏發出的叱喝聲。

甘、潘兩人鬥得好不激烈，誰也看得出，兩人盡展所學，務必擊敗對手。

三十招已過，兩人仍未分勝負。

台下數百武林人看得目不轉睛。

五十招已過。

就在第五十七招上，甘潘兩人終於分出勝負。

只見激鬥中的兩條身形一分——該說其中一人斜飛出去，同時响起一聲悶叫，跟着蓬然一聲大响，斜飛開去的身形摔跌落丈外台上，滾了兩轉，掙扎着爬起身。

台下圍觀的武林人絕大多數看到，斜飛出去的人是潘斗，被甘興一招「雲龍探爪」，一掌擊在潘斗左肩上，穩不住身形，打了個半旋飛出去。

甘興又勝了這一仗。

龍雲虎站起來大聲宣判。「甘興勝！」

敗了的潘斗滿臉羞愧，縱身下台，隱沒於人叢中。

甘興又敗一人，臉有得色。

周廷明低聲對曲典勇道：「怎樣？」

曲典勇撇撇嘴：「此人身手不俗……」

水波柔道：「比你如何？」

曲典勇笑而不答。

「典勇，怎麼不說啊！」水波柔搖着曲典勇手臂。

就在這時，台下人叢中，响起一聲雷打似的吼聲：「俺來會你！」一個粗壯如牛的漢子跳上台，兩手上各提一把大板斧。

粗壯漢子有如天神下凡，引得台下數百武林人看得爆發起一陣哄動聲。

站在台口一角的中年人開口詢問那威猛漢子：「請閣下報上大名。」

那威猛漢子聲如雷鳴。「俺乃孟超是也。是個粗人，不曉禮數，各位朋友不要見怪。」

台下爆發起一陣哄笑聲。

孟超轉身面對甘興：「甘朋友，俺擅使雙斧，請以兵器比拚。」

甘興道一聲「好」，走到裏角一個兵器架前，取下一根四稜鐗，向孟超道一聲：「孟閣下請指教。」

孟超一聲：「指教不敢當，看斧！」無動雙斧，殺奔甘興。

甘興道一聲：「來得好！」揮鐗急迎。

兩下裏迎上，立時殺在一起，

只聞斧鐧交擊之聲不絕於耳，鬥得好不激烈。台下觀戰之人皆被緊緊吸引住，不少人的心都不由揪緊。

別看孟超長相粗魯，雙斧却使得虎虎有威，聲勢奪人，招法精練。

甘興也不弱，一根四棱鐧使得密不透風，全無破綻，可惜略輸氣勢。

水波柔輕輕舒口氣：「典勇，哪個會贏？」

曲典勇答：「孟超。」兩眼緊緊看着台上激鬥的兩人。

曲典勇居然說對了，就在激鬥至六十三招時，孟超陡地發出一聲雷打也似的暴喝。跟着祇聽噹一聲巨响，甘興手上的四棱鐧脫手飛掉，人亦接連蹌退兩步。

孟超發出哈的一聲大笑，斧勢疾停：「甘朋友，俺贏了！」

甘興驚魂稍定，吸口氣，穩住身形，抱拳向孟超道：「甘某技不如閣下，敗得心服口服。」跟着撿回被磕飛的四棱鐧，蹤落台下，站於一伙人之中。

水波柔佩服地道：「典勇，了不起，被你言中。」

周廷明道：「典勇，是時候上台一顯身手，出頭露面了。」

曲典勇搖搖頭：「未到時候。」

「誰敢上台與俺較量？」孟超雙斧一碰，發出噹一聲震响。

「某家上來會你。」人隨聲現，一個彪形大漢手提朴刀，跳上台。

那彪形大漢比孟超還要粗壯，高出半截頭，在台上一站，有如金剛一樣。

形貌恍如金剛般的高大漢子照例報上姓名：焦巨山。

人如其名。

焦、孟兩人見過禮後，隨即各展所長，動手比拚起來。

這一戰又比甘、孟兩人之戰精彩。

台下觀戰之人皆看得魄動心驚，因焦、孟兩人皆勇猛異常，戰況懾人，就連一直安坐交椅上的龍雲虎亦爲之動容，不由自主站起來。

台下觀戰莫不擔心焦、孟這一戰會有死傷。

焦、孟兩人戰至八十回合時，龍雲虎疾喝一聲：「停手！勝負已分。」

焦巨山應聲首先閃退開去。

孟超似乎意猶未盡，不甘願地收斧停手，扭頭向龍雲虎嚷道：「龍大俠，俺與焦朋友戰得正酣，因何……」

龍雲虎振聲道：「勝負已分，焦巨山勝，孟超，瞧瞧你左衣角是否被削掉一角？」

孟超馬上低頭瞧看，果然看到左衣角被削去，登時啞口無言。

能於焦、孟兩人激烈兇猛的比拚中看出孟超衣角被削，龍雲虎果然不是浪得虛名，單是這一點，便教台下觀戰的人由衷折服。

台下觀戰的人，包括曲典勇三人在內，皆未能看出來。

孟超似乎有點不服，悶聲不响便跳下台，消失在人叢中。

台下觀戰衆人發出一陣喝彩聲。

台上的焦巨山意氣昂揚，舉起手上朴刀，在台前走了一匝，接受台下的喝彩。

站在台上一角的中年人待喝彩聲過後，高聲向台下喊道：「誰人上台挑戰焦巨山？」

台下鴉雀無聲，片刻後，交頭接耳，响起一陣竊議聲。

「誰人敢上台挑戰焦巨山？」中年人在台上發出第二次呼喊。

仍然無人挺身而出上台應戰。

台下二三百武林人似乎皆怯懼於焦巨山威猛。

「若再無人挑戰焦巨山，此日擂台比武便告結束，明日再行比武。」中年人環顧台下黑壓壓一片的武林人。

台下登時靜下來。

焦巨山得意洋洋地在台上來回走動，一副耀武揚威之勢。

「焦閣下，曲某來會你。」曲典勇終於按捺不住，也不跟周、水兩人打招呼，突然縱身躍起，往台上掠去。

「這才夠意思！」焦巨山哄笑一聲，舞動朴刀。

曲典勇掠到台上，面向台下，抱拳環揖一匝，報上姓名：「在下金元幫曲典勇。」

「曲朋友，廢話少說，馬上動手比拚。」焦巨山擺出架式。

曲典勇露齒一笑：「請！」拔出鋼刀，蓄勢以待。

「殺！」焦巨山喝聲如雷，使出一招「怒劈華山」，向曲典勇撲殺過去。

曲典勇從容不迫，身形倏地偏閃開去，鋼刀閃遞向焦巨山左腰脅。

焦巨山喝聲如雷，刀勢倏變，逆水行舟，朴刀陡地向外斜撇，急斬曲典勇。

曲典勇收招閃退一步，鋼刀斬向焦巨山左手臂，令到焦巨山不得不變招應付。

台下觀戰的人起先還能看清楚焦、曲兩人所使的身法招式，漸漸便幾乎分不清誰是誰，心神皆被吸攝住。

台下鴉雀無聲，每一個人皆全神貫注觀看焦、曲兩人那懾人心魄、精彩萬分的比拚，沒人留意到，台上——龍雲虎身旁多了一個人——江東武林第一人——東杰孫

奮揚！

沒人看到孫奮揚何時現身台上。

孫奮揚與把弟龍雲虎看着鬥得難分難解的焦、曲激鬥，目中異彩連閃，不時悄聲交談兩句。

焦、曲兩人一戰，可用激烈兇險四個字來形容。

兩人已大戰一百回合，仍未分出勝負。

若從氣勢聲威來看，焦巨山壓倒曲典勇。

水波柔看得一顆心揪緊，不由自主用力抓住周廷明手臂道：「廷明，我很擔心，你看曲典勇能勝……焦巨山嗎？」

周廷明亦很緊張：「很難……說……不過，別擔心，曲典勇挺身而出上台挑戰，必定……勝算在握……」

「呃！」一聲悶叫發自與曲典勇激鬥中的焦巨山，剎那刀光倏斂，噹一聲朴刀墮地，狼狽地斜跳開去的不就是焦巨山。

曲典勇收刀挺立：「焦閣下，承讓！」

焦巨山兩手空空，一張臉漲成紫紅色，向曲典勇抱拳深深一禮：「曲朋友，俺技不如你，敗得心服口服。」比敗在他手上的孟超，氣量大多了。

龍雲虎站起來：「得勝者曲典勇。」

水波柔第一個發出歡呼聲，與奮得蹦跳起來。

周廷明大聲喝彩。

跟着，台下爆發起一陣如雷喝彩聲。

曲典勇從未經歷過這種場面，有點不知所措，顯得有點難爲情。

喝彩聲過後，站在台角那個中年人大聲宣告：「日落黃昏，擂台比武到此爲止，明天再行比武，今日最後得勝者乃金元幫曲典勇君。」

台下馬上發起一陣歡呼喝彩聲。

曲典勇於擊敗焦巨山後，瞥到孫奮揚出現在台上，心裏暗喜，待到中年人宣告後，他正想趁機走過去拜見孫、龍兩人，那知孫、龍兩人已在台上消失，不知甚麼時候走了，不免有點失望。不過，他相信已踏出成功的一步，引起孫奮揚的注意，必爲孫奮揚所招攬，祇要能夠接近東杰，便有機會實現他的野心，取代東杰「武林第一人」之位。

在席上瞧不起曲、周、水三人的虎爪門及流星堂等人原來亦出來觀看比武，眼見他擊倒焦巨山，立時改容相向，急忙跟曲典勇套交情，跟在席上時的態度又是另一副嘴臉。

周廷明看不過眼，走開去，他看不慣那些人前踞後恭的嘴臉。

曲典勇却似乎忘記了虎爪門及流星堂那些人先前的嘴臉，高興地跟那些人打交道，連水波柔亦看不下去，嘟着嘴走到周廷明那裏。

事後，水波柔埋怨道：「典勇，眞不明白，你不討厭流星堂、虎爪門那幾個趨炎附勢的傢伙，你忘了他們在席上那副瞧不起咱們的嘴臉麼？」

曲典勇辯解道：「阿柔，人情冷暖，錦上添花，自古皆然。咱們既然要在江湖上闖一番大事業，怎能與那些人一般見識，難得他們改容結交咱們，咱們樂得結交，結交的武林朋友越多，對咱們越有利，對咱們將來更進一步的發展大有幫助。」

水波柔鼓着腮道：「我不想再聽你說了，說甚麼也有一番道理。」

曲典勇求饒道：「阿柔，別生氣好麼？妳不聽，我不說便是，從今後，妳不喜歡的，我不幹。」

水波柔回嗔作喜抿嘴一笑：「你啊，滑頭，討厭。」

曲典勇涎着臉道：「妳口裏說討厭，心裏則喜歡。」

忽地一人快步而來，向曲典勇抱拳道：「敢問閣下可是金元幫曲典勇幫主？」

曲典勇忙一正神色，抱拳還禮道：「正是在下，請教閣下……」

「在下賴長吉。」那人道：「奉家主人之命，請曲幫主明日午前，到桃花溪上游五里處之桃花別院一晤。」

曲典勇認出那人乃是在擂台上站於一角，每當兩個比拚者分出勝負後，便向台下呼叫挑戰者上台與得勝者較量的中年人。

不用說，中年人口中的「家主人」乃是東杰孫奮揚。

曲典勇雖猜到，仍問：「貴上可是東杰孫大俠？」

賴長吉道：「正是。」

「有勞閣下回覆孫大俠，蒙孫大俠青睞，在下深感榮寵，明日午前準到，拜見孫大俠。」

賴長吉含笑道：「家主人對曲幫主技壓焦巨山，大爲讚賞。」一頓，接抱拳道：「在下這就回去上覆家主人。」話落，往聚英樓走去。

待賴長吉去遠後，曲典勇喜不自勝，對水波柔和周廷明道：「剛才一戰，並無白花氣力，終於引起東杰垂注，若得東杰招納，便能再進一步，假以時日，不難實現咱們之所圖。」

水波柔雀躍萬分：「典勇，太好了，你看得眞準，一出手便令到東杰對你另眼相看，了不起。」

周廷明並不怎樣興奮：「典

勇，怪不得你遲遲不上台，原來你早有算計。」

曲典勇滿臉得色道：「恩公常對我說，幹甚麼也要一擊中的，那才不會花費氣力，果然管用。」一頓，又道：「乘被邀飲宴的武林同道大多仍在聚英樓內吃喝，咱們到附近那些客棧去看看可有房間，要是找不到客棧投宿，咱們便要趕回城裏歇宿，費時失事。」

結果，三人在一家客棧找到兩個房間投宿。

* * *

桃花別院在桃花溪上游一片桃樹林中，佔地不大，頗爲精緻。

曲典勇與水、周兩人來到桃花別院前，着兩人留在外面等候，他獨自進去見東杰孫奮揚。

因孫奮揚並無邀周、水兩人同往，雖則水波柔很想跟曲典勇一起進桃花別院，却不能如願，因曲典勇不允。

曲典勇才來到桃花別院門前，便見到賴長吉已在門前「恭候」，互相抱拳行禮後，曲典勇便隨賴長吉進內。

進入大門，是一個栽滿花樹的小小前院，穿過左邊一條花架小徑，進入中院，賴長吉趦入中廳，請曲典勇坐下，招呼一個僕人送上香茗，然後到裏面請孫奮揚出來。

曲典勇喝了兩口茶，便聽到脚步聲自裏面傳出來，知道來者必是孫奮揚，忙站起來。

自裏面走出來的果然是孫奮揚，隨後還有一人，却不是賴長吉，而是龍雲虎。

曲典勇馬上恭敬地向孫、龍兩人抱拳深深一揖：「晚輩拜見孫大俠、龍大俠。」

孫奮揚目注曲典勇，臉上不帶一絲笑容：「曲幫主毋需拘禮，請坐！」

曲典勇不敢坐，站着道：「晚輩承蒙孫大俠寵召，不勝榮幸，請問孫大俠何事寵召晚輩？」

孫奮揚拈鬚道：「請問曲幫主師承那位高人，身手如此了得，令余大開眼界。」

曲典勇不知「恩公」姓名，唯有據實答道：「晚輩所學，一半傳自先父，一半傳自一位恩公。」

「請問令尊大名。」

「先父名諱……曲直。」曲典勇答道。

孫奮揚與龍雲虎對看一眼，然後才道：「請問曲幫主那位授藝恩公高姓大名？」

曲典勇答道：「晚輩不知那位恩公大名，請恕晚輩無從奉告。」

這刹那，他發覺有不對勁，詫道：「孫大俠……爲何對在下……查根究底？」

龍雲虎冷笑一聲。「因你身上所佩之刀，龍某與把兄認出乃故人之物。」

曲典勇低頭看一眼那把毫不起眼的佩刀，奇道：「兩位前輩，這把佩刀乃在下恩公所賜，莫非兩位認識在下恩公？」

「正是！」孫奮揚冷沉道：「你所佩之刀，乃余故友之佩刀！」

曲典勇喜道：「在下極欲知悉恩公大名，兩位可否見告？」

龍雲虎不答反問：「你口裏那位恩公可是跛子？臉上橫七豎八滿是疤痕，年約五十？」

曲典勇連連點頭。

龍雲虎轉對孫奮揚道：「大哥，果然是他！」

孫奮揚兩眼射出的目光變得森冷起來。「曲幫主，聽清楚，你那位恩公姓段，名昆！」

曲典勇終於知道那位恩公──跛子的姓名，好不喜歡，「謝孫大俠賜告。」

孫奮揚擺手道：「不用謝。」接對龍雲虎道：「二弟，段昆果然活着！」

龍雲虎厲聲對曲典勇道：「小子，段昆授藝於你，可是要你來代他出頭找龍某兄弟報仇？」

曲典勇忙道：「龍大俠此言從何說起？在下連恩公之大名亦不得而知，對龍大俠與孫大俠與恩公之恩怨更加一無所知。在下此來，乃應邀前來出席武林盛宴，別無他意，恩公亦沒要在下幹甚麼。」

「小子，死到臨頭，還不實話實說？」孫奮揚斷喝。

曲典勇惶急地道：「孫大俠，在下絕無半句虛言。」

「龍某故且信你！」龍雲虎語氣稍緩。「你可知道，段昆乃昔年惡名昭著之魔頭？龍某與把兄率一衆高手爲武林除此魔頭，結果將他堵在一處斷崖上與之惡戰，那一戰，三十六高手九傷七死，幸得終將那魔頭擊下斷崖。那知他竟不死，如今既知他未死，必需將他除去，否則，那魔頭遲早必重出江湖，那時，江湖武林勢必遭受其荼毒！曲幫主，爲了江湖武林公義，你必須大公無私，將其下落說出來，待龍某兄弟除此武林公害。」

曲典勇做夢也料不到，恩公段昆與孫、龍兩人有此一段恩怨，聽得他呆住，對龍雲虎之言却半信半疑，到底他並不是個寡恩絕義之人，豈能恩將仇報，因此搖頭道：「恩公於在下有救命之恩，在下怎能恩將仇報，出賣他！」

「你當眞不肯說？」龍雲虎又變了臉。

「難道你不怕死？」龍雲虎目中煞光湧現。

曲典勇心頭一怯，硬着頭皮道：「生何歡，死何懼？」

孫奮揚朝龍雲虎打個眼色，對曲典勇道：「曲幫主年少有爲，身手出衆。若假以時日，必大有所爲，成就恐在孫某之上，何必爲了一時固執，自毀大好前程？曲幫主乃聰明人，定必知所取捨。」

曲典勇心動了，但仍然不作聲。

孫奮揚目不轉睛看着曲典勇，咳一聲道：「曲幫主若能大義滅恩，孫某明日當着江東武林同道面前，收你爲孫某唯一傳人，將來繼承孫某所有，如何？」

看到曲典勇仍不作聲，又道：「昨日在擂台上觀你與焦巨山之戰，孫某便知你是個可造之材，極爲讚賞，望你莫自誤。」

「是好是歹，全在你一念之間。」龍雲虎加上一句。

曲典勇心裏交戰了一會，終於開口道：「爲了江湖武林着想，在下不得不大義滅恩！」

「曲幫主果然沒令我倆失望！」孫、龍兩人鬆口氣，喜形於色。

「典勇，你不能單聽他倆一面之詞，出賣救你一命的恩人！」人隨聲現，周廷明與水波柔忽然出現在廳前。

孫、龍兩人霍然變色，疾聲道：「你倆何人，如何能闖進來？」

水波柔並不理會孫奮揚的喝問，着急地對曲典勇道：「典勇，縱使你恩公是個十惡不赦之人，但他於你有恩，你怎能幹此忘恩負義之事？」

周廷明接口道：「你如今若幹出不忠負恩之行，難保將來不會爲了一己之私欲，將咱們之間的情義拋到腦後，連我與阿柔也不放過，教我好不心寒。」

「小子胡言亂語！該殺！」龍雲虎怒喝一聲。

嗤嗤嗤一陣急激掠空聲乍響，一蓬弩箭驟射向周廷明！

弩箭是從一個突然閃現於階下的勁裝武士所發。

水波柔驚叫一聲，「小心！」欲加撲救，已來不及──不，該說是周廷明於危急一髮之間，一把推開水波柔。

周廷明不想水波柔被波及，他知道以水波柔的身手，很難應付得了如此急激射來的弩箭，其實他也沒把握。

他果然應付不了──中了兩支弩箭，大叫一聲栽倒下去。

可是，奪去周廷明一命的並不是那兩支射在他身上的弩箭，而是嵌在他眉心上的一顆銀彈子！

那顆銀彈子深深嵌入周廷明眉心內。

發出銀彈子的，乃是孫奮揚。

「廷明！」曲典勇與水波柔驚呼一聲，撲向周廷明。

「曲幫主！」龍雲虎疾喝一聲。「那小子不知好歹，死不足惜，你要好自爲之！」

曲典勇頓時窒住。

水波柔撲到周廷明身前，蹲下去，口裏大叫：「廷明，廷明！」一眼看清楚周廷明已死去，登時悲泣哭叫起來，「廷明，你醒醒啊，聽到我叫你麼，你不要死呀！」

曲典勇呆站着，臉上神情變化反複。

水波柔忽然跳起身，朝曲典勇嘶聲哭叫：「典勇！廷明被他們殺死了！你還站着幹嗎？忘了水波柔跟廷明親逾兄弟姐妹之情義了？忘了咱們曾說過，生死與共這句話了麼？還站着幹嗎？廷明是爲救我而死！難道你……不爲廷明報仇？」

曲典勇囁嚅道：「阿柔……我不能……自毀前程……廷明不該不明事理，阻止我……我不知該……怎麼做……」

「你……你不是人！」水波柔萬料不到曲典勇會說出那種教她心碎的話來，氣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你利欲……薰心。無情無義！我好後悔……我瞎了眼！廷明，你對我好，我知道，你爲救我而死，我亦可爲你而死！典勇忘了『生死與共』那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裏，我跟你一起走！」陡地自袖中亮出一把匕首，自刺心窩要害，倒伏在周廷明身上。

曲典勇看着，全身發抖，臉上皮肉劇烈搐動，口裏喃喃悲嗚：「阿柔，我對不起……妳……」

孫奮揚朝廳外閃現的數名武士道：「將他倆抬出去，好好殮葬。」

數名武士答應一聲，將周、水兩人抬走。

「曲幫主，不，我該改口喚你典勇才對，我沒有看錯你！」孫奮揚上前拍拍曲典勇肩頭。「將來你成名立萬，揚威武林，甚麼沒有？何愁沒美女投懷送抱，哈哈……」

曲典勇用力咬咬牙。「是！在下受教。」他心裏却隱隱作痛，隱隱有點後悔，但很快便消散。

想着自己將成爲東杰唯一傳人，前程無限，將來成就必在東杰之上，那時，受武林同道尊崇，叱咤風雲，何等風光；想及這些，足以壓下他心裏那點點後悔。

* * *

一月之後，曲典勇帶領孫奮揚、龍雲虎以及三十六劍士進入跛子段昆隱居的山谷內，便沒有踏出谷外。

居於山下的樵夫獵戶於那日聽到一聲悶雷般的震響聲。

段昆的秘密亦從此湮滅，沒人知道，是他利用曲典勇誘孫、龍兩人進谷，了結昔年的恩怨。

（全文完）



中州雙俠恩仇故事/古　隆　中・文
可　飛・圖

劍膽琴心

苦心授藝　撫育遺孤

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裡。

一鞭殘照裏，不單指的是夕陽無限好的黃昏，而且是氣傲寒霜，西風颯颯的深秋的黃昏。

四圍山色中，指的是秦西古城——「寶雞」。

「寶鷄」濱渭水而倚秦嶺，東臨終南，西擋六盤，是西秦的咽喉重地。

「寶雞」城並不大，也沒有甚麼顯著的古跡足資憑弔，但它本身就是一篇史詩，也是一個最現實的古跡，而環繞在它四週的古跡，更是俯拾皆是，處處均足以令人觸發思古之幽情。

據「寶雞縣誌」載：「秦穆公狩獵西縣，有五彩錦雞飛起，追馳抵爲山、射獲，因以霸、定郡、曰寶雞，易西縣爲鳳翔。」

又據水經注載，「秦穆公獲雉而霸，因以得名……」這就是「寶雞」一名的由來。

遙想當年穆公，怒馬如龍，縱橫撻伐，逐鹿中原，是何等英雄氣概！

從寶雞城東南渡過渭水，迎面有道狹長而形勢險隘的山谷，這是歷史上有名的「陳倉古道」。

當年淮陰侯韓信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即是由此秦嶺中的天險，出敵意表的渡渭水以進窺關中，如今徘徊其間，仍彷彿聞有金戈鐵馬之聲。

夕陽斜照，西風颯颯中，兩匹長程健馬，由寶雞城北門，徐徐進入城中。

前面一位是一個年約五旬，身着青衫的斑髮老者，面相清癯，三綹花白長髯迎風飄拂，由那飄逸的神態與均勻的面部輪廓判斷，年輕時，必然是一位風流倜儻的美男子。

如今，無情的歲月已在他臉上刻劃下無數縱橫的綫條，而那微蹙的眉峯與憂鬱的目光，更顯示他心內之中，有着沉重的事，因此，由外表看來，他是顯得那麼蒼白，那麼落寞的。

後面一位，是個年約弱冠的白衫少年，臉如冠玉，唇如塗朱，修眉朗目，猿臂蜂腰，夠瀟洒也夠英俊，不過，也許是受了前面那青衫老者感染，他那烱烱雙目之中，也隱隱流露着一抹困惑的輕愁。

這兩位，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兩人都是風塵滿面，顯然是經過長途跋涉而來。

兩人的腰間都懸着長劍，應該

是武林人物。

兩人的衣衫上都染上斑斑血漬，顯然，于來路上曾經有過激烈的搏鬥。

兩人一進城門，那白衫少年一揚聲說道：「方伯伯，咱們今晚是歇在這兒麼？」

青衫老者頭也不回地答道：「不，咱們打過尖，換過馬匹之後，繼續趕路。」

白衫少年以懇求的語氣道：「方伯伯，今晚歇歇這兒吧！」

青衫老者扭頭訝問道：「爲甚麼？」

白衫少年笑了笑道：「寶雞，是富有歷史古跡的古城，咱們難得到這兒來……」

青衫老者截口接道：「你是想順便憑弔一番？」

白衫少年點點頭道：「是的。」

青衫老者輕輕一嘆道：「孩子，你不怕給這古城帶來腥風血雨？」

白衫少年劍眉一軒，道：「方伯伯，難道午間的那一戰，還沒殺寒那些魔崽子的狗膽麼？」

青衫老者眉峯一皺道：「殺不完的孩子，你是太陽剛出山的人，來日方長，要想遊覽名勝古跡，以後多的是機會，目前，咱們辦事要緊。」該話間已到達人間驛馬行門口。

青衫老者話鋒一轉道：「咱們就在這兒換牲口。」

於是說完便飄身下馬，揚手朝十丈外的一家牛肉館子一指，道：「你先去那家牛肉館，吩咐店夥準備晚餐，和明天用的乾糧食水，伯伯換好牲口後，立即就來。」

白衫少年恭應了一聲，飄身下馬，獨自向那牛肉館走去……

約莫是半個時辰之後，這一老一少，在暮色蒼茫中，登上橫渡渭水的渡船。

面對渭水中的那滾滾濁流，青衫老者臉色凝重地黯然無語，白衫少年却注目問道：「方伯伯，咱們今宵是連夜趲程？」

青衫老者漫應道：「不錯。」

白衫少年目光投注南岸遠處，那巍峨高聳，白雪皚皚的秦嶺主峯，道：「方伯伯，藍關就在那絕峯之上麼？」

青衫老者點點頭道：「是的，孩子，你別看它好像不遠，但實際上却有一百多里哩，而且，由這兒起，越大散關到黃牛舖，這一段路，雖然還算平坦，但一過黃牛舖，即進入秦嶺山區，當年淮陰侯韓信『暗渡陳倉』的奇險山道，可實在不好走。」

話鋒一頓，又輕嘆了一聲接道：「孩子，伯伯我跟人家約定的是在明天正午，這一路來，已經被魔崽子們躭擱了不少時間，而且，這一路過去，也必然還有不少困阻，所以，咱們必須連夜趕路，才不致失約。」

白衫少年「哦」了一聲道：「佐兒知道。」

青衫老者注目渭河滔滔流水，喃喃自語道：「別了，渭河……這十六年來，我每年都跟你見一次面，但這回……可是最後一次了……」

白衫少年不禁一楞道：「方伯伯，回程中，咱們不走這條路麼？」

青衫老者似笑非笑地道：「孩子，你已經長大了，沒有再回山的必要，藍關事了之後，將順道入川，由長江乘船東下進入中原，也好開拓你自己的事業……」

說話間，渡船已抵南岸，兩人兩騎，沿着那還算平坦的官道，向大散關進發。

但當他們距大散關有四五里路程時，預料中的困擾果然發生。

夜色沉沉中，官道上，一字横排站着十個勁裝大漢，十個勁裝漢背後丈遠處，則爲五個黑衫的老者。

走在前面的青衫老者勒住馬頭，目光在對方十人身上一掃，淡笑着問道：「各位想要買路錢？」

十個勁裝漢子一齊冷笑一聲，亮出不同兵刃，有鬼頭刀、有長劍、有判官筆，萬字奪，也有流星鎚和軟鞭……

同時，勁裝背後當中的黑衫者冷笑一聲，道：「方大俠，別裝胡羊了，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青衫老者「哦」了一聲笑道：「原來威震江湖的『五行老怪』也到了，眞是失敬得很。」

一頓話鋒，扭頭向白衫少年笑道：「俗兒，這就是以五行神功稱雄武林已達二十年的『五行老怪』……」

那黑衣老者怒聲截口道：「方志宇，老夫耐性有限……」

方志宇（黃衫老者）也截口道：「皇甫仁，方某的時間也寶貴得很。」

皇甫仁就是那黑衣老者，亦即「五老怪」中的老大，聞言之後，仰首狂笑道：「好，好，咱們且在藝業上定存亡吧！」

一頓話鋒，朝前面十個勁裝漢子沉聲喝道：「徒兒們上！」

那個漢子一聲暴喏，人影飛閃中，將方志宇及那白衫少年包圍在當中。

白衫少年劍眉連軒，手按劍柄，冷然一哂道：「好一羣不知死活的東西！」

話聲未落，對方十人已發動攻勢，兵刃齊施，紛紛向被圍的兩人

撲了過來。

方志宇震聲大喝：「佐兒，除惡務盡，下手不必留情！」

話聲中，青碧兩道光華連閃，慘呼陣陣，人頭滾滾中十個勁裝壯漢，已報銷了五雙。

那五個黑衣老者，方自臉色大變間，白衫少年却殊感失望，地道：「怎麼會如此不濟事？」

方志宇已重行登上馬背，就像方才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似的，淡淡笑道：「還有五個，佐兒，你已然感到還過癮，這五個伯伯就全部讓你去打發他們吧。」

白衫少年朗聲笑道：「多謝方伯伯！」說着，已大步向「五行老怪」五人身前走去。

方志宇沉聲接道：「佐兒，咱們還要趕路，越快越好！」

白衫少年邊走邊朗聲應道：「佐兒理會得。」

皇甫仁冷冷一笑道：「娃兒，你是否姓冷？」

白衫少年停在「五行老怪」身前丈遠，淡淡一笑道：「不錯，少爺是冷天佐。」

「五行老怪」中的老五姜大昌，接口問道：「冷天佐，知道你父親是誰麼？」

冷天佐怒叱道：「混賬東西，誰不知道少爺的父親就是與佐兒齊名的『中州雙俠』之一……」

姜大昌接口冷笑道：「還好，總算沒有忘本，老夫還以爲你已眞的認賊作父了哩。」

冷天佐方自俊臉一變，「五行老怪」中的老二歐陽德接問道：「娃兒，你知道你父母冷長虹夫婦是怎麼死的呢？」

冷天佐臉色再度一變，道：「難道你知道？」

老三時仲似嘲似諷地一笑道：「可憐的孩子，你竟把殺父毀家的仇人，當作恩人看待……」

冷天佐不由一楞，截口問道：「你說甚麼？」

老四莫衡搶着答道：「娃兒，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你眞的聽不懂？」

同時，時仲目注安詳地端坐在馬背上的方志宇，冷冷一笑道：「方大俠，你一定要我代你揭穿麼？」

方志宇冷冷答道：「隨便。」

莫衡陰陰地笑道：「好，好，莫某人代勞就是。」

話鋒一頓，目光注定冷天佐道：「娃兒，你那殺父毀家的仇人，就是你所敬愛的方伯伯！」

冷天佐目中神光一閃，怒聲叱道：「老賊，胡說八道！」

莫衡連連冷笑不已，皇甫仁漠然地接口道：「小子，你先行問問你方伯伯看。」

方志宇神色肅然地道：「不必問了，孩子，他們說的是實情。」

冷天佐如遭雷殛地身軀一戰，木然半晌，才目注方志宇戰聲問道：「方伯伯，佐兒不信……」

方志宇老臉上肌肉一陣抽搐，幽幽接道：「孩子，方伯伯說的是實情。」

冷天佐不禁駭然退了一大步，張目訝然的問道：「那……那你爲何還要將我撫養成人？並傳給我武功？」

方志宇目光深注地反問道：「孩子，你憑良心說句話，這些年來方伯伯待你如何？」

冷天佐俊臉一抹痛苦之神色，道：「名雖伯姪，情如父子。」

方志宇接口道：「孩子，還記得方伯伯下山之前，同你所說的話麼？」

冷天佐道：「記得，當時你曾說過，只等達到藍關，我那殺父毀家的仇人，就可大白眞相於天下。」

方志宇道：「當時，咱們還做過些甚麼？」

冷天佐道：「當時，你曾替我打通『任』『督』二脈，並轉輸給我二十年功力。」

方志宇注目接道：「自那時起，你是否覺得你的功力已勝我一籌？」

冷天佐點點頭道：「是的，當時你也提過，爲了明天中午在藍關上能使我手刃殺父毀家的仇人，不得不如此做。」

一頓話鋒，又注目皺眉接道：「你爲甚麼要殺死我的父母？又爲甚麼要在我身上下這麼多功夫？」

皇甫仁冷笑接着插口道：「冷天佐，你面對殺父毀家的仇人，竟還能好整以暇地說話，眞不愧是『中州大俠』冷長虹的後人。」

冷天佐扭頭叱道：「你給我乖乖站在一邊。」接着，目注方志宇道：「請答我所問。」

方志宇幽幽的一嘆道：「孩子，方伯伯說過明天到藍關，你可以手刃殺父仇人，這話一定實踐……」

冷天佐皺眉截口道：「你的意思，是要我明天親自殺死你？」

方志宇點點頭，又搖搖頭，道：「孩子，你想不通的，目前，你最好是莫問。」

一頓話鋒，又注目接問道：「孩子，你不妨仔細回想一下，這些年來，方伯伯對你的感情如何，所作所爲又如何？覺得有虛僞做作之處麼？」

冷天佐沉思，接着答道：「這，一時之間，我倒想不起來。」

方志宇道：「那麼，憑過去的這些，方伯伯要求你再聽一次話。」

冷天佐道：「說說看？」

方志宇道：「那就是在前往藍關的這一路上，咱們仍然是通力合作，掃除一切障礙。」

冷天佐沉思之間，方志宇又正容的接口道：「孩子，短短幾個時辰之後，眞相就即可大白於天下，屆時，你不但可以當着天下羣雄之面，快意恩仇，同時，也可以一舉成名，使天下武林同道都知道『中州大俠』冷長虹後繼有人。」

冷天佐仍然是緊皺眉頭，沉思不語。

方志宇長嘆一聲道：「孩子，你是否因爲方伯伯對你十幾年來的教養之情而感到爲難？」

冷天佐點了點頭，道：「是的，在我知道你是我殺父仇人之後，還談合作，未免太……太荒謬了。」

方志宇不禁苦笑道：「本來，這委實是一件荒謬的事，但此中經過絕非任何人所能想像得到，孩子，方伯伯憑這十幾年來對你的教養撫育之情，向你提一次保證，你是否能信得過呢？」

冷天佐注目道：「保證甚麼？」

方志宇神色一整，道：「保證你明白眞相之後，可以心安理得去執行湔雪親仇的行動。」

冷天佐沉思着道：「也許我應該相信你的，但合作……却……」

頓住話鋒，良久未接下去，方志宇慘笑一聲，目注「五行老怪」道：「你們五個，挑撥離間的手段總算達到了，方某說過的話一定算數，我既已將你們五個交給冷天佐處置，我絕不再越俎代庖……」

皇甫仁截口冷笑道：「方志宇，難道咱們說的不是事實麼？」

方志宇道：「我早已認，這是事實。」

莫衡接口道：「既然你自己也承認是事實，又何來之挑撥離間？」

方志宇道：「雖是事實，但明瞭個中全部眞相的人，當世的活人中，却僅僅只有二個人。」

冷天佐注目問道：「這兩個人其中一人就是你？」

「不錯。」

「還有一個呢？」

方志宇一指「五行老怪」道：「就是他們五個的幕後主宰。」

冷天佐道：「那總該有個姓名？」

方志宇鋼牙一挫，道：「是的，他有姓有名，而且是大大的有名，不過，孩子，容許我還如此叫你——在明天正午之前，我不便告訴你。」

冷天佐皺眉的問道：「爲甚麼？」

方志宇濃眉一皺道：「孩子，這短短幾個時辰，你就不能忍耐一下？」

冷天佐鋼牙猛挫，點點頭道：「好，我忍，我忍！」

方志宇長嘆一聲，道：「孩子，對伯伯方才最後一次要求，你能答應麼？」

冷天佐又點了點頭，道：「方才我已經考慮過了，也許你有必須如此做的苦衷，所以我決定答應你，並且在明天正午之前，你仍然是我敬愛的方伯伯。」

方志宇如釋重負的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好孩子，好孩子，眞是難爲你了。」

冷天佐神色一整道：「不過，父仇不共戴天，方伯伯，過了那個時限以後，恐怕……恐怕……」

方志宇臉上的肌肉抽搐着，慘笑接口道：「那是當然，孩子，伯伯方才已經保證過，屆時，你將心安理得地去執行復仇的行動，絕不會感到一絲一毫的爲難……」

「五行老怪」一見對方兩人已由分而復合，不由互相一使眼色，五人十掌，徐徐舉起。

方志宇雖然在與冷天佐說話，但「五行老怪」的一切行動，却始終在他洞悉之下，見狀之下，連忙對冷天佐喝道：「天佐，當心暗算！」

話聲未落，「五行老怪」的五行神功已同時發動，十掌齊揚，五股不同的强勁氣罡，以雷霆萬鈞之勢，一齊向冷天佐身前擊來。

「五行老怪」，顧名思義，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神功」而見長的。

「五行神功」既以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相生相尅之理而命名，自然各有其適合本質的特性。

「五行老怪」既以擅長「五行神功」而稱雄武林數十年，其神功的修爲與造詣，自非等閒。

尤其是在聯手合擊之下，其所出之罡氣，有剛有柔，有冷有熱，其勁力之强，與威勢之盛，眞是豈同小可。

冷天佐入目之後，饒他年輕氣盛，而且藝高膽大，也不由爲之暗凜地一式「旱地拔葱」，騰拔三丈有奇。

那「五行神功」所滙成的强勁罡氣風，剛好由他脚下擦過，帶着破空銳嘯，將三丈外官道邊的一棵合抱大樹，擊得攔腰而斷，「嘩啦」一聲，震起漫天塵土。

也就在此同時，冷天佐那騰拔的身形猛然一個折轉，脚上頭下，疾射而下，也沒見他有甚其他動作，但「五行老怪」中的老三時仲與老四莫衡，已同時一聲慘叫，倒栽就地，老五姜大昌駭然驚呼道：「

洞金指！」

原來那死的兩人，是被冷天佐的指風擊斃，各自眉心被洞穿一孔，鮮血猶自汩汩地流出。

以指風於丈遠外將敵人眉心洞穿一孔，謂之爲「洞金指」，倒也不算誇張。

姜大昌話聲未落，冷天佐的身形已射落他的背後。

皇甫仁睹狀之下，一面與老二歐陽德雙雙撲向冷天佐，一面振聲大喝道：「老五當心！」

冷天佐淡笑接道：「老賊，太遲了！」話聲中飛起一脚，朝姜大昌臀部一踢。

可憐姜大昌「不好」的念頭尚未轉好，那龐大的身軀已被踢得直射三丈外那株方才被他們「五怪」兄弟聯手擊斷的斷樹樹梢之上，碰得腦袋開花，一命嗚呼。

這些，本來都是一刹那的事。

皇甫仁與歐陽德二人，本是心疼老三老四慘死而不顧一切飛身撲來，想不到一刹那間，又死了一個老五，心頭這一份驚、怒，那就不用提啦，所以，那本來提足的十成眞力，不自覺間，又增加了兩成，提足了十二成眞力，作與敵同歸於盡的打算，一面加速前撲，一面厲聲喝道：「小狗，納命來！」

同時，方志宇也震聲大喝：「天佐留一個活口！」

冷天佐冷冷一笑，「米粒之珠，也放光華。」

話聲中，迎着對方飛撲而來的身形，雙掌一分「砰砰」兩聲，歐陽德被震飛八丈開外，立告了賬。皇甫仁則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似的萎頓就地，祇有雙目中還射出怨毒的厲芒。

方志宇拈鬚微笑道：「天佐，幹得好，留下這一個廢人，讓他替你去揚名顯萬吧！」

冷天佐輕輕一嘆道：「可是，我並不熱衷於名利……」

方志宇笑道：「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要想有權，是必須要有赫赫威名……」

冷天佐漠然地截口道：「方伯伯，目前我所想做的，祇是想早點弄清楚是甚麼一回事。」

方志宇笑道：「明天正午就可以揭曉了，孩子，不論你的想法如何，伯伯絕不能讓你默默無聞。」

冷天佐注目問道：「爲甚麼？」

方志宇神色一整：「因爲你是『中州雙俠』之一冷長虹大俠的兒子。」

冷天佐目光深注地問道：「那你……」

他本想問：「那你又爲何要殺死我父親？」但他繼想，自己既已說過一切且待明天午後再說，還是暫時不問的好，所以話出一半，又自動嚥了下去，接着很自然地「哦」了一聲道：「所以，這一路行來，對所有攔截我們的人，你都讓我留下一個活口？」

方志宇點點頭道：「是的。」

冷天佐接道：「同時，你柬邀天下英雄，明午在藍關聚會，也是爲了這原因。」

方志宇笑道：「也可以這麼說，至少其中有一半是爲了要使你一舉成名天下知。」

冷天佐苦笑搖搖頭道：「眞是不可思議……」

方志宇正容截口道：「已經躭誤了不少時間，天佐咱們走吧！」

這兩人，表面上已由分而合，但其實對話間的稱呼與語氣上看來，却有一點格格難入的味道。

冷天佐默然點頭，縱上坐騎，隨在方志宇背後的疾馳而去。

越大散關過黃牛舖，一路都平靜得很。

冷天佐忍不住的揚聲說道：「方伯伯，如果照目前的這情形，咱們天亮前後即可趕到藍關。」

方志宇答道：「但願如此，不過，由現在起已正式進入秦嶺的山區，這是最難通過，却是最容易遭暗襲的一段路，天佐，你可得特別當心！」

他的話聲才落，山徑旁一株枝葉濃密的古樹上傳出一聲冷笑道：「方志宇，還是當心你自己的狗命。」

隨着這話聲，颼颼颼……人影連閃，山徑前後，已各自出現十幾個勁裝大漢，將前後道路都一齊封死……

方志宇勒停坐騎，目注那發出聲音的古樹，沉聲喝道：「是那一路的朋友，請現身出來答話。」

那古樹上傳出一聲冷笑道：「方志宇，你能突破我手下的攔截，才有資格見我老人家。」

方志宇輕輕一嘆道：「閣下，何苦叫你這些手下寃枉送死……」

古樹上的一聲冷哼道：「說的眞比唱的還要好聽。」

一頓話鋒，沉聲喝問道：「喂，那娃兒，你是否叫冷天佐？」

冷天佐冷然答道：「不錯。」

那古樹上人接答道：「娃兒，你知不知道，你是跟着你的殺父仇人走在一起？」

冷天佐漫應道：「早就有人告訴過我了。」

那古樹上人沉聲喝問道：「冷天佐，父仇不共戴天，目前這陳倉古道中，不知有多少道上朋友，準備替令尊冷長虹大俠索還這一筆血債，你既已知道殺父仇人是誰，却爲何還要……」

冷天佐截口答道：「那是少爺的事，用不着別人越俎代庖。」

那古樹上的人怒哼一聲：「好一個不知好歹的混賬小子！」

方志宇沉聲喝問道：「朋友，你眞是爲了要替冷長虹大俠索還血債？」

那古樹上人道：「這還用問？老夫跟你往日無仇，近日無怨……」

方志宇冷笑道：「可是，我知道是誰在牽着你的鼻子走。」

那古樹上的人道：「由你怎麼樣說吧！」

一頓話鋒又震聲說道：「冷天佐，方志宇是你殺父仇人的消息是誰告訴你的？」

冷天佐道：「五行老怪。」

那古樹上人似乎是楞了一楞，道：「你們在何處見到了『五行老怪』？」

「大散關前五里處。」

「人呢？」

冷天佐淡淡一笑道：「四死一重傷，目前可能還在原處。」

「活的是誰？」

「老大皇甫仁。」

那古樹上人厲聲喝道：「是誰幹的？」

冷天佐漫聲應道：「當然是少爺幹的。」

古樹上人一聲怒道：「孩子們，殺！」

隨着這一聲「殺」，那阻住山徑的二十多個勁裝大漢齊聲暴喏，一齊自懷中取出一隻尺半長短，徑約寸五的黑色圓筒。

方志宇入目之下，不禁心頭一凜，立即以眞氣傳音的向冷天佐急促地傳音道：「天佐，洞金指，十指連發，快！」

傳音中，他自己已首先不聲不響地發出了威震武林的獨門絕藝「洞金指」，攔在他前頭的十二個勁裝大漢，手中的黑色長筒剛剛擧起，忽然發出一聲慘號，已倒下了十個，其餘二個雖然已將那圓筒中的烈火射出，但人也立即倒斃。

方志宇彈指之間，一擧殲滅了正面的十二個强敵，緊接着雙掌猛揚，一股强勁絕倫的罡風，將那迎面射來的兩團烈火，倒捲着向那藏在樹上的敵人激射而去，同時口中冷笑了一聲，道：「老賊，你也試試自己的歹毒暗器……」

這些本來是一刹間的事。

當方志宇消滅正面敵人之同時，冷天佐却已以更乾淨俐落的手法「洞金指」將後面的十二個敵人擊斃，那十二個人，竟沒有一人能來得及發出那圓筒的烈火。

這原因，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第一，是冷天佐的身手，確已達到青出於藍勝於藍之境，所以，雖然他是聽到了方志宇的傳音之後才痛下殺手，但在速度上，却比先動手的方志宇還要快上一籌，以致使對方十二個人中沒有一個有反擊的時間。

其次是：經過這一段的急趕中的深思熟慮，他越發覺得他這位方伯伯不像壞人。

儘管他於大散關前由「五行老怪」口中獲悉方志宇就是他殺父的仇家，並經方志宇親口承認之後，曾經有過一陣子的爲難，但目前，他已經完全釋然了。試想，方志宇既然是殺死了他的父親，而又大反常情地將他撫養成人，將所有武功傾囊相授，最後，並將其數十年的性命交修的內家眞力輸出一部份，使他平添了二十年的面壁之功而成爲青於藍勝於藍的年輕高手，古往今來中，又何曾聽說過有如此的殺父毀家的仇人呢？

既有此非常的殺父毀家的仇人，則果中必然有非常的因果。

何況他緬懷往事，方志宇是他自有記憶以來的唯一親人，十幾年來，身兼嚴父、慈母、恩師的三大重身份，他搜盡枯腸，也想不出一絲有甚麼虛情假義的可疑之處。

那麼，就算方志宇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該殺的仇人吧，看在以往的一段情份上，他也眞該眞誠地接受對方的要求，在到達藍關之前的這短短幾個時辰中，毫無條件地與對方合作，一直到由對方揭開事實眞相之後，再行做適當的處置也還不遲……他想通了之後，最初獲悉這一消息時心中所產生的敵意，可算是已暫時完全消除。

也因爲如此，所以才有方才那種如斯響應，快速絕倫的殺敵動作……這些，就此表述。

且說，當方志宇將那蓬敵人臨危反擊的烈火，以强勁無比的掌力擊得倒射隱身在古樹上的敵人首腦時，那古樹上人早已看清了當前的情況。

他自知難以與方志宇抗衡，不等那蓬烈火近身，已首先發出一串哈哈狂笑道：「方志宇，算你命長，老夫失陪了！」

話聲中，人已如殞星下瀉，向那深不見底的絕澗中下墮。

而同時那一蓬被方志宇的掌風所擊的烈火，也到達那古樹之上，强烈無比的烈火，竟是使那青葱茂密的樹葉立即燃燒起來。

火光熊熊中，但見一根其深不知幾許的長繩由古樹上直垂絕澗中，原來方才那隱身古樹上的人是藉着那根長繩由澗底逃逸。這發現，可惜已嫌略遲，敵人業已鴻飛冥冥了。

方志宇不由頓足怒叱道：「老賊，你雖然僥倖逃了這一劫，但是將來逃不過我這侄兒的手掌的！」

絕澗中底下遙遙地傳來蒼勁的

語聲道：「別做清秋大夢了，方志宇，你武功再高，今宵也休想走上藍關，再說，縱你僥倖不死，你又知道老夫是誰？」

方志宇揚聲答道：「我可以找陰山派要人……」接着，扭頭向冷天佐道：「孩子，記着，這一關的賬，記在陰山派上。」

冷天佐訝道：「方伯伯怎知道他是陰山派的？」

方志宇俯身拾起一隻圓筒道：「伯伯見到了這玩藝之後，才知道他是陰山派的。」

冷天佐張目訝道：「這就是陰山派的威震江湖的獨門暗器『五毒烈火筒』？」

方志宇點點頭道：「這玩藝中的毒火，可以射達三丈之外。」

目光向四週一掃，一挫鋼牙，接口道：「孩子，你看看這環境，敵人安排多毒、多絕，方才如果咱們身手略差一點，或者是下手略晚一點，這後果不堪設想了。」

冷天佐點點頭道：「不錯，左是峭壁，右是絕澗，前後又是毒火，那情況，咱們祇有死路一條……」

這時，方志宇已由敵屍上拾起八具「五毒烈火筒」，自己懷中揣入四具，另四具遞與冷天佐道：「孩子，這個你拿着，咱們這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阻攔，必要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也好派了用場。」

冷天佐接過「五毒烈火筒」，也揣入懷中，方志宇正容接道：「由此去藍關，約莫還有四五十里，山路崎嶇，馬匹反而碍事，咱們索性放了牠吧！」

冷天佐點點頭，雙雙將馬頭調轉，揚鞭一抽，兩匹健馬向來路上疾馳而去。

冷天佐目注兩匹疾奔的健馬，心中暗忖道：「澤及牲口，由這一點小事上看來，也足以證明他是一位仁慈長者，可是，爲甚麼他竟然是我的殺父毀家的仇人呢？」

方志宇輕輕一嘆道：「孩子，咱們走吧。」

說着，雙雙施展輕功，快若飄風地沿着山徑疾奔。

越過草涼驛，秦嶺絕頂的藍關已遙遙在望。

不過，過了草涼驛之後，已是冰雪封途，滑不留足，設非他們兩人都有一身絕頂輕功，普通人恐怕爬也沒法爬了。

冷天佐目注那高聳入雲的秦嶺，揚聲問道：「方伯伯，這兒到藍關，還有多少路程？」

方志宇道：「大概還有二十來里。」

冷天佐道：「如果沒有甚麼阻攔，咱們明天辰牌時分可以到達。」

「不錯。」方志宇眉峯微皺地道：「奇怪，這一段路中，竟沒有受到阻攔？」

話聲未落，一聲蒼勁的佛號遙遙傳來道：「阿彌佗佛，來的可是方施主與冷少施主麼？」

冷天佐忍不住的暗笑道：「剛剛說到沒有人阻攔，立刻就有人出面，這情形，倒有點像是『華容道』上……不不，這比喻不妥當……」

冷天佐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方志宇揚聲答道：「不錯，前面那位高僧？」

那蒼勁語音道：「貧僧法元……」

方志宇連忙截口接道：「哦，原來是少林藏經閣的法元大師。」

話音中，前面拐角處，已如行雲流水般走出兩個年約六旬身材高大的着月白僧袍的老僧，迎着方志宇合什一禮道：「法元、法本見過兩位施主。」

方志宇、冷天佐二人一面還禮，一面由方志宇發話道：「少林本院的藏經閣與羅漢堂兩位住持大師，竟聯袂等在此間，不知有何見教？」

站在右首的法元答道：「貧僧師兄弟是奉武林盟主之命，在此恭候迎接兩位施主。」

方志宇雙目異彩一閃，道：「這位盟主，也眞夠客氣多禮了，祇是有勞兩位大師，方志宇深感不安。」

法元神色一整道：「貧僧上命所差，方施主毋須感到不安。」

法本却淡淡一笑道：「好教兩位施主得知，貧僧師兄弟同時也奉有代施主清除阻截之人的命令。」

方志宇「哦」了一聲道：「怪不得這一段行程中平安無事，原來是兩位大師代爲清除了。」

法元笑了笑道：「眞要談清除，憑貧僧師兄弟兩人的力量，恐怕連『事倍功半』的成果也談不到。」

少林本院中，藏經閣與羅漢堂的住持僧，其地位與功力僅次於掌門人，憑這身份，居然還說出上述的話來，也可以想見這一段路程中想截阻方志宇、冷天佐二人的黑道人物，是如何厲害棘手了。

方志宇笑道：「大師太謙了，事實上除了通過黃牛舖後曾遇陰山門下阻擾之外，一直到這兒，在下二人，可並沒遇到甚麼痲煩。」

法本淡笑道：「那是仰仗盟主德威，以金龍令加上貧僧的三寸不爛之舌，予以勸走的。」

方志宇道：「不論如何，兩位大師的這一份情誼，在下伯侄二人是敬欽的了。」

法本接道：「好說好說，貧僧

等愧不敢當！」

一頓話鋒，側身讓路接道：「兩位施主先請！」

方志宇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在下祇好有僭了。」扭頭向冷天佐道：「天佐，你走前頭。」

冷天佐心知這位方伯伯已對任何人都不敢過於相信，爲防這兩位老和尚心懷叵測，在後面突施暗算，方特要自己走在前頭。

當他恭應一聲，挺胸仰首當先走去，其餘一俗二僧也魚貫相隨而行。

方志宇邊走邊扭頭問道：「大師，貴派掌門方丈法聽大師是否也已到達？」

法本答道：「是的，掌門師兄已於午前到達藍關。」

方志宇接道：「其餘七大派掌門人呢？」

法元搶着道：「都已先後到達。」

冷天佐扭頭接問道：「大師，除了本屆武林盟主和八大派的掌門人之外，還有甚麼人？」

法元道：「還有『勞山狂道』、『洞庭漁叟』、『落拓書生』、『江南四傑』和『苗疆三妖』。總之，黑白兩道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差不多都已到齊，爲數總在三百人以上。」

方志宇接問道：「不知那武林盟主帶了多少隨從？」

法本道：「總有二十多位。」

方志宇微微一哂道：「漪嶼盛威，眞是羣賢畢至，冠蓋雲集，方志宇臨死之前見到如此多朋友，也足以自豪了。」

法本一整神色道：「方施主，貧僧有幾句冒昧之言，不知可不可以請問？」

方志宇笑道：「荒山險路，本來是枯燥得很，多談談，也可以解除部份寂聊，大師有話請盡管問，不論如何冒昧，方志宇絕不會介意就是。」

法本略一沉吟道：「方施主，那冷長虹大俠果然是……是……」

他覺得以下的話實在不好問下去，尤其是冷長虹的兒子冷天佐走在一起，所以，他「是」了半天，却沒接下去。

方志宇自然明白對方想問些甚麼，當下，祇好自做主張，點頭答道：「是的，冷長虹大俠委實是在下所殺。」

法本指了指走在前面的冷天佐，以眞氣傳音道：「這位小施主也已經知道了？」

方志宇也傳音答道：「是的，他已經知道了，而且是今晚才知道。」

法本訝問道：「他已經知道施主你是他的殺父毀家仇人，居然還同施主走在一起？」

方志宇苦笑道：「大師覺得這情形太反常了，是麼？」

法本點點頭道：「不錯，事實上，令人覺得太反常的，還不止這一點。」

方志宇含笑揚聲問道：「大師覺得還有那些地方反常了？」

法本沉思答道：「譬如，方施主在殺死冷長虹大俠之後，爲何還要題字讓道上人知道殺人的兇手是你？」

方志宇笑道：「大師，江湖上殺人後題名表示身份的人太多了，大師你對我方志宇的這種行徑認爲反常嗎？」

法本接道：「因爲施主與冷大俠之間，不但是名震武林的大俠，而且是親如手足的盟兄弟，哦，對了，兩位施主之間，究竟是爲了何事，而致同室操戈？」

方志宇輕輕一嘆道：「大師，此事一言難盡，好在明天中午，就可眞相大白了，大師且請忍耐一下吧！」

法本點點頭苦笑道：「好，好，忍字本來是出家人的看家本領。」

方志宇接道：「大師覺得還有些甚麼反常的地方？」

法本神色一整道：「武林中兇殺事件雖多，但在殺死對方之後，而將對方的兒子撫育成人，這也是極之少見事情。」

方志宇淒凉地一笑，道：「好教大師得知，方志宇不但將冷大俠的兒子撫育成人，而且也將一身本領武功傾囊相授，目前，我這位侄兒，不但身兼『中州雙俠』兩家之長，同時也因來此之前，方志宇已以本身眞力助長他二十年的面壁之功，所以，我這位侄兒的身手，已名符其實地『青出於藍勝於藍』了，大師，這些你會覺得更反常嗎？」

法本霜眉緊緊的皺了起來，道：「不但反常，而且，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方志宇道：「但如果一旦說穿了，也就平常得很。」

一頓話鋒，才輕輕一嘆道：「大師，這問題，也請等待明天中午，一併解答。」

法本無奈地點了點頭，法元接口一問道：「那麼，方施主曾邀天下羣雄，於明午齊集，爲的不是那件事。」

方志宇道：「當然是爲了我方志宇要對殺死冷大俠一事，做一個合理的交代。」

接着又輕輕一嘆道：「最近這十幾年來，冷大俠的生前友好，爲了向我方志宇索還這一筆血債，已不知費了多少心機，可是他們一直毫無所獲。」

話鋒一頓又接道：「如今，冷

大俠的遺孤業已成人，而且有了一身頗爲不俗的功力，方志宇心願已了，還能不向關懷我多年的朋友們交代一番麼？」

法元沉思着接道：「方施主，請恕貧僧直言，方施主這話，可能還有不實不盡之處？」

方志宇笑道：「大師佛門弟子，當然明白佛曰：『不可說，不可說』的眞諦，好在祇等明天一切即可大白於天下，屆時，兩位大師所目睹的，將是最平常，也最詳盡，最實在的，血淚寫成的故事。」

法元輕輕的嘆道：「方施主，貧僧有一肺腑之言要提醒你。」

方志宇正容的答道：「在下恭聆。」

法元沉思接着道：「在已到達藍關的三百多位武林同道中，據貧僧暗地觀察，絕大多數對方施主成見甚深，敵意也極濃，而比較持客觀態度的祇有本屆武林盟主和武當少林兩派。而武林盟主所率的不過二十多人，武當少林兩派更是連掌門人算上也是僅僅六位，屆時，如方施主所公佈的眞相不能令人滿意，在衆怒難平之下，區區卅來個持平客觀的態度的人，恐怕沒法收彈壓作用之效，方施主武功再高，也將……」

法元一嘆住口，當然，他未說出的話意，任誰都可以想像出來。

方志宇正容接口道：「多謝大師提示，此情方志宇當永銘心底是也。」

一頓話鋒，又慘然一笑道：「方志宇罪孽深重，早該一死以謝盟弟夫婦英靈，祇是心願未了，才苟活到今天，大師，明天方志宇並沒有打算活着走下藍關之企圖，所以，對於個人生死，早已置諸度外，不過，我却不能不爲我這位侄兒的安全多做一點安排。」

法元不由訝然問道：「難道方施主獲悉有人將不利於冷小施主麼？」

方志宇點點頭道：「不錯。」

法元皺眉接道：「可是，據貧僧暗中觀察，似乎並無這種跡象。」

方志宇接口道：「大師，這就是陰謀的可怕之處。」

法本接口道：「方施主能否先行透露一點？」

方志宇道：「大師請多原諒，目前實在不便說，因爲敵人毒如蛇蝎，狡如狐狸，如果在下先行透露，兩位大師難免會於神態間露出破綻，那後果極可能使在下十幾年的苦心孤詣盡付東流。」

法元正容說道：「既有如此嚴重後果，貧僧自不便强求。」

法本接問道：「方施主心中的敵人既然如此厲害，那麼，方施主事先是否也有所聞，也有所佈置？」

方志宇道：「不錯，在下已事先有所佈置，不過，爲免百密一疏，以致影响我這位世侄的安全，屆時，還得煩請兩位大師暗中與貴掌門人和武當派門下的人，對我這位世侄多加維護。」

法元接口道：「這個，貧僧義不容辭。」

方志宇道：「那麼，方志宇先行謝過了。」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少林武當兩派，一向執八大門派中牛耳，輔助武林盟主，主持江湖正義，可說是有口皆碑，方志宇更是欽佩已久。」

法本截口笑道：「方施主何必如此客套起來？」

方志宇也笑道：「明天，我希望少林與武當兩派，爲我世侄多加維護，豈可不事先拍拍馬屁。」

道貌岸然的法本大師也不禁爲之莞爾一笑。

方志宇神色一整道：「還有一點，敬請兩位大師費神。」

法本接道：「方施主請吩咐。」

方志宇道：「不敢，大師太客氣了！」又正容接道：「兩位大師與貴掌門人及武當掌教密談時最好以眞氣傳音說出，才不致暗中被敵人察出痕跡。」

法元、法本兩位大師同時點頭道：「貧僧記下了。」

這二位邊走邊說，儘管山徑崎嶇，路上冰雪滑不留足，又加上冷冽强勁的山風，但却並沒影响他們的談話興緻。

這時，東方天際已現出一片魚肚白色，而距目的地藍關，也僅僅約四五里的路程了。

方志宇邊走邊精目四周搜視，祇見山徑旁約二丈遠處的峭壁上，有一個小型天然石洞，當下駐步，向前面走的冷天佐叫道：「天佐，停一停！」

冷天佐應聲走了回來，方志宇不等對方發問，首先正容說道：「孩子，目的地已近在咫尺，但距約定時間還足有三個時辰，這幾天咱們兼程急趕，尤其是昨宵，未獲片刻休息，這對於一個即將面對無數强敵的人來說，算是兵家之大忌……」

冷天佐這才截口的問道：「方伯伯是準備藉這多餘的時間，好好的調息一番？」

方志宇點點頭道：「不錯。」

冷天佐目光瞥向法元、法本兩位大師，道：「可是，這兩位大師……」

方志宇接道：「這兩位大師是佛門高僧，而且都是古道熱腸，難

得他們兩位在此，伯伯想麻煩請他們兩位暫時爲咱們護法。」話完，目注法元、法本兩位大師，道：「兩位大師，尊意如何？」

法元首先唸了一聲佛號道：「爲能兩位施主護法，這是貧僧師兄弟的光榮，祇是，這兒冰雪遍地，山風又急勁冷冽……」

方志宇含笑截口道：「這個，毋須兩位大師擔心，在下已覓妥避風之所。」接着，一指那個小型天然石洞道：「大師看看，那不是一個很好的調息所在了？」

法元大師精目向那石洞一瞥，道：「好倒好，祇是似乎小了一點。」

方志宇道：「不瞞大師說，這石洞裏面足能容二人行功調息，因爲最近這十幾年來，在下每年都跑一趟藍關，這石洞我至少曾經住過十夜以上。」

法元大師接口道：「既然如此，那是再好不過，那麼，兩位施主快請吧。」

方志宇沉思道：「在下兩人約須兩個時辰的調息，在此一段時間內，如有人查詢或路過這兒，兩位大師最好是說奉盟主之命在此迎候在下，尚未見到在下本人。」

法元大師點點頭道：「這個貧僧理會得。」

方志宇「哦」了一聲道：「還有，方才請兩位大師密請武當派共同暗中維護我這位世侄一節，請莫在盟主面前透露。」

法元大師微微一愕，道：「施主如此鄭重吩咐，想必有此必要，貧僧師兄弟敬遵所命就是。」

方志宇抱拳一拱，正容說道：「兩位大師維護之情，在下先行謝過了。」

法元、法本兩位大師合什還禮間，方志宇又接道：「好，有勞兩位大師了，待會再見。」扭頭一聲沉喝：「天佐，咱們走！」

話落身飄，疾如激矢射向那天然石洞，一閃而入，緊接着，冷天佐也跟踪而入。

不過，這天然石洞外窄內寬，足可容十來個人而有餘，方才方志宇所說定能容兩個人調息之說，顯然有不實之處。

外面雖然是冰天雪地，寒風刺骨，但這石洞中却是個溫暖如春。

冷天佐一面打量石洞內外的形勢，一面點頭讚許道：「這石洞位於山徑拐角處的峭壁上，入口小，下面又臨千仞絕壁，而且又須跨越寬達兩丈深不見底的斷岩，不但不易爲人發現和注意，身手略次一點的人，也不敢冒險進來，倒是一個絕佳的調息之所。」

他這裏方自自說自話間，方志宇已騰身縱上丈餘高的洞頂，一手攀住往下倒垂的石筍，另一隻手由洞頂空隙中取出一隻長約二尺許的黑色木箱，飄然而下，很愼重地放置一旁。

冷天佐不由目注訝然問道：「方伯伯，這裏面是甚麼？」

方志宇脣間肌肉抽搐了一下，道：「孩子，現在不要問，午後你就自然會知道了。」接着，目光深注地問道：「孩子，方才伯伯跟兩位大師說的話，你都全聽到了？」

冷天佐點點頭道：「是的，都已聽到了。」

方志宇沉思小頃，才喟然一嘆道：「此刻不說也罷，孩子，今午必然免不了一場最艱苦的血戰，目前咱們還是好好的調息要緊。」

冷天佐接道：「可是，佐兒並不累，倒是有很多話，想……」

方志宇截口沉聲道：「目前，你問不出甚麼名堂來的，天佐，午間的這一戰，不但有關你的血海深仇，和伯伯我的一生名譽，同時有關一場武林浩劫，你以爲是那麼等閒！」

冷天佐不由心頭一驚，「伯伯請莫生氣，佐兒知錯了。」

方志宇沉聲接道：「知錯就好，坐下，就在我的面前，立即行功調息！」

冷天佐恭應一聲，立即在方志宇對面就地坐下，行功調息起來。

盞茶工夫之後，冷天佐已進入物我兩忘之境。

方志宇那憂鬱的目光，一直在身旁的黑漆木箱與冷天佐的俊臉上交互掃視着，良久，良久才發出一聲幽幽長嘆，待伸右掌，以掌心輕輕地在冷天佐頭頂的「百會」大穴上。

冷天佐不禁霍然而醒，張目訝問道：「方伯伯，你…………又要將眞力……」

方志宇截口沉聲：「住口，神歸紫府，氣納丹田，好好接引我所輸出的眞力……」

冷天佐沒再答話，也沒掙扎，他的眼角却流出了兩顆晶瑩的淚珠……

頓飯工夫之後，方志宇收回按住冷天佐「百會穴」的手掌，那憂鬱而失神的雙目在冷天佐的俊臉上呆呆地注視着，嘴角噏張，但不曾說出一個字來。

此時，天色已大亮，那初昇的旭日，金色的陽光斜射到洞中，將這小小的石洞照射很分外明亮。

冷天佐寶相莊嚴，有如入定老僧，臉色白裏透紅，好像一隻熟透的蘋果，與那臉色蒼白、皺紋堆滿臉的方志宇一比，更顯得格外精神。

半晌，方志宇那失神的雙目中異彩一閃，臉上也浮現出一絲欣慰

的笑意，不過，他的笑意是那麼淒涼，那麼落寞。

接着，他胸部一挺，苦笑着自語道：「時間差不多了，我也該振作一點，別給敵人看出破綻來。」說着，探懷取出一隻小玉瓶，將瓶中所僅存的三粒銀色藥丸一齊納入口中，然後瞑目靜坐，一如冷天佐那樣行功調息的模樣。

說來也難以令人相信，盞茶工夫之後，方志宇那本來蒼白的老臉，竟變得紅潤異常，容光煥發，與片刻之前的那種哀頹情形一比，竟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

斜射入洞的陽光已逐漸移出洞外，時光該已是巳末午初了。

方志宇霍然而醒，烱烱目光凝注冷天佐沉聲道：「孩子，時間快到了，咱們該走了。」

冷天佐張目欠伸而起，目注方志宇苦笑道：「方伯伯，您這是何苦來呢。」

方志宇淡淡一笑道：「孩子，我不是一切依然如故麼？」

冷天佐道：「佐兒知道，你這是服過振奮精神、激發潛力的藥丸……」

方志宇截口微笑道：「我知道瞞不過你，但這不要緊，祇要敵人不知道就行了。」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孩子，伯伯本該於下山之前，一次成全於你，但我當時顧慮到沿途會攔截，才不得不改變初衷，多費一次手脚，孩子，今次你才是萬衆矚目的主角，明白了麼？」

冷天佐茫然地點點頭。

方志宇挾起那隻黑漆木箱，沉聲道：「走吧，孩子。」話聲中，已出洞口，躍身射落小徑旁，向正在洞口遙望着的法元大師歉然道：「兩位大師辛苦了。」

冷天佐也飛身而下，向法元、法本兩位大師深深一躬，道：「多謝兩位前輩。」

法元、法本兩位大師一面合什還禮，一面由法元答話：「些許微勞，算不了甚麼。」

法本大師也正容接道：「兩位施主，時間快到了，咱們快走吧！」

沐着艷陽，踏着積雪，一行四人迅速地向秦嶺絕峯走去。

四五里路程，以目前這四人的脚程，自然是片刻之間，即已到達此行目的地藍關。

藍關，又名南關，據水怪經注載：「藍關最始名難關。」關頭終年積雪，寒風徹骨，小立關頭，翹首東望，祇見羣山拱衞，霞蔚雲蒸，終南瑞雪，更似遙相朝拜，使人油然而興起雄心萬丈之感。

北眺，即黃沙大漠，茫茫無際，迷濛混沌，天地一色，予人另一種莽莽蒼蒼的感受。襯托着關頭，那股淒涼的氣氛，使遊過客，無端地興起一種莫名的悲愁。

唐代詩人韓愈名句中那「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當然也是在上述氣氛中的感懷之作，不過當時的韓愈係因奏章賈禍，被貶謫邊荒，因而心情特別沉重，寫得也格外淒涼，以致數百載後讀來，猶令人爲之淒然淚下。

至於佛家傳說，八仙中的韓湘子，九渡文公十渡妻，就是由藍關往終南山去的，那當然是神話，祇能姑妄聽之而已。

這時的藍關，雖然一樣的荒涼，但却不寂寞。

因爲三百多位應邀而來的武林豪客，已差不多將可以利用爲紮營露宿的地方都擠滿了。

僅僅正中一塊約十丈見方較爲平坦的雪地還是空着。

其實，說它是空着，也不切合實際，因爲在這塊約十丈見方的空地中，早已有人用積雪堆砌成兩個小平台，平台上各放着一張活動的木椅。

兩個小平台相距約一丈，左邊的一個，有兩根竹桿横支着一塊枱布，上書：「武林盟主席已另一個小平台，却是除了那張活動木椅之外，空蕩蕩地甚麼也沒有，據判斷，那該是屬於此次大會的主人「中州雙俠」之一的方志宇的。

那些三山五嶽人馬的武林豪客們，一個個圍着兩個小平台而坐，怪的是他們各自備了一條小板櫈。

人羣中有人發出一聲驚呼：「來了！不錯，那是方志宇等一行人來了。」

法元、法本兩位大師逕自走入藍關上最大的一座黃色帳幕中，帳頂上面中書「杜」字的杏黃三角旗正在迎風招展着。

方志宇和冷天佐昂然穿過人羣，登上右邊的小平台，方志宇將挾着的黑漆小木箱放下之後，逕自坐上那張木椅，冷天佐則一旁侍立。

人羣中傳出一片竊竊私語聲：「這就是殺死冷長虹大俠的方志宇麼？」

「那年輕人就是冷長虹大俠的遺孤麼？」

「奇怪。」

「有甚麼奇怪？」

「哼！那小子竟跟他的殺父仇人在一起，而且神態間還那麼恭順，這還不奇怪嗎？」

「也許他還不知道。」

「不知道？哼，以往也許不知道，說得過去，如今，天下武林都知道，除非他是白癡……」

「這方志宇也稱得上一怪。」

「不錯，他殺死了冷大俠之後，居然還要自我標榜一番……」

「哼，還是不夠種，既敢自我標榜，爲何又一躲就是十幾年不敢見人……」

「但今次畢竟重出江湖了。」

「這斯剛剛重出江湖，就柬邀天下羣雄來此，不知也葫蘆裏頭賣的是甚麼藥……」

「管他哩，横直待會兒就可以揭曉了。」

「咱們這位盟主也怪，居然親自趕了來。」

「聽說咱們的盟主，過去還是這斯手下的敗將啦。」

「啊，這倒是第一次聽到。」

「這斯會不會覬覦盟主寶座？」

「那可很難說……」

「哼！諒他也不敢！」

「不錯，今天，全武林中的頂尖高手都集中在此，縱然他的功力通玄，也絕不敢輕舉妄動。」

不錯，由這些羣雄們的閒話中，足以證明他們對方志宇的成見甚深，敵意也甚濃。

但端坐木椅的方志宇和侍立的冷天佐，對這些人的話竟視若無睹，也聽如未聞。

那黃色帳幕中，走出五個勁裝壯漢，每人挾着四張活動的木椅，很均勻地將木椅排列在兩個小平台的四週。

緊接着，鐘聲三響，黃帳幕中傳出清朗語聲：「時間到了，請盟主升座。」

帳幕門簾一掀，魚貫地走出一行人來。

爲首的一個年約五旬上下的錦袍老者，身材高挑，國字臉，濃眉如刷，目光烱烱，顯得不怒而威，這就是本(十二)屆的武林盟主「一劍追魂」杜文山，以次則爲：

少林派掌教法聽大師。

武當派掌教天一眞人。

華山派掌門人悟眞子。

青城派掌門人范鈞。

峨嵋派掌門人一瓢大師。

衡山派掌門人邱元亮。

天台派掌門人沈立煜。

陰山派掌門人余永年。

「勞山狂道」夏維臣。

「落拓書生」程立眞。

「洞庭漁叟」方不同。

「江南四傑」胡氏兄弟以及他們的高級隨從。

武林盟主杜文山向方志宇微一點首，逕自登上另一平台，大馬金刀地坐上木椅。

其餘羣豪也分別在平台四週的木椅上落座，其高級隨員，則分別侍立其掌門人背後，此情此景，身爲少林本院兩位大師，也祇好侍立在其掌教背後了。

不知是有意安排或是巧合，少林、武當兩位掌教，剛好坐在方志宇所坐平台的左右二側，「落拓書生」程立眞與「勞山狂道」夏維臣則分座於少林、武當兩位掌教的右側，面向武林盟主杜文山那邊。

羣豪分別入座之後，杜文山這才向方志宇抱拳一拱，似笑非笑地道：「方兄別來無恙。」

方志宇也抱拳答禮，淡淡一笑道：「托盟主之洪福，方志宇還活着。」

杜文山朗聲笑道：「方兄說笑了，以方兄的修爲，放眼當今武林，誰還能要得了你的命。」

方志宇一軒雙眉：「盟主所言，雖有點過譽，但方志宇也不敢妄自菲薄，憑正大光明的單打獨鬥，放眼當今武林，委實沒有人能要得我的命！」

一頓話鋒，長嘆一聲道：「但事實上，這十幾年來，方志宇已成爲武林同道人人欲得而誅之的大罪人。」

話鋒再頓，精目横掃四週羣豪之後，朗聲接道：「各位，方志宇罪孽深重，靦顏偷生已有十六年，關於往事，各位都耳熟能詳，方志宇不敢贅述，以瀆各位精神，所以柬邀各位聚集於此，是請給各位聽一個故事……」

人羣中有人怒聲截口道：「誰耐煩聽你的故事，姓方的，你還是早點對殺死冷大俠的事，做個交代吧！」

杜文山笑道：「方兄還是說你自己的事吧。」

「是盟主，」方志宇正容的接道：「各位，這故事說完之後，毋須勞動各位中任何一人動手，方志宇爲自己做最妥善的安排，這一安排，保證各位在場的每一位都心安理得，包括我這位世侄冷天佐在內。」說着，並抬手向冷天佐指了一指，一頓話鋒，又朗聲道：「這故事，是說給我這位世侄聽，各位祇能算是旁聽者，而且在說出這故事之前，方志宇必須先爲我這位世侄引見在座的幾位前輩人物，尚請各位多多擔待。」

接着，由武林盟主杜文山起，一直到「江南四傑」胡氏兄弟爲止，一一替冷天佐引介一遍，末了，並以眞氣傳音向冷天佐說道：「孩子，少林、武當的六位和最後所引見的七位待會兒都將是你的助手，尤其是後面七位，更是你亡父生前的至交，以後你可得跟他們多多親近。」

冷天佐也傳音恭答道：「佐兒記下了。」

方志宇揚聲說道：「各位，請安靜，現在開始說故事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下期所刋出之「千幻神魔」故事。

上文提要：司空中原帶着不苦大師與風雲人飛越三座山巒，到達一座高崖下，大草坪後是一座氣派堂皇的宮殿……武林皇后接見他倆，風雪人自稱來自東海，名叫方振宇。艷婦聽後，雖提及海尊島，但神態高傲，方振宇少年心性，絕不退讓，以牙還牙，司空中原見他不尊敬武林皇后盛怒出手，被方振宇一招輕易化解，艷婦竟能窺出其招式名稱……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慈悲爲懷救災民　僧鞋踩糞當飯碗

這些矮小房舍，並不是住人，而是用以飼養禽畜。

在這些小房舍中央，有一座庭園。庭園內，燈火通明，如同白晝。

傳不仁在衆妻妾簇擁之下，帶着七八分酒意，睨視着不苦大師。

「你就是那個頑固的道士？」

「老衲不是道士。」

「不是道士？哦！哈哈！俺明白啦，原來是個老尼姑……哈哈……」

衆妻妾也陪着傳不仁大笑。

不苦大師也在笑，而且笑聲比所有人還更響亮。

傳不仁笑聲倏止，喝問：「俺笑！你也笑！你又有甚麼值得好笑的？」

不苦大師道：「施主笑，是因爲看見老衲而發笑。」

「你呢？」

「老衲笑，是因爲施主在笑，所以是不得不笑。」

「何以俺笑，你不得不笑？」

「語云：『禮下於人，必有所求。』老衲此行，乃是有求於施主，既有求於施主，施主既笑，老衲又豈可不陪笑一番，以免掃施主之雅興！」

「哈哈！好一個老尼姑，眞是他媽的知情識趣，好玩！好玩極了！」

「近月大旱，連年歉收，老衲此行，乃是有求於施主，希望施主大開米倉，大開方便之門，把穀倉內一半米糧，分派與方圓百里內之飢民，諒施主慈悲爲懷，必當答允。」

「好一個濟世爲懷的老尼姑。」

「願施主積善積福，蒼生萬幸！」

「嘿嘿！你可知道，俺倉中有多少石白米？」

「老衲不知。」

「哼！少說也有白米六千石！」

「一半之數，便是三千石。」

「不錯，要是憑你三言兩語，俺便把三千石大米送出去，豈不是天下第一號大羊牯嗎？」

「非也！據老衲所知，河南徐員外，派米五千石，鄭州甘老先生，派米一萬二千石，縱使施主派米三千石，算來算去，也只能算是天下第三號大羊牯而已。」

「第三號大羊牯？」

「要是施主要做天下第一號大羊牯，縱使傾盡六千石米派將出去，只怕還不夠資格！」

「不必！不必！這個甚麼天下第一號大羊牯，俺是沒興趣搶着來當的！」

「施主言下之意，是能夠成爲天下第三號大羊牯，已是心滿意足？」

「哼！眞是歪理！一派胡言……」傳不仁一聲怪叫：「少廢話，你要三千石大米，那是有商量的，但只怕你辦不到……」

「辦不到何事？」

「前後有兩件事，只要你辦得到，這三千石白米，便任由你發落處置！」

「請施主吩咐！」

「好！果然是個爽快的老尼姑！」

傳不仁再三奚落侮辱不苦大師，陪同不苦一起前來的弟子，都是面有怒色。

但不苦大師卻處之泰然，衆弟子祇好不敢輕舉妄動。

傳不仁嘻嘻一笑，對不苦說道：「前面有兩隻木盆，請大師踏足其內。」

「是否只要老衲雙足踏入其內，便算是辦妥了第一件事？」

「不錯，但請勿脫掉僧鞋，否則便算是輸了！」

「不脫僧鞋？這有關係嗎？」

「自然大有關係，待一會你便可知曉。」

* * *

兩隻木盆。

大木盆！

臭氣薰天的大木盆！

盆內，裝滿了糞！

不苦大師問：「此乃何物？」

傳不仁又是哈哈一笑：「糞也！」

「糞有很多種，此乃何糞？」

「雜糞！」

「怎樣雜法？」

「猪、牛、狗、雞、鴨，以至是俺的糞便都混和其內！」

「果然是好兩盆雜糞！」

「老尼姑若不敢踏足其內，便請回庵歸去！」傳不仁哈哈大笑。

他大笑，不苦大師也大笑。

大笑聲中，雙足已踏入糞盆內。

糞深盈尺。

不苦大師駐足糞盆內，緩緩道：「施主，這第一件事，業已辦妥。」

傳不仁似是一怔，但隨即又大笑：「好！好一個不怕臭糞便的老尼姑，但接下來這第二件事，只怕你辦不到啦！」

不苦大師道：「請吩咐。」

傳不仁「唔」一聲，忽然傳令僕人：「把熱飯端過來！」

立刻有兩個奴僕，把一桶熱騰騰的飯端了過來。

傳不仁道：「這是上好的熱飯，看來還不錯吧？」

不苦大師道：「確然不錯。」

傳不仁道：「熱飯在此，但卻沒有飯碗。」

不苦大師不作聲。

傳不仁道：「大師若要那三千石大米，只須把一雙僧鞋脫下，當作飯碗，把兩『碗』飯吃得乾乾淨淨，那麼，俺就答應你的要求！」

此言一出，衆僧侶無不臉色大變，甚至有一個忍不住破口大罵。

不苦大師立刻走到這弟子面前，道：「你的嘴，怎麼比木盆裡的糞便更臭？」

那名弟子面有愧色，不敢再說半句話。

傳不仁嘿嘿一笑：「怎麼啦？不敢用這僧鞋當作飯碗使用嗎？」

不苦大師一言不發，只是把一雙浸透「雜糞」的僧鞋脫下。

「請把飯裝滿吧！」過了片刻，不苦大師才說出這六個字。

* * *

傳不仁雖然帶着七八分醉意，但他的頭腦自信仍然十分清醒。

他深信，天下間絕對沒有人能過得了第二關！

所以，他才敢以這條件作爲賭注！

可是，他錯了！

他低估了這個和尚！

這個老和尚，不是一般的老和尚，當然也更不是甚麼「老尼姑」。

他是不苦大師！

一個瘋瘋癲癲，似乎甚麼事情都不懂得做，但偏偏却又是甚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不苦大師！

兩大「碗」熱飯裝滿了。

他居然吃得津津有味！

竟吃得粒米不賸！

好一雙「僧鞋飯碗」！

好一個不苦大師！

傳不仁這才如夢初醒！

他汗流浹背，酒意也醒了一大半。

然而，那三千石大米，他是派定的了！

他沒有食言，也不敢食言。

此事，畢竟是在衆目睽睽之下發生的。

自此之後，不苦大師每一次穿上僧鞋，首先想起的，並不是脚，而是自己的嘴！

* * *

僧鞋！

竟在那個情況之下，變成了一對「飯碗」！

但不苦大師却也爲貧苦大衆，換來了三千石大米，堪堪使方圓百里內的飢民，渡過最艱苦的一年。

這許多年過去了，傳不仁始終想不透其中一個極大的關鍵。

人人都只道，這是不苦大師的功勞。

但只有不苦大師心中有數。

這一次他能夠得到三千石大米，最少有一半功勞，應該歸於傳不仁的小妾——碧婉！

——若不是碧婉早與不苦大

師「串通」，先由碧婉安排「妙計」，傳不仁又怎會想得出那種「玩意」來？

——玩和尚是假的，「謀取」那三千石大米賑濟災民，才是碧婉的眞正心意。

當然，要把那兩「碗」熱飯吃得粒米不賸，也是絕不容易的。

但不苦大師却輕易地辦到了。

因爲他是個「瘋僧」！

* * *

僧鞋！

看似簡單的僧鞋，實則大有文章。

自從經過那一件事情後，不苦大師再也不敢小覷穿在脚上的僧鞋。

一雙看來微不足道的僧鞋，竟在一夜之間，關係及成千上萬飢民的性命！

自此之後，不苦大師開始鑽研「僧鞋之道」。

他曾經用僧鞋當作枕頭之用。

但除了在睡覺時感到頗有異味之外，並無大用。

他曾經把僧鞋在沐浴時用作擦背之用。

但更一無是處。

到最後，他鑽研「甩鞋功」！

鞋一甩，便是一件武器。

隨脚而起，方便之極的武器！

* * *

僧鞋，乃是柔軟之物。

但在高手手中，任何物事都可化爲厲害之極的殺人利器。

雖是手拈一花，花瓣也可割人喉管，一招致命！

僧鞋亦然！

在不苦大師鑽研多年之下，在他脚下，這一雙僧鞋，便是既方便又厲害的殺人武器。

他與卓總堂主之戰，自始至終，並未使用上這一招，乃是因爲他越戰越是欽佩卓蓋天這一個人。

既欽佩對方，他就再也沒有使出「僧鞋奇招」。

那是因爲用僧鞋對付敵人，畢竟是大有侮辱對方之意。

然而，在這神秘大殿上，他却不惜使用這種「甩鞋功」來阻止左丞傷害方振宇！

* * *

左丞已住手。

他並不想住手，但却不能再出手。

因爲武林皇后已在揮手。

她揮手是甚麼意思？

不苦大師不懂，但左丞却很明白。

武林皇后的意思，不啻是說：「別再丟人現眼了！」

左丞心裡是不服氣的，他絕不認爲，憑自己浸淫多年的武功，會敵不過這老僧。

但不服氣也得住手。

左丞可以冒險跟任何高手拚到底，但却絕不可以稍爲抗逆武林皇后的命令。

武林皇后的神色，更是森冷。

「這位大師，果然不是一般出家人。」

「老衲不苦，來自五台山勝音寺，雖則忝爲主持方丈，實則一無是處，每令天下人諸多嘲笑！」

「大師過謙了，照本宮看，當今天下十大風雲人物之中，未必便能少得了大師的一份兒。」

「老衲只是一名老僧，可不是甚麼風雲人物。」

「兩位既然有緣到此，就算是不打不相識吧！」

「老衲不想打架。」

「大師是心平氣和之人，本宮是看得出來的，只是，大師在心平氣和之中，似乎又另外隱藏着一絲絲殺氣，可眞是怪異啦！」

「老衲雖不欲殺人，但却爲了某些事情，不得不大開殺戒！」

「這一點，本宮是可以理解的。」

「照老衲看，此地雖然看來氣派皇然，但却隱隱有一服怨氣……」

「怨氣？」

「不錯，而且，更似是爲了酸味而衍生的怨氣！」不苦大師緩緩道。

「何謂之酸味？」

「醋雨酸風一作，自然是酸味瀰漫！」

「大師是出家人，怎知醋味？」

「雖是出家人，卻也入俗世凡半年之久……」

「半年？」

「不錯，雖只是在江湖上走動半年，但已看遍不少人間悲歡離合。」

「哼！一個不懂騎馬之人，却在大談御馬之術，豈可令人信服？」

「非也！非也！」不苦大師道：「猶如一個從未吃過猪肉之人，但却知道猪叫聲是怎樣的，那又何足以爲異？」

武林皇后聽了，低頭不語，若有所思。

她忽然輕輕嘆一口氣，對司空中原道：「這兩位一僧一俗的朋友，是你帶回來的，這便由你負責安排好好招待吧！」

司空中原忙道：「奴才遵命！」

武林皇后不再說話，悄悄退出。

* * *

司空中原帶引二人，來到了另一幢宮苑中。

「這是『天涯苑』。」司空中原對不苦大師說道：「這裏已有二十

年，未曾招待過賓客。」

不苦大師道：「那麼，二十年前，所招待之貴賓，又是何人？」

司空中原道：「邵逍遙。」

不苦大師「哦」的一聲，不再追問。

方振宇聽了，却是不禁爲之心神一震。

他立刻追問：「邵逍遙……是否正是當今武林，人稱『頂天一劍』的邵老前輩？」

司空中原頷首道：「正是此人。」

方振宇道：「邵老前輩到此地所爲何事？」

司空中原道：「邵逍遙到處逍遙快活，有甚麼地方他沒到過？又有甚麼地方可以把這人留得住？」

方振宇道：「邵老前輩奇人奇事，本來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司空中原道：「兩位且在此處歇息，老夫告退了！阿彌陀佛！」

方振宇奇道：「你又不是出家人，又唸甚麼阿彌陀佛了？」

司空中原道：「雖非出家人，却早有出家之意，祇是塵緣俗世之債未了……唉，總之，一言難盡……一言難盡……」

一面搖頭嘆息，一面走了出去。

不苦大師笑了一笑，目注方振宇。

「大師有何賜教？」

「施主雖然年少，但却頗有慧根。」

「慧根？」

「不錯。」

「大師言下之意，是在下將來也許會出家？」

「將來之事，誰能預料，但施主眉宇清秀，眼神澈亮，大有慧根，乃是不容置疑之事。」

「哈哈……」方振宇仰天一笑。

不苦大師也「哈哈」一笑，隨即上床睡覺去了。

* * *

黃昏，晚霞如血。

一條大漢，獨自在「小醉居」欄杆旁，用大碗不斷的在喝酒。

「好酒！他媽的眞是好酒！」他一面喝，一面破口大罵，「天下間沒有一個婆娘是正經的！臭婆娘！賤婆娘！他媽的雜種婆娘！」

「小醉居」的老闆娘一面聽，一面在笑。

她也是天下間千千萬萬個「婆娘」之一。

她本來就叫「醉婆娘」。

但此刻，醉的並不是醉婆娘，而是這個大漢。

這大漢也並不是眞的大醉。

要是他眞的酩酊大醉，這些罵人的話，也許就再也罵不出口，而是像爛泥般在地上亂爬。

眞正的醉漢不可怕。

眞正的醉漢也不可笑。

也許祇是值得喝采，又或者是值得同情、憐憫，如此而已……

* * *

這是紫石鎭。

這條大漢是唐大石。

他本來是個江湖浪客，但在這紫石鎭，他並不孤單。

在這裏，他有朋友。

更遇上了「紅顏知己」。

但世事多變，人心難測。

他的「紅顏知己」，忽然不辭而別，溜得無影無踪，不知去向。

對於這位「紅顏知己」，他是不重視的。

最少，他嘴裏毫不介意。

當他知道「那個女人」已悄悄離開紫石鎭之際，他首先哈哈一笑，對一個賣布的小販道：「妙也！妙也！從此耳根清靜啦！」

他是眞的毫不在乎嗎？

不！

他也許眞的很害怕遇上她。

然而，當她忽然離開之後，他却是說不出的懊惱！

就連他自己，都不相信會爲這女人的離去而生氣。

但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他的心境越來越是煩燥。

他何以心境煩燥？

「那個女人」滾了開去，不是一樁好事嗎？

* * *

醉婆娘，年逾四十，笑起來的時候，像是一頭粗壯的河馬。

她並不算醜陋。

最少，她比一頭眞正的河馬還要好看一點點。

醉婆娘是賣酒的婦人。

她既賣酒，也喝酒。

她賣酒不多，喝進肚子裏的酒也許更多一點點。

雖然，她酒量不錯，也很嗜酒，但她爲人頗有原則。

她從十歲開始，就爲自己訂下了不少規矩。

而且，凡是她訂下來的規矩，她都一定能夠遵守。

這是她最引以爲豪的事情。

在她這許多條規矩中，其中有一條是這樣的：「沒有月色，絕不喝酒。」

在白晝，當然沒有月色。

所以，她從不在大白天喝酒。

到了晚上，也不一定喝。

因爲她爲自己訂下來的規矩，訂明祇能在月色之下喝酒。

要是當晚沒有月色，她也不喝。

然而，在最近兩年，她每一晚都看見「月色」。

在她的櫃枱後面，掛着一幅山

水畫。

那是「西湖夜月圖」。好一輪「明月」。

她是花了三十兩銀子買下這幅畫的。

有了這幅「妙不可言」的畫，她每晚都可以喝酒了。

這樁事，她也同樣「引以為豪」。

祇是，她仍然堅守着一個原則——在大白天絕不喝酒。

她祇是自己不在大白天喝酒，對於別人，無論在任何時候喝酒，她都是無任歡迎的。

她是個賣酒的婦人。

也是個喝酒的婦人。

好一個「醉婆娘」。

* * *

夜幕罩大地。

好大好大的一個幕！

黑幕！

醉婆娘每晚一看見這個好大好大的「黑幕」，就會整個人精神煥發起來。

在黃昏時候，她還是懶洋洋的。

雖然，她偶爾也會發笑，而且笑聲響亮之至，但她仍然像是一頭未曾睡醒覺的河馬。

直至夜幕籠罩大地之後……

她就算不像是一頭母猴，最少也像是一個四十歲「少女」。

她捧着一罈高粱，豪氣十足地坐在唐大石面前，笑道：「兄弟，好酒量！」

唐大石瞇着眼：「臭婆娘，妳……妳是不是認為俺醉了？」

「我不是臭婆娘，是醉婆娘！」

「都是婆娘！」

「你是從那裏來的？」

「俺不曉得！」

「怎會不曉得？」

「天下大亂，俺……俺甚麼都給搞亂了……」唐大石哈哈一笑。

一笑之後，又嘆一口氣，似是心中有着無限的委屈……

醉婆娘也依樣胡蘆，首先哈哈一笑，然後再嘆一口氣，道：「不錯，如今，到處到是亂局……」

「他媽的亂局！」

「對！是他媽的王八蛋亂七八糟的亂局……別的不說，就以這紫石鎮來說，居然也會動亂起來。」

醉婆娘「哼」了一聲。

唐大石道：「人有人的命運，地方也有地方的運數，此謂之『地運』是也！」

「你怎麼為了一個女人而弄得亂七八糟？」醉婆娘大口地喝着高粱。

「女人！俺是為了女人才喝酒嗎？」

「當然不！就算不是為了女人，你本來便是個酒徒！」

「俺是酒徒，妳又怎樣？」

「我是個女酒徒！」

「如此說來，咱們豈非天生一對嗎？」唐大石又是哈哈一笑。

「若以『酒徒』這兩個字而論，倒是眞的……」醉婆娘不住的在點頭。

「既是天生一對，何不結拜為夫婦？」

「是結拜為兄弟吧？」

「不要就不拜，一拜就……索性……他媽的一不作二不休……拜堂成親吧！」

「哈哈……醉話！」

「誰說俺在說醉話？俺……俺是……他媽的十分爽快……十分認眞的！」

「不！這樁事，談不來！萬萬談不來……」

「妳是嫌棄俺太窩囊嗎？」

「非也……論人材，你是蠻不錯的，祇是……我心中早已有了那個寃家郎君……」

「甚麼？妳……妳居然有了意中人？」唐大石詫異地瞪視着醉婆娘。

醉婆娘道：「這又有甚麼稀奇？」

唐大石道：「妳看上了誰？」

醉婆娘道：「看上了又有甚麼用……唉，都是癡想！夢想！」

「何以見得？」

「你若知道我看上的男人是何方神聖……也就不會再有此一問了！」

「他究竟是誰？比起俺，却又如何？」唐大石忍不住繼續追問。

醉婆娘嘿嘿一笑：「若拿你跟他相比，自然是判若雲泥！」

「誰是雲？誰是泥？」

「泥者，當然是你！」

「哼！他究竟是誰？快說！」

「他……姓卓！」

「姓卓？」

「嗯。」

「哼！總不成會是地寇堂的總堂主卓蓋天吧？」唐大石冷冷一笑。

誰知醉婆娘却點了點頭，道：「正是卓蓋天！」

「甚麼？卓蓋天？妳居然看上了卓蓋天？」

「不可以嗎？」

「可以是可以的……但……卓總堂主會看上妳嗎？」

「姻緣這種事，是很難說的。」

「妳居然認為有機會跟卓總堂主成親？」

「我已說過，這種事情是很難說的。」

「妳見過他多少次？」

「一次。」

「在甚麼地方見過他？」

「就在這裡。」

「這裡？」

「不錯，他第一天到紫石鎮，晚上就獨自走到這裡喝酒。」

「就祇是那一晚，妳已看上了卓蓋天？」

「不錯。」

「祇是一晚？」

「本來就祇是一晚。」

「一夜夫妻百夜恩，這也難怪。」

話猶未了，唐大石臉上已捱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啪！

好清脆的一巴掌！

快如閃電的一記耳光。

「咦？妳這一掌好快！」

「你可知道自己該打？」

「當然知道，」唐大石毫不在意，祇是淡淡地說道：「凡是嘴裡不乾不淨的人，本來就都該打。」

「人貴自知！」

「說得好，尤其是對妳來說，這四個字更是金科玉律。」

「你竟敢嘲笑我醜陋？」

「難不成還得向妳阿諛奉承，把妳比作天仙化人嗎？」

「哼！」

「不必動怒，妳對卓總堂主一片情深，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的。」

「看得出又怎樣，正是神女有心空解珮，襄王無夢枉行雲。」

「那倒不一定。」

「不一定？」

「事在人為耳！」

「唐老弟，你眞的有辦法？」

「辦法是沒有的，但最少也該嘗試一下。」

「對！正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醉婆娘忽然若有所思地說道：「卓蓋天固然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醉婆娘可也不是酒囊飯袋一名。」

「當然不是一般的酒囊飯袋。」

「哼！信口開河！你又豈知我不是個酒囊飯袋？」醉婆娘瞪了唐大石一眼。

唐大石却嘆了口氣，道：「昔才妳一掌轟向俺的臉，看似又快又直，實則先左後右，有如靈蛇吐信，一擊之後，倘若不中，更有連環後着隨之而來，這分明是姑蘇慕容世家七大絕學之一的『左右逢源天仙掌』，難道妳以為俺眞的沒瞧出來嗎？」

醉婆娘乾瞪着眼，半晌才拇指一豎：「唐老弟眼力超卓，醉婆娘佩服！佩服！」

唐大石道：「妳出身於姑蘇慕容世家，本非一般等閒人物，但却混跡此等小鎮之上，莫非有甚麼難言之隱？」

「噢……是了，既是難言之隱，祇怕是不方便向俺這個陌生人透露的。」

「不！唐老弟，你我一見如故，縱使有甚難言之隱，在你面前，也大可直說無妨！」

「難得妳對我如此……義氣深重……」

「這並不是甚麼義氣，祇是……一見如故……哈哈……」

「廢話少說，咱們這便出發去也！」

「出發？到甚麼地方去？」

「天之涯，海之角，祇要是可以找得着卓總堂主的地方，咱們便奮不顧身，勇往直前。」

「找……找卓蓋天？」

「對！祇有找到卓蓋天，才可以令他相信，姑蘇慕容世家的一位大小姐，願意紆尊降貴，和他共諧連理，永結同盟。」

「不是永結同心嗎？」

「同盟是同，同心也是同，祇要是兩人相同，那便事事通順，逢凶化吉！」

「咱們眞的去找卓蓋天？」

「怎麼啦？妳捨不得離開這座小鎮？」

「不！」

「既然已下定決心，那就休再猶豫。」

「好！咱們就此出發去也！」

* * *

天之涯，海之角。

不管卓蓋天在天涯何處，醉婆娘也要找到他。

自願奉陪者，尚有唐大石。

這是一樁怪事？還是一樁妙事？

很難說。

天下間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往往都是很難說的。

有理說不清。

無理更是說不清。

人生，往往都是又怪又妙的。

* * *

人，是可以很冷靜的。

一個人在絕對冷靜的時候，也許便是一具僵屍。

但若說仍然活着，而又極度冷靜的人，相信很難有人能比得上此刻的訶吉。

訶吉，是一個喇嘛。

一個正直壯年的喇嘛。

他本是西藏十大法師之一，但在十年前，他忽然失秘失踪。

十年來，一直音訊杳然。

沒有人知道這位法師的下落。

一個人突然神秘失踪，當然會引起各方面的揣測。

有人以為，訶吉隱藏於深山之中，苦讀經文，以求更進一步。

衆說紛云，莫衷一是。

然而，知道眞相的，祇有一個人。

一個中原人。

卓蓋天。

＊　＊　＊

風雪怒號，在一座千丈雪峯下，悄悄地出現了一個孤寂的人。

在嚴寒天氣下，這人一臉都是如鵝毛般的白雪和冰渣子。

他披着一件皮袍。

皮袍相當殘舊，僅堪抵禦一般的風雪。

但在此刻，風雪極爲厲害。

他若是個尋常人，恐怕早已支撐不住。

但他並不是尋常百姓。

他是卓蓋天。

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卓總堂主。

沒有人知道卓蓋天的下落。

他最近飽經憂患，有人認爲他不但方寸大亂，甚至已近乎發了瘋。

對於卓蓋天的轉變，有人惋惜，有人深表同情，也有人淋漓痛快地鼓掌叫好。

當然，還有一些人，是無動於衷的。

卓蓋天是死是活，是否爲了一個女子而神智失常，於我何干？

＊　＊　＊

深山有雪。

祇見白雪，不見其他。

彷彿連山都不曾存在。

卓蓋天一步一步，看來甚至是舉步維艱地在雪地上移動着。

他已二十天沒施展過輕功。

施展輕功，是一件相當消耗內力的事。

他沒有施展輕功，就是要把內力儘量節省，不作無謂的虛耗。

在紫石鎮，以至是在離開紫石鎮以後的一段日子，他屢經大戰。

每一戰，他事後都有着無奈的感覺。

無奈。

人生有太多無奈的事，縱使是看來備受矚目，一生都是成功的人，在他的背後，還是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與辛酸。

最後，他「厭戰」了。

他不想再跟任何人動手。

甚至不願意跟任何人談話。

在短短十幾天之中，他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孤獨、沉默寡言。

就連他在客棧投店的時候，人們都以爲他是一個可憐的啞巴。

沒有人認得出他是誰。

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大豪傑，在這孤單的旅途上，變成了一個衣衫襤褸的流浪漢。

＊　＊　＊

這是天山。

天山有多高？

這裏是否就在天邊？

天之涯，海之角。

對於一個流浪天涯的人來說，這裡應該算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　＊　＊

天山，當然不單祇是「一座山」。

對於無數曾經涉足於此的過客而言，天山不啻是一座偉大的迷宮。

有人踏足天山，一去不回。

有人置身於天山，歷久而忘返。

這是冰雪佈成的迷宮，東西南北極目所見，都是不着邊際的山峯、白雪。

卓蓋天曾經到過天山。

那是十年前。

十年前，一個喇嘛神秘失踪了。

在此同時，地寇堂的總堂主，一直把自己關在練功石室中，足不出戶。

整整半年，沒有人見過卓蓋天一面。

然而，眞相却是——卓蓋天根本不在練功石室之內。

這是一個秘密。

一個隱瞞至今，仍然沒有人知道眞相的秘密。

在那半年之內，卓蓋天在甚麼地方？

答案就在這一座偉大迷宮之中。

天山。

＊　＊　＊

天山，白雪遍佈每一寸土地。

祇見雪！

茫茫無盡的白雪。

雪地上，似乎根本沒有路。

但卓蓋天仍然認得出，他要找尋的地方，是在甚麼方向，那一處方位。

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山，似乎都是一片死寂的。

但卓蓋天却知道，在某一個山洞裏，正有一個人在等待着自己。

但他要找尋的山洞，到底在甚麼地方？

＊　＊　＊

山洞。

一個極隱蔽的山洞。

它在山谷後的另一個山谷內。

縱使在風和日麗的時候，要找尋這一個山洞，已是千難萬難。

更尤其是這嚴寒大風雪中，要找尋這山洞，更是難上加難。

然而，卓蓋天却找到了。

在山洞外，他看見了一頭白熊。

白熊顯然是很飢餓了，但牠祇是在洞外走來走去，不敢進入洞內。

當牠看見卓蓋天的時候，牠撲了過來。

卓蓋天嘆了口氣。

他不想跟任何人動手。

但這是一頭白熊！

一頭不通人性的白熊！

他要進入這山洞，就得首先過了大白熊這一關！

＊　＊　＊

卓蓋天並不惱恨白熊。

白熊向自己襲擊，是爲了飢餓！

牠若不殺人獵取食物，牠可能會餓死！

在這時候，牠是不是應該躲在窩裏好好的睡覺？

但牠却是飢餓的白熊。

爲了生存，牠必須在大風雪中獵食！

這是否也是一樣無奈？

白熊來勢汹汹。

卓蓋天沒有給牠一個慘痛的教訓。

他祇是令白熊知難而退。

要令一個人知難而退，尚且不是易事。

何況是一頭白熊？

對一般人來說，縱使其人武功不弱，要擊殺一頭逾丈高的巨熊，已非易事。

要令巨熊知難而退，更是難上加難，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但卓蓋天並非「一般人」。

他不想擊殺巨熊，但也不能成爲這頭大白熊腹中之物。

於是，他用恰到好處的掌力，來對付大白熊。

何謂之「恰到好處」？

在這情況下，說出來其實也很簡單。

祇要令到大白熊感到很不好受，那便成了。

怎樣才會令一頭大白熊感到「很不好受」？

答案也很簡單——祇要令大白熊感到疼痛便成了！

野獸也和人類一樣，是害怕疼痛的。

不斷的使大白熊感到疼痛，那是一種殘酷而有效的方法。

但這種疼痛，却又不致於傷害了大白熊的性命，這就是「恰到好處」！

＊　＊　＊

每一個人能夠承受疼痛的程度，各有不同。

關雲長刮骨療毒，名垂千古。

但世上有多少個關公？

當然是絕無僅有的！

野獸當然不懂人性。

但野獸也和人一樣，每當遇到了襲擊，感到疼痛之後，通常都祇會產生兩種反應。

第一種反應是驚懼！

第二種反應，却是憤怒！

大致而言，憤怒越大，驚懼越小。

那是因爲怒火能掩蓋一切懼意之故。

人如是，野獸亦如是。

這頭大白熊，也許眞的是很飢餓了。

牠因爲飢餓，而滿腔怒火！

更因爲遇上了一個完全不像是人類的「人」——卓蓋天！

卓蓋天，在人類之中，當然可算是挺拔魁梧，相當高大的。

但那祇是在人類的世界而言。

在一頭身高逾丈大白熊眼中，他算是甚麼東西？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裏，「人類」似乎永遠都是巨大野獸的獵物！

但這祇是「似乎」而已。

人類雖然體力遠遠不如許多巨大的野獸，但人類的腦袋，却能製造無數殺傷力驚人的武器。

於是，成爲「獵物」的，往往不是身形細小的人類，反而是那些具備尖牙利爪的巨獸！

然而，此刻在大風雪中跟巨熊展開搏鬥的卓蓋天，他手裏沒有任何武器。

他是赤手空拳面對這一頭大白熊的！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李自成攻進延安府搜掠得差不多了，遇到張獻忠派人質詢爲何也稱「農民軍」，玄機子有計謀……李自成誤殺了文大夫，高貴貞也因流產失血過多而死，李自成也變得冷酷，決心攻打長安城，於是在軍師玄機子何用策劃下，又把「農民軍」加上大順二字……攻打富縣之際，見總兵齊向前之女齊玉兒貌似高貴貞，玄機子獻計……



殺戮傳奇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　去　病・文
可　飛・圖

爲殺孽龍棄恩怨　攜手聯合打游擊

李自成站在戰馬前面督戰。

再看這富縣四週城牆外，流寇們踏屍而上，表現出不畏死的衝勁，祇見竹梯倒下又豎起，還有在竹梯之上疊羅漢往城上殺去！

西邊的一彪人馬攻得兇悍，那何用在附近督促着來自陝北長城邊神木縣的兄弟們前仆後繼的衝殺，城牆上已有幾個兇漢在搏殺中，仔細看去，正是舞長鞭的左丘兄弟三人、上官仁兄弟三人與金家三兄弟。

這九人有陣式，一旦聯上手，便由使刀的金家兄弟三人在正面，上官兄弟射彈奇準，再加上左丘兄弟的長鞭呼應，早已把二十丈長的這一段官兵逼得兩邊退閃。

於是，四支竹梯靠上牆，城外的螞蟻雄兵似的流賊們，哇哇怪叫着上來了。

西邊的城牆上立刻之間混殺起來，東面的都是由李老八、尹六郎、張翠山三人擔綱，率領的都是當年高迎祥的老幹部，如今正在往城上衝，那吼叫聲五里遠也聽得到。

富縣城北與城南，由李自成身邊的六員猛將別開東、范沖、孫大寶、石九子、唐大年、方圓，分成兩批，帶領着早已投誠的官兵與新編的流民，正在合力往城上爬。

北城門用沙袋抵得緊，五六十名流賊用石頭砸，大城門就快砸個大洞了。

玄機子站在李自成身邊，封存壽也守在李自成身後，那李自成把他的奪魂刀擱在肩頭上，暴睜雙目賽銅鈴，道：「這個可惡的齊向前，他這是打算與此城共存亡了！」

玄機子道：「大王，已是困獸之鬥了，看吧，破城就在眼前了。」

忽的，城中傳出轟聲，火光衝天而起，不旋踵間，祇見四座城門攻開三處，城外的流賊們見開了城門，齊發一聲喊，便蜂擁入了富縣城！

於是喊殺之聲更烈了！

富縣城北有個練兵場，齊向前的主力就在這一帶，流賊們就像洪水一般衝進來，一個個見人就砍殺，有些流賊還把女人集中在幾座大院中，屋子裡在搶東西，院子裡剝了衣褲就幹上了，女人嚇得直哆嗦，賊子們握刀哈哈笑。

城北的喊殺聲更響亮，原來是齊總兵浴血在拚戰！

有幾個官將邊殺邊吼叫：「大人吶，殺出一條血路回長安！」

齊向前說話噴血，道：「誓於此城共存亡！」

這裡一共多少官兵，祇不過四十六七人，可是每一員官將的功夫也了得，身上中刀不倒下，血染戰袍不皺眉，把上千流賊殺得難以近身！

忽的，從附近奔來幾百匹怒馬，有幾個官兵一看，立刻硬生生的把齊向前架上一匹大馬上，四十多名官將也上了馬，在羣馬的狂奔之下，齊向前齊總兵不逃也難了。

祇見這羣馬直往城外衝去，出了城門是大道，有一批流賊也上馬追去了。

率人追去的不是別人，尹六郎是也！

尹六郎看着齊向前自他的千名人馬中衝了出去，他的心中不舒服，他當先抓住一匹怒馬騎上！

尹六郎騎上怒馬還吼叫：「快上馬，追殺賊官們！」

跟着齊向前往外衝出官兵四十多人，有七名的身上還中了箭，却仍然躍上馬背衝出重圍！

尹六郎率領百名大小頭目啣尾直追，邊追邊罵：「狗官那裡逃！」

那富縣西方有條峽谷，一里長的峽谷入口就像個蛇張口，另一端却又祇能容雙騎併行，兩邊懸崖千仞，好像要砸下來似的。

這個峽谷還有個名稱，叫「六狠塚」，谷中央有六塊大石頭，人們祇要在天黑入此谷，就會以爲谷中站着六匹狠，等到看清楚，方知是六塊大石頭。

尹六郎拍馬當先衝入峽谷中，祇見前面不足半里處，齊總兵的人馬四十多，正往谷外逃。

尹六郎厲聲吼：「跑到天邊也要把你這狗官砍了！」

眼看着前面的齊向前人馬就快出谷口了，猛古丁自崖上滾落大片山石如同下雨一般，尹六郎這批流賊趕了個正着，立刻被砸死一半人。

尹六郎血流滿臉回馬閃逃間，忽又聽得山崖上有人大聲吼叫：「大人休逃，咱們合力殺賊呀！」

齊向前的四十多人馬一聽這吼聲，那齊總兵勒馬不再往前奔馳了！

齊向前舉刀厲吼：「停！」

就在這時候，只見自斷崖邊奔出三十多個怒漢，這些怒漢之中，就有一個人手拎一把金光閃閃的金刀！

這三十六個怒漢迎上齊大人，就聽拿金刀的大漢，道：「大人，咱們雙方合力，快殺了這批流賊！」

齊向前一聽，立刻大吼一聲：「兄弟們，上呀！」

「殺！」

立刻之間，八十個怒漢又往峽谷中殺進去了。

山道中有幾個未死絕的山寇，早被手持金刀的這漢子補上一刀死在馬上。

就聽這人奔入峽谷中大叫：「尹六郎，你個王八蛋，還認識你家杜爺嗎？」

尹六郎一聽姓杜，立刻想到一個人，那個人正是幾年沒見的杜飛。

是的，杜飛回來了。

如果仔細看杜飛這三十六人中，還有個女人，她就是陝北玫瑰萬紅。

原來那一年杜飛、霍大牙、宮覺、萬紅等本欲擊殺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不料出現山搖地動，也算老天救了李自成，等到李自成與高貴貞逃過一劫，杜飛等便遁到關外去了。

就在關外幾年間，杜飛等又遇到十多名原本是鳳凰嶺的兄弟，便也打聽出李自成正在陝北一帶鬧得凶，杜飛幾人爲了報仇，便在暗中追來了。

李自成大軍兩萬人，杜飛幾人不敢接近，他們潛伏在這「六狠塚」峽谷，發覺有官兵逃往這個方向，一時之間，杜飛眞希望是李自成追來了，心中狂喜，但當他認清是高迎祥手下大將尹六郎的時候，雖然有些洩氣，但也算是聊解心頭之恨。

現在，杜飛正面遇上尹六郎了。

兩人也相對在那六塊狠石頭邊。

杜飛雙手握刀咒罵：「狗狠養的，你死吧！」

尹六郎吃吃冷笑，道：「姓杜的，還以爲你他娘的躲到那個娘們褲襠不出來了，哈，今天可叫尹大爺逮個正着，我說兒，你不會再逃了吧！」

杜飛錯着步子，道：「尹六郎，你是兩手血腥滿身罪孽，早該下十八層地獄了，能活到今天，你是他娘的祖德已完，死期就是現在……」

尹六郎大吼一聲：「你同老子一個樣的是大盜，殺！」

「殺！」

這二人只幹上，立刻間不要命的對砍起來。

杜飛是金刀霍霍，尹六郎却是個凶殘而又不要命的潑辣刀客，這二人就殺在六狠塚之間，各不相讓。

＊　＊　＊

誰也想不到三十六人之中有一半是有眞功夫的人物，霍大牙與宮覺，還有個萬紅，三人的功夫就厲害。

齊向前有了這些人的加入，立刻之間把六十名賊寇殺得人仰馬翻，尖嗥不斷，等到有人認出是鳳凰嶺的人馬，又是鳳凰嶺當家霍大

牙，立刻聞有人大叫着：「是鳳凰嶺的狗賊呀！」

對搏中的尹六郎早就知道了。杜飛的出現他就知道這些人是原先鳳凰嶺的人馬，只是不知道這幾年他們躲在甚麼地方。

齊向前也躍下馬來了，只因地形狹小不適馬戰。

雙方人馬均下了馬，一時間捉對斷殺。

那齊向前原本迎殺三個賊頭目，早見一大暴牙漢子衝過來，這人出刀很疾，一刀就把一個頭目的頭削飛兩丈外，人頭落地，身子尚未倒下，無頭的身子站的是立馬蹲當式，雙手還擧着刀，脖子上發出咕嘟咕嘟响，仔細看，鮮血正自往外冒。

有個怒漢奔上前，一腿便把無頭屍踢倒在地。

宮覺邊殺邊狂笑：「過癮吶，彆了三年的窩囊氣，發洩了，哈……」

他抖着長槍連刺帶打，宛如下山猛虎。

此刻，狹長的深谷中，雙方追殺已近尾聲了，就是不見有一人逃走的。

不是不想逃，而是逃不了啦。

尹六郎帶的百騎，先是被山石砸死近半，再遇上杜飛這批人與齊向前的四十多人會合，反而把尹六郎的人馬殺得頭斷肢殘，橫死一地。

尹六郎與杜飛的凶殘，這二人各不相讓。

杜飛邊殺邊駡：「狗東西，你死定了！」

尹六郎也厲烈：「這話是尹大爺說的！」

尹六郎心中明白，杜飛手上的那把金刀與大王李自成的奪魂刀一樣的削鐵如泥，無論如何絕不能硬碰，只有閃與砍。

也正因爲如此，尹六郎手中的砍刀仍然靈活如行雲流水般有攻有守，還殺得杜飛臂上冒血。

尹六郎乃是高迎祥手下大將，說他是猛張飛，一點也不爲過。

二人正在這「六狠塚」殺得忘了別人存在的時候，附近奔來一個怒漢，仔細看，這人手上的刀還正自往地上滴血，當然，那是別人身上的血。

是的，霍一刀過來了，霍一刀不管齊向前仍在拚殺，他心中想的就是這尹六郎。

先是，霍一刀扛刀肩頭上，他一脚踩在一塊柱形石頭上，咧着大嘴，露出暴牙吃吃冷笑中，猛低頭往地上連吐三口口水，忽的見那石頭正面有刻字。

「六狠塚！」

霍大牙一看這三字，再想想尹六郎的名字，不由仰天哈哈狂笑了。

霍大牙笑着，刀指石頭大聲叫：「姓尹的，你個王八蛋，你怎麼不看看這是甚麼地方呀！」

正在搏殺的尹六郎絲毫不敢大意，但他仍然回駡：「姓霍的狗東西，出手吧，且看尹六郎含糊你們否！」

霍大牙道：「姓尹的，這兒地名六狠塚呀，乃是埋六狠的地方，六狠六郎，你他媽的正應了那句話，死得其所了，還不早早躺下！」

尹六郎一聽，忍不住的全身一哆嗦。

是，再是凶殘的人物，一旦到了快死的時候，說他不在乎，那是騙人的，別聽有人說，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可死了就入土爲泥了，便甚麼也完了，天下萬物皆一般，生之不樂，死而懼怕，如果有人不怕死，大概只有瘋子！

尹六郎不發瘋，所以他一呆。

他只是一呆，杜飛的金刀已迎面砍上來。

就聽「嗆郎」之聲起處，一片鮮血迸現，尹六郎狂嗥一聲抛刀掩面往外閃去。

尹六郎閃倒在霍大牙身邊，早被霍大牙一脚踩住。

霍大牙的砍刀抵在半張臉已被金刀削得不見的尹六郎，他另一手指着石上刻字，殘忍的道：「喂，你看看，你看看石上刻的甚麼字。」

尹六郎不看也不行，只有一目睜得圓，果見石上刻的是「六狠塚」！

尹六郎猛可裡大吼一聲：「殺！」

尹六郎已知今天死定了，他却仍然發出最後的兇殘力量，拚着再吃一刀扎心，也要拖住霍大牙。

果然，尹六郎一把抓住霍大牙的褲襠，情況就與齊玉兒抓緊李自成的是一個樣。

於是，霍大牙發出一聲長嗥：「噢！」

立刻間，金光暴閃，杜飛一刀砍斷了尹六郎抓緊霍大牙的那條臂。

眞叫玄，斷臂滴血，仍然抓得牢。

尹六郎猛睜獨目，衝着杜飛駡：「你娘的！」

尹六郎死了，他帶的人馬也都死絕了。

這位跟隨高迎祥與李自成兩個闖王，殺人不計其數的大殺手，歪死在一灘鮮血裡。

霍大牙痛得全身冒冷汗，尹六郎的那隻斷手，還是杜飛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切落。

霍大牙恢復過來，他出刀，一陣亂砍中，直把尹六郎那身子砍得碎肉一堆。

就在這時候，齊向前帶着他那只有十八人的官兵過來了，原本四十多人，經這麼一陣搏鬥，只剩十八人了。

霍大牙這面一共三十六人，却也死傷六人，於是，雙方合在一起了。

霍大牙看看齊向前，道：「你是大人？」

齊向前道：「駐守富縣的總兵就是本大人。」

霍大牙雙目一亮，忽的仰天哈哈狂笑起來。一怔，齊向前道：「你朋友又是何人？」

霍大牙道：「幾年前鳳凰嶺的山大王就是我。」

「你是……」

「霍大牙，人稱霍一刀的就是我。」

「你是大盜？」

「我們都是山寇、大盜、刀客、土匪呀！」

齊向前道：「你們與李自成的匪家有仇呀！」

杜飛道：「大人，我們若沒仇恨，今天你們就別想活了！」他看看地上死的，再看看石刻的六狠塚三字，也不由吃一驚，道：「尹六郎，尹六狠死於此，眞的是天早就安排好了，這尹六郎也難逃上天的召喚！」

霍大牙對齊向前道：「大人，你們有甚麼打算，說出來聽聽！」

齊向前道：「我們今日相遇，那是巧合，說得坦白，是各位插手援助我們過此危難，說得更貼切些，也是我們助你們報了大仇，雙方一比，抵消，誰也不欠誰的……」

宮覺道：「說的也是！」

那萬紅走到杜飛身邊，道：「算啦，咱們的身份，與他們的不一樣，正是冰炭不同爐，水火不相容，還是各走各的陽關道吧！」

霍大牙道：「如今到處是李自成的人馬，是問大人，你們打算投奔何處？」

齊向前道：「西京長安！」

霍大牙道：「去長安，幹甚麼呀，找去挨刀呀！」

齊向前道：「找去以後率人馬再與李賊一決雌雄。」

「哈……」霍大牙笑道：「大人，你有人馬呀，人死絕了，縣城也丟了，你守城不力，一人逃走，一旦到了長安，你就會受到軍法處置，革職事小，殺頭事大，大人，你三思。」

齊向前一聽，吃驚的道：「可能就是這個下場！」

宮覺道：「那就別去長安了，跟咱們在一起吧！」

齊向前叱道：「甚麼，叫本大人也落草爲寇？」

宮覺道：「大人，如今天下大亂，關外韃子虎視眈眈，關內災荒連年，災民奔走他鄉，而朝綱無紀，皆是些貪贓枉法怕死輩，普天之下已是官兵土匪一家人了，你大人怎不多想想？」

齊向前叱道：「至少還有我齊向前不怕死！」

宮覺道：「你也獨臂難撐大厦！」

齊向前道：「就是你們這些人呀，才幾個……」

宮覺道：「我們是人少，但大人吶，你看看，我們這批人均是有功夫的，一般人不要，因爲……」

齊向前看看自己只有十八騎，對方共有三十幾，只這一比，便明白這人不是在吹牛。

他冷冷的道：「因爲甚麼？」

宮覺道：「因爲我們在找機會，找機會殺了那個可惡的李自成。」

宮覺這句話，說中了齊向前的心窩。

齊向前當然忘不了女兒齊玉兒。

齊玉兒必然已死在李自成手中了，因爲他最是明白女兒的品性，她絕不會順從李自成的，而且必是女兒逗惱了李酋之後被殺，然後這李自成下令攻城。

心念間，齊向前再看看霍大牙這些人，他臉皮一灰，頓足道：「本大人決心同你們在一起，只要不打家劫舍，殘害百姓，咱們之間只爲一個目的，狙殺李自成。」

杜飛一聽，道：「好，咱們絕不再打家劫舍，大人，咱們不用打家劫舍，咱們有花不盡的金銀！」

他在齊向前吃驚中，又道：「大人，咱們一旦人馬上百，便會轉回鳳凰嶺，因爲咱們在那兒藏有寶物不少！」

霍大牙也好了，他點着頭，道：「不錯，我們在必要時候，便用那批財富，買來殺手對付李自成！」

齊向前一聽之下，越發的要跟霍大牙這些人在一起了，他要爲女兒報仇。

齊向前對他那僅有十八鐵騎的弟兄們，道：「我今留下來，一爲富縣一城百姓報仇，更爲我女兒雪恨，本大人不勉强你們，願意留下來的就留下來，不願留下來的，本大人絕不勉强，可以走了。」

十八人均搖頭，無一人願意走。

有個副將道：「大人，只爲殺李自成，我們跟定大人，爲小姐報

仇。」

齊向前點點頭，十分安慰的道：「不愧我的子弟，我們心連心的多年在一起。」

霍大牙道：「這兒已有馬匹不少，每人一騎還有多！」

宮覺道：「多的拉走，遇上入夥的有馬騎。」

杜飛道：「這李自成，不知他身邊是甚麼樣的謀士，三兩年間，人馬已有兩萬人，他成精了！」

霍大牙道：「咱們上馬，先回鳳凰嶺！」

齊向前道：「不是暗中狙殺李自成嗎！」

霍大牙道：「我們決心聽大人的，不再劫掠地方，可是大伙需要吃花喝用的，我打算回去鳳凰嶺，取些金銀出來支用！」

齊向前道：「早已知道白于山區已是李匪天下了，你們這幾人……」

霍大牙哈哈一笑，道：「前年走過關外，又回來打聽過，那李自成留在白于山區的，盡是些老弱殘嘍兵與婦女娃兒，我們已有了安排，哈……姓李的絕不會想到我霍某人在鳳凰嶺上還藏有大量財寶，哈……」

他這是得意已極的大笑起來。

「哈……」他的三十幾人也相視笑起來了。

＊　＊　＊

霍大牙與齊向前結合了，算一算這批人一共也有五十五人之多，每人騎一戰馬，又牽了一匹便往西去了。

這時候的富縣城可就慘了，一下子擁入兩萬農民軍進入城內，大街小巷盡是人，人手一把刀。

這時候挨家挨戶的關上了門，早被他們破門而入，一旦進入門內，便是亂刀砍，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死一羣，人們到了這時候才明白過來，平日那種安樂日子不珍惜，一旦天下大亂就悔之莫及了。

李自成策馬緩緩進了城，他到了總兵府前停住了。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跟在他身後，封存壽扛着神木大棍在一旁。

跟隨李自成打天下的別開東幾人，已分別帶着人馬在各處搜刮着。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個矮漢飛一般的過來。

此人不是別人，飛毛腿萬里是也！

萬里來到李自成面前，大敞步往前跨，重重垂下頭來，道：「大王，不好了！」

李自成聽得一瞪眼，道：「甚麼事不好了？」

萬里指着北方，道：「尹頭目一夥人死在六狠谷中，無一生還！」

李自成一聽之下，驚怒交加，道：「甚麼人下的毒手，你知道嗎？」

萬里道：「尹頭目率人去追拿逃走的齊總兵，雙方有死傷，不見了齊總兵！」

李自成猛搖頭道：「齊總兵沒那個本事，他殺不了尹六郎！」

玄機子問萬里，道：「你說尹頭目他們死在在甚麼地方？」

「六狠谷中。」

玄機子迭足嘆道：「六狠谷六郎，這是天意安排的巧合，也是尹頭目到了歸天之時，天意，天意！」

忽的，附近奔出兩個怒漢，竟是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他二人還哇哇怪叫着。

李老八抓住萬里吼道：「尹六郎死了。」

萬里道：「死得很慘，死在六狠塚石頭下。」

張翠山厲吼一聲，道：「尹六郎呀！」

他大叫着一躍上馬，大手一揮：「奔殺六狠谷呀！」

李老八也追上去了，這二人似是要發瘋了！

要知這二人與尹六郎多年沙場老友，幾乎合穿一條褲子，誰有難，都會令活的人痛苦！

不但是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拍馬疾走，便是上千當年高迎祥的人馬也聞風追下去了。

這時候他們也忘了繼續血洗富城了！

千人往北奔去，有的人還不知道這些人爲甚麼會突然離去。

李自成知道，但他並未攔阻，因爲他最是明白這三人的交情，那是三合土的交情，拆之不開的。

李自成走在街上冷冷看，他的人馬衝他歡呼着，那些死了的一城百姓們，屍體有人往路邊抛，教場上圍了五百人，全是齊總兵的人馬，齊向前有人馬與民兵一千五百人，如今存活不足五百人，一個個臉無人色的坐在黃土大地上等候發落了。

於是，李自成策馬過來了。

「跪好，跪直！」

這是有個怒漢在吼叫。

這人不是別人，別開東是也。

別開東的人馬圍緊了這批投降的官兵，李自成出現，他便命這些人跪起來。

那年代，就是這個樣，投降的人是乞命，當然應當在大王面前下跪！

黃土場上的近五百官兵，急忙跪個端正，沒有一個敢反抗的。

李自成在馬上冷冷看一下，他重重的道：「你們投降了嗎？」這句

話有些廢話，但……

大伙齊聲應：「投降大王。」

李自成一聽，叱道：「甚麼，你們叫我是投降大王？」

大伙官兵有人急忙解釋，道：「咱們誠心向大王投降！」

李自成道：「這就對了，你們投降，就是一家人，本王當然不會殺你們了！」

他此言一出，大伙高興。

忽又聽李自成道：「大伙加入我這農民軍，必需先要立大功，立大功之人方能成大事！」

這又是一句廢話，但李自成又道：「你們之間，如果是有人詐降，我的手段是殺光你們所有的，我問問，你們之間是不是有人詐降呀！」

此言一出，大伙臉色泛灰，那正是面面相覷的樣子。

誰也不敢多口，黃土場上一片肅靜。

李自成哈哈笑，他大聲道：「范沖，別開東。」

別開東與范沖二人立刻奔上前。

「大王，你吩咐！」別開東很恭敬。

李自成道：「把他們分成兩批，安插在你二位的人馬之中，如有變節的，統統殺光。」

范沖大聲吼道：「你們聽到咱們大王說的話了，那一個有二心，小心你們都死光。」

「大王萬歲……」近五百投降的官兵齊聲吼，這麼一吼，吼得李自成打自心眼裏舒坦，因爲這還是頭一回聽到有人呼喊「大王萬歲」。

李自成哈哈笑了。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對望，玄機子也在點頭。

何用很注意李自成的反應，見李自成很自然的接收這麼大聲的歡呼而毫無承受不起的樣子。

這二人更認定這李自成未來必有九五之尊的天子命！

李自成策馬來到街頭上，祇見他的人馬正自把一城掠來的金銀財帛與米糧堆在街兩邊，那面，已有人支鍋造飯了。

有上百隻牛，近千隻羊集中在街上，李自成看得直點頭，這就是戰利品，兩萬人的吃喝是個龐大的數字。

李自成這批流寇與張獻忠入山區的人馬是一個樣的，他們殺到那裏便吃到那裏，從未想到安定一方求長久之計，這事已引起了玄機子與何用二人的注意了。

＊　＊　＊

李老八與張翠山這兩個大頭目，拍馬疾馳六狠谷，跟在他們後面的人馬近千人，祇不過祇有二百是騎馬的。

兩百人馬一擁衝進六狠谷，山溪邊有六塊奇形怪狀的大石頭，附近死了許多人，有的血還未乾。

張翠山與李老八看慣了這種血腥場面，並不感覺有甚麼特殊義意，祇不過當他們策馬奔到六塊大石附近，李老八一聲怪吼。

「老尹吶。」

李老八幾乎是從馬背上跌下來的東倒西歪的撲到一個爛屍邊。

張翠山也過來了：「他是老尹嗎？」

李老八道：「是，是，老尹穿的就是這衣服。」

原來尹六郎的頭臉被削得不成人形了，那個死相令人看了吃驚！

李老八一把抱住尹六郎的屍體：「老尹吶，桃園三結義，你竟先走了！」

張翠山臉色灰蒼蒼的直咬牙，他的臉皮在抽動：「操他先人祖奶奶，我非把齊向前煮吃掉不可！」

李老八抹著淚水，道：「我也饒不了姓齊的。」

忽的，張翠山指着石頭，道：「眞他娘的巧合，這幾塊石頭是六匹狠，六狠塚呀！」

李老八拭淚低頭看，不由一怔，道：「尹六郎死得不是地方了！」

張翠山道：「不是尹六郎死得不是地方，而是他實在不應該追來……」

他看看四週，又道：「窮寇莫追，狗急跳牆，再加上這地方叫六狠塚，奶奶的，他再是有本事也活不成！」

就在這時候，近千人追上來了。

有人就呼叫：「尹頭目呢？」

又有人呼叫：「找找看，是不是姓齊的總兵也死在這兒了，娘的，萬里說姓齊的沒死！」

大伙人馬散開來，在這一里長的狹谷中找一遍，大部份的流賊們找得膽顫心驚，因爲地上死的人中發現有幾個並非是官兵。

於是，李老八命人快挖坑，先把死的人埋掉，免得夜裏再遭狠吻。

張翠山已把三具屍體放一起，他在這三具屍體上找東西，心中在想：「這三人不是官兵，那又是甚麼人？」

李老八也過來了。

「翠山，他們是甚麼人？」

張翠山道：「你看看，你看看他們像甚麼人？」

李老八看看三人的服裝，又看三人的模樣，忽的大叫一聲，道：「你看看，他們三人紮腰帶的樣子，是不是一個樣？」

張翠山道：「難道他們是……鳳凰嶺的傢伙們？」

他提到了鳳凰嶺，李老八立刻點頭，道：「鳳凰嶺的傢伙們紮的腰帶偏右邊，我以爲是……」

張翠山道：「娘的，難道是杜飛他們又出現了不成？」

李老八道：「若是有杜飛他們出現，尹六郎活的機會就不大了，他必是死在姓杜的手中。」

張翠山冷冷道：「不要叫老子遇上，且看張大爺怎麼個剝皮抽筋碎了他。」

李老八道：「張兄，看這光景，我們已追之不及了，咱們把姓杜的出現快回去告訴大王知道！」

張翠山道：「也叫大王好生侍候齊向前的女兒，娘的，都是這齊老狗！」

這時候祇見賊寇們紛紛把屍體往深坑之中拋下去……祇有賊兵們埋起來，至於死的官兵與那三個疑似鳳凰嶺的人，却被他們棄置在草堆中，光景是打算餵狠了。

這近千名流賊來得快，回去得也不慢，當人們走出這六狼谷的時候，張翠山與李老八二人還站在尹六郎的墳前未走開。

張翠山口中唸唸有詞：「尹兄，你安息吧，老實說也夠本有賺了。」

李老八也有幾句不是安慰的安慰話。

「六郎，記得你會說過，一旦動上刀，就等着挨刀，你實踐了，我看到了，人嘛，既不能流芳百世，便遺臭萬年又怎樣？我們也無法流芳百世，可也不夠格遺臭萬年，祇不過還是轟轟烈烈的殺了快二十年，夠了！」

這兩個兇殘的草寇各有一套說詞，也各憑他們的思想，爲自己的行爲下了個註解。

祇見兩人拉馬一躍而上了馬背。

張翠山當先拍馬馳去，李老八也緊跟上。

這時候，斷崖上的一條斜洞中有了叱聲。

「你們，你們爲甚麼一定要拉住我呀！」

「我們才幾個人？」

「我不叫你們出面，我出面。」

「他們那麼多人，咱們才幾個？」

又聽另一人道：「咱們決心打游擊戰了，這游擊戰的手段是甚麼？」

這人一頓，又道：「游擊戰者是敵强我弱拔腿逃，敵弱我强吃掉他，爲了打勝仗，爲了吃掉對方，偷竊掠搶甚至王八蛋也幹，無所不用其極，搞盡天下缺德事也幹了，祇要打敗李自成！」

「老大，我有機會呀，他們祇有兩人了！」

這人不是別人，杜飛是也！拉住杜飛的乃是霍大牙。

原來他們走了一半，杜飛以爲李自成爲了尹六郎，他也許會追過來，那就是殺李自成的機會到了。

不料，祇潛回他們三個人，宮覺已發覺遠處來了一隊騎馬的。

霍大牙有點洩氣，怎麼攻城的賊子來了這麼多。

三個人立刻藏身在石縫裏，看着張翠山與李老八二人在叫罵，他三人雖然聽得心中愉快，却也有些失望，因爲李自成沒有來。

這三人直等到大隊人馬又退出六狼谷，谷中祇有張翠山與李老八二人，杜飛就想衝出來下手。

霍大牙心中明白，他三人一旦衝出去，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必會大聲叫，叫回他們的人馬。

一旦到了那時候，三個人就淒慘了。

現在，三人直起身子，看着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揚長而去，杜飛的口中還在叫可惜。

霍大牙道：「李自成這王八操的，他羽毛豐滿了，人馬上了萬，他端起來了。」

宮覺道：「老大，咱們祇在暗中等，我總以爲，人有失神，馬有亂蹄，吃燒餅也會掉芝蔴的時候，李自成總有一天他會叫咱們堵住的，等着吧！」

杜飛怒氣不息的道：「娘的，他挖杜家祖墳呀，這是奇恥大辱，老子我嚥不下這口氣。」

霍大牙道：「毀我的山寨，奪我的地盤，我更難嚥這口鳥氣！」

他頓了一下，又道：「走吧，他們人在前面等，別叫他們爲我們擔心了。」

宮覺道：「潛回鳳凰山，取了銀子再追來，咱們在暗中盯住他們，一旦有機會，殺之！」

祇見三人找到他們的馬匹，立刻又往北馳去，他們與齊向前結合之後，人數才祇有五十五個，這其中還包括了陝北玫瑰萬紅在內。

* * *

張翠山與李老八還不知道他們幾乎回不來，如果他二人再多留下一盞熱茶工夫，杜飛三人必然會殺來。

一般人以爲事情就會是這樣的。

其實却大大的不然，如果你聽到張翠山與後隊的三個頭目對話，肯定會嚇你一跳。

張翠山快馬剛追上大隊後面，就聽一個頭目回頭道：「張爺，沒出現呀，沒聽你喊叫。」

張翠山咬牙，道：「娘的，早走了，他們沒有藏在附近山林中！」

李老八也追上來了。

「看看，眞的人不在了，娘的老皮，我們兩個留下來，是餌呀，弄了半天白幹了。」

那小頭目道：「我們衝出谷口還等了一陣，不聽你二位的吼叫，祇得慢慢的撤！」

李老八道：「自發覺有三個死的是鳳凰嶺人物，我就示意你們撤，白折騰！」

果然，霍大牙自從失了鳳凰嶺以後，他變得粗中有細，有思想多了。

霍大牙也眞的言中了，杜飛如果眞殺出去，如今他三人肯定是逃不掉張翠山與李老八二人的毒手。

* * *

李自成不住在富縣城，他又回到了半坡上的中軍帳中，而且看着十幾個站在他面前的姑娘直發笑。

十幾個姑娘不笑，直打哆嗦！

那把金刀就靠在一邊，李自成祇用雙目看着姑娘們。

李自成變了，他變得不近人情了。

站在李自成面前的女人有十九個，如果仔細看，這其中就有七個女子長得美，果眞是芙蓉如面，體態輕盈，膚色細白，眼如秋水，嬌羞答答却又在哆嗦。

李自成怒目相向，她們當然嚇得直哆嗦。

雖然十九個姑娘各俱絕色，露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但李自成少了那份憐香惜玉的表情。

李自成一個一個的看着，他竟然一個也沒有看中。

當他看到最後一個之後，沉吼一聲：「把她們帶走，由她們去啦！」

別開東剛巧走過來，聽了李自成的話，立刻對守在帳外的人們吩咐：「帶去後營。」

於是，一隊嘍兵押了這十九名女子往山坡另一邊走去，已聽得有女子在哭泣。

要知這些女子都是大家名門的閨女，幾會遇過這種嚇死人的事情，一時間出了大帳嚇哭了。

李自成發出冷笑聲，他大步走到中軍帳，兩個大個子女人立刻上前施禮。

李自成把手一擺，兩個女人忙閃開。

李自成舉步走入中軍帳，迎面「忽」的一聲，一件東西砸過來，那是個錦墊子。

李自成祇把手一擋，也抓牢了錦墊。

那個跌坐在虎皮上的齊玉兒，正自杏眼圓睜，咬牙切齒的怒視着李自成。

現在，李自成就在齊玉兒面前，就聽齊玉兒厲聲尖叫着：「李自成，你殺了我吧，求你出刀！」

「哈……」李自成笑着，道：「太像了。」

「你說甚麼？」

「我說妳太像我那死去的妻子高貴貞。」

「我不是高貴貞，我是齊玉兒，鎮守富縣的齊總兵女兒齊玉兒，你們攻入富縣城，殺了我們的人，我爹……」

李自成道：「你爹沒有死。」

齊玉兒冷冷道：「你還想欺騙我？」她咬咬牙，又道：「我爹必與縣城共存亡了，你，李自成，你說不攻城的，你要我……」

李自成道：「妳却幾乎要了我的命根子。」

齊玉兒道：「可恨我沒抓到正點子，揑碎你。」

李自成道：「我還是不打算殺了妳。」他走近前，又道：「有幾十個武者保護你爹出了北門逃了。」

齊玉兒臉上有那麼一絲笑意。

李自成又道：「我的人馬追去了，而且是大隊人馬，妳爹不會死，但逃不掉的，祇要妳……」

齊玉兒道：「爲甚麼你一定要我？你奪去了我的貞操，我恨你！」

「哈……」李自成甚爲得意，道：「我有兩個原因不殺你，而且……」

「甚麼原因？」

「首先，你酷似我妻，要知道我對於我死去的妻子高貴貞是有愧疚的，是我間接害死了她，第二，乃是妳是個處子之身，我呀……哈……」

他這是發自內心的笑，很高興。

齊玉兒道：「你還有良心？天知道。」

李自成道：「我曾有位天下醫術第一的大夫，他對我說過，想要孩子，最好是討一個處子之身的女子，那樣，極容易生娃兒，而且還是健康的娃兒，哈……你不但酷似我妻，而且也會武功，更是個處子，各方面你的條件全都附合，哈……我怎麼會殺妳？」

齊玉兒忽然一呆，問道：「你原本很喜歡有幾個孩子，是不是？」

李自成道：「你如果能爲我生幾個娃兒，哈……本王馬上立你爲后。」

齊玉兒一聽，這人已自立爲王了，那麼，他既然喜歡有孩子，且由這兒下手，叫他痛苦一輩子，痛苦到死。

心念間，齊玉兒低下了頭。

她露出了女人那種孱弱溫柔的表情。

李自成雙目一亮，他一把拉起齊玉兒，道：「你應該明白一件事

情。」

齊玉兒露出飢渴的表情，道：「甚麼事情？」

「妳爹眞的逃了，我沒有殺妳爹，我答應妳，如果我的悍將沒有抓到妳爹當然最好不過，一旦抓來我這裡，我必放妳爹歸去，我要妳明白，我眞心的喜歡妳。」

齊玉兒心中明白，這惡賊喜歡的是孩子，他是借我之腹爲他生幾個娃兒。

齊玉兒問道：「如果他們追上我爹，而且把我爹殺了，你怎麼辦？」

一呆，李自成道：「眞如此，我必想盡一切辦法補償妳，如何？」

齊玉兒道：「你拿甚麼補償？人都死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萬里在中軍帳外大叫：「大王呀，大事不好了！」

李自成一聽，旋身出了大帳，祇見萬里在急得兩手直搓不已。

「甚麼事？」

「尹頭目率人去追拿齊向前，他們實實在在全死了。」

李自成道：「李頭目與張頭目他們追上去的情況如何？」

萬里道：「齊向前逃了。」

李自成哈哈一笑，道：「逃得好，逃了就算了，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他回頭帳中看，齊玉兒的臉上有了笑容。

萬里道：「大王呀，齊向前逃了沒關係，尹頭目死在六狼谷却非死在齊總兵之手，因爲……」

他此言一出，李自成雙目噴火，吼道：「是誰殺了我的大將尹叔？」

李自成對尹六郎、張翠山、李老八三人，一直是十分的尊敬，他叫這三人大叔。

聽了尹六郎死在六狼谷，李自成已想殺人，如今又聽不是齊總兵下的手，他忿怒了。

李自成一怒衝到斜坡上，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拍馬過來了。

李老八大聲凄叫：「大王呀，尹六郎再也回不來了，再也無法侍候大王了，他死得很慘吶！」

張翠山也哀哀叫道：「六郎死在六狼谷，他……」

李自成道：「甚麼？六狼谷……那麼巧合……」

他頓了一下，又道：「可知死在何人之手？齊向前？」

李老八道：「發覺死了三個鳳凰嶺的人吶。」

提到了鳳凰嶺，李自成便想到了杜飛。

「甚麼，會有鳳凰嶺的人出現？那麼能與尹叔交手的人祇有杜飛，姓杜的陰魂不散，又追來了。」

張翠山道：「既然有杜飛，就少不了杜飛的女人那個野玫瑰萬紅。」

李老八怪叫道：「我非殺了他們不可。」

李自成忽然雙目一厲，道：「我要找姓杜的一決生死，我們不能大隊人馬前往，因爲他們必望風而逃。」

李老八道：「大王，你有良策？」

李自成道：「有。」

他對萬里又道：「跟踪過去，想盡辦法找到姓杜的，我們單挑。」

張翠山道：「二人對決？」

李自成道：「非如此很難找到杜飛，哼，我太清楚他了，是個狡猾的人物。」

萬里道：「大王，行嗎？」

李自成道：「告訴姓杜的，我在他們杜家祠堂等他，我不會帶人馬。」

斜刺裡，玄機子過來了。

「大王，千萬使不得呀！」

李自成道：「我毀了他的祖宗地府，他必恨我入骨，祇有叫他在那兒，才會找到他，我要爲尹叔報仇。」

玄機子道：「大王，歇兵一日，明日大軍往南，下黃陵、逼銅川進取長安了，怎可爲一大將之不幸而因小失大。」

何用也接上一句，道：「大王三思！」

李老八道：「大王，大局爲重，你的這份心意，尹六郎地下有知，很感激了。」

張翠山嘆道：「死得好慘，咱們已爲他料理了。」

李自成想了一下，對萬里道：「你還是去追查姓杜的那夥人，一旦有了消息，快來報本王知道。」

萬里打個千，回身便走。

李自成對身邊的人道：「就過一日吧，兄弟們也樂哈樂哈，明日選個黃道，咱們人馬往黃陵拉去。」

玄機子道：「大王明睿，接納屬下等的勸諫，實乃大伙之幸，天下不久唾手可得。」

何用道：「兄弟們都高興。」

幾個近身大將也退回去了，有一半又進了城，因爲李自成這兩萬人馬一大半還在城中掠殺着。

李自成又回身走入中軍帳，他看得一瞪眼。

那細白的兩條粉臂放在被單外，一雙俏美的脚丫子也光赤溜溜的露在被單另一端，這表示被單下面的祇是一具胴體，而且是光溜溜

的胴體，因爲……

因爲齊玉兒的所有衣褲已拋在一邊了。

李自成不自覺的摸摸褲襠，有點像是被齊玉兒捏抓怕了的樣子。

「妳……這是……」

「除非你改變心意不娶我，也不要我爲你生兒子，否則，你還等甚麼？」

「哈……」李自成大笑，他邊笑邊有動作。

李自成的動作是粗魯的，他雙手托住齊玉兒的面頰，齊玉兒閉上了雙目。

李自成毛嘴啃上去，齊玉兒立刻逢迎。

女人對男人的反應都是天生一個樣。

李自成吻着，還喃喃的道：「妳聽到了我損失一員大將，妳也聽到妳爹逃掉，妳放心了，才會……」

「唔……唔……」齊玉兒有了聲音，聲音是醉人的。

當然是醉了李自成。

看吧，李自成三把兩把脫盡了身上的一切，那齊玉兒還故意的掀起被單一半，她露出她的美體。

李自成虎吼一聲爬上去了。

這兒是中軍帳中，這兒應是李自成與他的軍師大將們運籌帷幄的地方，可是……

可是他竟然在這兒另闢戰場，與齊玉兒二人在這薄薄的被單之下，殺得難分難解，呼吼有致，各不相讓而又持久「肉搏」。

誰還敢在這節骨眼進來？

兩個大個子女人也不會放人過來，便是她二人也走得遠遠的。

太愉快了，李自成哈哈狂笑，他似乎又重拾從前與高貴貞在一起時候的日子，快樂的日子。

齊玉兒像個小綿羊似的依偎在李自成那有力的臂彎中，她半閉上眼睛：「你……好厲害。」

「哈……」

李自成再笑，男人嘛，女人對他讚賞，那表示他是個眞正的男人。

「你……不會再對我痛施毒手了吧？」

「我永遠也不會了。」

李自成一聽，一個大轉身又壓上去了。

「怎麼，你……不累呀！」

「我有用不完的力氣，以後妳會明白的。」

齊玉兒也不懼，她怕甚麼，又不是十個八個李自成，他祇有一個，誰怕誰呀？

齊玉兒又奉承了，她還有了動作，那是滿足的動作，令李自成無法收兵的動作，於是……

於是這中軍帳中「春光無限好」了。

李自成直到遠處有人喊叫，要才着衣而起。

* * *

李自成抓了金刀走出中軍帳，又見一人往這兒奔過來，那人不是別人，萬里是也。

李自成見了萬里，急問：「你還沒走？」

萬里道：「我是奔到六狼谷又回頭呀，大王！」

「這大半天了，你又發現甚麼？」

萬里道：「六狼谷中有個受重傷死了又活的人，這人是個當小官的，我見有活人滾在草堆中哼哼，便餵了他幾口水，問他甚麼人。」

李自成道：「他怎麼說？」

萬里道：「他們大人同那些人去鳳凰嶺了。」

李自成一聽嘿嘿冷笑，道：「這是我殺他們的好機會，果然杜飛與齊向前聯手了。」

李自成對萬里道：「快把李老八與張翠山兩大頭目再找來。」

萬里回身往城內奔，李自成對遠處的封存壽道：「你們過來了。」

不但封存壽回來，兩個大個子女人也來了。

「你們小心侍候齊姑娘，不得有誤。」

李自成單馬緩緩繞城往北馳，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追過來了。

這二人還在傷心吶，一副兔死狐悲的樣子。

「大王呀，你獨自去那兒？」

李自成道：「選一百名好手，要咱們老人馬，跟我去殺姓杜的。」

張翠山急問：「這兒人馬怎麼辦？」

李自成道：「叫他們原地歇着，三天之後再開拔。」

忽見玄機子與何用二人追來了。

那玄機子叫道：「大王，何往？」

李自成道：「姓杜的乃是本王心中扎的一枝釘，不拔不快。」

玄機子道：「欲殺姓杜的，以後機會有的是，眼前可是大事呀，大王三思。」

何用道：「巧取長安，幾乎已是半壁江山到手，大王何必棄重從輕，失掉機會？」

李自成道：「養兵三日呀，我在這三日之內，必殺了姓杜的。」

他勒馬對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又道：「大伙痛快兩日，第三日整頓人馬，我回來就開拔。」

玄機子與何用見攔不住李自成，二人祇得點頭。

何用道：「大王此去，千萬小心。」

李自成點點頭。

忽又見唐大年與范冲等六大將軍拍馬過來了。

如今唐大年等就是李自成手下大頭目。

別開東急問：「大王去那兒？」

李自成道：「你六位各有人馬帶領，我此去鳳凰嶺殺杜飛，三日就回來。」

別開東六人呆住了。

就在這時候，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率領一百鐵騎奔了過來，李自成大手一揮：「走！」

這批人緊跟在李自成身後直奔鳳凰嶺而去。

就在馬上面，李自成才對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道：「李叔、張叔，我是不得不追殺杜飛！」

李老八道：「也是大王體惘慘死的老幹呀！」

李自成道：「除了爲尹叔討回甚麼，更令人不得不去的乃是白于山區，咱們的人馬全是老弱娃兒，不堪一擊的傷殘之人，姓杜的一旦進入白于山區，那些咱們留下來的人們就慘了！」

張翠山與李老八一聽，臉色也灰了。

李老八道：「娘的，忘了這一招了！」

張翠山道：「快呀！」

於是，看吧，他們坐下馬就倒楣了！

* * *

霍大牙他們一夥五十五個人直奔鳳凰嶺，那可是霍大牙的基業，二十年的經營，他們當然很心痛，心痛落入李自成的手中。

如今他們再回來，回來不是奪山寨，回來是找到秘道，把藏的金銀取些出來花用。

經過兩天相處，隨同而來的齊總兵也認了，不打算再找機會走人了。

從一條小河邊往白于山區的北方馳去，霍大牙這五十五個人物集中在一片野林子裡，宮覺抬頭看遠方，他指着山上道：「不知李自成在這一帶屯兵多少，老大，咱們可要當心吶！」

霍大牙自馬鞍上取了袋子，對杜飛道：「咱們三人潛上山，齊大人他們在此留守！」

這是他二十年的私藏寶庫，若非生死之交，大概也只有他一人前往了。

幾次搏殺，多年的患難與共，杜飛與宮覺已是他心中的親兄弟了。

霍大牙對齊向前道：「大人，你們留守，我三人取了銀子咱們就上路。」

齊向前點點頭，他淡淡的道：「有了銀子，就能拉到更多的人加入！」

霍大牙笑笑，道：「正是如此，人都是一樣，人數太少，只能攔路打劫，弄那麼一點小數目，人馬多了就不一樣了，李自成就是最好的實例！」

說完，便與宮覺、杜飛，三個人潛入林中去了。

就在杜飛三人攀上一道斷崖正要從一條石縫中鑽過去的時候，忽然之間，只見自長城方向奔來一彪人馬，令霍大牙三人吃驚的乃是這一彪人馬是官兵，有一面藍色旗子正中一個白圈，上書是「左」字。

杜飛道：「左艮玉的人馬拉進關內來了！」

霍大牙驚呼一聲，道：「至少來了一萬人之多呀！」

宮覺道：「他們來幹甚麼？」

杜飛忽又低呼一聲：「看，殺進鳳凰嶺了，只怕是來剿李自成的吧！」

三個人不動了，藏身林中斷崖裡，看着官兵們一路殺進白于山區裡面了。

這左艮玉乃是明末名將，與袁崇煥、洪承疇均是武者之中的佼佼者。

霍大牙看得吃驚：「這是大軍壓境，如果我們仍在此鳳凰嶺，必遭慘禍！」

宮覺道：「這可好了，官兵替我們出了一口烏氣！」

只見上萬名官兵一路砍殺到深山中，兵分七路抄山道，一邊衝還哇哇叫，可也夠凶殘的，因爲他們是見人就下刀，大人小孩全不饒，變成血洗荒山了。

顯然的，左艮玉的人馬行動有計劃，從白于山北方進入鳳凰嶺，一路殺到了白于山區以南，漸漸的就不見人影了，就好像烏雲罩頂又掠過，一切歸於平靜了。

杜飛、霍大牙、宮覺，他們這批只有五十五人的小組織，一大早就趕到了，直到正午過後才又走出來。

霍大牙有些幸災樂禍的道：「殺得好，殺得妙，殺得呱呱叫呀，哈……」

杜飛道：「叫那李自成知道以後氣個半死。」

這三人正打算從崖縫走，忽的，遠處正東方奔馳過來一彪人馬。

這批人馬一百出頭吧，飛馬衝進了鳳凰嶺，而且他們還哇哇高聲吼叫着。

杜飛看得雙目圓睜，出氣有聲。

宮覺磨拳擦掌，準備出槍。

霍大牙可也又樂了：「你們看，你們看，那不就是李自成與兩個當年高迎祥的不二死黨嗎？他們

來得可眞快呀，只不過……」

杜飛道：「怪了，李自成爲甚麼率領他的騎軍反撲鳳凰嶺？」

宮覺道：「他若爲那尹六郎報仇，也應該想到是齊向前吧，爲甚麼……」

霍大牙道：「必是有甚麼消息被這小子發覺了，他會不會懷疑到我們又出現在暗中？」

杜飛道：「應該不會吧！」

這三人在疑心，怎知他們的行踪已由一個將死的軍士傳給了萬里。

這時候，鳳凰谷中傳出人們的狂吼咒罵，李自成沒開口，他的雙目在說話，彷彿說的是一個字：「殺！」

殺字未吼出來，李自成的雙目充血。

李老八的聲音大：「姓杜的，你們王八蛋的，偷襲回來，女人娃兒你們也殺呀！」

張翠山更是頓足大叫：「老子已逼不及待的要砍了這姓杜的畜牲！」

可好，把左艮玉剿白于山區的這筆爛汚帳算到了杜飛他們的頭上了。

杜飛冷冷道：「看看，他們果然以爲是咱們幹的，娘的，他們是怎麼知道的呀！」

霍大牙道：「他們往深谷中去了，倒希望他們這些狗東西同左艮玉的人馬幹上，那就太如人意了！」

三人再細看，李自成的人馬不見了！

也不知怎麼一回事，一個時辰之後，李自成這些人馬又奔出了鳳凰谷。

更不明白的是李自成拍馬大吼大叫：「快，快！」

他快甚麼？沒人猜得到，只見這百騎衝出了鳳凰谷，立由原路往東南方馳去了。

這一天就這麼的度過去了，杜飛對霍大牙道：「看來這白于山區是被官兵滅絕了！」

宮覺道：「再好不過了。」

霍大牙道：「今天怕是進不去崖縫了，我們只好等到明天吧！」

杜飛道：「回去林中與咱們的人馬會合。」

三人匆匆的又回到林中，齊向前道：「午間來的大軍，乃左艮玉的人馬，他們拉進關來了。」

霍大牙道：「左艮玉的人馬血洗白于山區了，他們見人就砍。」

宮覺道：「女人娃兒也不放過！」

齊向前一聽低下了頭，這種年月不太平，盡是比誰的殺法有夠厲害了。

有個頭目道：「三位當家的，東西是否已取來了？此地非久留之地呀！」

霍大牙道：「明日天亮再下手，夜間取不到。」

「爲甚麼？可以燃火把呀！」

霍大牙道：「火把也不行，何況火把會把敵人引過來，那就不妙了！」

衆人就在林中啃着乾糧，等候天明了。

也不知霍大牙藏寶的地方是甚麼樣的神秘之地，非得白天才取。

這時候，杜飛三人忽見齊向前在抹淚，杜飛心中不無疑問：「大人是爲了令嬡吧！」

齊向前道：「我女死得慘，死得壯烈呀！」

杜飛道：「大人，你還不知道這李自成有多麼的可惡，他率領人馬不但殺人，而且死人也不放過，黑龍關俺杜家墳地近百座，連祠堂也被他挖了個大翻身！」

齊向前道：「眞可惡！」

杜飛道：「所以了，我與此獠有超過不共戴天大仇，早晚同他決一死戰！」

一邊，「陝北玫瑰」萬紅道：「杜飛呀，找地方歇着吧，明天還有得忙的！」

杜飛道：「明天只是找出銀子呀！」

萬紅道：「我以爲霍當家藏銀子的地方必然很神秘，必需花上力氣才能找到。」

杜飛也以爲霍大牙藏銀子的地方不簡單，他伸手攬着萬紅的腰，轉向林深處去了。

只不過這一夜不太平，山上出現大狼羣，若非這人身邊帶着刀，誰敢閉上眼睛睡大覺！

* * *

白于山區高處有積雪，一年總會有一半日子山上戴白帽子，於是就有水源的出現，那延河與洛河的水源頭就在白于山上。

白于山的東北方有一道狹谷，飛瀑如帶筆直的垂落五六十丈深處，那個水潭冷又深，兩邊又是懸崖千仞，飛猿也難登上去。

現在，霍大牙、宮覺、杜飛三人來了。

那霍大牙肩上掛了一條勾爪連在一條繩子上面。

繩子不粗，也有三十丈長，霍大牙指着水潭對面的瀑布，對杜飛與宮覺二人，道：「你們看那瀑布後面，有青苔潮鮮難以下足，光滑兩壁，更難用手去攀爬，可是那兒却有個洞室，怪的是洞室之中却又十分乾淨。」

宮覺道：「這兒是鳳凰嶺的夕陽山吶，當家的常在這兒奔躍，兄弟以爲當家的在練功夫吶！」

（未完・十九）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玄・文　可飛・圖

三爺

上文提要： 張興隆因不讓屠芸生的鴉片經他的碼頭轉運，屠芸生請山東拳教師帶人去鬧事仍不濟，祇好請余俠清、王一亭出面……盛大少爺惡作劇，將張興隆與賽貴妃共鎖一室，他祇好越窗而去……何少爺等人登報下注二十萬兩，讓吳運海在張家口花園擺擂台找張興隆比武，訂於五月初四下午二點正式比賽……



從不間斷苦練功　遵師教誨氣劍成

三姑娘歡喜趕時髦，貪玩、亂花錢，三個兒女雖是三種秉性，唯一能聽張興隆教誨的，是端端正正做人，不賺黑心錢，喜善好施，濟困扶貧，對苦力工友都是一視同仁，毫無少爺、小姐的勢利架子。

張興隆平時在家裏也熬製了膏藥，小至紅膏藥(拔毒膏)，大至狗皮膏藥。凡工友們有病前來求醫、求藥，從不收取費用，有的人還外加生活費用濟之。來求診者，小至小孩熱癤膿瘡，大至老人老寒腿、腰脊勞損、間椎盤脫出或骨折，張興隆親自爲他們進行整復，他用的是氣功手法，使病人的內在組織自行調整，恢復正常。

這些都是素玄大師傳授的衞生方法，素玄大師曾告誡他說：「武功自衞、除暴安良，制對方失去進攻能力，手段是用强有力的手法，破壞他的某一部份的身體組織，使其就範，這種手段是殺手，是缺德的行家。尤其是無事生非，好勇鬥狠，爲了爭面子而使用的殺手，稱爲造孽，多行不義。治病救人，解除別人的痛苦，多多行善，能積德修身、養性延年，不結仇怨，可保善終……」

每天傍晚時分，各碼頭徒弟都帶錢來了。海天的收入是源源不斷，張興隆他把錢取之於工友，也用之於工友。張興隆平時在家粗茶、淡飯，爲人看病熬膏藥，有時他兒子幫着他一同幹，他也不搓麻將，不賭博，早晚練着他師父教的功夫。

隨着上海商埠的對外開放，黃浦江邊的碼頭一一建成，進出的大輪船增多，內河碼頭，就是蘇州河邊上的碼頭，也隨之陸續建成，特別是蘇州河邊上的米廠、麵粉廠、棉紡廠、印染廠，一個個先後建成，這些廠的老闆多數無錫人，在廠的後門就是蘇州河，廠裏上下貨物的水碼頭，要搬運工，就要有人帶領管理。

當時張興隆對蘇州河的內港碼頭，就不再插手管理了，全由手下徒弟們的徒弟去幹了。

蘇州河內港碼頭工人，以蘇北幫、安徽幫人數居多，湖北幫、四川幫人數次之。

爲了搶碼頭，經常發生械鬥，打羣架，互相殘殺……

在雙方械鬥之前，雙方老大約好地點時間，背地裏雙方老大都先後去警察局走門路，向局長送上大洋，講清原委，說明械鬥地點時間，由警察局長派上荷槍實彈的警察，事先把這一段路面在預定的時間裏，清除閑雜人等，不容在此逗留。

雙方老大都躲在人羣的背後指揮，讓這些工友們手執殺人的凶器，衝殺在最前面的，不死即傷。

有的老大爲了搶到碼頭，不惜出重金僱殺手。當時有位武術高手在申城頗享盛名，江湖上人稱「槍王」，善使紅櫻槍，被僱來打架殺人，帶了徒子徒孫，坐了一部祥生出租公司的大客車，還沒有等到開車門下車，就被對方的工友包圍，把大客車翻個身來砸扁，「槍王」的花槍在車子裏還沒有使上，一車的人就這樣全部死傷，非常殘酷。

雙方老大在械鬥時，總是躲在人羣後邊，老遠的地方看着，如果自己這邊的人被打死打傷太多，頂不住要敗陣了，就趕忙請集結在後邊的警察出面，每個警察都吹着警笛「呼，呼，呼」地叫着，再加兩聲朝天槍響「砰、砰」雙方人一看警察來了，立時就各作鳥獸散，結束戰鬥。警察兜了一圈作罷，也不抓人。

械鬥雙方各自收場，把打架死傷的人，用門板各自抬了回去，自行料理。等過了仗，各方都有傷亡，然後雙方再約好在茶館裏坐下來「吃講茶」。請出當時社會上的頭面人物來調解。

起先是請清幫裏輩份高，有聲望的老太爺出面調停，隨着當時上海的開埠，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既得的經濟利益，重於掛着空頭名望的老太爺，所以老太爺說出話來，雙方都不願服從，不把老的一輩放在眼裏。

後來就改成當時上海的軍、警、政界的，有實權的頭面人物來壓制對方。如這邊老大請的是上海市警察局長的某科長探長出面；那邊的老大就請吳淞警備司令部某參謀副官出場。用軍銜、官階實質的權勢來較量高低，決出勝負。

雙方老大爲了個人利益，搶地盤爭碼頭，不惜用工人們的性命去相互拚殺，打死的，致殘的不計其數，這些碼頭上的「老大」用工友們的性命、血汗換來的金錢，供自己揮霍，是十足的吸血鬼，而張興隆先生身先士卒，獨個兒打天下，不開殺戒，憑恩威兼施奪取碼頭，爲工人爭福利，這與碼頭老大完全不同。

張興隆先生所以不願自己的兒子接替自己的碼頭營生，道理也在於此。事實上他的兒子張德武，正如他所希望的，後來做了一個問心無愧，自食其力的正派工人。

張興隆的家庭生活，像普通人一樣的平常，他家的住房和工友們的住屋一樣，平排挨着，飲食是那樣簡單，他每每想起童年吃玉米餅子、豆渣，餓肚子的滋味，就覺得現在的飲食太好了，他今年已四十多歲了，在上海這些年，從法國大菜，到揚幫、本幫、錫幫、川幫、京幫、徽幫的各種高貴菜餚，都嚐過了，要說每天吃，他也吃得起，但他覺得日常生活中的飲食，不要饕餮成性，否則會病從口入致病。粗茶淡飯，以五谷爲養，可以祛病養生。

師父素玄大師的教導，清晰地在他日常的生活中迴響着：「這紅塵世界，都是過往雲烟，轉瞬即逝，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以七十歲計算，前十年矇矓，後十年糊塗，中間尚餘五十年，三分之一時間勞作，三分之一時間睡眠，還剩三分之一時間是明明白白歸自己所有，僅僅祇有十六年八個月。人生何其短促！爲了錢，勾心鬥角。但公平的黃泉路上最公平，男女老少，富貴貧賤一視同仁，該上路的都得上路，兩手一攤回去了，來時赤條條，去時光裸裸，甚麼也沒有帶去，留下這個臭皮囊，埋在土裏長青草。人生在世，莫做虧心事，勤作修心養性功，脫離人間紅塵寰，割斷兒女相思情，勿忘五十歸山隱，九轉烹煉金剛身……」

張興隆對師父的諄諄教導，是銘於心、勤於行。他從來沒有找過別人動手比武，但他每天仍堅持早晚練功，還是不停地用「心意」的拳法，指那打那……

一個仲夏潔白美好的月夜，萬籟俱寂，張興隆在花園裏練功，「忽地」一下，從草叢裏竄出一隻黃鼠狼，動作迅速，一溜而過，張興隆隨着舉右手，用中、食兩指一併成劍指，向黃鼠狼一指，心裏想着，口裏叫了一聲「着」。這黃鼠狼在二丈開外的草叢裏被擊中，黃鼠狼即被彈出三尺遠的一棵大樹根上，接着又反彈了回來，嘴眼流血，四肢抽動，不一會就斃了命。

張興隆上前仔細看後，驚疑自己的殺手動作。心想：如果和人動手，豈不要釀成殺人傷命的慘事？

爲了再一次測驗自己的功力，他又在大樹林裏練起了「無門心法拳」，把這些樹木、石塊、土疙瘩都成了假設的敵人，心裏想着掃除着敵人障碍的行動，施展開了踢脚、揮拳、指點、掌劈、肘頂的打擊動作，但手脚都沒有接觸，碰到實物，就聽「轟轟」巨響，樹拔、石崩、塵土飛揚，待他停了手脚往旁邊閃去，看到剛才的這些大樹，東倒西歪，石塊粉碎，滿地塵土飛揚，迷漫在林間上空，久久才散去，可見他的心意想到那裏，那裏就起了變化。

如果心裏不注意他，不刻意追求對方人和物，對方一點事也沒有，這就是「無門心法」拳登堂入室「狂飆捲乾坤」的上乘功夫了。

這和他少年時代，在碧雲觀

練「無門心法」拳的手劈、脚踢、拳搗接觸實物，才能打飛樹、石的功力相比，乃是天淵之別了，這是他三十多年來練功，不敢有一天疏漏的收穫吧！正如我們平常人說的：「功到自然成……」的道理一樣。

張興隆又把自己的身子對着一棵大樹，心想着撞倒它，向它撞去，離開大樹還有三尺遠，這棵大樹向前倒，樹根帶着泥沙都拔了出來，隨着張興隆身子往後退，心裏想着大樹跟我過來吧！眼看着大樹向着張興隆的方向低頭彎腰，如果自己不帶思想意念，就不會有此力量。

他又帶着思想意念，對着假山石撞去，假山石也會移動，當時他想起師父素玄大師，第一次給他看的動作，用手指一點，蠟燭火滅掉，人坐在椅子上會飛。他也用心想意念着要飛出圍牆，他吸了口氣，將氣凝在丹田，立時身子向上浮升，約三人多高，人過了圍牆，輕輕落下。平時過圍牆都是用竄跳騰躍的身法，而今用意念，身子似汽球一般輕巧，懸浮了起來，和師父的功法接近了。

當晚他很高興，但還不能知道自己的功夫究屬多大？待到天亮時，他習慣地去嚴家豆腐店喝豆漿，這是他每天一早必去的地方，他看見毛驢在拉磨，張興隆離開毛驢三尺遠，心想頂着牠，但見毛驢直往後退，思想上放鬆，不想頂着牠，牠又朝前走了起來，這時他用右手的中、食兩指，捏成劍指，對着灶台上放着的一盞油燈一指，油燈立時「噗」的一聲滅了，嚴師傅疑惑地說：「今天的風不怎麼大，怎的把油盞燈的火給滅了？」嘴裏一邊咕嚕着，隨手把灶堂裏燃燒着的火柴棍抽了一根，點着了油燈。

這下張興隆心裏更有了底，知道自己的功夫有了進步，這是師父的教導，練了三十多年功夫的結晶啊！練就了眞正的氣功，在身體外形成了氣場。如果用現代科學的攝影技術來攝片，會在照片上看到張興隆周身發出的強大的生物電磁場所形成的光圈，祇要張興隆思想一集中，他就發揮保護自身的氣場力量，如果全神貫注，思想高度集中，把氣場的力量集中成爲氣浪，再進一步集中爲聚集成形的氣的激流，對外可以擊碎樹、石，而對人物、畜牲，也就具有一定的殺傷力了。

張興隆最初在練「無門心法」拳時，素玄大師不教他用高度集中的意識、意念去練，而是功成以後，自己省悟，加上意念、意識，這樣就不會走火入魔出偏差，造成半途而廢。

張興隆現在測知自己的「無門心法」拳的功力見長，悟得了個中道理，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平時待人接物就更仔細、謹愼了。

人世間的事就是這樣變幻莫測，「樹欲靜而風不止……」這天上午，張興隆在家裏喝茶，門外進來了他的徒孫小狗子，領着在路上遇到的問路人，說是來拜望張興隆的。

兩個彪形大漢年紀都在二十開外，是山東來上海擺拳場的。據別人傳說，又經好事者的挑唆，是專門來找張興隆比武的。

張興隆請教了他倆的姓名，一個叫李雲橋、一個叫王元臣，又問明了來意，請他倆坐下喝茶，張興隆陪着笑說：「我年歲大了，手脚不靈便，年輕時曾學過兩下莊稼把式，現在不練也都忘了，過去也是承大家捧場，說我有武功，事實上自己一點本事都沒有，請你們原諒，讓你們白跑了一趟。」

這兩個山東人年輕氣盛，對張興隆的推托之辭，不願比武，誤以爲怕了他們。比個頭兩個人不論那一個都比張興隆高大，爲此益發出言無狀，說：「今天我們特地來此找你比武，你如不敢比武可以寫張紙頭，上寫我怕你們兩人，所以不敢比武，簽上你張興隆的名字，我們拿了這張條子就走人。」

說罷兩人就站了起來欲往外走，到外邊可以動手較量。

張興隆心裏想：你們兩個給我坐下吧！自己人也站起來，用兩個手掌心對着他們兩個人，離開他倆的身體有五尺多遠，往下一壓，他們倆身不由己地「咕咚」、「咕咚」，坐了下來，好似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如千斤重擔壓在他倆的肩上，同時張興隆笑呵呵地說：「你們兩位大老遠地來了，何必急着要走，多坐一會，等一會吃過中午飯再走吧！」嘴裏客氣地說着，兩個手掌心對着他倆，從外表上看，張興隆很是和氣禮貌，但這兩個山東人坐在椅子上，益加感到身上壓了一層重鉛，人直往下沉，心口感到氣悶，呼吸感到困難，嘴裏說不出話來，額頭的汗珠沁了出來。

張興隆放下雙手，自己也坐下，掏出懷錶看了看時間，已經十時多了，抬頭望着兩位坐着的客人說：「你們專誠來到寒舍，沒有甚麼好招待的，家裏祇有鹹菜豆腐、糙米飯，我想請你們兩位去楊家渡四如軒飯館吃中午飯，我年紀大了，腿脚不便，由我的徒孫陪你們去，請你們不要客氣。」說罷又轉過身去從錢櫃抽屜內，掏出一塊銀元，對着小狗子說：「給你錢，陪兩位先生去楊家渡吃中午飯，酒、飯、菜管飽，好好招待。」

小狗子高興地接過一塊銀元「噢」地一聲答應，對着兩位坐着的客人說：「先生請吧！這兩位還是坐着紋風不動，他們感到混身無力，儘管張興隆的手掌沒有碰到他們倆身上，但仍是動彈不得。

張興隆笑着說：「兩位先生請了……」心裏想着：起來吧！用左手掌心朝上抬了二下，兩個人就隨着手勢站了起來，他兩人感覺，好像有人把他們提了起來似的。

張興隆雙手抱拳，衝着兩人一拱手，心想着：請動身吧！這兩個人就平地跳起約一尺多高，身不由己地向後退去。

張興隆雙手把拱手朝裏一收，意思是：你給我過來吧！嗨！這兩位就非常聽話，往張興隆身邊靠了過來。

張興隆又把拱着的手朝前一送，心裏想着：走吧！走吧！這兩位就又被彈了出去。

張興隆說道：「待慢！待慢！恕不遠送……」這兩位自己作不了自己的主，身子朝前朝後由人擺佈，頭上冒出了大顆的汗珠，臉也變了色，又好像一萬米賽跑剛結束，筋疲力盡，口裏吶吶地說道：「謝……謝張先生了……」

小狗子興冲冲陪他們兩位來到楊家渡四如軒飯館，桌面上有豐盛的魚、肉、酒、菜，三個年輕人大吃了起來，小狗子吃得高興，笑着對兩位說：「今天我托你們的福，和你們來打牙祭了，我家三爺每天吃的都是鹹菜豆腐、青菜豆芽，有時還吃豆渣，大魚、大肉很少吃，三爺自家吃東西是很省的，對外人、朋友却是很大方的，特別是對我們窮哥們，更是有求必應，施財、施藥、施棺材，聽我老爹說，過去三爺在張家花園，打擂台比武，贏了二十萬兩銀子，他一個錢都不要，全捐給慈善機構。你們今天是來找我家三爺比武？」

這兩個山東大漢不好意思地說：「我們倆本想和他比武的……」

小狗子說：「我們三爺從來不和人家動手的，他能一個手把枱脚抓起來，舉起枱子轉上一圈，枱上的碗、碟、杯、盤、菜、酒、茶、湯都不會打翻。你們行嗎？」一邊說着，一邊抓住枱脚比劃着給他們看，他們兩個也試了試，枱子却是絲毫不動。

小狗子笑着說：「我老爹親眼見過三爺一個人對付九條洋槍，九個人一個也動彈不了，不要說你們兩個赤手空拳，要你們坐着，就站不起來，要你們朝前就不能朝後，他不隨便傷人，我們的三爺是個好人，給別人接骨治病，還送錢給人家。」

這兩個山東大漢現在感到害怕，今天遇到的張興隆是奇人、是武林的眞正高手，慚愧自己目中無人，結果是動彈不得，朝前朝後地跳，身不由己地任人擺佈，感激張興隆對他們的寬宏大量，不計較無禮，不傷害，還請喝酒款待……眞是由衷地佩服。

他們倆對着小狗子說：「今天我兄弟倆是有眼無珠，對張三爺是多多冒犯，承他老人家原諒我們，教訓了我們，讓我們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弟兄倆打心眼裏佩服張三爺，請老弟回去告訴張三爺，我們弟兄倆感恩載德，永生不忘。」

這兩位在酒足飯飽之後，向小狗子一拱手說：「兄弟叨擾了，再見，後會有期。」兩位山東大漢，踏着沉思、羞愧、蹣跚的步子，向楊家渡碼頭走去。

張興隆平時在家安於平淡的日常生活，有時余俠清、顧燕萍、陸鴻斌、王一亭、魏泰邁等六個人，多數在余俠清家相聚。

他們與日本的領事、商行大板交往頻繁，友誼也深。特別是三北輪船公司的進出口運輸商務較多。日本人對張興隆又是特別的佩服，因爲張興隆曾爲他們把俄國大力士打敗，爲他們報了仇，出了氣。

爲了想叫張興隆把武藝絕活傳授於日本人，使日本人都像張興隆這樣厲害，就可以稱霸世界，所以每逢天皇誕辰，或領事館的歡慶日子，總要送帖子恭請張興隆赴宴歡聚，同時對王一亭先生的字畫也是特別愛好。

他們也知道王一亭、余俠清和張興隆的關係密切。所以日本領事館和商行裡，有甚麼宴會飯局，他們三人是必請的上賓。

張興隆待人眞誠，人家敬他一尺，他非要敬人一丈才安心，所以和日本的這些高層人士相處甚好。日久天長，日本人後來終於坦言，想請張興隆爲日本國的武術教練，培養日本武士成爲張興隆一樣有本事的奇人。

張興隆笑笑說：「我的功夫只是靜中求動，用心意去制勝對方，鍛練的方法就是站樁，枯燥無味，有的人站了一輩子樁也一無所得，豈不誤人子弟，至於招數是一無所有，所以叫『無門心法』。功在心中，無法說得明白，全在『悟』字中下功夫。我至今學了三十年，但尚在學習中……」

日本人聽後「唯唯喏喏」，點頭稱是。但很有耐心，事後又借機請他們幾位去虹口四川北路，日本柔道館看柔道比賽，把日本國九段柔道高手也請來了，先看表演，看到後來，日本人就又鞠躬，又低頭彎腰，請張興隆上場和柔道手表演摔

上一跤。

張興隆說：「我對柔道一竅不通，上不了場。」

但經不起他們好說歹說，軟纏硬磨，把張興隆請到場中，把鞋襪脫去，赤脚站在榻榻米上，雙方面對面地對立着，中間距離三步遠，日本柔道手先一躬到地，張興隆也雙手一拱，心裡想給我出去吧！頓時就見日本柔道手就往後彈了出去，乘勢一個後滾翻，就趴在地下。

張興隆雙手拱着朝上一抬，這柔道手就好像被人吊了起來，緩了緩神，勉强地在場上繞着圈子，張興隆對着他用左手一抬，他就向右邊去，他用右手一抬，柔道手就向左邊去。

最後張興隆雙手一合，一送，這位柔道手的身子就朝前，忽又朝後仰面倒在地上，張興隆又對着他拱一拱手，這位柔道手就躺在地上無法動彈了。張興隆又對着大家說：「我實在不會柔道，請大家原諒。」說罷，他又向這位柔道手，一招手，這位柔道手就爬了起來。

張興隆轉身離場，日本武士都趕來看這位柔道手，問他為何不伸手？躺在地上？這位柔道手滿臉是汗，氣喘咻咻地說：「這是個奇人，無法和他交手，我用了平生最大的力氣也擋不住他，就好像有幾千斤的力量壓在我的身上，說甚麼也動不了。」

大家聽了半信半疑，因為自己沒有嚐到到底是甚麼滋味。

這當中有個日本的空手道高手，聽了以後，就是不信這個邪，他猛地衝出人羣，奔至張興隆的身後，「呀」地一聲叫，人往上一竄，跳到半空，待身體下落時，一個「泰山壓頂」的直劈掌，對着張興隆的後肩背斜劈下來。

張興隆此時赤着脚正往座位上走，感到後肩背帶有風聲的東西壓來了，他頭也不回，先是一縮身，後是稍一挺背脊，就這樣一個微小動作，根本沒有接觸對方身體的任何部位，這位空手道高手在半空中受到了張興隆的激流擊去，因為他用力過猛，所以反彈的力量也相應增加，只見這日本空手道高手在半空中突地一下震動，整個身體像炮彈一樣快速，向來的方向反彈了回去，約二丈多遠才滾在地上，好在地上是榻榻米的草墊子，有點避震作用，但在這麼高之處摔在地上，也不是好受的，他也是仰身躺在地上，喘着粗氣，冒着熱汗，實實在在地體會到這個被千斤重力彈了回來的滋味，從心眼裡服了。

當時其他的柔道手上前扶他起來，這兩位高手都有同一感覺，都由衷地佩服張興隆，兩人不約而同地來到張興隆面前，雙雙跪下叩頭，要拜張興隆為師。

張興隆把他們雙雙扶起，對日本總領事說：「領事先生，我的徒弟不收，我們大家個朋友，大家可以交流，交流還是可以的。」

晚上，由日本領事在寓所，請王一亭、張興隆一同進晚餐，當時柔道高手、空手道高手也在一旁作陪，大家在歡快的氣氛下進餐，一面吃着，一面說着，不知不覺中話題又引到了武功的鍛煉上。

張興隆說：「我學練功就是站樁，日久天長，功到自成，我國古代有達摩老祖面壁九年之說，然後方始『悟』得其中道理。我站樁二十多年，至今也方始『悟』得其中道理，不容易學啊！但一般人都不願照着去做，總覺得能殺人致命的招法才是上乘功夫，單純追求動作上的靈活、快速的技巧。我道祖教導，練功者，必須先修心養性，使心平氣和，性善血順，才能使身體的氣血通暢，達到內動無阻，外動有力的功夫。以靜待動，以不變應萬變的內家功法。如果好勇鬥狠，怒向膽邊生，氣衝肝中血，使性格暴燥，易動肝火燃怒氣，必定傷身早亡，又怎能練得好功夫？我練功的秘訣是站樁、坐樁，修心養性，不作惡殺生，多行些善事，問心無愧，功到自成。這就是練武之人，必須先要懂得和追求的武德，即武之魂也……」

這一席話，破譯了武德的內涵，聽得大家猛省，都點頭稱是。日本領事、商行買辦、大板們對張興隆更加敬重。同時這兩位柔道、空手道高手聽了這番話深有感觸，在席間雙雙走向張興隆身前跪下叩頭，表示感激老師的善言教導，張興隆也忙把他們扶起。心想日本人謙虛好學的美德，實是我中國人可學的榜樣。打這以後，這兩位日本武士也加强了自身的修養，和站樁的鍛煉，對功夫有了切實的提高，這是後話，在下就不多贅述了。

* * *

這裡虹口四川路一帶的日本人，把張興隆的武功當作神來崇拜，在路上看到張興隆都是一躬到地，尊敬得很，但張興隆不一定認識他們這許多日本人。

張興隆對日本人的彬彬有禮，深有感觸。為此當時在武術上有一定造詣的日本人士，在張興隆的道家學識的影響下，也學了些武德精神，和靈子術的治病效用。

張興隆對站樁功，坐樁功更是堅持不懈，益加認眞地鍛練了。他有時一個人坐在房內，面對門外，房門敞開着，外面進來徒弟，張興隆一用意識，不許他們進來。說也奇怪，這兩位走到門口就是跨不進

門檻，好像有一股强大的氣浪擋住他們，他們用盡了碼頭上扛活的力氣，也沒有撞進門去。後來張興隆看他們累得撞不動了，就用手一招，他們很輕鬆地走了進來。這兩位徒弟你看我，我看看你，都覺得這裡有蹊蹺，但又說不上來是甚麼原因。

張興隆對此屢試屢驗，知道自己的功力與日俱增，所以他平時在為工友們治傷時，不論傷血、傷氣、傷筋、傷骨，特別是對骨折病人，用這種手法整復，效果非常好，一個星期以後就能恢復如初，在施術時，手掌不用接觸病人皮膚，凌空推動，內部筋骨俱能得到修復和痊癒。

張興隆時時記住師父素玄大師的諄諄教導：「……練武之人的手法，可以致人死命，是殺手，是缺德，到頭來惡貫滿盈，必有惡報；練武之人的手法，可以治病救人，是活手，是積德，到頭來種善得福，必有善報。同樣一雙手，由於道德意念的不同，善與惡就涇渭分明……」

當時被張興隆治癒的傷痛病人，不計其數，張興隆的活手為人們治病，可謂積德多多。

* * *

話說張興隆二十歲時，由淮安城來至上海灘，至今已是三十個年頭，五十歲了。當時公元一九二七年。這天張興隆和顧燕萍、陸鴻斌、魏泰邁、王一亭在余俠清家相聚時，張興隆主動提出，為大家表演一套功夫，大家非常高興，想看一看三弟今天表演甚麼功夫？

他帶大家來到門口的花園邊上，余俠清的車子旁邊，張興隆站在汽車頭的前邊，中間距離三步遠近，張興隆一個凝思，把小腹對着汽車頭，汽車往後退去，但車輪不轉，僅靠切着地面的車輪磨擦地面，發出「吱吱」響聲。車輪底下，留着四條輪胎在水泥地面磨出來的黑印子，有一步多長。

原來汽車停下時，都要扳閘剎住車輪，拔掉起動汽車點火的銅匙，鎖上車門，車子才不動。如果車輪不扳閘剎掉，車子會自動地向前滑去。火車也是一樣道理。

現在張興隆是反其道而行之，向後退，人不碰到車身，用人體發出激流氣浪，把汽車頂着朝後退，這是多麼大的力量啊！是超凡的特異功夫。

張興隆默默地站了一會，用雙手一招，這部汽車又朝前過來了，輪子底下，發出和先前一樣，磨擦水泥地面的「吱吱」響聲，把汽車又復原在原來停靠的位置上，看得大家拍手叫好，他們幾個人由於好奇，由魏泰邁帶頭去推汽車，汽車卻是紋風不動，因為剎車剎住了。大家帶着滿足回到客廳。餐桌上大家都高興地談論着剛才推汽車的話題……

飯後，張興隆感慨地對着大家，說了些使他們費思量的話：「……我承蒙各位兄長、姐姐的抬愛幫助，大家眞誠相交，成了我這前半輩子的知心朋友，但俗云，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我們相處了三十個年頭，我實在不捨得和大家分別，但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今天是我和大家最後的一次聚餐。我要離開你們了，如果我回家後，有甚麼噩耗傳來，請你們千萬不要傷感，不要憑吊、追悼。如果這樣做了，等於在咒我、罵我，因為這一切都是幻象，過眼雲烟，不能當眞，切莫悲傷。你們各位也要多多保重。這些事我對家裡的老婆孩子沒有講過，恐怕割不斷兒女私情。

「接下來就是請你們各位不要提問，問我為甚麼，你們要相信你們的三弟，有超凡的能力，今天我表演的氣勁推汽車，就足以証明你們的三弟能長久地活在這世上，這一切，都是我恩師的賜予，所以我一定要遵從師父命令辦事。生我者父母，使我成人、教我成材者師父；使我有如此能耐，可以立身處世，和各位結交成了知心朋友，情同手足，此乃師父之恩也。

「我恩師是白雲觀邱祖門下第九代傳人，素玄大師，命我五十歲歸山隱退了斷塵緣，這些秘密只能由你們幾位知道，千萬不能對外人宣揚，請看在我們三十年相處的情份上，但願日後有緣，還有見面的機會……」

說罷眼眶裡含着熱淚，大家都很傷感，默默無言，但眼睛裡都閃耀着依依不捨的眼神。

他們都知道張興隆的脾氣，說過不要問為甚麼，所以就無法提問，但顧燕萍還是忍不住問道：「三弟，你需要甚麼？我們一定想法給你。」

張興隆看着顧燕萍回答說：「二姐，我甚麼都不要，都有了。」

當時在座的人都滿懷悲傷。所謂人間的生離死別，都在這時體驗了。

張興隆若有所思地來到寫字枱前，鋪上箋紙，提起毛筆，在銅製的墨硯蘸了墨汁，寫了一首打油詩：「歡聚容易別時難，茫茫紅塵一瞬間，大限到時應別離，蓬萊山上再相見。」

寫好之後，大家看了看，都唏噓了一番，很不是滋味。

張興隆對着大家雙膝跪下，叩了一個頭，說道：「小弟向哥哥、姐姐拜別，請千萬別傷心，各自保

重……」

說罷，站了起來，別過臉去，用袖子拭抹忍不住淌下的眼淚，急急地向門外走去。

在客廳裡，大家都感染着張興隆的傷感。從此余公館裡少了張興隆這個座上客，現在余俠清、顧燕萍、陸鴻斌、王一亭、魏泰邁都在緬懷着和張興隆在一起愉快相聚的往事……但又都疑惑不解，張興隆是上哪兒去了？是否還會回來？三弟是奇人，應該去奇怪的地方，每個人的心裡，懷着這揣測、疑問，留下的是時至今日，才予解開。

張興隆當時回家後做了五十歲生日之慶，實際是母難之日，張興隆對長輩尊敬孝順，他煮了些肉麵供在母親的牌位前，焚香燃燭叩拜了一番，又煮了很多碗肉麵，分送給左鄰右舍，每人一碗，也不收禮，事後人家問起，才告訴人家是五十歲的生日。

如果根據張興隆當時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在十六舖德興館辦上二百桌、三百桌都不在話下，這樣可以收到大量的禮金，他知道這些都是工友們的血汗錢，張興隆從不借機做此類「打抽豐」的事。

生日後的第十天晚上，他把兒子張德武叫到花園裡，在他練功的地方，這時已交更，四周無人，靜悄悄地，張興隆對兒子張德武說：「兒啊！我們父子情份，至今告一段落，你已自立成家，我的大限已到，不必悲傷，一切由你主持辦理我的後事，你如對我孝順，希望你順從我的意思去辦，待我躺下時，不要爲我換衣服，你將我的箱子打開，當着大家的面，把小箱子裡的金條、元寶，由下翻上，一件件都要亮相，要讓人家看在眼裡，然後把箱子蓋上，外加包袱布包着，放入棺材裡，放在我的腰下，把我的人放在上邊，棺材要買最普通的，不塗油漆杉木的薄皮棺材就可以了，切記要做到把我當天埋葬入土，放在龍王廟花木鄉我上次帶你去看的那塊地，在三天裡不要封土做墓，如有人盜了墓也不要追問，三天後把墓造成。我的這一切原委，都不能與別人說，包括你母親、姐姐、妹妹。喪事不要鋪張浪費，五天後你再去浦西余俠清伯伯處、顧燕萍二姑媽處、王一亭伯伯處、魏泰邁伯伯處去報喪。不做七七四十九，和尚、道士都不要請做，做了就是咒我、駡我，你要懂這層高思。

「日後你可去商行做你的工，留自己的汗，不掙昧心錢，維持你的家庭生計吧！切記！切記！」張德武聽後甚爲傷感，把父親的話牢牢記在心裡，一切做人的准則，和要辦的事，都一一遵從父親的指示去辦……

這時正値秋末冬初時節，早晚的天氣較涼，露已開始成霜，張興隆已有好幾天躺在床上。這天天剛亮，在花園裏練好功回家，裝作剛起身，漱洗完畢。其實張興隆前夜早在澡堂裏洗了一個熱水澡，今早把衣服穿得整整齊齊，又把小木箱裏小金元寶、金條、銀元都準備好，關照兒子說：「你得準備一切，今天下午入葬，切莫誤了我的大事。」

說罷他就安詳地躺在自己搭好的木板上，把師父臨走時留給他的一粒蠟丸解開，把裏邊的一粒金丹含在口裏，閉上了眼睛，把自己的體溫降至28～30度左右，心臟保持一分鐘五跳至八跳的功能，把舌尖捲起，抵在喉嚨口，堵住氣流的呼吸，臉上蒙着黃裱紙，一切就緒。兒子張德武去叫母親、姐姐、妹妹，一陣陣嚎哭之聲，震徹屋宇，左隣右舍的人知道了都各處奔走相告，來吊唁追悼，至中午時分，上海灘各路碼頭的「把頭」，他的徒子、徒孫俱聞訊趕來奔喪。

當時由張德武買來一口白胚的杉木棺材，比蕩皮棺材稍爲好一點，有些徒子徒孫甚是氣憤，認爲三爺辛勞一生，死後睡楠木棺材也不爲過，當面指斥兒子不孝，張德武是有理無處訴，祇能打掉牙齒往肚裏嚥。

張德武在下午爲父親入殮時，把一個小木箱打開，裏邊黃澄澄的小金元寶、金條、白亮亮的銀元、珠寶、五彩的錢鈔，一件件，數着名稱，拎起放下，邊上的人們，都眼巴巴地看着。

張德武把小木箱蓋子合上，外邊用一條大的青布包袱皮包好，放在棺材裏，把屍體放在包袱之上，正好是人的後腰部。

這一系列的動作，都在大家衆目睽睽之下進行，當時有個徒弟提出異議說：「陪葬的金銀財寶雖多，但棺材皮太薄了……」

張德武說：「這一切都是家父生前關照的，做兒子的我，不敢擅作主張更改。」

棺材由老白渡山陽弄，抬往龍王廟花木鄉，在早已買好了的一塊淨土上安葬。當天下午已是五時多了，棺材下了土坑，上面蓋上薄薄泥土，天色已黑沉下來，大家就這樣草草地，結束了入土爲安的喪事，因爲三天後還要來造墳墓的。

當天下午送葬的人，五個一排有兩里多長，哭聲響徹雲霄，更多的是叩頭的聲音，因爲這些曾受惠於張興隆的人們，從心底裏感激、懷念着他！

一代英雄張興隆，就這樣默默地埋入了地下，到那人們從未見過的九泉去了……

今晚是下弦月，十月二十五日，天上烏雲密佈，沒有月亮，一陣陣颯颯西風乍起，吹得人的汗毛都會豎起來，在花木鄉，黑黝黝的夜色之中，有兩條人影，向這邊墳地，躡手躡足地走來，這時是凌晨一點鐘不到。

一個長條身影較瘦，手拿短把寬口鋤；一個五短身影的較肥，手拿一把崇明板鍬，來到張興隆的墳地上，兩人往地上一蹲，向左右看了大半天，確定四周無人，就用寬口鋤鈀去了蓋在棺材上的浮土，這矮胖的用鐵鍬，像刀一樣劈向棺材蓋，三兩下一劈，這杉木棺材的蓋子就開了，再用鍬口插進縫隙，向邊上一撬，半邊棺材蓋就撬開了，再撬另半邊，毫不費力地把另半邊也撬開，把兩個半爿的棺材蓋都甩在地上，躺在棺材裏邊的張興隆，由於剛才受到外界的打擊震動，把口裏含着的金丹滑吞下了肚裏。

這個瘦的，人長手長，放下鋤頭，跪在地上，把身子彎下，用右手抄向棺材裏死人的頸背，向上用力抄起，他們兩個人的動作是如此輕巧熟練，不愧是盜棺掘墓的慣犯。原來張興隆口裏含的這顆金丹，是師父臨別時送給他的，含在口裏在30度體溫下，十二個時辰後會自行化開，藥液進入腸胃，消化吸收，就會使身體增加無窮的力量，雙手上舉可以將釘着的棺材蓋頂開。現在上部身體被人挾成90度角，金丹在胃裏發生作用，把心臟搏動速度提高至正常，體溫也升高至正常的37度，張興隆深深地吸了口大氣，隨接睜着雙眼，看着這墨黑的夜空，周圍發生的一切，把心胸裏的濁氣吐出，隨着一聲長嘯，聲震夜空，同時雙手從大腿兩邊，向左右分開，就聽「喀察」兩聲，棺材左右的兩塊板，向左右分了開來，把兩邊的泥土，擠向左右兩邊，朝上堆起，這個突如其來的「嘯聲」和動作，把這兩位掘墓盜棺的老手，嚇得魂飛魄散，因爲他們掘墓盜棺堪稱慣犯，從死人口裏挖金牙、屁眼裏掏玉屁塞，手上脫鐲子、耳朵上拉耳環玉墜、頭髮上拔髮金簪，無不手到拿來，從未見到過棺材裏的死人，會出現今天這樣嘯叫的反抗動作。

平時他們造謠說甚麼鬼啊！鬼附身和撞着白無常鬼、黑無常鬼……純屬騙老百姓，愚弄人的。讓人們害怕有鬼，不敢派人巡更看墳，有了事也不敢追究，任他們爲非作歹，逍遙法外。

今晚這事，大出兩個慣犯的意料之外，因驚嚇過度，昏死地上。

（未完・十）

上文提要：張博天失望之餘離開了景陽鎭，連夜折回武當山他與戈正住了一年的茅屋，背了包袱便放一把火燒掉，轉到白河，開始他的「偉大計劃」……張博天在渡口遇到舊部老人，便把六七十人組織起來，告訴他們財寶之事，老人都聽他指揮，於是當晚這批流寇出身的「落魄之人」便重操舊業，把白河鎭的土豪裘長根的家抄家滅族……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龍蛇干戈



賊性難改做强盗　一心尋寶騙部下

但聽在張博天的耳裏面，覺得唱得還眞夠味，因爲當年他也唱過，不過讓張博天唯一覺得不順耳的，是詞裏面的李自成，應當改成張博天，那就十全十美了。

張博天自然沒有說出來，不過他有信心，早晚會叫你們這羣狗娘養的把他改過來。

一行就在張博天的引領下，才過正午，就翻上了三道土地嶺。

就在高磊的請示下，張博天答應在第二道土地嶺上打尖吃飯，他特別交代，吃的東西可要省着點，深山裏高峯上，有些地方還戴着白帽，雪全沒有溶化，想找吃的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衆人匆匆的吃過東西，這才翻過第三道土地嶺，朝着終南山的荒嶺中走去。

對於這一段路程，張博天心裏明白，他衹是在演戲，演的還要眞切而得體。

於是張博天對高磊與歐陽泰、令狐平、上官中等五人還眞埋怨着，道：「戈正如今眞的不知道該有多着急，約定的時間，我整整晚了兩天！」

「張爺！你這是講義氣，弟兄們全知道，如果戈爺眞的不高興，沒關係，大夥往他戈爺面前一跪，多叩上幾個響頭，也就沒問題了。」

高磊這麼一說，張博天的四大將軍全都點頭，但張博天却又道：「反正我也豁上了，我不能眼看着大夥餓肚子不管，總得要一人吃『飽』大夥不餓，如果是一人吃『好』衆人餓倒，張博天忍不下這個心，戈正他要嘮叨我幾句，張博天也甘願領受了。」

張博天的話聲小，好像不願別人聽見似的，但他心裏比他的兩眼還清楚，不出多久，包準所有的人全都會知道，因爲高磊他們五人聽到了，由他們傳給大夥聽，比他大聲吼出來還能讓人感動，更加對他誠服。

山路已到了盡頭，而峯上壓下來的冷風，也有些令人感覺出寒意，因爲太陽已往峯後面開始落了。

又一連的急趕三座山峯，一衆人全都攀石走崖的上了朝陽峯，衆人擧目四看，羣巒互倚，衆峯比高，怪石峥嶸，怵目而驚心。

突然，張博天敞開大喉嚨叫道：「老戈！張博天來啦！」

一面，張博天回頭對跟在身邊的四武士與高磊招呼着，高聲道：「叫大夥原地方歇着，我這就繞過去看看！」

高磊立刻對後面攀上來的人叫道：「坐下來！坐下來，等張爺吩咐再走！」

張博天一招手，領着四大武士朝着向陽的一面走去。

半個面的太陽，仍然灑出足夠的光芒；四山的谷中，仍舊是陣風不斷；張博天又來到那個叫他傷心的山洞口上。

「老戈！我是張博天呀！」

洞內很靜，一點聲音也沒有！

「老戈！老戈！」

張博天已是雙眉打結，「刷」的一聲拔出大馬刀。

「點火吧！」

張博天一聲喝叫，隨後跟來的高磊立刻又折回去，找來兩根松枝火把。

張博天領教過那條巨蟒的厲害，明敞着也許可以對付，如果被牠偷襲，甚至纏上，那是準死無異。

心念想到了毒蟒，張博天不由的低頭看着受傷的小臂，傷口才結疤呢！

「快！咱們進去看看！」

高磊當先擧着火把，往洞中走去，才不過三四丈遠，突然大叫一聲，道：「不好了，有死人！」

張博天一個箭步衝上去，一面叫道：「你說甚麼？」

於是張博天的四武士也撲進洞來。

張博天用力翻起那具「明敞着」是戈正的屍體。

還好，高山寒冷，屍體尙未有太多變化。

突然間，張博天大叫一聲，道：「戈正！你死得好慘哪！」

張博天撫屍痛哭，高磊與四武士全楞住了，心想，他娘的龜兒子，這是個甚麼名堂！

望着戈正那具血跡斑斑的屍體，高磊立刻對痛哭中的張博天，道：「張爺！戈爺人早死了，等咱們把寶物起出來，再設法打聽，爲戈爺報仇！」

張博天一驚，大手在臉上一摸，立刻道：「對！快看那堆金塊珠寶去！」

他那裏用手一指洞底，高磊與四武士立刻衝上前去，直撲洞底。

張博天心中在冷笑，眞是認錢不認人，有金不要爹！

十丈深洞五個人轉眼已摸到洞底，然而山洞依舊，寶藏已鴻飛冥冥。

於是，高磊五人大叫着走到張博天的身旁。

「張爺！寶藏全不見了！」

張博天一驚而起，一把奪過高磊手中火把，連竄連跳，直撲洞底，就在他一陣搜索尋覓後，哇哇叫着奔到洞口附近。

祇見他丟下火把，和身撲到戈正的屍體上，雙手抓住戈正的衣裳，用力的搖撼着，一邊又狂叫道：「戈正啊！是誰？你說是誰把咱們辛辛苦苦弄來的那堆寶藏搬盜一空啊！咱們這麼多好弟兄等着活命呀！」

高磊一看這情形，同四武士一樣，像個洩了氣的皮球，祇有唉聲的份，祇有嘆氣的勁！

一陣「似假還眞，似眞還假」，假假眞眞的狂吼之後，張博天在高磊五人的苦勸下，總算收起他那「歇斯底里」的狂吼亂罵，祇見他喘着大氣，癡呆的坐在洞口。

高磊緊緊的守在他身邊，顯然的，他怕張爺會一時想不開，跳下萬丈深崖。

天就要黑下來了，高磊對四武士施眼色，一面道：「四位費點心，盡些力，好生守着張爺，我得招呼大夥，全擠到洞裏來，約莫着這個大山洞還擠得下。」

於是，這個消息傳了出去，所有的人全知道了。

在一陣紛亂中，有一個共同的意願，那就是：「既來之，則安之！」

不安之又能如何？

每個走入洞中的人，在走過張博天身邊的時候，全都瞧得出張博天張爺的那副沮喪樣，要說他失魂落魄，也不爲過，看樣子「生不如死」的味道，大概就是張博天的那種喪氣樣。

其實就算要人裝，也不會裝得那麼像，更何況他們全知道，面前的這位張爺，曾跟着大王南殺北砍，閻王小鬼見了也打哆嗦的兇神，他絕不可能裝得出這般模樣，當然，眞有其事，那就會叫他露出這副樣子來。

也因此大家認爲，至少張爺沒有騙他們，因爲戈正死在這兒，就是明證。

張博天的這副苦哈哈樣子，那全是他擠壓在心中的一股怨氣，在他的選擇中，適時，適地，適人的情況下，毫無保留的全發洩出來。

當然，他絕不是平白能裝得出的！

就着洞口的老松樹下，支鍋造飯，當然，洩氣得全是沒精打采樣子。

也因此，有些人窩在洞裏連吃碗飯的興緻也沒有，伸開小舖捲，全躺下了。

張博天慢慢的吸了口大氣，迎面一刀劈下臂粗的一枝老松枝，仰天對着山谷吼道：「你跑不了的，張博天一定會把你拎出來的！」

一面扭頭，緩緩走入洞中，祇見高磊招呼四五個壯漢，用一塊草蓆，把戈正的屍體抬往洞外。

張博天滴着淚，道：「戈兄！咱們的那堆寶物，全被人盜走了，你也賠上一條命，你地下有知，指

兄弟個明徑，兄弟一定會把那個龜孫子拎出來劈了，為兄弟你報仇，也為跟咱們來的這些弟兄們出口鳥氣！」

於是，戈正被抬出山洞埋了。

就在一衆人全都靜下來之後，張博天這才喘着大氣，一面長吁短嘆的，道：「弟兄們！張博天有幾句心裏話，到了這個時候也不得不敞明了說給大夥知道。」

他這麼沉聲的，中氣十足的一開腔，連躺下的人全都坐起來。

「張博天原是要幫着各位過好日子的，却萬萬想不到會出這種叫人難意料的差錯，張博天對不起各位，趕天一亮，各位還是各奔前程吧。」

扭頭對剛進洞的高磊道：「把從白河裘老四那兒弄來的所有金銀珠寶，全分給我這些好弟兄們！」

「那張爺呢？」

苦澀的一笑，道：「我去找那個該死的盜寶賊，小偷找到賊大王的頭上，張博天丟不起這個人，約莫着要不了多久，那批無價金磚珠寶，我就會再把它弄回來的！」

一陣沉靜，張博天又道：「這些寶物絕對不會走得太遠，祇要弄到手，再替戈正報了仇，張博天才得安心。」

突聽高磊道：「張爺！你別趕我們走了，大夥心裏全明白，跟着你張爺，往後就能吃香喝辣，不受人氣，再說咱們在白河鎮上殺了裘老四，難保他的那些狐羣狗黨不找上咱們的。」

一頓之後，高磊高聲道：「我那艘船上前後一共十人，全都跟着張爺去，誰要是三心二意，就叫他天打五雷劈死！」

歐陽泰、令狐平、司馬山與上官中四人也手挽手，八臂互纏，啞着聲音道：「張爺！俺四個的命，全交在張爺你手上了，打從今晚起，張爺你叫俺們朝東，俺四個絕不往西。」

張博天道：「你們這是何苦？張博天還沒有給各位甚麼大的好處，張博天又無財無勢，這樣一來，張博天心中實在過意不去呀！」

也就在他話聲剛落，洞中所有的人全都高聲叫道：「我們全聽張爺的吩咐，大夥跟着張爺走！」

張博天心中熨貼得好不舒服，但他却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道：「既然各位抬愛，為了各位，張博天不得不勉為其難，如果老天幫忙，找到那批寶物，咱們大夥全都成了富翁。」

看得出有人在嚥口水。

張博天想笑，但立刻又道：「為了咱們往後行動方便，趕着天一亮，我得同高老二與四武士，一起在這終南荒嶺裏，找個好地方，咱們大夥動手，先安營紮寨，有個根據地，然後再四出打探那批寶物下落。」

他一頓之後，又高聲道：「有件事情大夥可得弄明白分清楚，當年咱們跟着李大王搶劫流竄，人家稱咱們流寇，如今咱們可不是流寇，咱們這是為了找尋失寶，才湊在一起，換句說話，咱們全都是被害人，說不上犯不犯王法，不過，咱們不洗鎮，不掠城，如果官兵找上來，咱們也不會怕他甚麼的！」

突聽身旁的高磊道：「眞要有官兵找上來，咱們就殺他個落花流水。」

於是，張博天嘿嘿笑了起來……

高磊與四武士也全哈哈笑了……

當然洞中所有的人也全樂起來了。

天底下，不論甚麼人，祇要有了喜悅的念頭，在他四週的一切事物，全都有了好感，也順了眼，而最佳的表現，就是先慶祝一番，所謂一念之喜，景星慶雲。

趁着洞中所有的人這麼一喜，張博天立刻命高磊打開一桶酒，每人一大碗，以示同心協力。

雙手按在心口上，張博天就在洞中歪躺着，他可絕不是捫心自問，而是在策劃着第二步！

第二步就得要紮根，祇要根紮穩，發芽成長，說不定一樹遮天，到了那個時候，對於這些失寶而言，又何足掛齒呢？

當然，這是以後的事，但包不住他張博天就不會有那麼一天。

人的慾望是永遠塡不滿的，祇要有那麼一綫光，就會想到天要亮，張博天是這樣，但誰又能加以否認？

就在天一亮，衆人都吃過飯，張博天立刻率領高磊與四武士，沿着朝陽峯往山裏面走去。

張博天可是大將之才，勘察地勢，兼而注重防守，雖說是高山為屏，絕谷為障，但如果能有天之險地之危，豈不更能使人高枕無憂？

於是，張博天像個地理師一般，左挑右撿的選了一處高山流泉的半山凹地。

那地方也是叫天嶺一脈，至少有三面半是絕崖，那可是天然屏障，祇有那麼半面，也不過十數丈寬，在天險上言，迎面的高峯上，長出來的較長野樹，站在這半面的缺口處，用根扁擔就能撈得住。

往下看，黑不溜的祇有那股寬不過半尺的泉水，直直的往下灑去，水聲不太大，聽起來還眞悅耳，如果趴着往水下望，似一面鏡子的小潭，就在三十來丈的下面。

看樣子，對面的絕嶺，與這叫天嶺，不知在何年代，鬧着分了家而裂開似的。

凹裏面，怪石不少，雜草野樹到處，但地方却不小，少說也有四五十丈方圓，搭上個十間八間大草屋，還有餘地，當然在張博天的細心設計下，沿着山邊搭草屋，中間空個大場子，好像是必然的。

於是，山寨還眞的開始在這蠻荒的野嶺上搭起來了！

老籐為釘，巨杉為柱，翠柏為樑，茅草到處都有，人多好辦事，沒幾天工夫，一座雖談不到物登明堂的山寨，却也堂堂皇皇的搭建起來了。

這是張博天來說，算是替他的手下找了個「窩」，這往後，就等着專心尋找失寶了。

張博天就在正中的一間較高大的茅屋中，設下了大廳，他不叫那是「分金廳」，直說是「聚義廳」，還揮刀在一塊木板上雕下四個大字：「義薄雲天」。

當然取其張博天的名字同音而刻的。

於是高磊就叫人把這塊「匾」高掛在橫門楣上。

新寨落成之日，七十個原是流寇的餘孽，搖身一變而成了嘍兵，張博天成了寨主，當然，順理成章的高磊成了二寨主，連歐陽泰與令狐平淪為趕豬的，與司馬山及上官中兩個伐木放排的，也全成了山寨上的四大武士，餘下的六十多人，選出幾個頭目，分成三撥，駐守山寨。

在一衆人等，舉杯慶賀新寨落成的歡宴上，張博天豪情萬丈，當衆宣佈道：「張博天當着各弟兄面前，宣佈咱們這叫天嶺上的山寨為『大刀寨』，往後咱兄弟們把手裏那把刀磨快，等着去把盜走咱們藏寶的那個龜兒子拎出來！」

於是，終南山的叫天嶺出了個殺人不眨眼的山大王，他就是「大刀寨」的張博天。

原本是景陽鎭往終南山，過了三道土地嶺就為止，因為再往高山行，那可全是蠻荒野谷，從來沒有人走過，如今在叫天嶺的後峯腰上的一處支嶺凹處，張博天在那兒成立了個「大刀寨」，慢慢的，山徑也開出來了，祇是騎馬還未能翻過三道土地嶺，直到大刀寨。

到了這時候，正就是他發洩的時機到來，因為他在發現失寶的那一刻，已決定要在他那刀刃的鋒芒下，找回他那堆失寶。

於是，第一次行動開始了！

於是他率領着四武士，在一個正午時分，翻過了土地嶺，繞到了獵戶吳超的家裏。

一看來了五個臉露兇相的大漢，吳超還眞的一驚，但當他一眼認出張博天的時候，却滿臉堆笑，一邊高聲對他老婆道：「有客人來了，是張爺他們，快拿茶來！」

却不料張博天一走入屋中，歐陽泰四人把那院門一堵，祇聽「刷刷」聲響，四人已拔刀在手，看樣子就等張博天一聲令下，他們就舉刀殺人了。

吳超老婆一看來勢不妙，手中茶碗幾乎落地，急忙衝進屋子，躲在吳超身後。

「張爺！你這是要幹甚麼？」吳超皺眉問。

張博天仰天哈哈大笑，一邊戟指吳超道：「你知道老子是幹甚麼子買賣的？」

吳超雙手握拳，因為他突然發覺面前這姓張的，雙眸精芒電轉，却盡是煞氣，那不該是人的眸芒，祇有面對一頭花豹，或一頭兇惡而又齜牙咧嘴的狠，才能看到，也因此，使得他自然的有了戒備心。

突然間，張博天的笑容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張冷如冰的寒臉，祇見他的四方大口周圍的短髭子微微的抖動中，沉聲道：「殺人！你知道吧！幹殺人買賣的！」

吳超一笑，道：「吳超捫心自問，可沒有得罪你張大爺，有道是，刀快不殺無辜之人！」

倏然一巴掌，吳超伸手沒有架住，「叭」的一聲落在臉上，張博天惡狠狠的道：「龜兒子你還說沒罪，你的罪可大啦！」

吳超眼冒星星，那可不是金星，全都是黑星，因為張博天的那一嘴巴還眞夠狠的。

祇聽吳超冷笑道：「姓張的，如果吳超有罪，大概就是不該留你在我這茅屋裏住了一宿。」

張博天嘿嘿笑，道：「你就是不留我住，早晚我還是要找上門的！」

「我們有仇？」

「仇可大了！」

「那就請你說個明白！」

張博天一脚踏在橇子上，戟指道：「在這一帶山裏，有多少獵戶？」

「住在這山裏的祇我一家。」

嘿嘿一笑，張博天道：「一年多前，我在那叫天嶺朝陽峯上，埋了大批金磚寶物，前些天同我那兄弟前來挖取，却全都不翼而飛，你說除了你姓吳的一家常在這山裏走動，嫌疑最大之外，還有誰會找到那兒去？」

望着吳超驚呆的表情，張博天又道：「你還說追過那大蟒幾次，前後一兜，你絕對脫不了干係，如今張大爺找上門來，你是自動搬出來呢，還是由張大爺先拿你開刀？」

吳超尚未開口，身後的老婆一哆嗦跪在地上，道：「張大爺，我們實在沒有……」

她話尚未說完，張博天暴伸右足，「彭」的一聲，踹在吳超老婆的臉上，立刻血花四濺，連哼也未哼一聲，當場死了過去。

吳超是個烈性漢子，他沒有哭叫，一扭身抓起靠在牆邊的鋼叉，但當他回身要刺的時候，張博天已走出茅屋，代之而進屋裏的，却是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

令狐平看上去身子粗壯，身高近六尺，濃黑入鬢的雙眉下面，掛着一對泛黃的銅鈴眼，像熟了的一顆大蒜鼻子，圓不溜的擺在臉中央，一對大板牙，把一張像是抹有血的上唇，頂得翹起來，鼻息粗獷的喘息着，舉拳直逼吳超。

隨在令狐平身後進來的，則是頭大如斗，掀鼻凹嘴的歐陽泰，祇見他冷冷笑着，一手搔着鬍叉子，右手大馬刀斜指着地，與令狐平併着肩，逼向吳超。

張博天站在茅屋門口的石頭台階上，他仰望着面前的高峯，一塊塊的烏雲，零散的在崖邊擦過去，看樣子完全是好整以暇的樣子！

他連回頭看一眼也沒有，祇那麼輕描淡寫的道：「姓吳的，我祇說一次，也是你最後一次機會，你可要聽清楚，寶物是不是你盜走了，或者你看過誰，走入過那絕少人跡的荒山？」

吳超已鬚髮怒張，大罵道：「他娘的龜孫子，老子沒有看到甚麼寶，也沒有看到過誰去深山中！」

張博天冷冷一笑，手掌由肩頭向後一揮，人也大敞步的往溪邊走去。

茅屋裏，却聽吳超發出一聲極爲凄厲的叫罵聲……然後那聲悲鳴，就隨着岸上的烏雲，飄向空中。

於是，就在張博天與司馬山、上官中三人跨過山溪的時候，後面山邊上，正起了熊熊的烈火，直衝山頂，「劈啪」聲中，一座本來祥和的草屋，轉眼化爲灰燼。

就在張博天五人翻回第一道土地嶺的時候，遠遠的自景陽鎮的路上，一位穿藍長衫，頭戴天藍綢緞英雄巾的細高個漢子，看上去不過二十出頭三十不到的年輕人，飛一般的向仍在吐黑煙的山邊衝去。

這人也正是來自安康白家堡的白大少堡主，白中天。

約莫着山上的雪也溶化得差不多了，他這才二次來到終南山，想不到他正要往土地嶺那個方向，却突然發覺有火煙冒出，看方向正就是吳超住的附近。

然而他再也想不到，那把大火燒的是吳超的家。

當然，他更料不到，吳超夫婦二人也已被殺。

甚至於他也不知道，吳家的一場禍事，是因爲他把張博天帶上吳家大門而惹出來的。

白中天背着搭連，飛也似的跨過山溪，拚命的衝近還在冒煙的火場。

茅屋沒有了，白中天高聲叫着吳超的名字。

却祇有空谷迴盪聲。

於是，他發現吳超夫婦的屍體，那是兩具如焦炭的黑漆屍體。

白中天眼眶有了淚，他正要去擦拭，突然聽到極低的飲泣聲，那是在屋後不遠的一處崖子後面。

白中天想起了吳超的兒子，那個還不到十歲的小男孩。

白中天彈腿飛縱，閃身落在屋後的岩石上面，他還未開口呼叫，那哭泣的聲音又傳入他的耳中。

於是，白中天望見一連四五棵的石榴樹上，其中一棵大的上面，正攀坐着一個小男孩！

那不正是吳超的兒子吳杰嗎？

白中天眼中流着淚，雙手一伸，道：「阿杰，下來吧！」

伸着衣袖，抹着一臉淚痕，吳杰環抱着石榴樹，石榴花就在他的身上溜過，却沒有帶走這孩子的痛苦與憂傷。

祇見他一落到地上，暴伸雙手，衝向白中天的懷裏，死命的抱住白中天的脖根，「哇哇」叫道：「叔叔！」

白中天急急的問道：「小杰，告訴叔叔，這是怎麼回事？」

吳杰睜着驚楞過度的淚眼，盡在抽泣。

白中天急忙把吳杰放在一塊山石上，自己立即在火場中查看，但他甚麼也看不出來。

東西雖然燒毀，但樣子並未亂！

屍體兩具已成黑炭，更沒有辦法辨認！

於是，白中天祇好嘆息的搖搖頭，因爲在這種荒山裏，誰還會來找一個獵戶麻煩！

「天災！」白中天自言自語。

於是，他把吳氏夫婦二人的屍體掩埋在那幾棵石榴樹下面，帶着吳超的兒子吳杰，折回景陽鎮。

吳杰在離開被毀的家時候，還好一陣大哭，白中天還叫他在吳氏夫婦墳前叩了三個響頭。

然而，自到景陽鎮後，却成了木頭人，他不說話，嘴巴閉得緊緊的，連悅來客店王掌櫃看了却直搖頭。

「這孩子眞的是嚇壞了！」

王掌櫃這麼一說，白中天直叫着：「可憐！眞是可憐！」

王掌櫃低聲問白中天，道：「

大少堡主！你準備把這孩子怎麼安排？」

白中天一嘆，道：「先把他送回白家堡！」

一頓之後，白中天又道：「本來我這次上山以後，就要帶這孩子回白家堡，他爹媽都同意這孩到我那兒學學字，習點武功的，却怎麼也想不到……唉！」

就在第二天一早，白中天領着吳杰，朝着白家堡走去。

白中天帶走了吳杰，而大刀寨裡的張博天，却領着四五十名精選的悍將手下，直奔景陽鎮而來。

只要看他們那副兇惡相，再看看他們扛的大馬砍刀，誰也會替景陽鎮上的人捏把冷冰冰的汗。

景陽鎮就夾在一個四面環山的小平原，這兒原本是個大村莊，形成一個鎮，也只是最近幾年的事，全鎮加起來，也不過兩百來衆人，市街窄小而短，站在北頭，一眼就看到街南頭，而南頭的第一家，正就是王掌櫃的那家「悅來小客棧」。

自從張博天領了一大羣人上山以後，沒多久，吳超夫婦被殺，王掌櫃心裡有數，不定就是那姓張的幹的。

但他沒有說，也不敢說，開飯店的人自然知道，話多了會要命的，所以王掌櫃寧可彆在肚裡，也不願多嘴。

日正當中，張博天領着人已摸到了景陽鎮。

在他那四名武士的橫衝直撞下，張博天走進了「悅來小客店」裡，他的那些衆嘍兵，一溜的全守在小鎮的街邊上，一個個目露兇芒，看樣子就等着殺人了。

王掌櫃急忙迎着張博天，笑道：「張大爺，你來了，快請坐！」

店中的三個伙計也急忙的端茶捧水遞手巾。

店中原有幾個人，一看進來的人這副架式，立刻會賬退出店外，就怕大禍臨頭，走得無影無踪。

張博天沉聲道：「王掌櫃！你得馬上替我辦兩件事情！」

哈腰低頭，王掌櫃連聲應道：「張大爺！你請吩咐！」

張博天冷冷一哼，道：「馬上找地方有頭臉的來見我！」

王掌櫃一楞，道：「有頭臉的？那要找誰？」

張博天一拍桌子，桌面上的筷筒茶碗全翻了身，只聽他罵道：「如果本寨主把火燒了這景陽鎮，到了那時候誰會出面來說項？」

王掌櫃一聽，心中連連叫苦不迭，想不到鬧了幾年流寇，才太平那一年多，如今又有了山賊，原來這姓張的是個山大王。

心念間，當即强擠出一個苦笑，道：「景陽鎮能站出來說句話的人，有那麼兩三位，小的這就着人去請他們來！」

張博天伸手制止，道：「你等着，有一樁要緊的，就是這景陽鎮上所有的獵戶，你也要把他們立刻找來！」

王掌櫃一驚，道：「景陽鎮雖地處山凹裡，但是幹獵戶的人却不多，大概也只不過三五戶而已！」

張博天沉聲道：「統統找來！」

張博天看着掌櫃的走出店去，臨走，王掌櫃特意對店小二三人道：「小心侍候張大爺，叫厨上快給張大爺帶來的弟兄們弄吃的。」

王掌櫃走了，守在店外面的五十名「已成正牌」的嘍兵，却在張博天的吩咐下，分成兩批，進入店中吃喝起來。

也許景陽鎮突然來了這麼多殺人不眨眼的山賊强盜，所以王掌櫃還眞的費了不少唇舌，才把當地的兩位有頭有臉說話算數的人物請到了他的悅來客店。

四五家獵戶，也來了五個人。

當這些人一進入店裡的時候，就好像走入了大刀林中，小客店的飯堂上直到門外面，每個嘍兵手中的大馬刀，全在晃與閃，讓人心驚魄散。

於是，張博天當衆立下了他的規矩。

當然，這時候也只有他說了算數。

且說景陽鎮悅來客店中，自立爲大刀寨寨主的張博天，濃眉一揚，兩隻肥耳朵向後頸一擺動，銅鈴眼怒瞪着圍坐在桌前的兩個老者與五個粗壯的獵戶，沉聲道：「打從老河口沿着漢江過來，沿途沒有幾個平靜地方，你們知道嗎？景陽鎮地處山凹裡，那就更別想過太平日子，我張博天這可是爲了地方，才在這終南山裡安營紮寨，說起來算是成了鄰居。」

桌前的幾個人直不楞的望着張博天，盡在瞪着傻呼呼的大眼睛，沒有一個敢哼一聲。

張博天繞着各人緩緩的踱着四方步，邊又道：「既然是近鄰，就得彼此有個照應，打從現在起，這景陽鎮的安全，全由我大刀寨負責，只要有任何土匪强盜，動上景陽鎮的人一根毛，他算死定了。」

張博天嘿嘿一笑，又道：「大刀寨的人，在這終南山裡立下寨，既不攔路打劫，也不洗鄉奪鎮，對地方來說，算是一股强而有力的保鄉武力。」

張博天閃過一抹冷芒，又道：「大刀寨既然替景陽鎮守大門，大刀寨更不指望着收取景陽鎮的金子，不過按月我會派人到鎮上來扛糧食，弟兄們不能餓着肚皮替你們拚命吧！」

他此言一出，兩個老者對望一眼，沒有人敢說個「不」字。

張博天冷冷的道：「山寨上近百口人，按常理每月十擔糧食！」

突然，他一巴掌拍在桌面上「叭」的一聲，那張三寸厚的四方桌面，被他一掌震裂，就差一掌，就會垮掉。

張博天鋼牙一咬，道：「你們知道爲甚麼我張博天領人馬上了終南山？」

只見他一個一個的把個肥大的手指頭，點向幾個獵戶的鼻頭上，邊又罵道：「這件事不定他娘的就是你們其中那個搞的！」

忽然間，張博天一個大旋身，暴指門外遠方的山峯，怒喝狂吼道：「我問你們，老子在叫天嶺朝陽峯上埋藏的一堆金塊寶物，可是你們誰盜去了，嗯？快說，是誰玩的把戲？」

張博天邊說邊罵，道：「龜兒子，你們不敢說是吧，可是老子把話說在前頭，現在說出來，張大爺不要你的命，更不會殺了你全家，非但如此，張大爺一高興，你全家往後的日子也舒坦多了，因爲大爺我會賞你幾個金磚！」

突然，張博天變了一副令人不寒而慄的冷面孔，齜牙瞪眼的又道：「如果等張大爺查出來，是你們那個在玩把戲，連你們的祖墳也翻上地面來。」

景陽鎮原本是一些篤實的鄉人，幾曾見過這種眞刀加頸的場面，張博天這麼一說，全都目瞪口呆，半信半疑，因爲幾曾聽過有人在終南山裡面埋過大批寶物的！然而自稱大刀寨寨主的這位惡煞，却言之鑿鑿。

於是幾個獵戶彼此全用疑惑的眼光，似乎要看穿對方是不是盜寶人。

突聽張博天又道：「只等找到那批失寶，本寨主立刻拔寨遠走別鄉，但在失寶未找回前，你們這幾戶打獵的，最好離土地嶺那面遠些，要是碰上你們翻過三道土地嶺，那就別想活着回來。」

一面笑對王掌櫃道：「掌櫃的，你陪兩位回去，趕着送來幾擔糧食，俺們這就要準備回山寨去。」

於是，五家獵戶與兩老去，立刻哈着腰走出悅來客店，頭也不回的折回鎮上家裡。

當張博天率領着五十名嘍兵，以及他的四武士，回轉叫天嶺朝陽峯後面的大刀寨時候，天早已黑漆一片，只是每個人的臉上全有了笑容，因爲景陽鎮上的人還眞合作，除了好幾擔糧食外，還送了幾桶酒與肉。

當然如果說景陽鎮是爲了表示歡迎，那是違心說法，因爲大刀寨可是個道地的「惡鄰」。

安好了營盤，紮穩了寨，張博天開始交代高磊，好好訓練山寨上的嘍兵，因爲他琢磨着往後的日子，絕不是只守住這大刀寨完事，更不是只給兄弟們找碗飯吃就算了，主要的是那批寶藏，而張博天不只一次的暗中咒罵：「我操他十八代老祖宗，如果我張博天有了那批寶物，誰要願意佔山爲王，要拿着馬刀去砍人，他就是龜孫子生的。」

山寨上一切交代妥當，張博天只帶着歐陽泰與令狐平人，朝着安康方向走去。

論腳程，只有兩天的路，那是五十里山路，四十五里山坡路，再加上一天的官道，因爲安康在漢江南岸，那可是個大鎮甸。

張博天與歐陽泰、令狐平二人搭船過了漢江，迤邐着進入安康鎮上，只見這安康鎮還眞夠熱鬧的。

此刻，也正是陽光西落，彩霞撒滿西邊半個天的時候，安康鎮上兩邊的商店，正有着伙計們，提着水桶在灑街道，有些大店的，已開始在簷下掛起各式燈籠，就等天一黑，就點上了。

張博天在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陪同下，走入一家相當氣派的大飯店，張博天只朝着那個飯店瞄一眼，只見四個金字就在一塊錚光閃亮的木板上：「平安客店」。

張博天冷冷的一咧嘴，心想，要是兩年前，老子這把大馬刀滿天飛的時候，就怕不平安了。

三人走入店中，店小二立即迎上，把三人直迎進樓上的座位。

「三位爺，可是住店，還是吃飯？」

「都有！」一掀朝天鼻，粗聲的說。

「那好！等爺們點好菜，我這就去櫃上給三位訂房間。」

張博天當先面對正門的一張桌子坐下來，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分坐兩面。

小二一面習慣的抹着桌面，邊笑道：「俺們安康這地方，不論是天上飛的，地上走的，還是河裡游的，再就是樹上結的，土裡長的，全有哇！」

張博天一聽，有些不耐的道：「老子吃過炮鳳烹龍，你們這兒可有？」

小二一聽，還眞傻了眼，嘴巴張得好大，半天說不出話來，好一陣子，才在張博天的冷笑中，期期艾艾的道：「客官爺！就……就……是這兩樣沒有！」

張博天一笑，道：「龜兒子的牛皮炸了！」

順着嘴巴四週的短鬍叉子一摸，張博天道：「那就撿幾樣你們這兒拿手的弄個四樣，鍋頭三斤，不夠再叫。」

小二這才笑嘻嘻的下樓而去。

要知道這張博天當年跟着殺人魔王李自成，除了替李自成殺人之外，當然他也享受過不少美味佳餚，算是見過世面的人，如今來到這安康地，雖說算得是水旱大碼頭，但對張博天這種尚未到了「老驥伏櫪」的遲年來說，並未看在眼裡。

如今張博天爲了失寶的事，眞的到了處心積慮的地步，因此，在失寶未尋得之前，吃喝玩樂，已對他起不了興趣，因爲那些失寶，在他張博天來說，就等於是他的家富，是他南殺北砍血洗河南，拿血肉之軀，搭死忘生掠來的，本來爲大王所喜而掠的，可是天變了，大王完了，那麼這堆寶物自然就順理成章的屬於張爺的了。

想着那堆寶物，張博天喝酒如馬尿，吃菜如嚼蠟。

然而對兩個淪爲趕猪的歐陽與令狐平二人來說，却有一陣子沒有這麼享受過了，單就那碗香菇栗子炆山雞，就叫二人吃得闔不攏嘴巴，令狐平的一對大板牙，就像他趕過的猪一樣，盡把山雞肥而嫩的肉往嘴巴裡鈎。

而張博天除了喝酒之外，只對一盤剪頭去鬚但仍在顫動的漢江脆蝦，就着四川椒往嘴巴裡送，「格崩崩」的吃着。

三人這才吃了一半，突然間，平安客店大門外，一陣吆喝着，奔進七八個手持單刀長劍的壯漢，一進門就是一陣足踢，把個當門的三張桌子掀了個四脚朝天。

於是，就見一個虬髯大漢，敞着毛森森的胸膛，足蹬一雙牛皮快靴，一搖三晃的走進來，看個頭少說也有六尺，溜圓的一雙眼珠子，吊在一對厚厚的眼皮下面。

「給我抓出來！」

掌櫃的提着大衫前襬，慌忙笑臉迎上，道：「包二爺！甚麼人惹你老生這麼大氣？」

突見包二爺毛手一伸，一把揪住瘦不里脊的店掌櫃的山羊鬍子，道：「二爺問你，可有個姓萬的大個子，長得活像個竹桿似的，窩在你這店裡？」

店掌櫃雙脚離地，雙手下垂，山羊鬍子已經同包二爺的毛手聯合在一起。

只見他抖動着身子，活像個上吊的人一般，哀聲道：「二大爺！有！是有這麼一個人！」

包二爺一放手，店掌櫃一屁股坐在地上。

扭屁股急忙爬起來，苦笑道：「二大爺，你這是要找……」

「找我！是吧！」

一件紫色大褂，有些舊，灰長褲，短腰布鞋，頭上挽了一條青帶，人不過三十來歲，細柳高挑的，額頭很大，一雙單鳳眼，適中的鼻子，薄嘴巴，白淨淨的臉，沒有一根鬍叉子，這在承平年代，該是個秀才舉子樣。

一邊撩起衣襬，挽在圍腰的粗布帶子上，邊笑着自二門走進這間上下兩層的大飯廳上。

「龜孫子，你就是姓諸葛的那個王八蛋！」

仰天哈哈一陣厲笑，包二爺一揮手道：「圍起來！」

只見七八個手持鋼刀的人，幾個起落閃縱，已把那姓諸葛的圍在中央。

於是，坐在樓下吃喝的人，連嘴巴也不抹一下，算是免費吃了一大頓，溜出店去。

這種架式一擺，店掌櫃那敢多留，急忙閃身躲到櫃枱後面。

只見那姓諸葛的緩緩轉動身子，單鳳眼瞄了七八個持刀圍住他的壯漢……

就在他面轉向內的時候，張博天倏然一驚，幾乎從座上站了起來。

一看寨主這個反應，歐陽泰與令狐平反應何等快，立即向下面注視，隨手去握大馬刀。（未完・三）

上文提要：「神丐」宗濤眼見紫衣女胸羅玄機，才絕人寰的奇技異能，不由衷心佩服；另一個則是徐元平……王冠中追上二人，欲叫徐元平答應不與師妹相見，徐元平正要承諾之際被老叫化阻住……二人趕返孤獨老人墓時，看到拂花公子抱着丁玲而去，宗濤救人，徐元平現身戰易天行。宗濤返回，爲助徐元平，竟以內力與易天行相搏……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局面複雜有忌憚　仇恨利害總相關

丁玲道：「你知道了，爲甚麼還要呆呆出神，還不快些運氣調息？」

徐元平道：「宗老前輩仁心俠膽，如何能讓他陪易天行同死？」

丁玲道：「事實已成，無法可想，宗老前輩雖然必敗無疑，但易天行亦將付出甚大代價，恐將耗去他七成眞力，在他元氣大損之後，全力出手，甚有獲勝之望……」

徐元平道：「無論如何，我要想法子，救下宗老前輩。」

丁玲突然一整臉色，怒道：「你這人怎麼搞的？」

徐元平道：「怎麼？」

丁玲道：「宗老前輩如果不是看出你有勝得易天行的力量，他也不會這麼冒險了。」

徐元平道：「姑娘，你最好別打擾我，好麼？讓我想想看有沒有解開兩人紛爭的辦法？」

丁玲大聲說道：「你還沒有想好，宗老前輩已傷在易天行的手下了，以他的功力，祇要獲得片刻的調息，眞力即可復元一半，那時候，咱們誰也別想活了……」

徐元平搖搖頭，大步向一側走去。

丁玲急急追了過去，雙目中淚水泉湧，嗚咽着說道：「徐相公，我求求你好麼，你縱然不願報父母之仇，也不能讓宗老前輩白白死在易天行的手中。」

徐元平正待回答丁玲之言，忽覺腦際靈光連連閃動，當下閉上雙目，摒棄雜念，用心追索。

丁玲一生倔强，從未這般相求於人，目睹徐元平閉上雙目，似是連瞧也不願瞧自己一眼，不禁心頭大怒，揚起玉腕，「啪啪」打了徐元平的兩個耳光。

徐元平仍然靜站原地不動，也未運功抗拒，兩頰登時泛起了一片紅腫。

丁玲打過之後，心中大感後悔，他縱然不肯還手，亦必將拂袖而去，哪知徐元平仍然靜站原地，動也不動一下。

徐元平的冷漠鎭靜，使丁玲大感羞忿，雙手掩面，大哭起來。

哭了一陣，忽覺一隻手輕輕拂着自己的秀髮，祇以爲是徐元平來慰藉於她，心中又是慚愧，又是難過，說道：「我打得很重麼？」

祇聽是一個沉凝的聲音道：「不要緊，平兒爲人純厚，你焦急之中出手，他絕不會怪你的。」

丁玲一聽，立時分辨出是金老二的聲音，一陣羞意泛上心頭。

拭了眼淚望去，祇見徐元平仍然站在原地不動，臉上神情極是奇異，搖頭晃腦，口齒啟動，但却聽不出他說的甚麼。

丁玲看得大感奇怪，暗道：「難道他已受了易天行的暗算，瘋了不成？唉！我出手打他，實在是錯怪他了。」

正在忖思之間，忽見徐元平雙目一睜，星目中神光如電，暴射而出，滿臉喜悅之色，道：「丁姑娘，宗老前輩有救了。」

縱身一躍，凌空而起，飛落在宗濤身側，在兩人之間一站，雙手同時舉了起來。

丁玲看得大爲吃驚，急叫道：「徐相公，不要亂動他們。」大步追了過去，一把抓住徐元平的衣角。

徐元平回頭看了丁玲一眼，道：「妳快退開去，別礙了我的事。宗老前輩已露敗象，祇怕難再支撐過片刻工夫了！」

丁玲哭道：「宗老前輩功力不敵，你一動他們，吃虧還是宗老前輩……」

徐元平急道：「我已有解救宗老前輩的辦法了，你不用擔心，快退開去。」

丁玲凝目望了徐元平一眼，緩緩鬆開雙手，從懷中摸出一把匕首，說道：「好吧！你既然不肯聽我的話，咱們各行其是，誰也不要管誰了。」舉起匕首，猛向易天行背後「命門」穴上刺去。

徐元平吃了一驚，揮手一招「金索縛龍」，抓住了丁玲右腕，說道：「妳要幹甚麼？」

丁玲道：「我要先殺了易天行。」

徐元平道：「不行，他們兩人，正以本身內力相拒，相持不下，你一動易天行，兩人的功力，都將向妳反擊過來，那力道有如排山倒海，非把妳震得全身碎裂不可。」

丁玲凄涼一笑，道：「我知道，我雖然死了，但易天行也不能活。」

徐元平道：「三人玉石俱焚，宗老前輩也得當場殞命。唉，他全身力道盡出，已無能自衞，絕然受不住那震盪之力。」

丁玲道：「玉石俱焚總比宗老前輩單獨死了好些，宗老前輩英雄肝膽，兒女心腸，他對你愛護備至，你却自惜性命……」

徐元平微一加力，丁玲頓覺右臂一麻，全身勁力突然消失，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妳蠻不講理，祇好先委屈你一下了。」右手輕輕一拂，點中了丁玲兩處穴道，抱起她的身軀，走到金老二身側，說道：「叔叔請照顧丁姑娘一下，別讓毒蛇咬了她。」緩緩把她放在草地之上。

閱歷豐富的金老二，此刻却變得臉無血色，兩道眼神一直盯住和宗濤相搏的易天行，一臉驚怖，有如一個待宰的羔羊。

徐元平和他說話，他也仿似未聞一般，口中含含糊糊的應了一聲。

徐元平輕輕歎息一聲，轉身又向宗濤和易天行動手之處走去，站在兩人之間，舉起雙手，暗中運集功力，突然兩臂齊伸，向兩人肩胸之間拂去。

但見易天行和宗濤相抵的雙手，齊齊縮了回去，好像兩人身上的經脈，忽然間收縮了起來，全身晃動了一陣，一齊倒了下去。

徐元平返身一躍，落在金老二身旁，低聲說道：「金叔叔……」

金老二如夢初醒一般，啊了一聲，道：「易天行死了麼？」

徐元平道：「沒有死……」

金老二全身一顫，又啊了一聲。

徐元平看他嚇得這等模樣，心中甚是不安，歎道：「叔叔不用害怕，易天行已經被我點了穴道，一時之間，難以行動。」

金老二道：「他如一行動，咱們就別想活了。」

徐元平心知他在易天行積威之下，受制已深，一旦見到，立時被往日恐怖的回憶控制了心神，此刻相勸於他，也是無用。

回頭看去，忽然發現一條全身白色花紋，長約三尺左右罕見怪蛇，遊行在丁玲身上，不禁心頭大駭。

丁玲穴道雖被點制，但她神志仍甚清醒，眼看一條怪蛇在身上爬行遊走，心中大是驚駭，但她穴道受制，動作不得，空自驚駭，無法可想。

徐元平雖然身負絕技，但對蛇却是有幾分害怕，遲遲豫豫，不敢用手去抓，暗道：如若宗老前輩能夠行動，抓這怪蛇，那可是輕而易舉的事。

祇見那白紋怪蛇，緩緩向丁玲頭上遊去，口中紅信伸縮，極是可怖，不禁心中大急，鼓足勇氣，揮手向那怪蛇抓去。

如以他的武功和手法，別說一條小小怪蛇，就是猛虎、靈猿，也是閃避不開，抵擋不住，但他心中對那白紋怪蛇，先存了畏懼之心，手指觸到蛇身之時，忽然心中一寒，手腕也隨之一軟。

就這一緩之勢，那白紋怪蛇已突然回過頭來，猛向他手腕上咬去。

徐元平掌勢一偏，拂在蛇頸之上。

他掌勁奇大，雖是無意中的輕輕一拂，那怪蛇回轉過來的蛇頭，立時被震得轉了過去，順勢一口咬在丁玲手腕之上。

徐元平眼看救人不成，反而害

丁玲被怪蛇咬了一口，心中又急又怒，突然大喝一聲，五指加力，運勁若剪，生生把那怪蛇捏成兩段。

低頭看去，祇見丁玲左手腕上，一片銅錢大小的紫痕，不禁大生愧咎之心，掌落如風，拍活了丁玲穴道。

但見丁玲一挺嬌軀，坐了起來，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我錯怪你了，原來你當眞能解救宗老前輩之危，祇不知他老人家傷着沒有？」

她一開口就談宗濤的安危，連自己的傷勢也未望一眼。

徐元平雖是最關心她的傷勢，但又不能不答她的問話，祇好說道：「宗老前輩祇是被暫時點了穴道，過一會就會醒來……」

丁玲笑道：「我打了你兩個耳光，不知你心裏會不會生我的氣？」

徐元平道：「當時情形自是不能怪妳。」

丁玲笑道：「那你是不生氣了？」

徐元平道：「別盡說孩子話啦！妳被那怪蛇咬了一口，可有甚麼感覺麼？」

丁玲答非所問的道：「不知宗老前輩幾時可以醒來？」

徐元平道：「如果他有能力自行運氣解穴，大概要半個時辰左右。」

丁玲道：「你快去替宗老前輩解了穴道，順便把易天行殺了吧！」

徐元平臉現難色，道：「我現在要殺易天行，雖是易如反掌，但他心中定然不服，何況……」

丁玲道：「何況甚麼？其人心地陰險，世人無出其名，手段毒辣，作惡多端，殺了他有何不可？」

徐元平道：「他對我有着殺父、凌母之仇，我活在世上的最大心願，就是殺他以報父母之仇，但在這等毫無抗拒能力之時殺他，豈是大丈夫的行徑？而且他對我還有過一番相救之恩，於情於理都應該放他一次……」

丁玲輕輕歎息一聲，道：「你的話很對，但江湖的險詐，別人絕不是你所想的那般正大……」

她突然微微抖動一下嬌軀，似是被人無聲無息打了一拳般，徐元平嚇得心頭一跳，道：「妳怎麼了？」

丁玲道：「我快要死啦，希望你能聽我幾句話好麼？」

徐元平道：「如若我不抓那怪蛇，牠也未必會咬姑娘。唉，都是我害了妳……」一種强烈的自我責備，使他產生極大的不安，目蘊淚光，濡濡欲滴。

丁玲微微一歎，接道：「不用自相責備，這事情如何能夠怪你，縱然那毒蛇不咬我，我也難以活過今日……」

她輕輕的歎息一聲，臉上橫溢出無比的溫柔纏綿，緩緩伸出右手，抓住徐元平，接道：「江湖上都說我鬼谷二嬌心狠手辣，如蛇如蝎……」

徐元平道：「傳言終歸是傳言，在下並無此感……」

丁玲接道：「多謝你的誇獎，事實上我所做的事，確然有些毒辣，人家說我們，絕不是憑空揑造。」

徐元平啊了一聲，想不出適當之言回答，祇好輕輕的咳了兩聲，支吾過去。

丁玲道：「但我妹妹是無辜的，我們姐妹雖然相親相愛，但生性却是大不相同，她天眞純潔，心地善良，常常規勸我作事要留人一步，但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每當事到臨頭，就不禁的下了毒手，剛才我明明知道勸你殺易天行有失英雄氣度，但我仍然苦苦勸說……」

徐元平道：「姑娘爲在下安危而謀，那自是又當別論。」

丁玲抓着徐元平的右手，突然增加了幾分勁力，接道：「我求你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答應？」

徐元平道：「祇要我力能所及，絕不推辭！」

丁玲緩緩一閉星目，兩顆晶瑩的淚珠順腮而下，道：「我活了不足二十歲，但却造了很多的孽，我不怕死，也沒有甚麼放不下的事情，唯一使我記在心中難以瞑目九泉的事，是我那可憐的妹妹沒人照顧，在她三歲的時候，就死了娘，那時候我不過六歲吧！我們日日同食，夜夜同宿，十幾年須臾未離，如今她雖得良師呵護，傳授絕技，但她一旦知我死訊，定然痛不欲生，我爹爹因爲練習一種獨門陰功，養成一種冷僻古怪，六親不認的脾氣，對妹妹從未有過一點惜愛情意……」

徐元平似已從她言語之中，聽出了一點苗頭，輕輕一歎，垂下頭去。

丁玲緩緩把嬌軀偎了過來，徐元平看她一副楚楚可憐、嬌弱無力的樣子，不忍讓她摔着，也不忍讓她難過，祇好輕輕張開雙臂，抱着了她偎來的嬌軀。

丁玲輕輕歎息一聲，道：「我知道你心裏感覺到十分爲難，但我已經快要死了，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求人，也是我最後一次求人……」兩行清淚，順腮滾了下來。

徐元平有生以來從未遇到這樣的事，也從沒有一個人這樣的相求過他，祇覺一股熱血在胸中浮動，心中有着無比的受用，也有着無比的痛苦……

丁玲輕輕的仰起頭來，看他呆呆的望着天空出神，知他在鄭重的考慮這件事。

她聰慧過人，自小就在險惡的江湖上走動，她年紀雖是不大，但却見過了各色各樣的人，她心中明白，凡是不願輕作承諾的人，一旦答應下來，那就在他的心靈之中，埋下了一根鐵樁，這諾言永久不變。

她掙扎着移動一下身軀，把頸項靠在他的左肩上面，使自己更爲舒服些。

由於她深深的瞭解，這等重視信諾之人的性格，她並不催促徐元平早作決定，心想：祇要我在死前的一瞬間，能夠得到他的承諾，我就瞑目九泉了，我那可憐的妹妹，將會一生得到他的呵護、愛惜……

她開始漫無邊際的亂想，心靈中低低訴說道：我和妹妹，總要有一個死了，才能使另一個得到快樂，我們都是很喜愛他啊……

我死了，留給妹妹快樂，這快樂的橋樑，是我用生命替她建築起來的呀！

當他們日久相處，並騎江湖之時，誰不羡慕那一對璧人啊！妹妹，這十幾年，我常常責備妳，但我心中一直疼愛妳的啊！唉……祇不知，當你們歡樂一堂的時候，是否還會想得起我這位姐姐……徐相公是誠實的人，他一定會把我死前求他照顧妳的事告訴妳。啊！妹妹，那時妳一定很感謝姐姐了……

她臉上綻開出平和的笑容，像一株暴風雨中的海棠花，忽然被人移入室中，心中舒暢、鎮靜，毫無死前的恐懼。

她舉手理理散垂的長髮，想道：世人都把死視如畏途，縱然是大英雄，大豪傑，在死前也難免心中忐忑，臉色凝重，但我却毫無死亡的恐懼啊，我心中是這樣的安靜與平和，我要溫柔的像一隻小羊，帶着微笑，死在他的懷抱之中……

徐元平似是忽然有了決定，長長吁一口氣，目注丁玲，說道：「我答應妳，這一生一世，都把她當作親生的妹妹般看待。」

丁玲慰然一笑，緩緩的閉上眼睛，夢囈似的說道：「我知道，你答應了，那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嶽，不論滄海幾變，你的諾言，都永遠不會更改……」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姑娘太誇獎我了……」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不過，我如死了，那就無法照顧她了，我既要報父母之仇，還有一件大事要辦，這兩件事，都異常艱難，我很可能心願未完人先死……」

丁玲歎息一聲，幽幽說道：「你如果現在把易天行殺了，那就完成了一件心願。」

她輕輕睜開星目，看到徐元平凝重的臉色，接道：「我又說錯話了，你是大英雄，大豪傑，做事要光明磊落，不像我這樣尖刻，詭詐。」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妳現在怎麼樣了？」

丁玲道：「快啦！就要死了！」

徐元平黯然說道：「妳自己覺得沒有救了麼？」

丁玲斬釘截鐵的說道：「沒有，你不認識那條咬我的毒蛇麼？」

徐元平搖頭道：「不認識。」

丁玲道：「那蛇叫作『白線娘』，是很少見的毒蛇，不論何等武功高强的人，也無法抗拒牠口中的劇毒，傳說此蛇沒有一定的父母，是一種雜交而生的毒蛇，每一次生出兩條，一雌一雄，雌蛇滿身白紋，雄蛇滿身白斑，雌蛇絕毒，雄蛇奇淫……」她臉上忽然泛現出一層羞紅，別過頭去，把粉頰埋入了徐元平的懷中，接道：「所以，武林中下五門中人物，視牠有如奇珍異寶。」

徐元平啊了一聲，暗道：「這麼說來，她必死無救了，縱然沒有救活之望，我也該一盡心力，宗老前輩，最喜玩蛇，定然有解救毒蛇咬傷之能……」

心念一轉，雙手一推懷中丁玲，準備過去拍活宗濤穴道。

祇覺丁玲抱在身上的雙臂一緊，說道：「你要幹甚麼？」

徐元平道：「我去推活宗老前輩的脈穴，要他來替妳療毒？」

丁玲道：「太晚了，此蛇咬中人後，至多活不過一盞熱茶工夫，不用多費心了！」

徐元平暗暗歎道：「她身上三陽氣功餘毒未除，已在內腑凝結成傷，如今再被蛇咬了一口，兩毒並發，別人縱是有救，她也沒有救了。」

祇聽丁玲輕柔的聲音道：「你抱緊我點好麼，讓我死得安心一些。」

徐元平歎息一聲，還未來得及開口，丁玲已搶先說道：「你歎甚麼氣？」

徐元平道：「我看着妳即將離別人世，却無能施救，心中實是難安。」

丁玲忽覺心臟一陣劇烈的跳動，心中暗道：完了！輕輕闔上雙目，說道：「快啦，我已經感覺到了，再把我抱緊點！」

徐元平暗暗忖道：她就要死了，我豈能再以世俗禮教的束縛，傷她之心？當下雙臂加力，抱緊丁玲嬌軀。

低頭看去，祇見她臉色鎮靜，微笑如花，毫無一點死亡的恐懼，甚至連一點毒性發作的痛苦也看它不出，心中暗暗讚道：人云視死如歸，她可算當之無愧，想我徐元平預知死亡臨頭之際，也難有她這樣一份從容和鎮靜。

荒野的秋風，吹飄着丁玲散披的長髮，沙沙的樹葉聲，和着她均匀的呼吸，一陣陣少女的幽香，撲入徐元平鼻息中。

一個嬌艷如花的少女，正當她散發着青春的容光時，却突然要抛離人間，這是一件多麼令人傷心的事啊！

奇怪的是死亡竟沒有爲她帶來一點悲愴和幽傷。

但見日光移動的樹影已向前推進了一尺，默算時間，已過一頓飯工夫之久。

凝神聽去，祇覺她呼吸均匀，無半點死的跡象，倒像是春夢正酣。

嫩紅的臉色依然是嬌艷欲滴，嘴角間櫻唇微綻，笑容依舊。

徐元平愈看心中愈是懷疑，暗自忖道：人死氣絕，心脈行血均將靜止不動，她呼吸照常，眉展色艷，哪裏像死的樣子，當下把手臂搖了兩搖，低聲叫道：「丁姑娘，丁姑娘……」

丁玲緩緩睜開星目，望了徐元平一陣，茫然問道：「我死了麼？」

徐元平搖搖頭道：「不會吧！妳一點也不像要死的樣子啊！」

丁玲忽然挺身而起，掙脫了徐元平的懷抱，舉手理理散髮，道：「奇怪呀……」她舉起右手，輕啟櫻唇，咬了一下食指，接道：「我眞的沒有死啊！」

徐元平道：「江湖上盛傳你們鬼谷二嬌鬼計多端，看來確實不錯……」

丁玲急道：「那『白線娘』絕毒無比，咬人必死，我爲甚麼不死呢？」

徐元平笑道：「妳沒有死，倒是把我嚇得心驚膽跳……」

丁玲接道：「不信等一下你問宗老前輩，『白線娘』咬中人後，還有沒有救？」

徐元平心中一動，忽然想到，「達摩易筋經」上一句眞訣，極剛則柔，若有所悟的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丁玲急道：「你明白甚麼？我要是故意騙你，叫我不得好死！」兩行珠淚，奪眶而出。

徐元平笑道：「妳急甚麼？我沒有說你騙我呀！」

丁玲拂拭一下臉上淚痕，道：「眞奇怪，爲甚麼我不死呢？」

徐元平笑道：「二毒相衝，各失其性，醫道上有以毒攻毒之說，大概就是這個原理了，妳體內留有三陽氣功之毒，和這『白線娘』劇毒有着互相尅制之妙……」

丁玲嗯了一聲，道：「是啦，『白線娘』毒屬於純陰，那三陽氣功却是陽剛的武功，兩毒侵體，陰陽相尅。」

徐元平笑接道：「就是這個道理啦……」忽然想到了答應丁玲之事，不禁黯然一歎，倏而住口，大步直向「神丐」宗濤走去。

宗濤和易天行仍然靜靜的躺在地上，但兩人一般的滿面紅光，似是神志已復，都正在暗中運氣打通受制脈穴。

徐元平伏下身去，暗運內力在宗濤胸前推拿了一陣，宗濤突然長吸一口氣，挺身坐起，目光一掃易天行，笑道：「他還得幾時才能醒來？」

徐元平還未來及答話，易天行忽的挺身而起，接道：「不勞宗兄費心！」

宗濤怔了一怔，道：「易兄功力果然是高過老叫化子。」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如果兄弟不計身受內傷之害，一盞熱茶之內，可以自解受制脈穴。」

徐元平對易天行自通脈穴，心頭甚爲驚駭，暗自忖道：此人武功，果是高人一等。

易天行緩緩站起身子，目光掠過丁玲投注到金老二的身上，冷笑一聲，道：「金老二，你過來！」

金老二身子一顫，但却又不敢違命，慢步走了過去。

徐元平雙肩一晃，橫跨五尺，擋住了易天行，大聲喝道：「你功力是否已復？」

易天行道：「已復八成。」

徐元平道：「好，現在我可以動手了。」「呼」的一掌「神龍出水」直擊過去。

兩人已動手相搏過一次，對彼此的武功心中都已有數，出手一擊，用出了七成以上的功力。

易天行橫向一側讓開，反手一招「冰河開凍」橫裏擊來。

徐元平左手一招「穿雲掌」硬接了易天行反手一擊，長嘯一聲，欺身而上。

易天行右手一招「指天劃地」幻出一片掌影，想把徐元平欺近的身子擋住，哪知徐元平的身法奇奧，竟然避開了易天行護身掌影，直逼身前。

這奇奧的身法不但使易天行大爲一駭，就是旁側觀戰的宗濤也爲之心神一振，祇覺他那巧妙的一轉，任何一招也無法封擋得住。

徐元平一欺近身，這時兩手齊出，左掌右指，交相迫攻，倏忽之間，劈了五掌，點出四指。

這五掌四指，不但迅快絕倫，而且毒辣無比，指襲大穴，掌取要害，每一招都足以置人死地。

易天行被那一氣呵成的快攻，迫得連連後退，躲過九招，人也剛好退了九步，到了一座高大的青塚前面。

這青塚四週，滿生着尺餘左右的青草，易天行被迫得退入了草叢之中。

忽聽宗濤大聲喝道：「住手！」縱身一躍，直撲過來。

徐元平、易天行聽得宗濤大喝之聲，都不禁爲之一怔，齊齊向宗濤望去。

但見宗濤迅如電奔一般疾射過來，掠着易天行衣袂而過，右手揮處，在易天行身後一抓，又迅疾向後退了三步。

易天行怕他突然出手，傷了自己，早已暗中運功戒備，蓄勢相待，見宗濤迅快的向後退了三步，才鬆下戒備之心。

轉臉望去，祇見宗濤手中抓了一條三尺多長，酒杯粗細，滿身白點的一條毒蛇。

他見多識廣，一眼之下立時認出那是絕毒無倫的「白線娘」，不禁暗道一聲慚愧，忖道：如我剛才突下辣手，宗濤定然逃不過我那致命的一擊，但我勢非被身後毒蛇咬中不可，此蛇毒性奇烈，我也難逃此蛇毒吻之下……

但我爲甚麼不下手呢？難道是信他來救我的麼？無非是怕一擊不能把他立斃掌下，他和這娃兒聯手强攻，我難抵擋罷了……

他心中千念迴轉，暗暗連道：慚愧。但臉上却仍是裝得若無其事一般，拱手笑道：「宗兄俠名果不虛傳，如非宗兄相救，兄弟今日勢非喪命這毒蛇口下不可。」

「神丐」宗濤冷然一笑，道：「當今武林之世，祇有老叫化和你爲難，數十年來，你本有甚多機會，可把老叫化置於死地，但你都手下留情，故放生路……」

易天行微微一笑，默然不語。

宗濤輕輕的咳了兩聲，接道：「不過，你並非是心地仁慈，祇不過是爲了要保持僞善的面目而已，殺了老叫化，害怕揭露僞善面目……」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宗兄隨便說甚麼，兄弟仍然感謝今日一番相救之情。」

宗濤道：「老叫化相救於你，並無讓你感謝之心，祇望你今後，能眞正改過向善，表裏如一，作些有益於天下蒼生之事。」

易天行仰頭望天，若有所感的沉思了一陣，忽然縱聲笑道：「目前天下武林人物，聯手結黨，要合力對付我易某一人，宗兄這些話，不覺得說得晚了一些麼？」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你所作所爲，人人得而誅之，天下英雄，被你一騙數十年，如他們能早些聽宗老前輩之言，聯手把你除去，也不致讓你多造惡孽。」

易天行仰頭看着天色，說道：「看你剛才不肯暗中下手傷我的份上，姑且放你一條生路，現在趕快走吧！」

徐元平怒道：「別人怕你嚇唬，但我徐元平却是不怕，接掌！」「呼」的一招「起鳳騰蛟」直劈過去。

易天行大聲笑道：「天下英雄人物中，也祇有你配和老夫動手，來得好！」一閃避開，反臂點出了三指，把徐元平迫退了兩步。

徐元平心中暗道：此人武功，當眞是高，這點來三指，無一不是暗含「拂穴截脈」的手法。一提眞氣，還了五掌。

這五招都是慧空大師口授「達摩易筋經」上的武功，招招暗藏「大力金剛掌」勁，也把易天行迫得退後兩步。

易天行微微一皺眉，說道：「你和少林派淵源很深，這五掌都是佛門『十羅漢掌』中招術，暗藏『大力金剛掌』勁。」

話說完，人也欺身攻來，左掌橫掃，右拳直擊。

徐元平祇覺他一擊之中，暗藏了甚多詭奇變化，一時間想不出破他之法，不敢硬接他的招式，縱身一側閃去。

易天行道：「果然是識貨之人，爲何不硬接老夫這一招『平反乾坤』？」

徐元平冷笑一聲，左掌虛空一揚，右手五指鬆鬆握拳，平胸擊來。

易天行呆了一呆，祇覺這一招乃生平未見，隱隱覺得那鬆握五指中，暗藏着極厲害的殺着、變化，竟然也不敢硬接，雙脚微一用力，疾向後飄退五尺。

徐元平道：「易天行，你爲甚麼不接我這一招『五弦齊彈』？」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好一招『五弦齊彈』！」縱身一躍直衝過來，掌勢平胸斜斜劈來，接道：「小娃兒，試試一招『風雷並起』如何？」

徐元平大聲喝道：「有何不可？」右手一揮，硬向易天行推來掌勢上迎去。

易天行冷笑一聲，手掌去勢陡然一沉，五指一張，由直拍變爲斜切。

徐元平掌勢一搖，食中三指突

然圈了起來，但又迅快彈出。

兩人由出掌相接，到雙掌接實，其間竟各有三次變化，每一變化之中，都暗藏着極犀利的殺招。

但聽徐元平、易天行同時一聲冷哼，兩人齊齊向後倒退開去。

在兩人無聲無息的一接掌勢之中，似乎是都受了傷。

兩人退開之後，同時閉上雙目休息。

易天行臉色蒼白，徐元平却臉泛紅暈，有如吃了過量的酒。

以宗濤和丁玲的目力，都沒有看出來兩人如何受傷，也未聽到兩人掌勢相接的聲息，但看兩個人的神色，已知道都受了傷。

丁玲急急奔了過來，低聲問徐元平道：「你受了傷？」

徐元平緊閉的雙目微微啟動，緩緩點頭道：「嗯！不過易天行也受了傷！」

丁玲回目一瞥易天行，又道：「你傷得重麼？」

徐元平道：「等一會才能知道。」

丁玲呆了一呆，道：「那是很重啦！」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大概不輕吧！」

兩人正在談話當兒，突聽宗濤低聲說道：「大鬼女，你叔叔來了！」

丁玲轉頭望去，祇見丁炎山、冷公霄、楊文堯、查子清、查玉等，緩步魚貫而來，不禁心頭一驚。

祇聽丁炎山大聲叫道：「前面是玲兒麼？」

丁玲道：「三叔父大安。」

楊文堯等一行羣豪陡然停下步來，十道目光一齊投注到徐元平、易天行和宗濤的身上。

查子清遙遙一抱拳，道：「宗兄可好？」

宗濤拱手還了一禮，道：「老叫化沒有病，哪裏不好？」

楊文堯低聲對丁炎山說了兩句話，丁炎山扯開喉嚨，高聲說道：「玲兒，妳過來！」

丁玲回顧了宗濤一眼，緩步走了過去，相距丁炎山還有五六步遠，就停了下來，道：「叔叔有甚麼吩咐？」

丁炎山乾咳了兩聲，道：「鳳兒哪裏去了？」

丁玲道：「被天玄道長留在玄武宮啦。」

丁炎山回顧楊文堯一眼，又道：「怎麼？天玄道長也在這裏麼？」

丁玲暗暗忖道：天玄道長在此否，對眼下之局的關係甚大，當下搖頭答道：「玲兒沒有看見過他。」

宗濤暗暗讚道：這句話答得當眞是妙，既未作謊言欺騙長輩，又給他們一個揣測不透，疑神疑鬼。

果見丁炎山皺了皺眉頭，說道：「你妹妹留在玄武宮的事，妳事先知不知道？」

丁玲道：「玲兒知道。」

丁炎山道：「那妳為甚麼不阻止她？」

丁玲道：「天玄道長劍術卓絕一時，我和妹妹聯手對敵，也不是他敵手，如何能阻擋得住？」

丁炎山似被丁玲回答之言頂撞得無話可說，沉吟了一陣，道：「哼！孤伶伶一個女孩子，在江湖上跑來跑去，成何體統？還不回鬼王谷去，跑到這等地方作甚？」

丁玲不再言語，默然退到一側。

「神丐」宗濤突然對丁炎山一拱手道：「丁老三，老叫化有件事和你商量，不知能否見允？」

丁炎山怔了一怔，道：「樂聞樂聞，宗兄有甚麼儘管請說，兄弟祇要能辦，絕不推辭！」

宗濤微微一笑道：「江湖之上，都說雲夢二嬌鬼計多端，大鬼女尤甚其妹，但老叫化看着大鬼女倒滿順眼，想把她收作義女，不知你丁老三意下如何？」

這兩句話，倒是大大的出了羣豪意外，連丁玲也不禁一怔。

要知「神丐」宗濤乃江湖上一代遊俠，為人作事守正不阿，鬼王谷却惡名卓著，二嬌之毒名滿武林，一正一邪，格格不入，何不叫羣豪為之吃驚？

丁炎山沉吟了良久，說道：「宗兄能看起她們，實是我們鬼王谷之榮，不過此事，兄弟作不得主，必須請命谷主之後，才能答應。」

宗濤哈哈一笑，道：「老叫化一向做事，想到就幹，丁兄縱然不肯答應，老叫化也要收她。」

丁炎山乾咳了兩聲，道：「宗兄這樣豈不是作難兄弟麼？」

宗濤笑道：「你打了老叫化的回票，豈不是誠心和我過不去麼？」

楊文堯借着兩人說話的機會，目光一直投注到易天行的臉上，此刻却突然插口說道：「宗兄和丁兄之事，兄弟本不應該多口，不過這認女收徒之事，還未聞有過相強之舉……」

他輕輕咳了一聲道：「也許是兄弟孤陋寡聞，沒有聽人說過！」

宗濤冷笑一聲，道：「楊文堯，你可是存心要和老叫化過不去麼？」

楊文堯道：「豈敢，豈敢，兄弟又沒吃虎心豹膽，怎敢和宗兄作對？」

宗濤哈哈大笑道：「老叫化子年登古稀，直到近幾天中，才想透了一件事情。」

楊文堯突然臉色一冷道：「不知宗兄想透的是甚麼事？」

宗濤道：「外表越是文秀，穿着越是文雅的人，心地也愈是毒辣……」

他突然取過身後的紅漆大葫蘆，咕嘟嘟喝了幾大口酒，接道：「易天行善名滿天下，被人譽為大英大豪，但他所作所為，却和他的聲譽剛好背道而馳，假善名以為惡……」

楊文堯突然大聲接道：「宗兄說的不錯。」急步向易天行奔了過去。

原來他為人精細，早已發現了易天行和徐元平似是受了重傷，都正在運氣調息，早已想衝過去瞧瞧，借宗濤口實，大步直奔過去。

「神丐」宗濤突然橫跨兩步，攔住了楊文堯去路，說道：「楊兄且慢接口，老叫化還沒有說完！」

楊文堯道：「宗兄不用再說，兄弟已經不願再聽下去了！」

宗濤笑道：「下面就是楊兄的事了，你如不聽，老叫化還說個甚麼勁呢？」

楊文堯身子一側，突然向左跨了兩步，仍然向易天行走去。

宗濤右臂一伸，又把楊文堯去勢攔住。

楊文堯反臂一指，疾向宗濤肘間「曲池穴」上點去。

宗濤手臂一沉，五指疾向楊文堯脈門上面扣去，口中却哈哈大笑道：「楊兄就想走麼？」

楊文堯冷冷說道：「怎麼樣？」五指一併，立掌如刀，橫向宗濤手腕上切下。

這一招不但變得十分迅快，且是楊文堯著名江湖獨步武功，九招「金沙散手」中之一記絕招。

宗濤被他凌厲掌勢迫得向後退了兩步。

楊文堯却借勢一躍，衝到了易天行的面前。

宗濤大聲喝道：「楊文堯！」

楊文堯不理宗濤呼叫之言，伸手向易天行前胸摸去。

但覺手指觸處，一片冰硬，不禁微微一呆。

就在他微一錯愕之間，易天行突然睜開了雙目，笑道：「楊兄可是想趁火打劫，暗算兄弟麼？」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好說，好說。」其實他已發出含蘊在掌心的暗勁，想一舉把易天行震傷當場。

那知他力道一發，忽覺一股熱力由易天行胸前迸發而出，反震過來。

易天行冷笑道：「楊兄摸錯了位置，如若按在了兄弟的穴道上，這一次，兄弟非被當場震斃不可。」

楊文堯默然不語，暗中却又加了幾成勁力。

這時，「神丐」宗濤已到了楊文堯的身後，右掌一揚，迅快的按在楊文堯後背之上，冷冷說道：「楊兄快些放手，祇要老叫化一發掌中內力，立時將震斷你的心脈。」

一語甫畢，身後響起查子清的聲音：「螳螂捕蟬，忽略了黃雀在後，宗兄就未把兄弟放在心中麼？」

宗濤心頭一驚，橫向旁側跨去，剛一舉步，忽覺背後「命門穴」上一熱，一隻手掌，頂在後背之上。

查子清又道：「宗兄對兄弟雖然有恩，但此刻形勢不同，兄弟也不能因私情而有傷公誼。」

「神丐」宗濤停下身子，靜站不動，冷哼一聲，道：「查子清，你就覺得你一定能傷了老叫化麼？」

查子清笑道：「兄弟絕無傷害宗兄之心，祇要宗兄能夠置身事外，別管此事。」

宗濤心中極為明白，祇要查子清一加掌力，立時可以把自己心脈震斷，當下便不再言語。

祇聽冷公霄、丁炎山哈哈大笑，急步奔了過來，冷公霄站在易天行身後，丁炎山却舉起右掌，按在徐元平背心之上。

易天行目光流動，打量四週情勢，但身子却站在原地，動也不動一下。

徐元平仍然緊緊閉着雙目，似是根本不知道丁炎山手掌已按在他背後的「命門穴」上。

查玉遠遠的站在兩三丈外，看着場中情勢變化。

丁玲雖然滿臉漠不關心之情，但她心中却是焦慮無比，心中一直想着如何解救眼下情勢。

金老二似是仍為易天行餘威所懾，呆呆的站着，仰臉出神。

深秋的山風吹着高大的古柏，發出一片沙沙之聲，使這充滿殺機的緊張局勢，又增加幾分陰森的氣息。

這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局面，彼此都有憚忌，彼此都有仇恨，眼下祇不過為着一個較大的利害關係，使他們情勢變得更為複雜，友情中滲入了利害，恩怨中又滲入友情。

冷公霄突然舉起右掌，頂在易天行背後的「命門穴」上，說道：「如若兄弟和楊兄合力，前後夾擊，不知能不能把易兄斃在當場？」

易天行目光一掃徐元平，若無其事的笑道：「如若兄弟命長，兩位這合力之勢，震不死呢？冷兄是否想過？」

冷公霄怔了一怔，答不上話。

（未完・四十一）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上文提要：四邪魔、西門風下令放火，逼得沈長明與史小豆等人祇好衝出莊外，雙方遇上大殺一場……令狐爽俠義心腸，救出四個女人三個孩子，也才知道藏寶不在莊裡……衆邪魔與花子們在地下發現了一個大木箱，打開來竟被藏在箱裡的「機關大王」戈然射得死的死、傷的傷。令狐爽追上戈然，不但送他銀票，也從他手中得到暗器發射奇書……

智計高超扭乾坤　騙得惡人團團轉

史家莊中當然熱鬧了！

從燒焦了的斷垣中，祇見花子幫的兄弟們，一個一個的走出來，然後又一雙一雙的抬了人往外走！

這中間就有西門風在哎呀哎呀叫！

花子幫還死了兩個六袋高手與三個大漢是開大木箱的人，八惡人也逃不過那麼密集的暗器勁射，每個人身上至少中了七八枚！

祇不過這八惡很會撥閃，暗器沒有一枚射中他們的要害，倒是腿上中了八枚站也站不起來！

花子兄弟當然也把八惡抬出莊外面，這時候早已又過了一個淒慘的夜……

西門風大聲叫：「怎麼不見令狐爽！」

有花子道：「他去追一個老人！」

西門風道：「殺了那個王八操的戈老頭！」

東方東的牙也被射掉兩三顆，臉皮還在淌着血，他大罵：「又是他娘的令狐爽，老子們在山邊養着傷，他娘的，非要叫咱們也進去，個王八蛋！」

申屠艮道：「所以令狐爽上了當，非追上姓戈的老王八不可！」

宇文鳳道：「令狐爽還是有良心吶，別再罵他了，他怎麼會知道大木箱中藏了個戈然呀！」

東方東也對宇文鳳火了：「妳呀，妳就會護着這小子，妳他娘的，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甚麼好心！」

宇文鳳反而不生氣，她哈哈笑了。

有男人爲她爭風吃醋，她祇有高興！

於是，大伙又爲身上中的暗器傷處再敷藥，再包紮，死了的當然去埋了！

於是，令狐爽大聲咒罵着奔回來了。

「他奶奶的，眞是老奸巨猾呀！」

西門風立刻問：「令狐爽，你把戈然殺了？」

令狐爽道：「娘的，他坑我師父們呀，我饒得了他呀，我也爲花子兄弟們出了一口氣！」

東方東道：「小子，追上他了？」

「當然啦，我跟師父們學了幾年是幹甚麼的，功夫到家，全用上了！」

宇文鳳道：「殺了就好！」

令狐爽就是沒說出是否已殺了戈然！

他忽的高聲道：「咱們大伙上當了！」

他此言一出，八惡齊吼叫：「甚麼？」

西門風道：「令狐爽，你說誰上當了？」

令狐爽道：「咱們上了惡當了！」

宇文鳳道：「怎麼說？」

令狐爽道：「那戈然說的，而且是千眞萬確，他說史小豆的寶物不在石山，他藏在別的地方，祇有他同他的大老婆二人才知道！」

他此話全是眞，聽得人們搥胸大哭起來。

至少有一半花子們在抹淚！

八惡未哭，但八個人對着罵，甚麼惡毒的話全出口了，而且是咬着牙切着齒的罵！

令狐爽心中樂透了！他祇是未曾笑出來。

東方東大罵西門風：「老花子，你個混帳老王八，你是幹甚麼的！」

西門風全身痛得不自在，聽了東方東的罵，回罵了！

「你娘的，眞不是東西，王八蛋，你們都混蛋！」

申屠艮吼道：「花子頭，你不想活了！」

公羊山道：「他把爺們全罵了，哦操！」

夏侯金大怒，道：「收拾這叫花子，他娘的，都是他，飯桶，消息未弄清楚，叫爺們在這天水關兩次挨刀，到後來甚麼也沒得到！」

西門風冷冷一笑，道：「操，你們八個眞不是東西，也不想想，忙裏忙外，死了那麼多好兄弟，咱們也未撈到甚麼好處呀，娘的，史小豆他的寶物不在這兒，那是史小豆的手段高，咱們找到他，那已經很不容易了，還他娘的把咱們當驢罵呀！」

一邊的史明又道：「咱們這一回又死上百人，前後兩次近五百呀！」

西門風聽得忽然掩臉大哭！

「我的好兄弟們喲，你們死得多麼的不値呀！」

他哭，近身的人也抹淚水！

西門風突然又不哭了！

西門風戟指八惡人，叱道：「你們爲甚麼不死光呀，死上幾個也好呀，操你娘！」

東方東大怒，道：「花子頭，你找死！」

司馬元道：「花子頭瘋了！」

上官文道：「西門風呀，你太過份了！」

西門風大怒，道：「狗東西們，你們還他娘的吒唬呀，西門大爺我火大了！」

他忽的一聲吼，又道：「長老們，六袋兄弟，找幾個力大的，功夫好的，過去把他們八個給我綑上，娘的，今天是宰你們好機會！」

他此言一出，令狐爽急忙擺手叫起來。

「不可以，不可以，趁人之危呀！」

西門風道：「趁人之危才有便宜佔，你小子是不是想動手？」

令狐爽道：「大家原是合夥人，這次失敗有下回，何必就此翻了臉？」

他此言令宇文鳳大爲高興，如果花子頭派人來動手，他們八人就非完蛋不可！

「令狐爽說得對，咱們以後還要合作的，魚幫水，水幫魚，魚不能把水喝光，水不能把魚泡死，要看得遠，想得深，未來大伙有得賺！」

宇文鳳的話，令西門風也點頭嘆氣了！

西門風本想趁機除掉東方東八人的，甚麼時候有這麼好的機會呀，八惡人全部受了重傷，先挨刀後中暗器，祇差未斷氣，此刻下手，八惡連招架之力也沒有！

然而令狐爽攔住了！

令狐爽說的有道理，以後還有機會合作的，更何況西門風也有一股子倔脾氣，非派人打聽出史小豆的寶藏在甚麼地方不可！

西門風還是收回他的成命了！

祇不過他對東方東八人道：「各位，咱們爲了未來，各自忍下這口氣，我拉我的兄弟們回長安，我的人馬還得多充實，你們暫回老龍洞去，有消息自會去請各位的！」

東方東道：「好，咱們等消息，再見了！」

西門風對方圓幾人點點頭，於是，花子幫的人立刻全部撤走了！

西門風對令狐爽低聲道：「走呀，小子！」

令狐爽道：「走不了啦！」

西門風道：「爲甚麼？」

令狐爽道：「你看看，我的師父們多淒慘，沒有一個能動彈，我得送他們回去呀！」

西門風一看，無奈的道：「我同吹花回長安，你回來就去小南山找我們！」

令狐爽道：「小南山！」

「對，長安城中小南山！」

那面，忽聽東方東吼道：「徒弟，過來！」

令狐爽立刻奔過去，道：「師父叫我？」

「廢話，你同花子頭在嘀咕甚麼？」

令狐爽道：「花子告訴我，你們再害我，就叫我把你們全幹掉，我才不幹吶，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嘛！」

東方東對已走遠的花子頭西門風大罵：「西門風，你這個狗東西，甚麼不教，教我們徒弟弑師

呀，王八蛋！」

西門風一定聽到了，因爲東方東罵的聲音大，祇不過西門風反而回過頭一聲大笑！

西門風是由兩個花子抬着走的，他傷得也不輕！

幾個六袋高手與兩位長老也被抬着走了！

* * *

宇文鳳道：「聽聽，咱們的徒弟呀，多麼的有良心，我喜歡死他了！」

公冶長道：「令狐爽，咱們回塞北吧，銀川城我把傷養好了，就傳你一手我的刀法一點紅！」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們，你們在此歇着，我去城中僱大車！」

宇文鳳道：「來時咱們騎有馬，祇買幾輛大車就行了！」

令狐爽道：「我不但弄大車，還要爲師父們弄來吃的喝的用的，唉，這一趟是賠了呀！」

他搖着頭走了，回天水關去了！

* * *

令狐爽奔走如飛，鬼影子似的一下子進了天水關，他回到了小客棧！

小客棧隔壁是大客棧，東方東八人就住在大客棧！

令狐爽哈哈笑着進入客房中，嚄，西門吹花坐在方桌邊，又是酒又是菜的等他回來共享了！

令狐爽撫掌坐下來，小倆口你一杯我一杯的吃起來，忘了石山後的八人了！

這二人不但喝酒，而且吃過了抱在一起上了炕，祇聽嘻嘻哈哈笑，誰管他山中受苦的人！

吃也吃飽了，玩也玩過了，令狐爽才對西門吹花道：「妳快回土地廟，你爹在等你了！」

西門吹花道：「有事嗎？」

令狐爽道：「非常重要的大事！」

西門吹花一怔間，她還是叨拾叨拾出門走去了！

令狐爽這才走出小客棧，來到大客棧！

「老闆，伙計，出來！」

三個伙計過來了，老闆也來了。

「少公子，甚麼事？」

令狐爽道：「馬上弄三輛雙套馬大車，馬匹用我八位師父的，大車是你們的，套了大車跟我走，多少銀子呀，連着吃住的全算清！」

一聽退房要走人，又要大車三輛，那老闆把管賬的找來了！

管賬的手拿算盤猛着加，加到最後他一聲愉快的驚呼：「乖乖呀，眞不少，差十兩就是三百兩銀子了！」

令狐爽一聽，道：「還有三個趕車的工錢也算上！」

一邊的老闆也笑道：「一共就算三百兩好了！」

令狐爽眉頭也不皺一下，三張百兩銀票掏出來，花啦一聲放桌上，道：「馬上拉車跟我走！」

老闆的嘴巴幾乎合不攏了！

令狐爽對老闆道：「多弄吃的喝的帶車上，每車還再舖上棉被兩三床！」

老闆道：「你少公子再給三十兩！」

令狐爽笑了，他立刻又是一張銀票取出來，老闆笑道：「眞有錢！」

令狐爽的銀子來得太方便了，他有花不完的銀子！

* * *

令狐爽押着三輛大車往山中趕去，他老弟坐在第一輛大車上！

天色快過午，也似乎近黃昏，天空中烏雲飄來了！

大車快到史家莊，已聽得東方東大聲吼：「小王八蛋呀，你死到甚麼地方了，叫師父們受活罪呀！」

申屠艮更是吼叫：「快他娘的餓死了吔，小子啊！」

令狐爽大聲叫：「師父們，一切都已備妥了，有酒也有肉，吃飽了睡在大車上，咱們一路回去了！」

三輛大車停在山道上，令狐爽對三個趕車的吩咐：「快，他們受了傷，幫忙抬他們到車上！」

三個趕車全奔去，立刻把八個受傷得變了形的惡漢抬上了大車上！

果然，八惡也餓慘了，立刻在車上大吃大喝起來！

夏侯金對東方東道：「還是有個徒弟不錯！」

司馬元道：「這句話我他娘的早就說過了！」

申屠艮在另一大車上道：「咱們分道揚鏢了，東方東呀，你們四個回終南山，我們回去清風谷！」

就在大道邊，三輛大車停下了！

東方東把令狐爽叫過來，他沉聲叱道：「你個小王八蛋，你不會數數呀！」

令狐爽道：「我又怎麼了？」

東方東道：「我們幾個人？」

「你們八位呀！」

「爲甚麼祇有三輛車？爲甚麼不叫四輛車！」

令狐爽一聲悲嘆，道：「哎呀我的師父呀，我是個甚麼小子呀，我已盡我所有的花用，才爲師父們還了店錢，買了大車，我這個徒弟怎好向挨刀快完蛋的師父們伸手要銀子呀，再說……」

他看看車上的夏侯金與司馬元

二人，又道：「他二位大概祇到大散關，他們就留下來了，他二位在大散關的大客棧有人侍候，不久傷就全好了，而東方東師父與宇文鳳師父二位過了大散關，你二位滾在車上翻觔斗也沒人管！」

東方東叱道：「他娘的！」

令狐爽笑笑，道：「我還得在路上侍候申屠艮四位師父，再見了！」

於是，夏侯金與司馬元二人擠在東方東的大車上了！

令狐爽心中有計較，他的數學也是天才呀！

他想到了，如果是四輛大車，他多花銀子，而且路上他也沒地方躺一躺，如果三輛大車，他動個腦袋就有地方躺，令狐爽當然會盤算。

現在，令狐爽把兩輛大車分別由公羊山與上官文，申屠艮與公冶長四人乘坐，他有些無奈的對四邪，道：「師父們，此去賀蘭山路途千多里，我看來無法擠在你們車上睡了！」

申屠艮叱道：「你年輕輕的又沒受到甚麼傷，你同趕大車的坐在車頭上吧！」

公羊山道：「車上那有你躺的地方呀！」

令狐爽笑笑，道：「對，我睡覺會打拳，萬一不幸的打中師父們的傷口，我的罪過大了！」

上官文道：「所以你還是坐在車頭上。」

令狐爽道：「不，我得設法弄上一匹馬騎上，這樣我可以方便爲師父辦事情呀，對不對？」

申屠艮道：「你去甚麼地方弄匹馬？」

令狐爽哈哈一笑，道：「各位師父們，我所學一身本事是幹甚麼的？平日裡師父們教我要成器，發揚光大師父們的作風呀，娘的，找一匹馬騎太簡單了，你們先慢慢的往前走，我隨後就跟上。」

他說完立刻又奔回天水關去了。

申屠艮道：「這小子眞詭。」

公冶長道：「只不過咱們這一路上還眞要他張羅，娘的，這一回賠大了！」

公羊山道：「早知如此，留下史小豆的命，逼他說出藏寶地方。」

上官文道：「我現在只想回我的賭坊去養傷，操他娘的，挨刀之後又挨鏢，這個罪受大。」

幾個人隔着前後大車叫着，趕大車的嚇壞了，怎麼的，車上四人是殺人王呀！

趕大車的心中怕，可也不敢多說話，揮鞭打馬把車趕，心中祈禱着趕快送這四人到地頭上。

* * *

令狐爽又奔回小客棧，那兒還有他的馬呀！

令狐爽本想再見見西門吹花的，可是西門吹花已走了，他心想，必是跟着西門風他們回長安去了。

西門風告訴過他，花子幫撤退到長安城小南門，要見西門吹花，那得去小南門找他們。

令狐爽不見西門吹花，心中多少有些悵然若失的樣子，他無精打采的策馬出了天水關。

又快走到三岔道上了，忽聽附近矮林中一聲呼叫：「令狐爽！」

令狐爽吃一驚，以爲自己幻覺聽錯了。

「令狐爽！」

這一回他聽淸楚了，急忙抬頭看過去，嚄，他看得驚喜交集，立刻拍馬迎過去。

斜坡上站着兩個人，兩個都很美的人。

一個是帶點灰髮的美婦人，她正是百花谷谷主的三弟子鳳仙，另一個就是他的小婦人西門吹花。

令狐爽滾鞍下了馬，他先向鳳仙單膝一跪，施禮，道：「前輩……」

鳳仙冷叱道：「叫我甚麼？」

西門吹花接道：「我們是夫妻了，你該叫甚麼呀？」

令狐爽週身猛一爽，忙又道：「岳母大人金安，小婿令狐爽叩見！」

鳳仙點點頭道：「你起來說話！」

令狐爽道：「還以爲吹花隨她爹去長安了！」

鳳仙道：「我怎麼會叫吹花再同一羣髒花子混在一起呀，我把她帶來了！」

令狐爽道：「西門岳父大人孤單了！」

鳳仙叱道：「他犯賤，我看他挨刀也不管！」

令狐爽聽得吃一驚，道：「難道前……岳母也去了史家大莊院？」

鳳仙道：「我一直在你們左右，只是你不知道。」

令狐爽道：「我的媽呀！」

鳳仙道：「叫媽同叫岳母是一樣！」

令狐爽道：「難道我們的一切，都在你的眼皮下？」

鳳仙道：「不錯，我一直盯着你，我要認眞的看看我的女婿是不是一個大壞蛋！」

她忽的一笑，又道：「你的作風我很讚賞，尤其當你救出女人娃兒送他們走遠，我已很感動很滿意了！」

令狐爽一聽，靦覥的一笑，道

：「多指教！」

鳳仙道：「令狐爽呀，我就是不明白一件事，才出現，要問問你！」

「你請問！」

鳳仙道：「西門風好像有意要乘八惡受傷這機會殺了他們八人的，你為甚麼攔阻？」

令狐爽道：「我的岳母大人呀，這中間有兩個主要原因存在呀！」

鳳仙道：「你說說，我聽聽！」

令狐爽道：「這第一個原因，乃是這八惡坑了通天教教主夫妻二人有二十多年，他們便是死，也應由通天教教主夫妻來執行，你說是不是？」

鳳仙道：「說得也是，這第二個理由？」

令狐爽道：「第二個理由呀，這八惡掠奪了許多金銀珠寶，他們藏得十分巧妙，總得叫他們把珠寶吐出來吧！」

鳳仙道：「那通天教教主……」

令狐爽笑笑，道：「岳母大人，我已把他二老救回百花谷去了。」

鳳仙吃驚的道：「我師父必會拒絕。」

令狐爽道：「百花谷谷主含淚把她的妹子妹夫拉入百花谷去了。」

鳳仙臉現喜色，道：「這是好消息呀！」

她忽然盯着令狐爽，又道：「必是你的傑作！」

令狐爽道：「我很幸運！」

他忽然一聲笑，又道：「岳母大人呀，你可以回百花谷了！」

鳳仙道：「我借機會出谷來透透氣。」

令狐爽道：「水中花早已回百花谷了！」

鳳仙道：「我師父很寵水中花，我却不太喜歡他！」

西門吹花道：「令狐爽，水中花會殺了你！」

令狐爽笑了。

西門吹花道：「你現在去那裡？老龍洞還是清風谷？」

令狐爽笑笑，道：「我去賀蘭山，我去修理他們四邪呀，哈……」

鳳仙道：「我發覺你一次比一次的有長進，你那凌空虛渡身法，已不在我師之下了，你是不是習了……」

令狐爽道：「小婿練了通天秘笈上的八仙神功，更服了天王花根汁，拔身一起，身輕如燕……」

鳳仙點點頭，道：「武功高了，千萬別挾技傲物，惹人妬忌。」

令狐爽道：「我不是那種人呀，岳母大人！」

鳳仙把手一擺，道：「我們可能回去百花谷了，你自己多保重！」

她說完頭也不回的往前走去。

西門吹花立刻撲入令狐爽的懷中，她不多言，立刻送上香吻，吻得令狐爽直噎氣。

半晌，西門吹花才把俏嘴移開。

「令狐爽呀，我們眞的長大了。」

「廢話，人都會長大的！」

西門吹花道：「我是說，我們懂得愁滋味了。」

令狐爽道：「這倒是眞的！」

西門吹花道：「送君兩個字！」

「甚麼兩個字？」

西門吹花道：「保重。」

她說完回身欲跑，令狐爽一把拉住她，道：「我親愛的小婦人呀，為丈夫的比你强，我送你一句話。」

西門吹花道：「如果說了我會哭，你就別說了！」

令狐爽道：「才不會叫妳哭，叫妳笑！」

他哈哈一笑，又道：「先把這顆龍目寶珠送給我的岳母大人，剛才忘記了！」

西門吹花接過來笑了。

令狐爽這才認眞的道：「我的一句話是『我愛死妳了』！」

「嘻……」西門吹花果然笑了。

她笑着往她娘的方向追去了，但令狐爽却發覺西門吹花怎麼會有汗珠子洒出來了。

那是西門吹花滴落的淚水喲。

令狐爽懷中一共有兩顆龍目寶珠，其中一顆得自那個西域大喇嘛血刀廣敖的。

廣敖也不在史家莊，倒是令狐爽未想到的事。

令狐爽知道那飛鈸和尚逃離史家莊了，立時他就發現那大頭和尚往西方奔走了。

現在，令狐爽愉快的拍馬疾馳，沒多久便追上了前面正在緩緩奔馳的兩輛大車。

令狐爽發覺大車上四邪躺在棉被中睡了。

令狐爽便也笑了。

他最是明白一件事，他身上穿了一件武林至寶金絲軟甲，如果同四邪躺在大車上，一旦被他們發現，其後果就不大愉快了。

兩個趕馬車的人回頭看，見是令狐爽追上來，也只好點頭打招呼。

令狐爽不打招呼，他老弟唱起河南梆子來了。

令狐爽家住虎牢關，他常去城隍廟前看梆子戲，那個戲台呀，當初八惡人在那兒冒充八仙呀！

* * *

令狐爽唱的是「三上轎」，可是他把唱詞全改了。

「太陽出來又落山喲。

黃沙滾滾遮滿天呀！

騎着大馬去搶錢喲，打呀打呀殺呀殺喲。

哎嗨哎嗨喲呀，殺來殺去為着錢呀！

流血掉肉奈何呀，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呀，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呀！

前面大車慢慢走喲。

車上躺的挨刀人吶。

哼呀哼呀痛呀痛呀，恨呀恨呀罵呀罵呀！

哎嗨哎嗨哎嗨喲呀，翻來覆去睡不穩呀！

流血掉肉無奈何呀，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呀，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呀！

我叫聲車上師父們喲。

咱們就快到山中呀！

到了洞中我侍候呀，接屎倒尿再送吃呀。

哎嗨哎嗨哎嗨呀，早晚湯藥送面前呀！

管叫師父們都樂死呀，管叫師父們全樂死呀，嗨……」

猛的一聲雷吼：「他娘的老皮，別唱了，你這是唱的甚麼梆子腔二簧調。」

這是申屠艮的吼叱，令狐爽笑了。

「申屠師父，恭喜你呀！」

申屠艮在車上挺起上身，道：「我他娘的還有喜事嗎？喜從何來？」

令狐爽道：「師父這一聲吼，中氣十足呀，這表示師父的傷快好了，這不是喜事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另外三位就喜不起來了，他們聽了連吭一聲也不會，這說明他們快完蛋了！」

他此言一出，嚄，公治長、公羊山、上官文三人齊聲罵起來。

公治長開罵的「菜單」是：「他媽的！」

公羊山開罵的「菜單」是「操他娘的！」

只有上官文，他罵的「菜單」是：「宰你個王八蛋！」

「哈……」

令狐爽笑起來了。

「太好了，太好了，師父們全沒問題了，我小子也就放心了，哈……活了，活了！」

他這一笑又叫，車上四邪氣歪了！

* * *

這天風和日麗，兩輛大車就快到清風谷了！

令狐爽的心中多少帶着那麼一些緊張。

他心中明白，長孫明月已不在此地了，不知這四邪一旦知道，會是個甚麼反應。

令狐爽在馬上大聲道：「師父們，各位打算回八仙洞呢？還是去城裡呀！」

申屠艮道：「回去城裡吧，娘的，那兒請大夫治傷最是方便。」

令狐爽道：「好呀，進城吧，哈哈哈！」

他在車後心中樂，樂透了。

* * *

先是，大車先到城邊的草原上，那兒是公羊棧房呀，大車到了那兩排小房前，公羊山伸頭一看吃一驚。

「哎呀，我的羊呢，我的伙計們呢？」

大伙看得也怔住了。

令狐爽拍馬到屋前，下馬伸頭屋內看，不由大罵：「他媽的，人去屋空了，連個鬼影子也沒有！」

公羊山搥胸頓首的大吼起來。

他不能頓足，只能頓首：「他娘的，只不過一個月呀，他們膽敢瓜分了我的公羊棧呀，看我饒不了他們……」

令狐爽道：「公羊師父，我扶你去住你的公羊棧房吧，來！」

公羊山大怒，罵道：「去你娘的，老子一人住空屋呀，吃喝拉屎怎麼辦，還得治傷。」

令狐爽點點頭，道：「說得也是，那就等着回去八仙洞吧。」

公羊山對上官文道：「我去住你賭坊吧，娘的老皮，等傷好了我殺掉他們去。」

上官文道：「還有人敢動咱們腦筋的，眞他娘的不想活了。」

於是大車又動了。

大車來到城北的馬場，那是公治長的地盤上，只不過這兒的光景凄涼，黃沙滾滾瞇人眼，一片沙場一匹馬也沒有了。

兩排馬廐是空的，立刻間，公治長大聲喊：「伙計們，大爺回來了。」

他呼叫三聲未見走出一個人。

「令狐爽，快去看看．怎麼不見人呀！」

令狐爽道：「好，我去看。」

他拍馬虛晃一趟，立刻又回來了。

「公治師父呀，一切都改變了。」

他幾乎是唱的，公治長道：「甚麼改變了？」

令狐爽道：「熱鬧的變不熱鬧，這不是改變了？」

公治長一聽，臉灰了。

公治長大罵：「眞他媽的混蛋，也是狗不改吃屎，他們十幾個原是馬賊，我收留他們，供他們吃好的，穿好的，還替他們養家活

口，娘的，老子又不是死在外地一去不回來，他們膽敢分了我的棧房幾百馬匹呀！」

公羊山道：「看來你同我都得住賭坊養傷了。」

公冶長道：「等傷養好了，老子去宰活人。」

令狐爽一聽，笑對趕大車的道：「進城了，送我的師父們去賭坊。」

前面趕車的道：「少公子，城中那一家賭坊？」

令狐爽道：「賭坊的名字叫上官，上官賭坊乃銀川城最大的，很有體面的。」

他這話聽得上官文也點頭笑了。

上官文本人也愛賭，他輸贏不在乎，因爲他有的是銀子，金子也多。

兩輛大車在上官賭坊大門外的石階前停下了，大伙抬頭看，祇見賭坊的大門上了鎖，看得上官文厲聲吼。

「令狐爽！」

「有！」

「快去看看，怎麼門上鎖！」

「是！」

令狐爽眞規矩，下了馬就往台階上奔過去。

他走到門外用手拍，回頭道：「沒人吶，師父！」

上官文大吼：「這是怎麼一回事！」

令狐爽道：「不用急，我去問問隔壁隣居們。」

他果然走到附近找人問，然後大驚失色的奔回來。

「師父呀，不好了。」

兩輛大車上，四邪急問：「怎麼了？」

令狐爽道：「人家說啦，清軍要抓人吶，知道你們是打劫的人，要找你們呀！」

上官文吃一驚，道：「我在銀川是好人。」

令狐爽道：「你離開銀川是惡人。」

上官文叫道：「放屁！」

忽聽申屠艮道：「快，快去我的怡紅院。」

於是，兩輛大車疾忙又駛往南大街，申屠艮也開始緊張了。

令狐爽不緊張，他輕鬆極了。

趕大車的把馬車停在怡紅院的門外面，令狐爽立刻走過去，他拉馬到了門口抬頭看，伸手在門口直撥弄。

他撥弄着大鎖對車上的申屠艮道：「申屠師父呀，你也完蛋了。」

申屠艮幾乎要跳下大車了，他咬牙切齒的道：「是那個王八蛋坑你家申屠大爺呀？」

令狐爽道：「必是有人家姑娘告了你，師父呀；我以爲還是快逃吧！」

申屠艮大怒道：「逃？」

令狐爽道：「不逃等清軍來抓人呀！」

他對趕大車的二人道：「快，快出城。」他當先上馬帶路往銀川鎮外馳去了。

申屠艮四邪在兩輛大車上罵大街，呼天搶地要殺人。

騎在馬上的令狐爽嘻嘻哈哈爽歪了。

令狐爽心中也冷笑，他娘的，我令狐爽隨便動動腦筋整整人，這個人就會哭笑不得。

此刻，四邪正在哭笑不得，還眞令他呵呵笑，爽啊！

* * *

兩輛大車馳到了清風谷口就不能進去了。

如果清風谷能進大車，這個地方就不神秘了。

令狐爽策馬過來了，他向四邪道：「車進不去了，師父們打算怎麼辦？」

申屠艮道：「小子，過來，你先背我進去。」

令狐爽道：「我一個一個的背進去呀？」

「不錯，有幾個地方平常人過不去，你可以。」

令狐爽道：「背就背，背回洞中我再休息。」

申屠艮道：「到了八仙洞中，就沒有你的事了。」

令狐爽對兩個趕大車的道：「二位大哥別慌着走，等我把我的師父背進山谷中，我背完了以後，我每人再送你們十兩銀，這一路上你們挺辛苦的。」

兩個趕大車的也笑了。

這二人下了大車，道：「馬匹不是客棧的，大車是你買下的，我們二人祇有走回天水關了。」

那人的意思是，你送每人十兩銀子當然好，何不現在就給，給了以後他二人立刻走。

令狐爽是個聰明人，他取了銀子二十兩，笑笑道：「二位大哥，張嘴吃飯應該的，張嘴說話可不好，二位大哥記下了。」

另一漢子笑道：「放心，咱們忘了這一趟，絕口不提就是了。」

二人說完往回走，走得還眞快，邊走邊回頭，就怕突然挨刀子。

令狐爽哈哈笑了，雖然他得背四人往八仙洞那個荒草亂石坡那邊奔去，可是他的心中快活呀！

* * *

先是他把拉大車的馬解了韁繩，然後讓申屠艮等人輕輕的爬伏在馬背上。

令狐爽才不會眞的背他們，因爲，這最好看的大戲就要上演了。

五匹健馬走得慢，踢踢踏踏的往山中走，從清風谷口到八仙洞附近的斷崖絕壁下荒石堆，全長三里半，他們走了大半個時辰，還顚簸得申屠艮四人直哎呀。

申屠艮也大罵令狐爽太懶了，爲甚麼不背他。

他罵，令狐爽回報以笑，三里半背個人，而且還要背四個，他是豬呀！

* * *

別管他們怎麼個磨蹭慢慢移動，還是到了石堆荒草斜坡邊上了。

申屠艮大吼一聲似野豬，隨之又是一聲尖尖的鳥叫聲，他直不楞的看着一顆巨石頭。

祇不過他看了一陣無反應，巨石附近不見有動靜。

於是，申屠艮又是同樣聲音叫，他伏在馬背上有些生氣的樣子。

他一共叫了七遍，忽聽上官文道：「不對勁了。」

公冶長道：「糟了！」

公羊山道：「咱們離開得久了，是不是毒發身亡了？」

申屠艮道：「喂，你們也試一試呀，也許……」

公羊山立刻學鳥叫，畫眉鳥的聲音他學得像極了。

公羊山也叫了七八遍，甚麼反應也沒有。

公冶長可急了，他也學鳥叫。

於是，四個大惡楞然了。

申屠艮道：「月圓夜呀，算算快過去兩個月圓夜了，娘的，怎麼就忘了這件事。」

忽聽公冶長大叫一聲，道：「不好了！」

上官文道：「已經山窮水盡了，還有甚麼不好？」

公冶長道：「天魔女呀，他們死了，天魔女必也活不成了。」

申屠艮道：「還打算回來逼她說那兩句偈語吶，娘的，一切希望幻滅了。」

公羊山道：「三位，這可怎麼辦？」

申屠艮道：「如果咱們不受傷，當然可以由秘道進入，可是咱們如今多慘吶。」

公羊山道：「各位，至少叫這小子代替咱們進入洞中看看，也許他……」

申屠艮道：「不行，這小子心眼多，那個秘道不能叫他知道。」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呀，是甚麼秘道？我爲師父們可以肝腦塗地呀！」

申屠艮冷笑道：「別的不說，祇那九宮八卦三十六洞，你小子就會迷失在裡面。」

令狐爽早就知道了，他祇是心中冷笑。

令狐爽還眞的有點急，他也想知道，通天教的十二星將是不是眞的還在洞中。

令狐爽道：「師父們不能進出自由，那就告訴我怎麼走，我不會令師父們失望的。」

公冶長冷笑道：「憑你，娘的，八仙洞中我們存的財富有多少，你小子知道嗎？」

上官文道：「當然不能告訴你了。」

令狐爽道：「我有個建議呀！」

「你說！」

令狐爽道：「四位師父中找一位受傷較輕的，由我陪着入秘道，我當保駕呀，怎麼樣？」

申屠艮道：「進去又怎樣？發動機關需要四個人，你能嗎？」

令狐爽終於明白了，進入八仙洞要開啓入口處，需要四個有力氣的侍候，難怪會發出「呼通」一聲大震。

令狐爽無奈的道：「連我都幫不上你們的忙，我看是完蛋了。」

申屠艮叱道：「你說誰完蛋了？」

令狐爽道：「裡面侍候你們的人完蛋了。」

公冶長道：「三位，看來我們必須趕快的去同東方東他們四人會合了。」

申屠艮道：「希望那老狗還活着，要不然，咱們苦修的神龍天晁也沒意思了。」

公羊山道：「長生不老之術呀！」

上官文道：「咱們這就快走，連夜入關。」

四個魔頭下決定，立刻間，申屠艮對令狐爽道：「徒兒！」

「徒兒在，師父請吩咐。」

申屠艮道：「侍候師父們回終南山老龍洞，一路多加小心，師父們不會虧待你。」

令狐爽道：「師父，別那麼說，徒兒心存感激。」

公冶長道：「等到了老龍洞，師父我的傷好了，立刻傳你一手絕招。」

令狐爽道：「謝謝，謝謝。」

於是，五匹馬又緩緩的往清風谷口走出去了。

於是，令狐爽的心中在嘀咕，那十二名通天教的星將們，他們會不會死了？

令狐爽以爲，如果他們死了，長孫明月也活不成，獅王齊大天也完蛋，那麼，他就要再下唐河找那唐河毒王白無忌算帳。

令狐爽對於煩惱的事情不多想，他祇想一遍就不想了，那會累人呀。

累人而無益的事情，令狐爽是不幹的。

* * *

又來到兩輛停放在山道上的大車邊，令狐爽道：「師父們，這可難住我了，一個人不能趕兩輛車呀！」

申屠艮叱道：「你他娘的豬呀！」

令狐爽一怔，笑道：「師父，你指教！」

申屠艮道：「我們在車上等你，你快馬加鞭去把那兩個趕大車的找回來。」

公羊山道：「對，他們走不遠的。」

令狐爽笑了。

「那好，各位師父們在車上躺着，被子要蓋的，小心受風寒呀，小子我去追回趕大車的人。」

他先把四人抱上大車，馬匹拴在車槓上，笑笑道：「我去了，很快回來。」

他果然拍馬疾馳而去，去得不回頭。

令狐爽心中駡：「叫你們四個王八蛋受受罪吧！」

他由山道上馳到大道上，一口氣追下十幾里，果然看到兩個趕大車的在路上盤腿走得快。

令狐爽在馬上笑笑道：「喂，兩位大哥等一等！」

兩個趕車的回頭看，心中有些不自然。

令狐爽對二人笑，手指東邊的銀川城，道：「二位，天也不早了，日頭也快下山了，我請二位進城去，吃一點喝一點，然後泡個回澡，輕鬆輕鬆有多妙呀！」

兩個趕車的彼此照照面，立刻哈哈笑。

「老李呀，一路上我就喜歡這少公子。」

「老王呀，咱們跟他去吃一頓。」

令狐爽笑笑，道：「我呀，別的沒有，銀子多多。」

老王道：「銀子多多別說呀，壞人聽了不得了。」

老李道：「錢不露白免禍災嘛！」

令狐爽道：「兩位是好人，我也不怕惡人找上門，兩位快走！」

三個人一溜煙的進了銀川城，令狐爽好像忘了清風谷口還有四個受了重傷的人。

* * *

走入一家清眞羊肉館，又是酒又是肉的叫了五七樣熱炒端上桌，燒刀子要了二斤半，三個人吃起來了。

就在令狐爽正與兩個趕大車的吃得正帶勁，店門口忽然來個唱歌的姑娘。

姑娘進門就唱歌，有個老人還吹笛子。

姑娘走近令狐爽，她忽然不唱了。

「喲，是妳呀，少公子。」

令狐爽抬頭道：「喲，是妳呀，可愛的東古拉，可愛的脫尼瑪呀！」

老李老王齊吃驚，老王道：「少公子怎麼叫她操你媽，多難聽呀！」

令狐爽噗嗤一笑，道：「不是啦，她的名字是脫尼瑪，俄羅斯語呀，是最美麗的姑娘。」

他對脫尼瑪笑道：「怎麼出來賣唱了？」

脫尼瑪却拉過那吹笛子的灰髮老人道：「爹，他就是我對你說的好人呀！」

那老人對令狐爽立刻打躬施禮，道：「多謝，多謝，你是好青年。」

令狐爽道：「對了，怡紅院完蛋了，你祇好改行賣唱，對不對？」

脫尼瑪點頭道：「要生活嘛！」

說着，她對他嗲咕噥幾句，立刻，父女二人一個吹一個跳，跳的舞還眞令人看了哈哈笑。

那脫尼瑪一邊跳還一邊唱，歌詞不知道，但却十分悅耳好聽，令狐爽撫掌笑了。

外面天黑了，他更不去想清風谷大車上四個重傷的師父在駡大街了。

* * *

令狐爽在銀川城大大的享受一番，又是酒又是肉，又是歌來又是舞，脫尼瑪還把大腿露！

當然盡在令狐爽的眼皮下露，露到大腿根也不收回，祇想叫令狐爽摸一把！

令狐爽看了幾眼火大了，他把一張銀票「叭」的一聲擱在脫尼瑪的大腿上，道：「除了吃的酒菜錢，餘下的送你父女二人了！」

脫尼瑪不跳了，她拿起銀票看，不由對正吹笛子的老爹嘰咕一句，然後撲進令狐爽的懷中香起來！

吹笛子老爹一邊笑，一邊他大叫：「吻，用力吻，這位少公子是小財神！」

這老人的一口漢語很標準，比令狐爽的虎牢關土話好聽多了！

令狐爽拉開脫尼瑪，道：「別吻了，妳今天羊羶味太重了，我快嘔了！」

脫尼瑪笑了！

老王老李見令狐爽要走，二人也跟着出門了！

脫尼瑪沒出門，她在同兩個伙計算賬，因爲，那些吃的喝的不過三五兩銀子，而令狐爽的銀票一張

就是一百兩！

老王提了酒罈子，老李提着大包小包滷味與包子，跟着令狐爽又往清風谷去了！

算一算時辰，已經快要五更天了！

令狐爽騎在他的馬上微微笑，他的心中想得妙，這一回見到四位師父們，如果再駡就火大了！

他對兩個趕大車的道：「二位，我今兒對你們說，等到見了我的師父們，你們可得聽我的！」

老李笑笑，道：「少公子是好人，好人是大方的，咱們當然聽少公子的話，叫我二人幹甚麼我們就幹甚麼！」

老王道：「我二人當少公子的馬前卒了，哈……」

令狐爽又笑了！

就快到清風谷口了，遠遠的就聽到申屠艮的聲音在大叫：「你們看，那個小王八操的，他沒有抛下咱們，他把兩個趕車的找回來了！」

公治長大叫：「操他娘的，這一夜罪過受大了！」

公羊山道：「回來咱們問問他，爲甚麼去了一整夜！」

上官文道：「如果不是身上有傷，他奶奶的，我這就趕過去捅他十幾刀！」

捅一刀就叫人吃不消，他要捅令狐爽十幾刀，可見他是恨透了令狐爽！

遠遠的，令狐爽已笑着叫起來了。

「哈……各位師父呀，總算把他二人追回來了，追了大半夜呀，哈……我這當徒弟的心中想，師父們平日裏受人侍候，肉來張口還要合口胃，酒來伸手還要先聞聞，這如今挨餓快一天了吧，所以啦，小子我急忙又快馬奔去銀川城，黑夜裏敲客店的門，才又弄來吃的喝的呀，各位師父們，你們應以有我這徒弟爲榮吧！」

申屠艮一聽大怒：「小王八蛋，你是怕挨駡，才來個先開口理多呀，哦操，這麼一夜時光，便是找姑娘再行搶，打包扛上慢慢的走也早走回來了，你他娘的不定自己去甚麼地方享受去了！」

公治長把手一招，道：「過來，老子鼻子最是尖，聞一聞你是不是去喝酒，抛下師父們不管！」

令狐爽一聽眼一瞪，他吼叫了！

「甚麼玩意呀，他娘的，我拿你們當師父，你們拿我是王八蛋呀！」

他臉皮一緊嘴一咧，又吼道：「我辛辛苦苦奔波一夜未闔眼，你們車上躺起來，一大早我送來滷味酒一罈，就是侍候你們的，娘的皮，反而懷疑我呀！」

他一個一個看一遍，四邪個個在咬牙！

令狐爽又吼：「操，不就是想學點武功嗎？娘的，咱不學了，去你娘的個老渾蛋，學費是寶珠呀，我也省了吧，各位，你們再去找別的徒弟吧，另請別的挨駡的，本令狐少爺『豬八戒摔耙子，不侍候（猴）』了！」

他對李、王二人一招手，又道：「咱們走！」

他果然當先開步走！

那老王扛的是一罈酒，老李提着滷味與包子，這二人頭也不回的跟上去了！

令狐爽這一走，申屠艮第一個叫起來了。

「徒兒呀，回來吧，師父們不再駡你了！」

公治長一叫：「快回來呀，我身子一好就教你刀法中的『一點紅』！」

公羊山與上官文也齊叫：「快回來，我們還未賺到龍目寶珠呀，你別走！」

令狐爽祇裝未聽到，他走得更快！

申屠艮道：「令狐爽，快回來，有事好商量！」

公治長更是手拉大車哇哇叫：「你們看看，你們瞧瞧，他是咱們徒弟呀，祇不過駡了他幾句，他娘的，他就拂袖而去了，這還算甚麼徒弟呀，天爺呀！」

公羊山道：「令狐爽呀，你不回來我就駡你十八代老祖先啦！」

上官文大叫：「趁人之危呀，這小子還有甚麼艮心吶，我們怎麼叫他當我們的接班人呀！」

令狐爽還是站住了！

令狐爽也回過身來，他大叫：「對呀，我這是接班人呀，受點氣也得忍受了！」

他對身後的兩個趕大車的又道：「回去，回去，我不能當一個不仁不義的傢伙，他們是我的師父呀，對不對？」

兩個趕大車的怎麼知道對不對？

兩個人呆呆的又跟他走回來了！

令狐爽走出大車邊，他對兩個趕大車的道：「快，先把酒菜分送到兩輛車上，別叫我的師父們餓壞了！」

兩個趕大車的忙分東西，申屠艮開口了：「徒兒，你是晚輩呀，挨幾句駡甚麼的，你還放心上呀，這要是打了你，你還會反抗吧，娘的，天下誰還敢再收甚麼鳥徒弟呀，哦操！」

（未完・卅三）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連蓮聽到「管得寬」的口音追前教訓，却被一蒙面女子聯同「管得寬」孫祖光打倒，面臨被玷汚之際，朴覺晚出現救了她……龍三不專心練左手招式，甚至經常找像連蓮的女人玩，被龍潛撞破，傳藝的三位師傅覺無顏留下，離去的路上却遭兩個手提「誤人子弟」燈籠的女人傷殘……連蓮與鳳妮爲爭唐耕心而比劍……

神劍



恩怨糾纏皆爲情　昔年戀人又相逢

連蓮道：「今夜平手，可以就此罷手，也可以另外約期再印証，但有一事，希望顏姑娘說明一下。」

「甚麼事？」

「剛才在未動手之前，妳會暗示妳的壽限似乎不會超過五、七年甚至更短些，可否告知情況？」

顏鳳妮道：「妳是抱着一種甚麼心情問這件事的？」

「顏姑娘這話是甚麼意思？」

「毫無疑問，我們在情場上是互不相容的對手，如果我告訴妳由於某種原因祇能活五、七年，妳會不會樂得見牙不見眼？」

連蓮微微搖頭，道：「如果我是那種情況下的得勝者，勝利的滋味不會是甜的。」

顏鳳妮忽漸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敬的大敵，幾乎想叫她一聲「蓮姐」，但畢竟她們到目前爲止還是敵對的。

「妳我的造詣差不多，不必再印証，顏姑娘，後會有期。」

連蓮回身欲走，顏鳳妮道：「連姑娘，假如妳是唐大哥，妳會選擇哪一個？」

連蓮幾乎沒有思考，道：「妳！」

顏鳳妮大爲驚愕，道：「這是眞心話？」

「是的。」

「妳是不是對自己太刻薄了些？」

「沒有，祇是忍痛說出了內心的實話而已。」

「妳在諷刺我？」

「不，妳年輕率眞，美好動人，妳的優點我未必都有，我的優點你幾乎都有。但是我仍要告訴妳，我不會輕易退讓，妳會不會以爲我很矛盾？」

「不會！」顏鳳妮道：「最低限度，我以爲妳有一項優點是我所沒有的，而且即使用心去學也未必成。」

「那是甚麼？」

「穩沉、成熟。」顏鳳妮道：「妳是知道，固然也有些男人喜歡半生不熟的女人，但大多數的男人喜歡成熟的，就像眞正懂得品酒的人偏愛陳年佳釀一樣。」

連蓮苦笑道：「誰能確知小唐是哪一類的品酒者。」

連蓮走了，顏鳳妮塑立在當地足足有盞茶工夫之久。

很久之後，顏鳳妮才嘆了口氣，附近樹上有個人也暗暗嘆了口氣。他，正是唐耕心。

自小唐暗中知道，二女要約期印証武功，就嚴密監視二女。絕沒想到，二女的風度都不錯。

當然，若非他暗中指點顏鳳妮，使她們各有勝負，其後果就沒有這麼圓滿了。

至少顏鳳妮輸招之下，必然約期再比高下。

長此下去，必然是沒完沒了。

不過，小唐聽了二女的交談，非但意外而且驚異，連蓮居然在情敵面前坦承已不如人。

這等涵養使小唐感慨欽服不已。女人氣量窄的說法，這可能是極有力的駁辯。

＊　＊　＊

李天佐接待了一位病人，他是個名醫，在醫道方面，要比他的武功高得多。

這個人李天佐不認識，這人見面就開門見山：「李大國手認不認識顏鳳妮姑娘？」

李天佐陡然一震，道：「顏姑娘怎麼了？」

唐耕心可以體會到李天佐對顏鳳妮的關切。

唐耕心道：「我幾乎也說不出她怎麼了，但希望大國手能爲她診斷一下。」

「有甚麼不尋常之處？」

「也祇是自她的言談中聽出，她頗爲消極。」

「男女之間的情感不像錢財或物品，可以二一添作五，一時無法排遣，就會消極頹廢的。」

「祇怕不是這樣的。」

李天佐道：「請問尊駕是顏姑娘的甚麼人？」

唐耕心道：「在下祇是『一瓢山莊』的管事。」

「管事俗稱家奴。」李天佐道：「祇是尊駕雖然易了容，仍可看出骨骼清奇，器宇不凡，絕非家奴。」

唐耕心道：「大國手過譽。」

李天佐笑笑，他是何許人，「聖手郎中」豈是等閒之輩，却也不點破，道：「請問顏姑娘在何處？」

「請大國手跟在下去一趟如何？」

「好！」李天佐幾乎沒有考慮，他是個大忙人，至少有幾十個病人在等他診病處方。

二人出了鎮，唐耕心道：「李大國手對鳳妮太好了，是不是有特殊原因？」

李天佐道：「如果某件事不大平凡，都會有不平凡的原因。」

唐耕心道：「我可不可以猜一下？」

「當然可以。」

「如果我猜錯了，大國手會不會惱火？」

「應該不會。」

唐耕心想了一會，又道：「還是不要猜吧！」

李天佐道：「你不猜的原因可能是你已經猜了個八九不離十吧！」

「大國手眞厲害。」

「並非在下厲害，而是唐大俠有容人之量。」李天佐道：「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籐，人不可以無癖！唐大俠一定知道哪一句才是在下的主題？」

「花不可無蝶！」

李天佐垂下頭去道：「李某年近四十，唐大俠居然未責我無狀……」

「如果大國手是山之泉、石之苔、水之藻以及喬木之籐，無狀豈非苛責？」

李天佐大爲折服道：「唐大俠是說，在下的傾慕，您一點也不介意？」

「大國手情操高潔，我若介意，豈非大煞風景了？」

兩人相視大笑，這是一種互相諒解，互相傾慕的大笑。唐耕心猜透了李天佐傾慕鳳妮的內心秘密，李天佐也直言無隱。

其實自李天佐要爲弟報仇第一次見到鳳妮時，已經傾心，只是他這年紀的人，比較容易隱藏感情而已。

若非如此，就算李天佑臨終交代放棄報仇，只怕站在手足的位場，也未必會照作吧？

＊　＊　＊

在鎮上一家客棧的食廳中，李天佐邂逅了顏鳳妮，至少，顏鳳妮以爲這是巧遇，立刻打招呼。顏鳳妮很欽佩李天佐的大義滅親，道：「李大俠，眞是幸會，能在此遇上你。」

李天佐道：「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眞高興在此遇上顏姑娘和菊嫂。」

菊嫂道：「李國手如果還沒有用飯，就請過來一起用吧！」

李天佐也沒客氣坐下來，又叫了很多的菜，吃了一會之後，他打量顏鳳妮道：「姑娘近來可有甚麼不適？」

「不適？沒有……」

「在下與顏姑娘乃是道義之交，無話不談，姑娘千萬別諱疾忌醫！」

顏鳳妮思攷一下，道：「是的，在大國手面前，我不能隱瞞甚麼，說不定大國手善觀氣色，已經看出癥候了！」

「不敢當這國手之名，疑難雜症錯綜複雜，就是華、扁再世，也不敢說手到病除對不？」李天佐道：「不過病是越早治療效果越好！」

顏鳳妮道：「我有時會有頭暈和虛脫感，可是有時又會不治自癒，但我知道病並沒有痊癒……」

李天佑取出試脈墊枕（像個小枕頭，試脈時墊在腕下用的），要顏鳳妮伸出手。

足足有半個時辰，李天佐才收回手，菊嫂道：「李大夫，我們小姐不會有甚麼大毛病吧，大概是女人病吧！女人嘛！小毛病很多……」

顏鳳妮道：「菊嫂，請閉上妳的嘴！」

菊嫂道：「我年輕的時候，每月月事來前就會痛……」

顏鳳妮眼一瞪，菊嫂後面的話就嚥了回去。李天佐道：「姑娘住在哪一家客棧？」

「就是這一家。」

「在這兒說話不方便，就到姑娘的住處再談吧！」

回到東偏院閉上門，就在三間廂房的明間坐下來，菊嫂送上茶。

李天佐道：「姑娘有這種頭暈和虛脫感已經很久了吧？」

「是的，至少兩年前就有了，這是甚麼毛病？」

李天佐平靜地道：「初步診斷，是一種貧血。」

「貧血？」菊嫂道：「這不對吧！我們小姐的血還眞不少，每月……」

「菊嫂，妳到外面樹蔭下涼快去！」

「是，小姐……」

顏鳳妮道：「是不是這種貧血吃甚麼補品也沒有用？」

「應該說一般的補品都沒有用。」

「似乎在大國手的心目中仍有些補品有用！」

「是的，但那些補品幾乎等於沒有。」

「國手說出來聽聽如何，家父藏藥甚多，連千年人參都有，牛黃、馬寶就更不必說了！」

這些名貴藥材又怎會難倒李天佐，所以他搖搖頭，表示這些藥並不珍貴。

「怎麼？比這些名藥還稀罕？」

李天佐道：「其實千年參、牛黃、馬寶之類珍藥，它的療效窄狹，也就是說只有少數的病症非它不可。」

顏鳳妮道：「到底要些甚麼名貴藥？」

「紫參、當歸、藏紅花、五靈脂等，另外幾種都不名貴。」

顏鳳妮道：「國手，聽這幾味藥名稱，除了五靈脂外，其餘皆非太名貴之藥，怎會比牛黃、馬寶更難蒐集呢？」

李天佐道：「顏姑娘，我說的這幾種藥都極常見，只有五靈脂未聽說過對不？」

「是的。」

李天佐道：「那是蝙蝠中最大的一種，尾小，頭及胸部色赤，餘皆黑，體長尺餘，展翅達二尺，尿如凝脂，受五行靈氣，因而得名。」

「這種蝙蝠罕見嗎？」

「北方有之，但奇大者極爲稀少，據說十萬隻中只有一二隻體長二尺，展翅四尺以上者，這一種才有奇效。」

「另外的紫參、當歸和藏紅花呢？」

「其中的當歸要選最上品的，藏紅花也是如此。但紫參絕非一般品種，要生在火山口內之紫參才有奇效。『百草』上記載紫參的性味：苦、微甘、性微寒、無毒、降也、陰中陽也……」

「火山口內的紫參才有奇效？爲甚麼？」

「因爲紫參性微寒，貧血症畏寒，生於火山口內之紫參因吸取地心燥熱生成，寒性已除。」李天佐道：「宇內之火山口不下數十個之多，而且分佈又廣，要找紫參，和捕捉一隻罕見的蝙蝠同樣地難！」

顏鳳妮道：「如果沒有這兩味奇藥……」

李天佐道：「那就沒有甚麼效果了！」

顏鳳妮忽然以「蟻語蝶音」道：「李大俠，如果我根本不去理它，我最多還能活多久？」

李天佐揑着手指不出聲。顏鳳妮道：「李大哥，請你說實話，我不怕最不幸的病情，我怕謊言！」

李天佐望着她，天老爺爲甚麼如此狠毒，竟然天不假年？

「李大哥，我也知道，你也喜歡我……」

李天佐心頭「卜通」一聲，狂跳了一下，他本以爲自己把這份情感收藏得很隱蔽呢？須知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只要一見男人的眼神，就可以發掘他埋藏心底深藏的秘密了。

「李大哥，我很感激你對我付出這份純眞高潔的情感，如果這份情感不夠高潔，上次爲唐大哥治病時，你就可以略施小術達到爲手足復仇的目……」

李天佐喟然道：「美好的東西誰都會去追求，只是我不自量力，深深地埋在心坎中，仍被妳看破，我知道我錯了。」

「李大哥，我們認爲義兄妹好不好？」

「好好，太好了。」李天佐激動過度地道：「只有這樣才能把這份情感導上正軌，見了面才會自然相對。」

「天佐哥，請受小妹一拜……」

顏鳳妮拜下，李天佐也跪下了，拜畢，顏鳳妮道：「從此以後，我們更近了一層，天佐哥，我到底還能活多久，我是說找不到那兩味奇藥的話！」

李天佐也以「蟻語蝶音」道：「

大約三、五年……」

顏鳳妮很平靜，似乎她早知自己有絕症，也早知自己大致能活多久，甚至她還以爲李天佐故意把她的壽限說多了兩年左右。

有人說，她最多還能活兩年。

李天佐安慰她，要全力去找那兩味藥，勸她樂觀，把心情放寬，一定有希望的。

李天佐辭出，二人約定隨時連絡的暗號，正要離去，顏鳳妮忽然垂下頭，道：「天佐哥，有件事我要請你幫忙，又難以啟口。」

「妳我是兄妹了！如仍難啟口，就是不把我當大哥看待，況且大哥是個大夫，通常病人對大夫是沒有甚麼好隱瞞的。」

顏鳳妮臉色本有些蒼白，以前不過是擦胭脂宮粉，此刻臉上的紅暈却是眞的血色。

「算了！天佐哥，沒有甚麼……」

「不，鳳妮，妳有重要的話不對大哥說，顯然剛剛我們磕的頭是白磕了。說吧，大哥會盡一切可能爲妳分憂的。」

顏鳳妮又搖搖頭，含淚道：「大哥，我說不出口。」

「別怕！你面對的是一位大夫。」

「大哥，眞的，我不能！」

李天佐忿然道：「鳳妮，妳口頭上叫我大哥，內心却仍把我當作一個淫棍李天佑的兄長對不？算了！我高攀不上……」

李天佐掉頭就走，顏鳳妮上前拉住了他，吶吶道：「大哥，也許這想法很荒謬而大膽，所以我又沒有勇氣說出來。」

「不妨，反正只有妳我二人能聽到！」

顏鳳妮終於低着頭十分不安的說出了她的希望，只不過已經是流淚滿面了。

「不要這樣……妳這一想法大哥並不十分贊成，但是，我仍然會設法爲妳安排，鳳妮，這件事對妳是不公平的！」

「大哥，只要你不輕視我就成了。」

「鳳妮，妳在我的心目中，永遠是美好而聖潔的，即使妳所想作的事，已經發生了，妳在我心目中仍然是聖潔的玉女……」

* * *

李天佐和唐耕心在對酌，小唐道：「她有甚麼難治的病？」

「不好治！」李天佐說了一切，但並未說她只能活兩年。

「我馬上去找那兩樣稀有的藥！」

「我陪你去找！」

「你對鳳妮太好了！」

「現在對她好是應該的，因爲我們已是義兄妹了！」

「好，天佐兄，你眞是我的大恩人！」

「也許不久我就是你的大舅子了……」李天佐長長地嘆氣，擧杯一飮而盡。

「天佐兄，看你的神情，似乎鳳妮的病很痲煩，甚至於她的壽限不會太……」

「當然不輕，但只要我們在兩年內找到那兩味珍藥，就有希望。」

「兩年內找不到呢？」

李天佐還是說溜了嘴，道：「來！乾一杯……」

二人杯來盞去喝着酒，李天佐居然先醉了伏在桌上，不久小唐也倒在桌下，只不過李天佐却又醒了過來，把小唐弄到一個華屋之中。

小唐是不是酒醉？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只知道身邊有個活色生香的女人，是誰？連蓮？或者鳳妮？居然分不出來是誰？

反正，一定是這兩個女友之一，很奇妙，也很恍惚，以前從未有過這種經驗。

說是夢境，又很眞實。至少他摟抱的人兒是眞實的，嗅之有味，觸之有物，而且是有生第一次作這件事，又是和自己傾慕的人作這件事，「奇妙」二字太空泛，實在不足以形容。

第二天一早，小唐由睡夢中醒來，大叫「怪事」！

李天佐站在門外，道：「唐小弟，是不是作了個怪夢？作怪夢嘛！我也有。」

「不……不……」唐耕心道：「這不僅僅是個怪夢，簡直是件怪事，李兄，我幾乎弄不清這到底是不是眞的？」

李天佐道：「有時作夢往往以爲不是夢而是眞的。」

「可是我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作這種夢。你要不要聽一聽？」

「算了，作夢嘛，總不免古怪離奇！」

「我們何時去找那兩味藥？」

「兩天以後就起程。」

第二天和第三天夜裡，小唐作了同樣的夢，只是仍不能確定這位和他燕好的女郎是連蓮還是鳳妮？

起程後他對李天佐道：「李兄，我希望還會作這奇妙的夢。」

「事不過三，」李天佐道：「大概不會了吧！」

結果，李天佐眞說對了，三、五天之後，再也沒有作那美夢，小唐一直不斷地談這件事，李天佐却不敢加意見。

* * *

莫傳芳和冷雪芳二人惺惺相惜，又是同病相憐，結伴同行，找

連蓮及顏鳳妮。

此刻二人在溪邊掬了些水喝，望着鴉噪陣陣，冷雪舫道：「莫兄和連姑娘到底感情有多深了？」

莫傳芳苦笑道：「誰知道？」

「如果這世上沒有個唐耕心，是不是你會知道有多深？」

「大致如此，但是我們又不便恨唐耕心！」

冷雪舫道：「是的，但如唐耕心玩弄情感……」

「不會的，據我所知，唐耕心也不知如何處理這段情感，只有迴避她們。」

「迴避也不是辦法呀！」

「如果你是他又能如何？」

冷雪舫攤攤手，天漸漸暗下來，小溪對岸來了七八個人，其中居然有章瑛在內。他大叫着：「叛徒冷雪舫在此，咱們可不能再讓他跑了！」

其餘的人不全是「潛龍堡」的人，也有些江湖其他門派的徒衆，趨炎附勢，跟在大門派的人後面充壳子。

其中三人是清幫中人，八個人涉水而過，把莫、冷兩人圍住。

章瑛是潛龍堡堡主夫人的內姪，說句髒話，正是所謂「X」毛上的虱子——根上的。」在潛龍堡中，上面的人瞧不起他，下面的如三十六天罡及七十二地煞等人物，却也賣他的賬。

畢竟章瑛在姑媽韋寒香面前，還是能產生些影響力的。而龍夫人在堡中又能作一半的主。

章瑛道：「我們抓的是叛徒冷雪舫，不要連累別人！」章瑛也很精，看出二人頗有交情，想把莫傳芳套住，不好意思動手。

莫傳芳道：「在下和冷兄是好友，深知他的爲人，如果有人說他是叛徒，那就等同說我是叛徒一樣。」

章瑛道：「這位兄台你大概不知道，冷雪舫冒犯了潛龍堡堡主，也就是我姑丈龍潛，吃裏扒外，所以我姑丈下令捉拿他……」

莫傳芳道：「如果祇是你二人要拿冷兄回堡，我可以不管，如果是七八人以多爲勝，我就不會袖手。」

章瑛道：「這位兄台甘冒得罪潛龍堡的危險架樑，這未免太不智了吧？」

「朋友間的義氣，又豈是你這等跳樑小丑所能明瞭的！」莫傳芳道：「你既爲龍夫人的姪子，她娘家姓韋，所以全名是龍韋寒香，你却姓章，怎麼會是……」

冷雪舫道：「聽說韋家無男孩，過繼了章瑛接續韋家香烟，更因章瑛犯過兩次淫行，我師叔建議師叔母，暫不要他姓韋，待觀察他五年，如能改頭換臉，再要他改姓繼承不遲！」

莫傳芳道：「原來是個半吊子……」

章瑛厲聲道：「小子，你敢罵我半吊子？」

莫傳芳道：「像你的身份，正如吊在半空，不上不下一樣，豈不是半吊子？」

章瑛大聲道：「朋友們，這小子既然是冷雪舫的死黨，好意叫他置身事外他又不聽，乾脆一併拿下！」

章瑛先出手，他也用鏺，單就輕功而言，不在冷雪舫之下，其餘諸人也都亮傢伙出了手。

這八個人加起來，聲勢也非同小可，祇不過遇上了莫、冷二人，三十招以後，就有兩個人被莫、冷二人每人砸了一掌。

五十招不到，又傷了兩個，看來祇有章瑛因輕功高，尚能支持一會。

莫傳芳又撂倒一個清幫的人，道：「章瑛要拿叛徒，叫你們堡主派幾個像模像樣的人來。」

這工夫冷雪舫也砸傷了一個七十二地煞中的人物。

此刻却聽後面林中有人道：「不知道我算不算潛龍堡中像模像樣的人……」

竟是龍夫人韋寒香，帶着「三鳳」走了過來。

打鬥立刻停止。章瑛趨前行禮，叫了一聲「姑媽」。韋寒香連眼皮子也未撩他一下。

冷雪舫見禮，道：「晚輩見過師叔母！」

「別叫得那麼親！爲了一個仇家的丫頭，你居然公開站在敵人那邊，使你師叔難堪，以他的身份來說，當時又不能怎麼樣，甚至你師叔相信，當時若非你以『蟻語蝶音』指示顏鳳妮，她應該是接不下一招的。」

冷雪舫道：「晚輩知罪，但人無信不立，由於晚輩答應顏姑娘要保護她一年，所以……」

韋寒香厲聲道：「我不聽廢話，現在我要拿下你，但你也可以出手，如能勝我，你當然可以不跟我走！」

莫傳芳道：「如果龍夫人五十招內勝不了在下，可否放過冷兄？」

韋寒香道：「可以！」

冷雪舫道：「莫兄，你……」

莫傳芳自來中原，甚少遇上敵手，不免年少氣盛，道：「冷兄，愚兄就是輸給夫人，也不算丟人！」

冷雪舫當然不願跟師母回去，動手也無把握，況且他也不願和長輩動手。至於莫傳芳的深淺，他知

道一點，却不知道他和師叔母的差距有多大。

他祇能以十分關切的表情暗示小心應付。

莫傳芳要徒手相搏，韋寒香道：「你還是撤劍吧！」

「怎麼？不用劍我就接不下妳五十招？」

「也可以這麼說，用劍，你大約能接下我三十五到四十招，不用劍，三十招是個極限！」

這句話對莫傳芳來說，是十分刺耳的，自入中原，高手也見過不少，連龍不忘尚且敗在他的九十餘招上。龍夫人雖爲潛龍堡第二號人物，也不免誇大了些。

莫傳芳的想法也沒有甚麼不對。龍夫人上次還敗在一個年輕蒙面高手的一式「散手」之下，而爲冷雪舫解了圍。莫傳芳比那年輕蒙面人差多少？

莫傳芳偏不撤劍，他以爲不撤劍也能搪過五十招，甚至於爆出冷門贏她一招半式。

莫傳芳道聲「有僭！」一上手就是很少用的招式，龍夫人有攻有守，但看來並不十分輕鬆。

莫傳芳第一個目標是拖過三十招，以龍夫人的身份，祇是超出了她說的三十招，她就要收手放人。

莫傳芳以爲，龍夫人的招術中有「龍爪十三式」，也有另外一種武學，兩種互相配合得十分妥貼。

這兩種武學一剛一柔，一疾一徐，居然能像扭麻花似的合而爲一，產生剛柔相濟的功能，這一點就不可輕估。

莫傳芳雖然自負，却非狂妄自大之輩，心生戒意，不敢躁進。但是，到了第二十九招時，莫傳芳深信已可拖過三十招，甚至五十招，戒心一鬆，龍夫人忽然變招。

她這次改變的既不是「龍爪十三式」，也不是她自己的看家技藝，居然是莫傳芳看來甚熟，但却未學過的一招怪學。

莫傳芳居然無法破解，祇有退避。

所謂絕招，必然把對方閃避以及如何閃避都計算在內，眨眼間，龍夫人表演了一手潛龍堡與衆不同的「鷹滾隼翻」。

莫傳芳雖然驚服龍夫人這「鷹滾隼翻」的火候，却不以爲自己會栽在這一招上，但這念頭剛起，對方居然又變了招。

這一招又是莫傳芳似曾相識，却又不會破解的。「啪」地一聲，左腰上挨了一掌。

莫傳芳連退五步，自信未受內傷，不知是夫人內功不足還是手下留情？

至少，他大爲驚異，爲何夫人剛才用的兩招武學似曾相識，頗似本門的武功，却又不能破解？

冷雪舫掠近道：「莫兄，你不礙事吧？」

莫傳芳道：「不妨，好像並未受內傷！」

龍夫人道：「冷雪舫，你跟我走吧……」

就在這時，林中忽然走出一人，邊走邊打鼾，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尤其是龍夫人，在這瞬間，露出難以形容的神色。

這人四十多歲，衣著平平，身材適中，相貌並不出衆，平平凡凡，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如此平凡的中年人。

唯一不平凡的是走路可以睡覺及打鼾。

此人不疾不徐地通過龍夫人身後，龍夫人自然會轉身觀看，却欲言又止。

這人乍看是不疾不徐，其實却有如行雲流水，不一會已走出三五十步之外。

龍夫人突然回頭，發現莫、冷兩少已經溜得無影無踪。此刻按常理應該去追莫、冷二年輕人才對，因爲二人剛溜，在輕功方面自比這打鼾之人差得多。

龍夫人却去追走路打鼾的人，她急起疾追，打鼾之人自然加快，不一會，二人就把所有的人都遠遠拋在數里之外了。

打鼾之人還轉了向，再奔出數里，才停了下來。

龍夫人站在兩丈以外，低聲道：「若非昔年你送我那兩招，剛才要在五十招內勝你的徒弟很難！」

這人正是朴覺曉，道：「五十招內妳可以勝他。」

「你似乎是專程來救兩個年輕人的！」

「冷雪舫喜歡顏鳳妮，雙方都規規矩矩，不曾踰越，怎能忍心予以破壞？況且，他們之間還夾了個唐耕心，最後一定沒有結果，正因爲不會有結果，更不忍破壞他們現在既有的情感，就像昔年我們一樣，明知妳會嫁龍潛，我却不自量力……」

韋寒香嘆口氣道：「還提過去的事幹嗎？」

朴覺曉道：「妳是出來抓連蓮及唐耕心的吧？」

「如果莫傳芳是你的兒子，而他被人斷了一手的話，你會不管？」

「那也要弄清他爲何被人斷了一手？」

「你似乎很同情斷我兒子一手和叛離師門，斷然悔婚，却又和仇人在一起的女叛徒和唐耕心！」

朴覺曉道：「不僅是我，別人也會！」

龍夫人道：「祇怕此仇非報不

可！」

朴覺曉喟然道：「妳有沒有想到龍三只斷了一隻右手，至少，還能再成爲頂尖高手，尚能傳宗接代？」

「怎麼？你以爲他未被殺死，算他幸運？」

「妳難道也以爲請了三位左手師父教他一年半載，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你知道的事可眞不少！」

「睡覺是怕煩惱，並非我愛睡覺，至少，妳在我面前，我永遠也不會睡着，當然，我也有不睡的時候。」

韋寒香輕吁了一聲，道：「你還知道甚麼？」

「我還聽到一些謠言，說是龍潛在三位左手名家失去利用價值後，弄殘了他們的左臂和左手指，使他們以左手成名的依恃，從此消失！」

「你以爲龍潛是那種人？」

「不是。」

「你知道是誰幹的？」

「不知道，但必是武林中有頭有臉，而且精於易容術的人幹的！」

「你怎麼知道？」

「我偷聽到三位左手名家說及被兩個提着人型燈籠的中年陌生人殘了左臂及左手，却不殺他們，顯然是要他們懷疑是龍潛所幹的看法傳揚出去。」

「八成如此！」龍夫人道：「昔年你和『咆哮劍客』唐雲樓的對決勝負如何？」

朴覺曉道：「我在兩百招後失招……」

龍夫人默然，朴覺曉道：「妳聽了這話是爲唐雲樓高興還是爲我惋惜？」

「既爲他高興，也爲你惋惜！」

朴覺曉哼了一聲，正要拂袖而去，忽然低聲道：「有人來了！妳就全力施爲吧！」

龍夫人爲了避嫌，立刻就撤出鏺來猛攻。

朴覺曉似乎未帶兵刃，以一雙肉掌應付。來人竟是潛龍堡的總總管宇文博，此人比內總管房玉書及外總管匡天聲的身份高得多。

宇文博受重視的程度和龍不忘差不多。

宇文博後面還有章瑛等人。這工夫龍夫人絕招乍出，詭譎的一鏺挑破了朴覺曉的肩衣，朴覺曉抱拳掉頭而去，道：「僥倖平手……」

宇文博道：「這人眞會解嘲，居然敢說是平手之局……」

龍夫人指指她的左袖道：「的確如此，我的袖口被他抓破在先！」

宇文博道：「屬下以爲江豪失招較爲嚴重，算他輸了……」

龍夫人不出聲，領先離去。原來朴覺曉果然是假名，昔年情場失意或因其他原因，遠離中原，潛習睡禪，師法以睡禪得道的華山老祖陳希夷，以睡禪得道。

這次來到中原，即用朴覺曉這個名字。

由此可見，眞正看破紅塵出世者太少，那要有慧根才行。大多是受過打擊或挫折而遁世的。

衆人離去，林中又走出二人，正是上次提人型燈籠傷了三位左手名家的兩個陌生臉孔之人。

甲道：「韋寒香似乎不忘舊情。」

乙道：「可笑的是，江豪這老小子居然爲他改名爲朴覺曉了！」

甲道：「『咆哮劍客』唐雲樓拋棄妻、子到另一女人身邊，『雪衣紫電』嚴如霜沒有傳出怨恨或責言，你說是不是有點失常？」

乙道：「其中必有重大原因，應該不是嚴如霜的涵養過人之故。」

甲道：「咱們把宇文博引到此處，讓他看到江、韋二人虛應故事的打鬥，你以爲這步棋有沒有用？」

乙道：「也許有，但若非龍潛主動問起，宇文博未必敢主動報告這件有傷龍潛自尊的事。」

＊　＊　＊

龍夫人和「三鳳」在一家酒樓上用膳，小二送上一張紙條，上寫：叛徒連蓮就在本鎭的興隆客棧內。

紙條上的字蹟頗潦草，也未具名。

龍夫人丟下飯資，道：「抓連丫頭去！」

她們在興隆客棧內果然找到了連蓮，而連蓮却病在床上，大概是受了風寒，頭重脚輕，正在發燒。

會武功而且內功有了火候的人不易生病，但並非絕對不生病，有所謂：憂能傷人。她近來心情惡劣，飲食起居又不正常，當然會病倒的。

龍夫人登堂入室，就站在連蓮的床前道：「連蓮，依我的脾氣，應該殺了妳！」

連蓮平靜地道：「師母如認爲殺了我就能贖我的罪，就請師母立刻賜死！」

「怎麼？妳以爲堡主寵妳，我就不敢殺妳？」

連蓮閉上眼，兩串淚珠順頰淌下，道：「我希望師母敢殺我，而且立刻動手！」

龍夫人狠聲道：「我們潛龍堡作了甚麼孽？女徒跟人家跑了，男徒也和仇家女兒在一起，處處和師門作對，不知爲甚麼？堡主的脾氣忽然變得這麼隨和了，我眞不明

白。」

「師母，蓮兒罪孽深重，妳把我殺了吧，我眞的活夠了。」

韋寒香是過來人，猜想連蓮必然在情感上受了挫折，道：「一切回去再說！」

連蓮道：「晚輩無顏回堡，絕不回去！」

「這可由不得妳！」

「三鳳」正要架人，連蓮道：「師母如果强人所難，晚輩立刻自絕當場。」

韋寒香這次出堡也頗不順，她怎能被晚輩唬住，道：「妳活夠了是妳的事，我沒有攔阻妳！」

「是的，如果師母一定要把我弄回堡去，我會自絕的。」

「丫頭，爲甚麼這麼絕？」

「師母，沒有甚麼，祇感人生乏味。」

「那又何必？龍三雖然失去一手，左手練成，還是高手一個，將來你們結縭，就是武林最大門派潛龍堡的主人了，連丫頭，在妳來說，衝動的年齡已經過去了，妳要理智。」

連蓮道：「師母的關心我很感激，祇是我已經厭倦了一切。」

「連丫頭，感情受點挫折，算不了甚麼，跟我回去，心情放鬆，一切都會改觀的。妳放心，妳和龍三的婚事，以前雖有口頭上的承諾，要是妳不願意，我和堡主也絕不勉强妳。」

「謝謝師母的關懷，晚輩身子不舒服，病好了之後，再作考慮。」

韋寒香道：「不妨，我僱一輛寬敞的篷車，妳不須走路。」

「師母，你怕我跑了嗎？」

「不是，事實上妳也跑不了。」

「既然如此，晚輩不過是受了點風寒，最多臥床三五日，師母就連三兩天也等不及嗎？」

韋寒香道：「好，就等妳三五天。」她下令叫「三鳳」遷入，訂下連蓮左右的房間，等於包圍起來監視着她。

當然，韋寒香也請了大夫來爲連蓮看病。

這位大夫四十左右，帶了一個二十來歲的徒弟，爲他背藥箱，說是帶他出來歷練的。

因此，這位李大夫要他的徒弟爲連蓮試脈，連蓮本是閉着眼，內心很亂，此刻忽然感覺按在她脈上的手指有點顫抖。

試脈應該不是這樣的，會不會是這個徒弟見色起意？她睜眼一看，這個二十多歲的人並不像個輕薄之人，儘管並不相識。

連蓮以爲，學徒嘛，不免緊張，她正要叫他的師父爲她試脈，忽然發現這年輕人的眼神太熟了，連蓮一時激動，差點叫出聲來。

她的耳際有熟悉的聲音道：「阿蓮！妳要裝着不認識我們，扮我師父的是李天佐，巧的是，我們就住在這家客棧中。」

連蓮的淚水滿臉流濺，一邊的龍夫人道：「蓮丫頭，哭甚麼？過兩天我們就回堡去了，妳終於體會到隻身在外，無親無靠的滋味了吧？」

她當然無法體會連蓮此刻的心情，她是興奮過度而流淚的，這工夫李天佐接替唐耕心，爲連蓮試脈。

他一邊試脈還一邊講解病因。

他們二人當然是易了容的，由於唐耕心抄了一份撿來的「易容妙要」，對易容已有了心得。

因此，居然瞞過了龍夫人和「三鳳」。

晚膳時刻，龍夫人和「三鳳」之二在前廳用飯，留一人在後面照料連蓮，也可以說是監視。在她去了一趟廁所的短短時間內，連蓮失踪了。

找了一會沒找到，這才到前面去報告龍夫人，結果裡裡外外找翻了天還是找不到，立刻聯絡其他人手，如總管宇文博、章瑛及七八名七十二地煞中人物，分四路去找。

此刻唐耕心背着連蓮一陣狂奔，已在大鎭東南方二十餘里之外了。

李天佐跟在後面暗暗嘆氣，心道：「小唐，這筆爛帳越來越不好算了，鳳妮怎麼辦？」

三更稍過，三人入鎭叫開一家客棧，由小唐侍候連蓮吃藥，李天佐爲鳳妮難過，但想想孤苦無依的連蓮，不也很值得同情嗎？

祇不過鳳妮祇能活兩年，除非能在兩年內找到那兩味藥，那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

連蓮睡了以後，李天佐道：「唐老弟，你如何來處理這兩個妞兒的情感？」

「李兄，你會不會以爲我脚踏兩條船，吃鍋望盆，左右逢源？」

「當然，你老弟不是那種人，如果是的話，祇不過，兩位姑娘也不會過得如此辛苦，鳳妮的病最多活三四年，找不到那兩味奇藥，兩年後就會永訣，老弟，你沒有忘了這件事吧？」

「當然不會忘，連蓮的病一好，就起程。」

＊　＊　＊

顏鳳妮又在這鄉間小屋中，這兒曾經是唐耕心被她所救的療養之所，這兒的粗陋小屋，阡陌田壠，甚至到處的驢屎牛溺氣味，都是美好憧憬的導體。

那時雖然唐耕心經脈不暢，但她有信心，希望無窮。而現在，她

祇能陶醉在回憶中，當意識把她拉回現實中時，她會更落寞更淒苦。

「祇有兩年時間嗎？天佐大哥會盡力去找的，萬一找不到呢？」鳳妮站在小溪的橋上。

以前，她曾在此小溪的對岸與情敵連蓮見過面，且彼此心儀，當時彼此不知對方正是自己最忌憚的人。

現在想起連蓮，却又不能否認，如果她自己活不了兩年而有資格取代她的人，除了連蓮還會有誰？

這意念使她無奈而痛苦，不管連蓮這個人如何可愛，畢竟是被她恨過的人。這個人，極可能和唐大哥白首偕老。

她扶着橋欄佇立，不由自主地撫摸着自己的肚子，儘管她不大可能和唐大哥白首偕老，在另一件大事上却是捷足先登者。

「顏姑娘……」有人呼喚她，鳳妮回頭望去，居然就是這個情敵，站在小橋一端。

「是……妳？」

「是的！」

「連姑娘似乎不是在此巧遇的。」

「的確不是。」

「是專程來找我的？」

「對！我考慮再三，有妳沒我，有我就沒有妳。」

「妳是來殺我的？」

「何必把話說得那麼白？」連蓮道：「祇不過是希望妳盡快自我的視野中消失罷了！」

「噢？你就那麼有把握嗎？」

「八九不離十兒！」

顏鳳妮笑了一陣，然後撤出長劍。兩人幾乎在撤劍的同時，已經攻出一招，橋太小，施展不開，顏鳳妮退到小橋另一邊。

這邊是一片竹林，竹林中還生有雜樹，時已黃昏，這竹林中自然極暗。

二人劍來劍去，草木斷折飛濺，似乎打得十分激烈，最理想的結局是，二人中死一個留下一個。

林木掩映，人影時隱時現，寒芒流瀉，大約已過了五六十招，突然，兩聲慘嗥劃破夜空。

林中靜下來，傳出微弱的呻吟聲。

這時一個鬼魅似的人影靈巧地掠入林中，而且小心翼翼地向林內窺伺，這顯然是個女人。

林內雖暗，且夜風中竹影搖曳，視野不清，但仍可看到，兩女的長劍都貫入對方體內。

連蓮的長劍戳入鳳妮的右胸腹之間處，鳳妮的長劍貫入連蓮左腰處，顯然二女都奄奄一息了。

這年輕女子緩緩地走近，站在二女身側。

她樂於看到這種結局，她的目的已達，任務也完成了。

所以她放浪的笑着，因爲她既能達成長輩交付的任務，又達到了她自己所期望的目的，她爲甚麼不樂。

但是，就在她仰天而笑，樂不可支時，人影倏閃，兩柄涼森森的劍身已貼在她的左右頸上。

這是怎麼回事，眞有所謂「詐死」嗎？

要不，這二人已同歸於盡，怎麼會……這答案立刻就有了，她們是詐死，顯然連蓮早知她在一邊覬覦，而以「蟻語蝶音」暗商對策，於是二人拚起命來，還眞像那麼回事。

加之是夜晚又在林內，兩柄劍自二人身旁穿過，由於二人都側臥地上，自會使人產生錯覺。

事實上是連蓮引她來的，因爲連蓮聽「三鳳」之一說有人告密說她住在興隆客棧內，師母才找到她的，甚至可以看出筆蹟，出自少女之手。

連蓮不久前在另一家客棧中曾看到一個少女的側影，殺死了「一陣風」馮雷。當時目擊者大多把那少女當作顏鳳妮，連蓮却不以爲是她。

因此，連蓮對這少女懷有戒心，而且十分留意。

連蓮逃走之後不久，就發現有人暗暗跟踪，她幾乎猜到就是那個告密的少女，甚至也可能就是殺「一陣風」而嫁禍顏鳳妮的人。

於是她把她引到這兒來，連蓮知道，鳳妮又住在這兒，她們對這小民房及這小溪和小橋都有一份說不出的親切感。

「噯……兩位這是幹甚麼？」

顏鳳妮道：「是啊！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兩柄劍會放在妳的脖子上？」

連蓮道：「說點正經的吧！」

這少女就是石綿綿，她大聲道：「這簡直是女強人作風嘛！我途經於此，聽到林中有搏殺聲，一時好奇，進來看看，妳們居然……」

連蓮的劍尖在她頸上輕輕一划，就出現一條血痕，滲出血來，道：「妳殺了『一陣風』馮雷，却嫁禍鳳妮，因爲妳的易容術很高明，當時穿的衣衫又和鳳妮完全一樣。」

「這位姑娘，妳怎麼可以血口噴人？」

「來來來！」連蓮把她拉到溪邊，道：「把臉洗乾淨，就會露出眞面目了，我相信妳是奉命製造事端，使『潛龍堡』與『一瓢山莊』之間的仇恨加深的。」

「蓮姐，妳怎麼知道這些事？」

（未完・十一）